

前 言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优秀的革命作家，党的优秀的文学工作者。他留下了许多具有高度成就的革命文学作品，他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最后为无产阶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生于1903年，牺牲于1933年。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

他生在日本本洲北部秋田县的一个贫穷的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佃农。1907年，在他四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在故乡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移居到北海道的港口城市小樽，投靠他的开面包作坊的伯父。他的幼年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的。

关于他在小樽的幼年、青年时期的生活，他在许多作品里都有过描写。贫困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得作者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现实的敏锐的眼光，使他了解到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尝尽千辛万苦的生活实况。后来，作者在他的短篇“龙吉与乞丐”里曾这样描写道：

龙吉至今还留着可怕的记忆。

不知怎么一个原故，突然山崩了，在崖上挥着镐头的人，用车子运土的人，……这些人一下子就不见了，就好像突然被土给吸进去了一样，即使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从土里掘出来的尸体，在外边一扔就是两三天，然后在后山里挖一个大坑，把那些黑紫色的尸体一齐

扔进去就算完了，連墓标都不給立一根……

有时在沒有月色的暗夜里，会听到喊声：

“逃跑了，逃跑了。”

“把头”騎着馬，手持木棒，到处叫嚷着。不消說，逃跑的人如果中途被捉住了，那定准是要被打死的。

这就是日本資产階級和封建地主在北海道所进行的早期的“垦荒殖民”事業，这就是作者小时候生活过来的环境。

小林多喜二在 1921 年升入小樽高等商業学校，这时世界上出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包圍，正在朝气蓬勃地建設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日本正遭受經濟危机的襲击，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剧，日本無产階級的党——日本共产党誕生的条件接近成熟了。这时，在文学运动中，出現了宣傳第三国际政治路綫及革命文学理論的雜誌“播种人”。小林开始受到了革命的教育。

1924年，小林从高等商業学校畢業了，在北海道拓殖銀行小樽分行找到一个职位。銀行職員过的是比較安定的生活，对一个普通的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來說，本来是一个比較安逸的职位，但是由于小林对革命的逐漸接近，不允許他把自己停留在这种小市民的境地里。就在他畢業的那一年，他和一些同志創辦了一个叫做“光明”（取用巴比塞的小說“光明”这个名字）的文学刊物。在以后的三四年里，他連續發表了十几篇短篇小說，他的作品洋溢着对受压迫受奴役的人們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

作者在和文学接近的同时，逐漸走上了更明确的革命的道路。他一方面積極地學習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積極地参加了革命文学运动，担当秘密發行的革命文学刊物的推銷人，和同志們組織了日本無产階級作家联盟的小樽支部，同时又和工会

方面的革命活动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参加了革命的实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已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道路。

1928年3月15日，日本的反动政府——田中内阁，发动了第一次共产党大检举，逮捕了数千名革命者。在小樽，逮捕继续了两个月，有五百多人遭到拘禁。许多平日和作者保持密切关系的同志，也大多被捕了。这样，就使得作者奋然拿起笔来向敌人进行控诉。在当年八月，他写了著名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这部中篇不但深刻地暴露了日本军事法西斯统治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对国内革命运动的血腥的弹压暴行，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描绘了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一残酷斗争中所经历的峻险的路程，和他們所表现的英雄品质。这部作品一出现，立刻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它成功地运用了艺术武器，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作者继这个中篇之后，第二年（1929年）又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小说“蟹工船”，这是一部描写日本水产工人的英勇斗争的作品。但是它的含义远不止此，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通过他們的具体的斗争事迹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它的残酷的剥削行为，同时反映出日本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发展道路。这部作品发表后，赢得了普遍的好评与深远的影响，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最珍贵的收获。

就在1929这一年，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將自己的团体“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改组了，他們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并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之下，分别成立了各种专门组织，如作家同盟、美术家同盟等等。小林多喜二当选为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员，从此他一方面继续创作，一方面担当起领导革

命文学运动的任务。

1929年，日本的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搜捕。作者在这种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时候，发表了“不在地主”（意即“城市地主”）。这是描写北海道地主兼资本家的剥削阶级，如何残酷地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一部作品，它一方面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农村中佃农的痛苦生活，一方面又充分地说明了在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农民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在艺术形式上，作者也试图对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尝试。

继“不在地主”之后，作者又发表了两个中篇：“工厂支部”和“组织者”，前者描写了工厂里面党的基层组织如何指导群众进行斗争的真实情况，同时，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想把经济危机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的阴险作法；后者描写工厂里的革命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后又重新建立起来的过程。

1931年，小林多喜二担任了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员兼书记长，这一年，他正式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他一方面写了许多论文指导革命文学运动，一方面从事创作。但是敌人的迫害是愈来愈厉害了。他终于在旅途中被捕，受到非刑拷打。接着，法院对他提出公诉，罪名是：“蟹工船”里有一些描写对天皇大为不敬。他坐了五个月的监牢，出狱以后，又立刻着手写“安子”和“转形期的人们”。

“安子”描写两个农村妇女参加党的地下生活，逐渐提高阶级觉悟的过程。当时有不少作品，因为要强调人物的阶级性，写得比较公式化概念化。作者想通过安子的个性描写，创造一个鲜明的突出的形象，但未能完全成功。

“转形期的人们”，作者原打算分成三篇来写，前篇描写福本

主义^①的抬头,中篇写小樽的总罢工,后篇写从福本主义的沒落到“三·一五事件”^②爆發。作者企圖通过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生活来說明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在1931年,日本統治階級發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的反动势力愈来愈瘋狂了,对作者的迫害也愈来愈兇狠了,作者公开活动已不可能,在1932年4月之后,被迫轉入極端困难的地下斗争,因此这部長篇小說,只写了一个序篇,未能完成。他在从事地下斗争的时候,一方面指导無产階級文学运动,同时写了 he 最后的一个中篇小說“党生活者”。

“党生活者”,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說,是作者在繁忙的革命活动中,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写出来的。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献身于革命事業的知識分子,“我”这个主人公,在当时革命斗争極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厂支部的秘密活动,通过现实的严格考驗,不断地克服殘余的小資产階級意識,一步一步地鍛鍊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頑强机智的共产党员。在这部作品里,主人公的自我改造的决心及無条件献身于革命事業的精神,使讀者十分感动。主人公和他的母亲之間的真摯的感情,以及为了效忠于革命事業,正确地处理了革命和个人的关系,这些动人的描写,显示出日本革命文学高度的艺术成就。

1933年,作者在地下工作中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当天在东京筑地警察署受到了特务的慘不忍睹的拷打,特务們当然是了解小林多喜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的,他們想从他的身上得到党組織的秘密,但是他們的企圖落空了。作者坚守

① 福本主义,指日共的“左”傾机会主义。福本和夫是1926年以前,日本共产党內关门主义傾向的代表人物。

② “三·一五事件”指上文所說1928年3月15日發生的事件。

了革命者的誓言，什么也沒有說。当天晚上，日本工人階級优秀的兒子，小林多喜二，就这样死在獄中了。

小林多喜二，他的光輝的名字是永远存在于日本文学史上的。而且，随着日本人民解放事業的日益高漲，他的作品的重要意义，將愈来愈为日本人民所認識。战后小林作品的大量發行，“多喜二与百合子研究会”的成立，都可以說明这一点。

小林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突出地用艺术形象来揭露日本統治階級的本質。他前期的几个主要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不在地主”，联成一个整体，对法西斯天皇政权及資產階級、封建地主，构成了一个总的控訴書。而后期的主要作品，多半是描写革命者的形象，鼓动讀者起来和黑暗的社会作斗争。因此，統治階級是最害怕他的作品傳佈的，不管誰，只要藏有他的著作就不免要被逮捕。战后日本某些文学評論家，对小林多喜二的艺术成就，进行若干否定的批評，但是只要想一想它們所起的作用，任何人都是無法否定他的作品真正价值的。

当然，正如他最亲密的战友藏原維人所說，小林的作品并不是沒有缺点的。只要我們考虑一下他进行創作的具体情况（他是在日本革命文学的草創时期，在参加革命实践的困难条件下，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改造自己，不断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中从事写作的），那么，他的某些作品中有些在艺术上不够成熟的地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但是我們决不能因为这些局部的缺点就否定他的成就，更不能允許夸大这些缺点来为形式主义文学做辯护。中国的讀者，和日本的劳动人民一样，对小林的作品是給予高度的評价的。

小林在1929年給“蟹工船”中譯本写的序言里曾說过这样的

話：

中国工人階級的英勇斗争，給了骨肉相連的日本無产階級以極大的鼓舞。現在……英勇的中国工人階級能够讀到這本書，这是我深为兴奋的。

这就是小林多喜二对中国無产階級革命所表示的友爱精神和深切敬意。作者为敌人虐杀后，魯迅先生曾發过这样的唁电：

日本和中国人民是弟兄，資产階級用血在我們之間划了界綫，而且現在还在划着。但是無产階級和它的先驅者却用血来洗去这种界綫。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最好的証据。我們知道，我們不会忘記，我們將坚决地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从魯迅先生和小林多喜二的话里，我們可以了解到中日两国劳动人民友誼的深厚历史。今天，我們在重讀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时，是会感慨無限的。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从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道主义者，逐漸成長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是知識分子决心自我改造，把全部身心交給人民的一生；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与生命獻給無产階級革命事業，用笔也用行动而进行着不懈的战斗的一生。我們可以从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日本劳动人民和無产階級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資本主义的剝削，反对法西斯政权的压迫的英勇斗争，預見到日本的未来的日子，一定是屬於日本全体劳动人民和工人階級的。小林多喜二的作品的巨大意义就在于此。

沉 英 1958年12月

目次

前言(沉英).....	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适夷譯)	1
到东俱知安去(王康譯)	69
蟹工船(适夷譯)	115
不在地主(震先譯)	199
暴風警報(王康譯)	313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本篇原名“一九二八・三・一五”，發表于
1928年“战旗”雜誌十、十一月号，譯文根据
1954年岩波文庫本譯出。

对于阿惠，这种事情是很难习惯的。虽然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她却还跟第一次一样，吓得心头直跳，慌张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龙吉说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打击。

——工会的人到家里来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阿惠端着茶走上阶沿去，有好几次听见丈夫说话的声音：

“对老婆做思想教育，就是难办……”

“革命从厨房开始——这是一定的公式，小川，你说得真有意思。”

“的确，我的老婆就是一个教不会的。”

“跟太太做理论斗争，总是要失败的。”于是，大家就取笑他了。

丈夫嘴里支吾着，窘得好像双手抱紧了自己的身体。

早晨，龙吉正在刷牙，阿惠在一旁把热水给他倒进厨房水槽上的洗脸盆里。

“你知道罗莎^①么？”丈夫把牙刷在嘴里抽动着，忽然想起似的问了。

^① 罗莎指罗莎·卢森堡，德国女革命家。

“罗莎？”

“罗莎。”

“列宁，我倒知道……”

龙吉低低地说：“你这傻瓜。”

阿惠从来不想知道这些，也从来沒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她觉得那些事記不住，記住了也沒有用处。列宁和馬克思的名字，还是从女兒幸子那兒听来的。自从知道了这两个名字，就常常留意，到家里来的工藤、阪西、鈴木他們，跟自己的丈夫老是談到列宁、馬克思。因此有一次，不知怎样說起，她对丈夫說：“馬克思好像是工人的菩薩呐。”丈夫吃了一惊，看着她說：“你从哪兒听来的？”阿惠虽然受了賞識，却也沒有觉得高兴。

虽然如此，阿惠对于丈夫和工会里的人們，跟他們所干的事，并没有不好的感情。开头，她見了那些工会里的人，样子不太整潔，神色有点严厉，心里就有些害怕。在她的印象中，有一个时候感觉这是一些很难接近的人。可是跟他們談起話来，却比那些一味傻笑、分外慇勤的学校里的先生（丈夫的同事），反而合得来。他們一点也不拘拘束束、拐弯抹角，却像孩子似地老把阿惠他們逗笑。他們第一次在她家里吃飯还有点不大自然，后来，就自己要飯吃，要洗澡錢，要买烟卷的錢。而且都那么單純，一点沒有虛伪。漸漸地，阿惠对他們發生了好感。

碼頭上大罢工的时候，阿惠在外边听到各色各样“可怕的謠言”。开头她还想不到工藤、鈴木他們所领导的罢工，就是那么“可怕的”罢工。

“罢工对誰可怕呢，对有錢人，还是对穷人？”

听丈夫这样說，她思想上还是搞不通。

“不是講道理呀。”

报纸上每天用大号字的标题发表罢工消息，说罢工会使整个小樽市变成黑暗；罢工的工人要烧资本家的房子，又说工人跟警察冲突，有好些人被捕了（其中就有渡和工藤）；又说这罢工受全市人民的咒骂……阿惠想到丈夫龙吉也完全忙着罢工的事，晚上差不多都睡在工会的办公处，不觉皱起了眉头。当龙吉带着一张睡眠不足的青肿沉郁的脸回家来的时候，她问他：“没有出什么事吗？”

“路上被特务钉上了，好容易绕了道儿回来。”

说着，就钻进被窝里去，说：“五点钟叫醒我。”

阿惠在他的枕边坐了一会。她对于丈夫所干的事，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是，心里闷闷地想：多么受罪呀，把什么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用处呢。大家那么兴奋地叫唤着的那种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也不见得那么快就会到。还有幸子，真的，不要干什么意外的事才好呀。有时她觉得丈夫所干的事，不过是特意弄得吃不上饭，心里就引起了一种女性特有的不满。

可是，阿惠听工会的人讲过工人的种种事情，知道工人的悲惨的生活。他们受苦，苦得再也受不住了，因此对那些无理剥削他们的有钱人抱着很大的仇恨。阿惠也知道，工会的人领导他们，把斗争扩大开去。她虽然不明白丈夫他们所干的事什么时候才有希望，但觉得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情，这甚至使她有一种近似“骄傲”的感觉。

龙吉在第三次被捕之后，被学校解了聘，不得不依靠开一个小杂货铺勉强过活。那时候——阿惠虽然早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预感，知道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却还是像受到意外的打击似的感到一阵晕眩。可是经过了这件事之后，她差不多再也不嘀咕了。

龙吉自从摆脱了职务的拘束，更加积极深入到工作中去了。从此特务就常常上门。阿惠看见铺子门前转来转去的陌生人，分里就发凉。仅仅这样倒还好。有时这种人瞅着门牌跑进屋子里来，“请到警察局去一趟，”这样说着，把龙吉带走了。丈夫被两个便衣押着走出门外去，这情景是非常难受的。丈夫走了之后，屋子里就永远留下一股特别凄清的空虚的感觉。也许阿惠的心脏比别人脆弱，在这样的时候，她的心总是跳个不停。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在屋子里楞生生地走来走去。

对于阿惠，这种事情实在是很难习惯的，虽然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她还跟第一次一样，吓得心头直跳，慌张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说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打击。阿惠就是这样。

三月十五日天还没亮的时候，在睡梦中被人拉起来，屋子里全被抄过，也不让家人说一句话，丈夫就被五六个法院和警察局的人带走了。那时阿惠却茫然地坐在床上，一直不动，过了好久，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天早晨，幸子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霍地睁开眼睛，懵里懵懂向屋子里扫了一眼。是什么时候，天亮了么？为什么隔壁屋子里有五个人吵闹的声音。假使在半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可是电灯还开着，天当然还没有亮。怎么回事呢。席子上有谁在不断地咕吱咕吱走来走去。

“再抄一抄隔壁的屋子。”纸门外边有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

“那是寢室，什么也没有。”是妈妈的特别放低的嗓子。

“要抄就抄吧！”爸爸说。

“会把阿幸吵醒的……”

幸子只断断续续听清这几句话。她想，有人进来，她得假装睡着。

从架子上搬下东西的声音，翻报纸的沙沙声，把席子翻起来的声音，打开柜子抽斗的声音，一只，两只——一共七只，全部都打开了。她在心里数着。接着，在厨房那边，食橱也打开了。她浑身感到一阵寒气，瑟瑟地哆嗦起来。不管怎样把身子缩成一团，不管怎样翻身，总是感到发冷、身子直哆嗦。忽然，牙齿跟牙齿碰得咯咯地响起来了。慌忙在下巴上用一把力，才停止了。没有听见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怎么回事，说话的尽是陌生人的声音。

家里常常有许多人来，可是她立刻觉得，这回来的人跟平常不一样，是完全另外一种可怕的人。

纸门打开来了。一大片刺眼的光线立刻斜射进屋子里来。幸子慌忙把眼睛闭上。心别别地跳起来。她假装翻身，微微睁开一点眼睛偷看。妈妈两手迭在胸口，瞅着自己的睡脸。妈妈的脸上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爸爸站得远一点，在瞅看那些陌生人抄查的动作。爸爸的脸显得特别严厉，也许因为正在电灯旁边的缘故。

有五个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长胡子的大概是他们的上司，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黑皮包，对那些正在抄查的人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抄查的人就照他的命令行动。两个是警察，另外两个是穿便衣的。——爸爸干了什么事啦，这些人到这兒来干什么。那些陌生人动手翻幸子的书包，把书一本本倒过来抖动；又一点不客气地把许多玩具在席子上打开来。这使幸子特别动了感情，眼睛里湧出泪水。

“这些都是孩子的东西……”

媽媽站在旁边，輕輕地說。陌生人嘴里含糊地說了什麼，可是并不停手。

抄过一通之后，那些人又在屋子里望了一圈，走出去了。紙門关上——屋子又黑了，幸子差一点哭出声来。

爸爸开始和拿皮包的人低低說着什麼，后来嗓子漸漸高起来，幸子听清了他們說的話。

“总之，跟我走就是。”拿皮包的話。

“总之，什麼总之？”

“不必在這兒多說，你走就是了。”談話漸漸粗暴起来。

“什麼理由？”

“我也不知道。”

“那末，我認为沒有去的必要。”

“不管你認为怎样，我就是要你走……”

“你这样不講理么？”

“什麼不講理，不是說过，去了就明白了嗎？”

“又玩你們的老手段了。”

“不管什麼手段不手段——总之，你得去。”

爸爸突然閉了嘴，使勁把紙門拉开，走进屋子来。媽媽从后边跟进来。那五个人站在隔壁屋子里，臉冲着这边的屋子。

“褲子。”

爸爸生气地对媽媽說。媽媽默默地把褲子拿出来給他。爸爸一条腿伸进褲管里，可是再伸进另一条去时，身子失掉了平衡，几次都伸不进去。爸爸的臉，激动得直跳。他又穿襯衫，又打領帶，总是碍手碍脚，不是綑住，就是纏起来——特别是領帶总是結不好。媽媽見了，从旁动手幫助他。“不用，不用！”爸爸

惡森森推开，显出特別慌亂的樣子。

媽媽遲疑地對爸爸說了什麼話。

“不許說話。”隔壁屋子里，拿皮包的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

幸子睡覺的屋子黑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走下土間^①去了。——外邊大門打開了，腳步聲在那兒停住，又聽見說話的聲音。幸子再也耐不住了，穿着睡衣就跳起身來，身子一陣哆嗦，從頭頂到腳尖感到一股寒氣。她把紙門拉開一條縫向外張望。爸爸正坐在席沿^②上彎着腰結皮鞋帶，那些陌生人站在土間里，媽媽依然把手按着胸口，身體靠在屋柱上，蒼白着臉，極度地沉默着。

忽然——忽然幸子心里明白了，她覺得她完全明白了。她想：“列寧！”她知道：這些事情都是從列寧來的。爸爸的書房里有許多書籍，還挂着好幾張照片，照片中列寧的臉，很清楚地映到幸子的眼睛中來了。那是一位禿頭，臉跟學校里的校役吉田一樣。每次工會的人來時，常常同爸爸一起唱各色各樣的歌，因為小孩子對歌的敏感，幸子比誰都快就學會了“紅旗歌”和“五一歌”。她雖然不懂歌的意思，卻在學校里，在家里，跟“枸橘歌”、“金絲雀歌”一起到處唱。因此，工會的人好幾次摸摸幸子的頭。——幸子知道爸爸決不是壞人，絕對不會干壞事。所以她想到這只是為了列寧和“紅旗歌”的緣故。——對啦，一定是這個緣故。

爸爸站起來了，幸子像遇到失火的晚上一樣，牙齒咯咯地響起來。大伙兒走出去了，這時候媽媽的蒼白的臉動了一動，嘴唇也好像要說什麼似的動了一下，可是沒有說話。也許說了什麼，

①、② 日本式房子，進門地上鋪土或磚的地方，叫做土間，這兒是脫鞋子的地方。從土間上去，就是鋪席子的居室，與土間高低約相差一尺多。

不过幸子沒有听见。她瞅見媽媽托在屋柱上支着身体的手，用了一下力。——爸爸把帽子拉一拉正，瞅着媽媽的臉，然后把背心上的一個已經扣上的扣子解开，又重新扣好，不安地瞅一瞅媽媽的臉。——爸爸半身走出門外去了。

“好好照顧阿幸……”

爸爸嗓子干巴巴地說了這句話，勉強咳嗽了一聲。

媽媽跟在后边走出去。

幸子跑回床上，仆倒身子，把臉埋在枕头上哭起来。她哭着哭着，心里立刻恨透了那些把爸爸帶走的陌生人。“这些家伙真可恨，这些家伙。”这样想着，又哭起来了。幸子害怕得哆嗦着身体，嘴里叫着“爸爸”、“爸爸”，尽情地哭着。

二

充滿在天空中的大气，好像蒼白地凍結住了。沒有一點声响，也不見一個人影。——深夜，冷氣刺进骨髓，那是天亮前三點鐘的時候。

五六個人的脚步声，急急地在凍結着冰雪的路上嚙嚙走过，他們是从一条陰暗的胡同里走出來的。在靜寂的街上，脚步声显得特別响亮。脚步声走到稍稍寬一點的路面上，那兒的電綫桿上亮着一盞沒有罩子的電灯。——啊，原来是下頰下扣着帽帶的警察。他們怕腰上的刀子弄出聲來，用一手把刀柄握着。

一陣囊囊的脚步声，——皮鞋也不脫^①，警察一窩蜂地闖进联合工会的樓上！

① 日本人屋子里都鋪席子，進門都得脫去鞋子。

工会干部在一小时前刚刚睡下。他们决定十五日举行打倒反动刺刀内阁^①的講演会，这晚上全体动员在市内贴了标语，又交涉了开会的地点，后来又开了常务委员会——一直到两点钟才把所有的事情料理清楚。这时候，警察就冲进来了。

七八个工会干部，身上的被头突然被人揭开，被穿着皮鞋的脚踢起来，大家像木头一般站起身来，不知怎么一回事，摇晃着身体直发楞。

铃木想：完了！原来他想到过也许[●]会出什么事。言论自由已经完全被剥夺，在这种时候，他们还坚持举行对主要敌人——田中内阁的倒阁运动，他思想上准备，这一天，警察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喝令中止演讲，把讲话的人像棋子一样吃掉^②；说不定在开会之前，还会来一个总检举（这些混蛋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是他们的老手段。这时候，铃木想：刚这么想，果然就来了。

绰号叫“工会毛驢”的阪西，身上只穿一条裤衩。

“什么事啊？”他向一个熟面孔的特务问。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要胡弄人。——我困得很呢。”

接着上来的便衣警察，在一旁开始抄查文件。

“你们这些家伙，混在这种地方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的。”

一个警察眼睛盯住了做出很倔强的架势、样子像“关公”的铃木，用恶毒的口气让大家都能听见地说了这么一句。铃木可不是被这种话吓得住的人。

“去干点正经的活儿，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① 刺刀内阁，意思是靠刺刀维持政权的内阁。

② 日本左翼运动举行公开講演会时，旁边有警察监视，讲话人说到语气激昂的时候，旁边的警察就喝令停止，并把讲话人逮捕起来。

——讓他去獨白，誰也不會去理他！

“請你幫忙介紹個活兒干干吧。”

阪西發出他那照例的和氣的笑聲，故意逗了他一句。——工會的人對阪西是不大滿意的，他到哪兒都不頂事，做起工作來總是拖拖拉拉。可是人很和氣，叫人沒法討厭。

大家前後左右被警察看守着，一個個走下樓梯去，每個人都是精神飽滿的。他們早已習慣這樣的事情了。耳光一下、兩下向他們的臉上飛來。

那位齋藤，平常時候，碰到什麼事情，不管對誰，總是說：“我們要戰鬥”，這次仍舊是第一個精神抖擻的，他走到鈴本的身邊說：

“是要阻礙明天的講演會吧，我們要堅強呀。”

“嗯，當然要堅強。”

齋藤還想說什麼。

“喂，喂！”一個警察突然用手抓住他的後領，把他扭過去，從鈴本的身邊拉開。

“紅旗——人民的旗子……”

前面有人突然唱起歌來。——啪！打耳光的聲音。

“你敢打人，狗！”從整個身子里爆炸出來的聲音。這時又聽到指揮刀打人的聲音，夾雜着耳光聲。

大家前前後後，一齊把胳膊挽起來，故意有力地踏着腳步向前走去。

“太不講道理啦！”齋藤從短小的身體里發出大聲的喊叫，停下了腳步說。“喂，大伙兒，我們反對不講理由隨便把我們帶去。喂，問問他們！”

“對，對！”大家贊成他的提議。

警察一窩蜂圍住了矮小的齋藤。別的工會干部就用自己的肩頭在警察們的肩膀中間楔子似的硬擠進去。許多身體和身體糾纏在一起，引起了一個小小的波動。

“狗，你們不講理么？”

“去了就明白了。”在這兒，也是這一套。

“光說去了就明白，就讓你們拉到臭地方去么？”

“侵犯人權呀！”後面的人也叫起來了。

好象有一個警察打了齋藤。人圈劇烈地動蕩起來。工會干部們握緊了拳頭，拚命想從圈子外邊擠進去。混亂立刻擴大了。

“你們這些狗……這些狗！”大伙聽見齋藤的斷斷續續的聲音，他的嘴好象被掩住了，還是拚命地掙扎着叫嚷。“你們這些狗，儘管胡鬧吧，你們以為這個運動……就會消滅了么！見你們的鬼！”

大家興奮地發出喊聲。

這時候，渡用他肩膀寬闊的結實的身體，衝進人堆里去。

“不說明正當的理由，我們死也不走！”是嘶啞的有分量的低沉的聲音。渡的這個低沉的聲音，對大家永遠有一種奇異的巨大的力量。

離開人堆站在一旁的石田，默默地瞅着大聲吵鬧的工會干部們，象平時一樣，心里悶悶地想。他認為吵鬧不吵鬧，要看什麼情況。弄清了情況再採取行動，並不是沒有戰鬥性。石田看齋藤這種人，簡直象瘋狗一般，他知道在這運動中，齋藤這樣的人很多。他瞧不起這些人，認為對於他們，連用“幼稚病”那種侮辱人的字眼，也還不大相稱。“在這種時候，這樣吵吵鬧鬧有什麼用處呢？哼，好英勇的無產階級戰士！”石田在自己眼前吐了一口口水，伸出鞋尖去在地板上擦了一擦。

渡加入以后，大家的团结更有力了——可是这时候门外又冲进七八个警察来，警察们添了生力军，把一伙人的团结冲散了。大家散成一股巨大的漩流，向门外冲出去，把大门挤得轧轧地响。

从门外流进一股跟剃刀一样的冷空气。是天快亮时的一种出奇的寒冷，零下二十度的气候。尤其因为大家都刚从睡眠中起来，特别冷得发抖。大家在下颏和肩头上憋足了劲，忍住了身体的战慄。

天色还没有一点微光，黑暗的酿雪的天空下，街道上好象从地底深处发出静寂来。冻雪的道路，踩在脚底下仿佛踩破了东西一般咯吱咯吱地响。石田和斋藤只是在灯芯绒的外衣内穿一件垢腻不堪的襦衣，直接在皮肤上感觉到冷气，全身的皮膚冷得發痛。过了一会，手指头和脚趾头都麻木起来了。

大家一个个被警察拖住胳膊，拉到外边。

一星期前刚参加工会工作，还不到二十岁的柴田，一开头就一句话也没说，脸色十分紧张。当大家叫嚷的时候，他也想跟着叫嚷，可是他那张象半干的泥土一样的脸皮，只是抽搐了一阵，不听他的使唤。他早想到总有一天会碰上这样的事情，必须早一点习惯了才好。可是现在事情第一次突然碰到他身上，他仿佛一下子被人扔出去了。他的身体并不是为了寒冷，却一个劲兒地哆嗦——牙齿咯咯地发响，怎么也制止不住。

大家挤成灰扑扑的一团，从这条街向那条街走去。为了防御寒冷，身体跟身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互相拉扯着，故意在脚下使足了劲。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响着二十来人的脚步声……嚓嚓地走去。

工会的人们谁也没有吭声。可是，这时候每个人心里都很

奇怪地活动着一种同样的感觉，仿佛紙上潑上了墨水，漸漸地滲透到全紙似的，滲透到每个人的感觉中。一个集团，望着同一个方向，做着同样行动的时候，其中各色各样的差别，就必然会融解、消灭，而变成同一的感情。“关公”鈴木、渡、“毛驢”阪西、齋藤、石田，还有新手的柴田，跟另外四五个各有差别的、因此也各有特性的工会人員，就深深地走进到同样色彩、同样情調的强度的意識中去了。“这个”是常常会在这种时候产生出来的一种奇異的——但是不能不有的感觉，正因为有“这个”，使無产阶级的鋼鐵一样的团結成为可能。这不是單純地抹煞各种差别，而是当差别本身發展到一定高度时，必然会被揚棄的（因而更加强固的）——一种忘我的、被大手一把抓起来的感觉。

現在，这九个工会干部，已經不是九个各别的个体，而变成一輛唯一的坦克了。他們互相紧紧地胳膊挽着胳膊，肩膀并着肩膀，用他們的陰暗而尖銳的眼睛盯住前方——这好似面向着他們唯一的目标——面向着“革命”前进。

三

阿惠从丈夫那样被帶走以后，在好象什么地方少了些东西似的空洞洞的屋子里，再也呆不住了。她想到常常上自己家来的工会書記工藤家里去看看，同时打听一下工会的人們的情况，这次事件的内容，和牽連的范围。可是，工藤也被捕了。

——警察闖进工藤家里的时候，屋子里是漆黑的。警察一边吆喝着：“喂，起来呀！”一边用手探摸挂电灯的地方。三个孩子被吓醒了，一齐大声哭起来。探摸电灯的那个察警，做着好象

跳“保名舞”^①似的手势，在空中探摸着。黑暗里响着啪嗒、啪嗒开电灯开关的声音。“嗨，怎么回事？”

“电灯不通电呀。”

一直没有吭声的工藤，跟警察们慌张的神情相反，用近乎憎恨的镇静^②的声音说了。

工藤家因为缴不出电费，两个月前已经被剪了线。可是也没有钱买蜡烛和洋灯。一到晚上，让孩子上邻舍家去玩去，工藤的老婆阿由就上工会里去，整整六十天就是在黑暗中度过的。所谓“光明的电灯光明的家”^③，对于连阴暗的电灯都没有的他们，当然只是屁话。

“不会逃的，放心好啦！”工藤这样说着就笑了。

阿由安慰着哭泣的孩子：“不要慌，是常常来的客人呀，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哭呀。”孩子一个个停止了哭声。工藤的孩子对警察是习惯了的，工会里的人们半开玩笑地称赞工藤的老婆，说她能够对孩子进行正确的“阶级教育”。可是阿由也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才这样干的。——她是秋田县一个贫农人家的最小的闺女，只念过两年小学，就上地主家去看小孩，一直看到十四岁那年的春天。她在那里一直受着罪，背在背上的坏脾气的孩子，和在她身上到处乱打的男主人，还有比男主人更凶的女主人，谁都要欺侮她。整整五年，一天也没有休息地被使唤着。好容易从那里回到自己家里，就上地里去干活。整天象龙蝦似地弯着腰，血冲到脑袋上，脸腮和眼脸都发肿。十七岁的时候，嫁给了邻村的工藤。从新婚的第三天起——那时恰巧是割完庄稼的时候——就不得不同工藤两人出去给附近的土厂推土车，累得精

① “保名舞”是日本歌舞伎中的一种舞蹈。

② 这是日本电气公司广告上的标语。

疲力尽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活兒就跟山一样地堆积着。阿由象受了伤的人一样，拖着累乏的身体，忙碌在土車和厨房之間。有一次，正在猛烈的陽光底下推土車，因为初过夫妇生活的疲劳和恰巧来了月經，突然昏过去仰天倒在地上。

自从有了孩子，生活担子重了，日子过得更苦。那时，工藤沒法活下去了，就和阿由俩人背上一捆行李，在天黑的时候走出村子。这是一个黑暗的大風大雪、連山岳都吹得鳴响的晚上。他們渡过海，到了北海道。

兩人在小樽进了一家鉄工厂。北海道跟內地，并不象人們所說的那样的不同。在这兒，依旧不是阿由他們容易过活的地方。那末，上哪里去好呢，难道还有什么可去的地方么？穷人無論到哪里，就象鯨^①粕和豆餅放在榨床里一样被人榨干。——阿由的兩手仿佛大得跟蟹身不相称的蟹鉗，挂在两个肩头下，跟树根一样粗糙，被污垢染得漆黑，看来是一輩子也洗不干净的了。孩子背上發痒的时候，她不是用指甲而用手掌給他搔，孩子被她这么一搔，就觉得非常舒服。

阿由因为自己这种長期的生活經歷，痛切地認識“誰是自己的敌人”。特别是从丈夫参加了工会活动以后，阿由的腦筋更加清楚了。

从那时以后，不消說工藤沒有工做了，常常因为工会的工作，整个星期不回家。阿由就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干活，还要照顧孩子的生活。但她現在干活的心情跟过去不同了。她到海边去挑煤，在倉庫里縫裝淀粉和裝杂粮的口袋，上揀豆的作場去揀出口的青豌豆，什么活兒都干。最小的孩子在肚里时，怀着十个月

① 鯨是鯨魚，日本人也用来榨油。

的大肚子，还跟大家一起，从駁船里把木炭包挑到倉庫去。連來巡邏的巡查員，見了也大吃一驚，把工頭罵了一頓。

家里的格子門只剩下了木格子，冷風吹進屋子里，沒有買裱糊紙的錢，向工會里要來了舊的“無產者報”^①和“勞動農民報”^②，貼在格子上。一些帶鼓動性的罷工新聞，火一樣熱烈的大字標題，有的斜貼着，有的倒貼着，有的半截被貼沒了。阿由閑下來的時候，就斷斷續續地念着。孩子們問“這是什麼”、“那是什麼”的時候，就念給他們聽。屋子里的牆頭上，胡亂貼上一些選舉時使剩的招貼畫、傳單和雜誌上的廣告。渡和鈴本到工藤家來的時候，總是叫聲“啊唷”，一次次向四边走着瞧看，很高興地把它稱做“我們的家”。

……工藤從鋪上起來，穿上衣服。一邊穿衣，一邊想，這一回時間一定很長。家里一個錢也沒有留下，往後日子怎樣過呢。這樣想着，心里就覺得沉重而難受。這是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時，都同樣感到的心情。雖然好多次都有同樣的感覺，即使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不是一種平常人，也決不是能習慣這種事情，要走就走的。這是一種陰郁的心情。在工會里跟大伙一起興奮工作的時候還好，可是，不是這種時候，想到老婆孩子的生活，心里就是說不出的難受。無產階級運動完全不是開玩笑的隨隨便便的事情！

阿由幫他準備，說：“這就去吧！”

“嗯。”

“這回是什麼事，心里有底麼？”

① “無產者報”是1925年9月日本共產黨主辦的公開報紙，1928年8月被迫停刊。

② “勞動農民報”是勞農黨辦的報紙。勞農黨即勞動農民黨，1926年由大山郁夫等人創建，該黨與共產黨共同保衛勞動羣眾的利益。

他沒吱声，停了一会說：“怎么，过得下去么，这回也許要長呢。”

“家里的事么？——放心吧。”阿由用素来的明快的、精神飽滿的声音回答。

最大的一个孩子，虽然还有些茫然，却已經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說：“爸，您去吧。”

“走到这种人家来，簡直叫人受不了，”警察詫異地說。“好象例行公事一样，一家人異口同声說去吧，去吧！”

“碰到这种事情，就要哭哭啼啼，还能干咱們的运动么。”工藤为了驅除心里的暗影和难堪的滋味，就惡森森地頂了一句。

“混蛋，不要胡說八道，看我揍你。”

警察特別鼓足了气，吆喝了一句。

“当心。”

“嗯。”

他想給妻子留几句话，可是口齿笨，不知說什么好。想到妻子又得受苦（当然，受苦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不觉感到小腿上失掉了勁兒。

“真的，总有办法过日子的。”

阿由望着丈夫的臉，又說了一次。丈夫默默地点了一点头。

門关上了，阿由站下来，听一听外边那羣人的脚步声。

阿由知道，在自己的社会到来以前，这样的事情再發生数百次还不够。为了使这样的社会到来，我們就得給后来的人当“垫脚石”，說不定还得用脑袋去换。她听过这样的故事，蟻羣搬家的时候，前边遇到必須渡过的河，走在前面的螞蟻就一个个跳进河里淹死，把尸体堆起来，讓后来的螞蟻把它們的尸体当做桥梁渡过去。我們应该是这种走在前面的螞蟻，工会的青年們常常

說这样的话，而这是必要的。

“早着，早着呢！”

阿由对阿惠說。

阿惠的臉色陰沉地，同时又兴奋地向阿由点了点头。

四

阿惠从阿由那里知道：这一回的檢举牽涉的范围是出乎意外地广。××鉄工厂的工人，从厂里出来还没有脱下工作服就给带走了；碼頭上的散工跟倉庫里的工人，每天五个十个地带去审問；好象还进去了兩三个学生。

每星期二晚上到龙吉家里来参加研究会的公司职员佐多，过了兩天也叫警察給带走了。

佐多常常跟龙吉他們談到自己的家庭情况。——他家里只有一个跟佐多相依为命的母亲。他母亲知道兒子参加了革命，伤心得“身子直哆嗦”。为了讓兒子一直受到高等商業学校的教育，母亲拚着命，整整干了八年活，干得把身体都累垮了。他好像喝母亲的血，吃母亲的肉長大的。可是母亲只是一心巴望着等兒子在学校畢業，当上一个銀行行員或是公司职员，就可以得意地享受兒子的薪水，整天舒舒服服喝喝茶，跟鄰居們聊聊天，至少每年一次到家乡去玩玩；若是分到了紅利，也可以偶然上溫泉去休养休养。……不必象目前那样，每月碰到要付賬的时候，日子就难过，得向人家求情，上当鋪，或是被人家沒收东西。她覺得那簡直跟洗过一个澡，披一件浴衣躺在廊簷下那样，是最大的幸福。母亲在長年的(实在，这日子是太長了)劳苦中，只有想到这

种未来的日子，只有靠这一点希望，才熬得住那样的苦难。

每天上公司去，——到月底领到薪水——这是多么美好安静的生活！当佐多从学校出来，找到了职业，把第一个月的薪水“速原封”交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把它搁在膝头上，木然地不动。过了一会，母亲的身体轻轻哆嗦起来。她把封袋一次又一次贴到自己的额角上。佐多也同样感到出奇的兴奋，心里却相反地想，“又是那样子，老一套，老一套，”走到楼上去了。刚过一会，听见楼下佛坛前的铃子响了。

看书看到吃晚饭的时候下楼来，餐桌上已经放上跟平时不同的好菜。佛坛上点着蜡，供着那个薪金袋。“供供你的爸爸呀！”母亲说。

到这时候为止，一切过得很顺利。

可是母亲留意到佐多楼上的屋子里，渐渐贴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象片。

“这是些什么人哪？”

母亲指着佐多桌前墙上那张象蝦夷人一样长着一堆大鬍子——从大鬍子里露出脸来的象片。佐多含糊地笑了一笑。

“你没有去多管闲事吧？”

她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可是不很明白，有时就那样问他。她又留意到红封皮的書渐渐多起来了。有一次，送来了一封封套后面印着劳农党××支部的信。母亲着起慌来，把它揣在自己怀里。等佐多回家，好象什么秘密的危险品一般，掏出来交给儿子。“孩子，你可没有加入什么党吧？”

佐多看见母亲脸色阴沉的时候渐渐多起来，知道她有时整夜翻身子睡不着觉。从公司回家，好几次看见母亲坐在佛坛前面流眼泪。他知道这都是为了自己。佐多是在特别的情况下长

大起来的，瞅見母亲这副神情，心里仿佛十字鎗砍进去似的难受。他常常跟龙吉和阿惠商量这件事情。

佐多在楼上的时候，母亲常常走上來，这种次数漸漸多起来了。每次母亲总是唠叨着同样的一套。——靠你一个人热心，成得了什么事，万一有个三長兩短，那叫我吃什么呢。你不是那种干危險事的人。不知是什么把你迷住了。媽媽每天为你向菩薩許願，向你过世的爸爸祷告……佐多心里煩起来了。

“媽，你不懂呀。”他半帶着哭音吆喝了。

“是呀，媽就是不懂你的心思。”母亲萎縮地、怯生生地說。

佐多感到麻煩了，就把母亲撂下，走到楼下去了。到了楼下，心里还是很难受。就是媽，她折磨我的志气。“想不到母亲倒是我們的敌人。”他心里很激动地想。

后来又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佐多气鼓鼓地站起身來。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够了，你說得太多了！”他突然大声嚷着。“以后不干了，听媽的話，以后不干了。这就行了吧，不干就是，不干，不干，煩死人啦！”

他几乎把母亲一把推开，就走出門外，一走到外边，又回过心來，走回屋子里。

“媽媽就是不懂呀。”

在十六那天，佐多从朋友那里知道龙吉跟工会里的人全給抓去了。可是那朋友也不知道他們是为什么被捕的。佐多回到家里，把各种文件整里了一下，包起来，寄放到鄰居家。这一天，平安过去了。他安心了一点，就想上工会探一下动静。这时候，那位朋友來了，告訴他，工会和党的办事处，有許多便衣警察在等着，去了就危險，偶然上工会去的人，不管有沒有关系，都被抓去了。工会里那个矮小的小林，十五日下午偶然走到工会里，便衣

警察就气势汹汹地跑出来，將小林一把抓住。小林吃了一惊，立刻說，我是印刷所的收賬員，来收賬的。警察說，現在工会里沒有人，你来也沒用，就把他赶走了。他当然就一家家跑到會員們的家里去，叫他們小心。朋友告訴了他这件事，他想，幸而他沒有去。

可是警察上他家里来抓他，是十七的晚上，佐多正在看晚报。佐多在一刹那間，出于自己的意外，心里立刻有了底，表現得很鎮定。

他在电影和旧戏中常常看見“魂不附体”的滑稽表演，覺得好笑。可是，当他从楼上取了大衣下来，却看見母亲倒在屋角落里，手脚不住地抽动，她的嘴唇哆嗦着，好象拚命地想說話，可是什麼也沒有說出来，臉上恐怖得一点血色也沒有，只有兩眼不住地閃动。手跟脚好象想攀住什么东西似地舞动着，身体却一动也不动。佐多剛把紙門拉开了一半，就象木头似地站住了。

佐多被三个警察押着走到門外，一路上只是想母亲，他不讓警察看見，偷偷流了好一会眼淚。

阿惠从工藤家回来，走过市中最熱鬧的花园町大街。天色剛剛昏黑，冷得还不那么厉害。街上跟平常一样，行人很多，挂着鈴鐺的馬拉爬犁、汽車、公共汽車，絡繹不絕地来来往往。在一家商店的光亮的陈列窗前，有一对好似新婚的男女，湊近了臉在說話。——穿着暖和的外衣，头上梳着两个髮髻的女子，身上裹着厚厚的駝絨大衣的男子，出差的商店学徒，身上挂着老大的空飯盒的工人，孩子……这些人，肩挨着肩，互相談話，有的急匆匆，有的慢騰騰地走着。阿惠心里覺得奇怪。現在，同在这个小樽市，發生了那样重大的事情。可是这里的这些人，却好象一点关系也沒有，这是應該的么？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完全献出了自己

的身体，他們不是为了誰，是为了劳动人民的事業，难道跟他們一点关系也沒有么？——阿惠心里鬧糊塗了。在这里，好象連一点小小的余波也沒有流到。也許这是因为政府用了封鎖新聞的狡猾手段。好狡猾的手段！看吧，每張臉，每个人的神气，都那么快乐，那么滿意，大家都忙着走自己的路。

丈夫他們是为着誰干的呢。阿惠感到出奇的寂寞和不平。丈夫他們是上了当了！呸，这是什么念头！可是，这种陰暗的心情，总是跟馬蝇一样，紧紧地纏在阿惠身边，沒有离开。

五

十五日拂曉，在警察局里，好些下頰底下扣着帽帶的警察，一羣接一羣，急急忙忙地进出着。藍漆的汽車时时在門口停下。一听到汽車的馬达声，警察局大門就猛然打开来，跑出一手把着指揮刀刀柄的警察。汽車的馬达發出更高的声响，車身晃动着，車輪子陷进雪溝里，向着就在門外的一条下坡道滑下去，一会儿就不見了。过了一会又回来，乘上別的人，立刻又出發了。

拘留所裝滿了人。

先进来的人，一听到門上鉄鎖声响，馬上停止剛才的談話，把視線集中到那兒——等着新人进来。一看见进来的是渡、鈴木、齋藤、阪西他們，不由地一齐發出了欢呼。担任看守的警察，面孔憤怒得象鷄冠一样發紅，挺起腰来大声吆喝，可是一点兒效果也沒有。被关在一起的十四五个人，都是日常見面的站在最前綫上斗争过来的人。

他們各人找到自己的对手，大声地、激动地談論这种非法的

逮捕。十七八張嘴把屋子里鬧得沸騰翻天。因为大伙集合在一起了，他們就想大鬧一場。

齋藤一下子把身子縮得象一个球，一句話也不說，全身撞到板牆上去。他噘紧着嘴唇，臉色憋得通紅，象斗牛場的牛似的歪着腦袋，反復地撞了几次：

“呸！”

他知道瞎撞沒用，就改变了姿勢，跟馬一般使勁蹶着后脚。大家也学他的样，开始向板牆敲的敲，踢的踢。石田(只有他)把兩只胳膊迭在胸口，断續地自言自語着，在屋子中間踱来踱去。

門又打开来了。可是这回是把鈴木跟渡叫出去了。“怎么回事？”——大家見走了两个头兒，就失掉了勁兒。敲板牆的，一个，两个，陸續地停下来了。

石田瞅見龙吉在屋角里伸开兩腿，半閉着眼睛。心里想：小川也来啦。他觉得这回的事可鬧大了。同时因为一种对龙吉的亲切的感情，觉得多少有了一点依靠。

“小川。”石田走过去。

龙吉抬起头来。

“这回究竟是什么事啊？”

“嗯，我也不知道呀，正想問渡。”

“是不是为了今天要举行倒閣运动？……”

“也許是——如果是为这个，那么今天拘留一天就沒事了——不过……”

大家围住了他們两个。对于不說明什么原因，跟对付小狗小猫一样，抓进来关在这兒这件事，表示很大的憤慨。龙吉也一样：

“法律上有規定：在日出以前日落以后之間，除非認為对生

命、身体、财产有迫切的危害，或是有賭博、卖淫的現行，不能違反居住人的意志——明白么——不能違反居住人的意志，侵入居民的住宅。可是这一回，他們在深夜睡覺的时候冲进来！也不提出什么理由就随便捕人！这完全是違法的行為。”

工人們注意地听了他們的談話，就畜生、混蛋地嚷起来，踩着兩脚。

龙吉又激动地說：“而且，宪法上規定，宪法上：——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問及处罰。可是咱們怎么样，沒經過一次正式的法律手續，就听憑他們逮捕、监禁、审問啦。——这些都是騙子，吹牛皮的！”

因为大家这会兒亲身落进这种非法的陷阱，听了他这些話，正好象直接碰上了蛀牙中的神經，感到切身的疼痛。

“喂，咱們大家把这牢門打破，去問問是什么理由！”

“干啊！”另外的人兴奋地表示了同意，“咱們大家鬧起来，跟他們干！”

“不行，不行。”龙吉摇摇头。

“为什么？”

齋藤跟在工会的时候一样，聳起了肩头向龙吉走去。

“已經到了这兒，干什么也沒有用，反而会多吃些苦头——我們的运动，一切要靠外边，靠羣众的支援！五个十个人逞英雄，大吵大鬧，是沒有用处的。我們要坚持原則，連做夢的时候也不能忘記原則。”

“那就老老实实呆在这兒么，好大的理由！”

石田在一旁想：又是老一套来了。四个警察跑进来了。

大家楞了一楞，就照原来的样子木然不动。一个滿臉芝麻胡子、身子矮壯的警察，在拘留房里骨碌地扫了一眼：

“你們这些家伙,应该明白这儿是警察局呀,吵成什么样子!”

他伸手把每个人的肩头按下去,走到齋藤跟前的时候,齋藤顺势把肩头一闪,警察扑了一个空,手和身体就向前一晃。警察恶声吆喝一声“混蛋!”猛地把自己的身体,朝齋藤的身上撞过来。齋藤的身体被摔到半空中,咚的一声,跌到龙吉身边的墙板上。

警察气呼呼地用肩头喘着气,發出略帶沙啞的嗓音說:“大家記好,誰敢吵一吵,就得准备受罪。”

随着进来的一个警察,瞧着一張單子,一个一个叫喚名字,命令被叫名的人都到走廊下去。被叫名的人嘴里嘀咕着,一个个躬着身子从矮門里走出去。屋里只留下六个人了。

剛才倒在地上的齋藤,正象毛虫似的拱着身子准备坐起来,那警察又用皮靴連連踢了他兩下。

过了一会,又来了别的警察,留在屋子里的六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警察看住,連話也不能講了。

龙吉坐在一扇开得很高的小窗子底下,昏沉沉的电灯光,茫然地映出了人們的輪廓,气氛是这样陰森,好像是只有影子在动。过了五分鐘——又过了十分鐘,剛才还是黃沉沉的电灯,好象漸漸地變得更加陰暗了——四周变成蒼白色,而且漸漸地,屋里变成象深海底層一样的顏色。腦袋的一角一陣陣發痛,龙吉想:天快要亮了。黎明前的徹骨的寒氣,刺进身体里来。屋角落里誰打了一个睡眠不足的短短的呵欠,接連着別的人也一个个打起呵欠来了。龙吉也皺蹙着鼻子眼,打了一个呵欠。可是,总觉得有什么渣滓似的東西,很不好受地塞滿在腦袋和胸口。

院子里靜悄悄的,是一种冻结一样的寂靜。走廊下,常常有穿着皮靴、咯吱咯吱急步走过的声音。脚步声停下,打开了門,

就好象是一种把冰打碎的声音。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被拉住了胳膊，嘴里抗議着在屋子前面經過。这声音一靜下，重新回復黎明前的分外的寂靜。又有人打着短短的呵欠，在外边走过去了。

“要睡覺，也不讓睡么？”

屋角落里有人这样囁咕。

“是天亮的时候了，天亮啦。”

警察也都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浮腫和迷茫的臉。

龙吉把身体靠在板牆上，閉上了眼睛，身体和神經感到極度的疲劳。人一靜下来，覺得身体好象坐在船上，輕輕地振幅很大地搖晃起来。他每次被捕后有一种老習慣，当种种沒有穷尽的空想、想象和回忆使他疲劳的时候，他照例背誦曾經看过的重要的書本，把書本中提出的問題，在腦子里作理論的分析。或者把在工会与党内引起爭論的意見，重新整理一遍。現在他又开始这样做了。

龙吉記起上次开研究会时关于馬克思价值論与奥地利学派的界限效用論的討論，想把自己的想法，从看过的書中找出一些材料来，重新思索一番……

他完全被駭住了，一边穿褲子，一边踉踉跄跄的，身子站立不穩了。对于这样惊惶失措的神情，連自己也感到有点害羞。但他还是提心吊胆的，害怕隔一道紙壁外边等着自己的警察的刀子碰撞的声音，会被幸子听到。他知道幸子听到这声音，幸子的“心”就会碎的。

“爸爸同学校里的人一起出門去呀。”

幸子睜开黑油油的大眼睛，向他望着。

“你帶些什么礼物来送給我呢？”

他很难过，勉强地说：“好，好，好东西，好多好多的。”

幸子一下子把脑袋转到纸壁那边去了。他立刻用两手抱住自己的头。咣的一声，他好象听到瓷器打破的声音。他从心里发出一声惊叫，连忙跑过去打开幸子胸口上的衣服。在葡萄干似的两个乳头中间，是一颗象瓷盆一样的心——一看，这心上已有了一条头髮似的裂痕……

啊，啊，啊！……龙吉连续地发出闷声的叫唤……

他睁开眼睛，屋子里已经清晰地射进了鱼肚色的曙光。大家都是很晒的样子，有的把大大的脑袋搭拉在胸口上，有的半躺着身子，有的在板墙上闪烁着茫然的空灵灵的眼睛。龙吉把自己的脑袋在板墙上轻轻地碰撞了几下。脑袋左边的一部分，还是在一阵阵地发痛。他觉得刚才做过的梦，还在心里好久好久地留下一些不愉快的真实的感觉。

但是，龙吉自己也明白了，他已经能够逃出那种伤感的绝望情绪了，那是每次被关在这种地方时照例会产生的，也是一种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有些人说不定把自己弄得跟发狂一样——难受而无法解脱的阴郁的压迫。龙吉见到过好些人，仅仅因为这种情绪，脱离了革命。龙吉自己也只是仿佛走过细桥一样，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这道关口的。一次又一次受到这种非法的残暴的压迫，每受一次，留在他身上的大部分末梢神经，就迟钝一分。他感到跟蛀牙中露出来的神经一样，碰到一点点东西就立刻发痛的他的（用轻蔑的口气所说的娇嫩的）心，渐渐锻炼得跟钢铁一样了。可是在龙吉，这是名符其实的“连续的熬刑”的生活。象龙吉那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要真正不单用头脑而“用身体”投进到革命中去，这是一种当然必须受到的“训练”过程。这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是象被人抓住头髮拖着跑路那样，崎

嶮不平而且峻險異常。

龙吉知道知識分子由于階級的中間性，常常搖擺不定，面對着从农村和工厂中到来的健康的脚音只有一条沒落的道路。或者虽然参加了革命，可是总有些地方觉得不合脾胃；又由于他們具有知識的緣故，容易对資產階級的文化，或濃或淡地偷偷帶一些迷恋的情緒和眉来眼去的关系。——一般地說，知識分子总是觉得革命这件事太激烈了，常常故意“自己騙自己”地說，我不行，我不行，結果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什么事情也不干。他想，什么事情也不干，却拚命找理由替自己辯护，这是最無聊的行为。認真地、一心一意地去想这种理由，是很危險的，为此去徒然地浪費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对的。他認為我們只要一步一步找到立脚点，脚踏实地走上这峻險的道路，最后，还是可以“做”一点事的。因此对于那些总是悶着头胡思乱想的人，他覺得不可理解。

光在头腦中胡思乱想，分明象飞进屋子里的小鳥，用腦袋在四边的牆上乱撞。想得太多了。你們的理由太討厭了。沒有光靠理由造成房子的道理！

龙吉現在对于蹲拘留所，已經不知不覺地習慣了。东京来的同志，借用資產階級的口气，把被捕、坐牢（現在名称好听些，叫刑务所）称做“上別墅”。縱使無產階級的先鋒战士，也不会把“上別墅”当做高兴的事，坐牢对于一个普通人不能不算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情，可是他們却已經習慣到把它說得这样輕松了。为了参加革命，老是坐在牢里受罪，連打一个噴嚏也不能随便。这运动，可不比游戏性質的体育运动。

——为了要从腦子里赶走莫名其妙鑽进心里来的幸子的影子，龙吉大声打了一个呵欠。牆角上的藤齋，狠狠地用兩手象

釘耙似的向上攏一攏長得很長的頭髮。

換班的時間到了，分別看守每一個囚犯的警察走出去了。常常到龍吉家去的，因此已經相識的叫須田的警察，在走出去的時候，向他說：

“喂，小川，這種事情可受不了啦，——也沒有上班下班。身體可真吃不消哩。”他的話有一種奇異的真實感。他樣子還和氣，偶然也還可以發現一點人性，不象是一個打人踢人的警察。也許這正是他的本質，叫人覺得出乎意外。

“真是，太辛苦了。”

這樣說，並沒有諷刺的意思。

齋藤望着這警察的後影，冷冷地象戲台上的道白一樣，道了一聲：辛苦。

當別的警察都出去之後，須田低聲問：

“家里有什么口信要捎么？”

龍吉一下子沒有做聲，不覺向須田臉上望了一眼：

“不，沒有什么事——謝謝你……”

須田點一點頭出去了。他那微駝的穿着制服的圓形的肩膀，顯出一股出奇的寒酸相。

“唉，真想抽一支煙。”有人自言自語地說。

“啊，天亮了……”

六

龍吉關在一個屋子裏的齋藤，在上廁所去的路上，正走到走廊盡頭的一間拘留房面前。

“喂！”他聽見那拘留房里有誰叫他。

齋藤停下脚来。

“喂！”是渡的嗓音。从里边把脸贴在小窗口上，果然是渡。

“渡么，是我呀——怎么，一个人么？”

“一个人。大家都好么？”还是平常的、低而有力的嗓音。

“好。——你是一个人么？”听见是一个人，齋藤心里一跳。

看守他的警察跟上来了。

“祝你好。”说着就往前走去了。

一边走，一边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看情形有点危险。回到屋子里，齋藤把这事告诉了龙吉。龙吉没吱声，咬住了下唇，这是他的老习惯。

石田又在厕所里见到了渡，两人不能讲话，可是看他那神气还很镇定，跟钢铁一样结实。

“喂，你知道不知道潘克洛夫德？”石田向齋藤问。

“潘克洛夫德？不知道，是共产主义者么？”

“是电影演员呀。”

“哪有时间记住这些玩艺儿。”

石田见到渡的时候，偶然想起在电影“黑暗的街”中见过的扮强盗的潘克洛夫德。渡，——潘克洛夫德，两个人奇妙地结合在石田的脑海里。

渡被关进单人房的时候（跟警察刚冲进工会那时候一样），想到这一定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地下活动给发觉了。一刹那间，觉得脸上刷的一下失了血色。但只是一刹那，立刻，他又回复了平常的神情。特别是在单人房坐定下来的时候，他象出了远门刚回家的人那样，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管是渡或是谁，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工作就跟等着他们一样，把他们拉走了。拿着傳

單四处奔走；跑到厂里的同志那里和市内的支部去，听报告，商量问题，交代任务；中央的指示来了，就得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执行；委员会开会了，連續着跟扔石头吵架一样的讨论；油印机；工会会员的教育；講演会——准备工作、傳單、奔走、講演、被捕——他們的身体象拴在輪轉机上一樣，忙得团团乱轉，沒有一天例外。接連着，接連着，無論到哪里，总是好象無限的循环小数一樣地連續着。——真够噲！几乎要这样說了。而且在所有一切的时间，他們的心总得不断地緊張到最高的限度。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上別墅”對他們是一种休息。所以“上別墅”这句话除了幽默，同时也含有资产阶级所謂“休养”的意思。可是誰也不說出“休养”这一点，大家明白，假使这样說，就会被人批評沒有战斗性。

渡伸着两条腿，从大腿、膝头、小腿、脚脛順次地揉着，以后又倒过来揉；用手掌的側面敲敲头頸和肩膀，跟做深呼吸一樣，又深又緩地打了一个呵欠。忽然想起从来連呵欠也沒有舒舒服服打过一次，不禁独自覺得好笑，就笑起来了。

四五天前听到鈴本唱，不知不觉記住了“太陽出来又落山啊，監獄永远是黑暗”那首歌，他小声地、快乐地哼了起来，一句一句体会着，一边唱，一边在小小的單人房里踱起步来。渡的头腦里，現在可說什么也沒有了。可是一想到准备今天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的打倒反动內閣講演会，現在开不成了，我們的运动不得不暫時停頓一下，心里又有点懊惱起来。不过，說实在話——很奇怪地，現在的渡，对这样的事情，也好像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在快要睡着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淡淡地飄浮起来，一会儿就就会消失掉的。

渡吹着口哨，蹣跚着步，用指头敲摸着板牆。他的心情是平靜

的。有些人一进牢獄就变成消沉和忧郁，这样的心境渡是不了解的。他向来和这种心境無緣，他没有女学生那样娇嫩的高貴的神經。而且更重要的，因为自己勇敢地担当了正确的历史使命，所以被投进牢獄里这一事实，在渡的身上，和因受不住痛苦而非反抗不可的願望，是不用什么解釋就能完全一致的。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主义和主張会象長在身上的瘤一般，妨碍自己的自由行动，因而感到拘束，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責备。渡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牺牲了什么，也没有想过我是在为社会的正义而斗争。只是一种天生的“仇恨心”，很自然地干他所要干的事情。这就是他从心底發出来的感觉，而且他还有坚强的意志。他这种表里一致的完全赤裸裸的坚强性格，有时跟柱子一样成为大家的依靠，也有时引起其他工会干部的瘋狗一样的剧烈的反感。工藤在許多地方跟渡相象，却不象他那样永远是直腸子似的把“心思”完全暴露在外面。因此大家开玩笑地說，工藤是必須跟在渡身边的“恩格斯”。——渡是没有“兩条心”的人，他绝对没有那种一条心干事、另外一条心却想来想去的优柔寡断的情形。这在外边看来，也許就是一种“鋼鉄的意志”。他永远就是那么痛痛快快地干下去。

他用一甩脑袋，把掉到額前来的头髮甩向后面，在單人拘留房里来回地走着。他的又短又粗的腿，象打拳的人一样向外弯着。因此他的身子，看去好象放在一个結实的座盤上。他有一种一步一步把气力用在脚跟上慢慢走道的習慣。他的皮鞋跟就象那些習慣不好的人使用的墨，先在后跟外側斜斜地薄下去。他一边走，一边想那些同志不知怎么样了。他最担心有人会对这一次的压迫感到害怕，假如时候一久，这种害怕的情緒就更加不好。他想，他应当想一些办法。

牆壁上，有用指甲和鉛筆之類所留下的各色各樣的題壁。
渡閑着沒事，就留心一條條瞧看。

“我是小偷呀，嗨。”“這兒警察局長的臉相，是要死在刀下的——骨相家。”“火災，火災，火災，火，火（這是用未來派的字體寫的）。”“不良少年是生活最嚴肅的人，哈哈。”“社會主義者呀，請替我想辦法吧。”“你應該成為社會主義者。”“我沒有飯吃呀。”“局長，令媛已經有了一個有名的情夫了。”“什麼，這種地方，誰怕你。”“工人們，強大起來。”“告一切到這兒來的人，題壁頗不雅觀，請勿再題。”“放你的屁。”“在此被強迫喪失自由的人，題壁是唯一自由的樂園，告一切到這兒來的人，請放手題壁吧。”“工人現在驕傲起來啦。”“混蛋，你再說，打死你——工人。”“有妻有子，沒有飯吃，我恨這個社會。”“對，實在可恨。”“勞動吧！”“勞動？你以為這個社會，勞動就有飯吃么，混蛋。”“社會主義萬歲。”

渡每次來，總得題上幾句。從來沒一次不題。

“我終於來麻煩警察了。悲哀的人。”“在小樽，有八個警察的老婆，因為生活困難在賣淫，每次三圓。穴知生。”

渡就在這兩條題壁後邊的空牆上，用指甲深深地、一心一意地刻起來。因為貫注了整個精神，可以不知不覺消磨許多時間。這跟繪畫一樣快樂，一心想題得長些。他用肩頭使了勁開始工作，照他每逢精神貫注時候的習慣，把舌頭歪在嘴角上，一個字一個字刻下去。

喂，大家听！

這個拘留所是專門為關我們窮人而設立的。

警察是住在高牆大院里的有錢人為了撈錢雇來的看門狗。

你見有錢人進過一次拘留所么？

那末，我們就應該用那發愁發悶的工夫去團結自己的力量，打倒那些沒用的有錢人和他們的走狗官府，打倒那種不合理的政治。

你發愁發悶，只是白花眼淚。

你害怕，就得一輩子受罪。

喂，弟兄們！

第一，我們要握起手來，緊緊地握起手來。

警察的銹鐵刀，想打散我們的團結么，好，打打看！

我們工人，勞動，勞動得倒在地上，還是一個窮，天下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么？

我們要創造勞動人民的世界——工人和農民的世界。打倒靠利潤吃飯，把人腦袋拋着玩兒的有錢人的世界。

我們要建設這樣的社會。

喂，伸出手來！

緊緊地握！

喂，你，喂，還有你！

大家，大家！

渡花了很長的時間把那些字刻好，又從頭讀一遍，感到很滿意，就吹着口哨，把手插在燈芯絨褲子的兜兒里，走遠一點瞧瞧，又走近點瞧瞧。

天亮起來了。電燈滅了，可是眼睛還沒習慣，屋子里立刻黑起來。牆上的題壁看不見了。蒼白色的晨光，從四方的窗框里射進來，向下形成三四十度的斜角。渡忽然放了一個响屁。他一邊走，一邊在肚子里使勁，接連着放屁。因為他有痔瘡，一放就是連珠屁，臭得要命，連自己也受不住。“見鬼，見鬼！”渡罵着，把腿抬一抬，就是一個屁。

大概八点钟左右，門口鑰匙声响了，門打开来，一个腰上没有挂刀的警察，在分趾袜子^①上套一双草鞋，走进屋子里来。

“出来出来。”

“我不是动物园的野兽呀！”

“不要胡說。”

“讓我回家么？謝謝你。”

“提訊。”

他这么說着，叫着“好臭，好臭！”連忙跳出走廊下。

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大声笑起来。越笑越好笑，笑得捧住肚子直不起腰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笑，就是忍不住地笑。

七

十五日一天中，又带来了五六个工人。那屋子太窄了，大伙被移轉到練武厅去。練武厅一半鋪着席子，一半鋪着地板。屋子三边几乎全是玻璃窗，光綫很强烈，刚从陰暗的地方搬过来不習慣，开头时大家都眼花了。屋子中心安着一个大爐子，見面的人有許多都是相識的，就圍住爐子談起話来。大概有四个看守警察，他們也跨开犬腿靠近到爐子边。

开头，大家对警察还有些顧虑，沒有吱声。可是憋得慌了，就一边留意着警察，一边断断续續談起来，准备被警察吆喝的时候

^① 日本人的袜子，大拇趾另行分开，用以套木屐或草履的鼻紐。

候就立刻停止。可是警察對他們的談話，却一會兒表示同意，一會兒又催促他們。原來警察也慙慌啦。

到了傍晚，大伙被叫到外邊去。從後門排隊出去，在警察局的院子里繞了半個圈子，又從前門帶進屋子里。原來是被“秘密移轉”^①了。大家的臉上立刻顯出不安。腳步聲雜亂地走進練武廳里，大家靠近了臉說：這是怎麼回事呀。每個人立刻感到這回逮捕一定還有別的原因。喝着沒有一點菜料的又咸又苦的湯，吃過了沒有粘性的又粗又黑的麥飯，大家又圍到火爐邊，可是談風已經健不起來了。

過了八點鐘，工藤被叫出去了，大家緊張了一下，眼看着工藤走出去的背影。

夜漸漸深起來，燒着象在冒煙一樣的廉價煤的爐子已經不大暖了，人們的背脊感到一陣陣的寒氣。龍吉到陰暗的屋角去取棉袍子，石田從他的後面跟上來。

“小川，這件事我怕當大家的面說出來不好，所以沒有說。”他低聲地說。

龍吉胃又痛起來了，他蹙緊了眉頭，努力忍耐着。

“唔？”他反問了。

練武廳外邊有人走過，發出咯吱咯吱的腳步聲。

——剛才石田到洗臉室去。這兒只有一個公用洗臉室，分關在各別屋子里的人，在那兒可以互相見面，碰上運氣，還可以講幾句話。大家上洗臉房去，都希望碰上這樣機會。石田走進洗臉房去時，看見正面板牆上掛着的橫長的鏡子前，正有一個肩

① 日本法律規定，被捕的人在二十四小時內須確定罪名，在三十天之內須送法院受審，否則，到時候就得釋放。但警察局對政治犯施用“秘密移轉”的方法，在限期內移轉一下拘留地，就算沒有到期了。

膀寬厚的汉子背冲着他在洗臉。那时石田也許正在模糊地想着旁的事情，不注意地走到那汉子的身边，是他——这时候那人忽然抬起臉来，正和石田的不注意的目光碰在一起。“啊！”石田好象發出了一声惊叫，从头到脚迅速地瞥了一眼。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象紙片一样輕輕地飄起来，一只手托住洗臉房的架子，一只手不自覺地从眼到臉摸了一把。臉！？——这是人的臉么？象爛茄子一样腫成紫色的，是名符其实的“癩蛤蟆”臉，这不是渡么！

“挨打了，”好象用手指指自己的臉，笑了一笑，好怕人的笑臉。

石田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楞住了，心窩的下边好象痒呵呵的，哆嗦起来了。

“可是，沒有屈服。”

“嗯……”

“不要讓大家害怕。”

那时候，只有机会說了这样一句話。

“我看事情一定很大。”石田气憤地低声說。

“嗨……事情总是想得到的，可是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害怕。”

龙吉望一眼爐子边的伙伴和警察。

“那是不錯，不过到了警察局里，还要虛張声势，認為不胡鬧就不算战士，这种想法要叫他們停止才行。到了警察局老老实实呆着，也不一定就是害怕。”

“对的，嗯。”

“齋藤他們，”他望一望在爐子边指手划脚談論着的齋藤，“上次居然說，有些人給警察抓去，判了最輕的罪名，还不害臊得去上吊，这种人不是無产阶级的战士！”

“……唔，干革命的人，多少会有这种心情……說起来，这也

是一种感伤主义。那时候，他觉得对不起同志。当然，这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改正。”

石田瞅着对方，想插进嘴来，可是沒有說，做出沉思的臉色。

“不过这是很困难的，过于严厉地批評他們是幼稚病什么的，說不定会把他們最主要的优点，热情这一点都完全否定了。当然幼稚病和热情完全是兩回事。”

石田瞅着自己的指头，就在那里踱起步来。

“最重要的是要把热情直接納入正軌。——不管怎么說，我想热情到底是最主要、根本的东西。”龙吉不知想到什么，突然把話打断了一下。“你也知道，有一句有名的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可是我想，光有理論到底还不够，在這句話当中还省略了一件当然要有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热情。”

“象綫香火花一样的热情是錯誤的。象牛一样，不論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一步一步走去，决不停止。特別在咱們这样需要長期坚持的运动中，就得要这样的热情。”

“对，不过表現热情的形式各人不同。因为咱們这运动，并不是兩三个情投意合的朋友可以干得了的，这就得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結合在一个巨大的情感里，——能够把什么都团结起来的更高级的感情里，尽可能地融和一切的差別。——这在个人來說，有时也会感到不愉快。可是只計較这种事，当然是不对的。比方我对渡的某些方面，也有討厭的地方，不但对渡。但决不因此就离开他，咱们的运动是一个組織的整体，离开了整体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嗯，嗯。”

“而且我們的工作还会碰到种种的困难，那时候，說不定为了这种小事，会引起意外重大的分裂。因此我想，咱們对于这种

瞧不見的、好象沒有多大關係的事情，必須特別認真地留心才好。”

“嗯，嗯。”石田嘴里連連答應。

他們走到爐子邊，大家正在跟警察一起談穢褻的話。有兩三個莫名其妙被帶來的工人，開頭的時候戰戰慄慄的，從旁人看來簡直委靡得不得了，可是在穢褻的談話中，却不時插進嘴來，笑着。當談話中斷，大家沉默下來的時候，在他們的臉上，就好象流雲投下了陰影，忽然又暗起來了。

齋藤指手划腳地談論着的，是关于女人的陰部，他是一個健談家，把大伙兒都吸住了。他講完了話，向那個正聽得出神的、頭毛稀薄的肥胖的警察伸出手去：

“喂，石山先生，拿支烟卷來。”

石山警察下流相地嘻嘻地笑着，從上衣的內袋中，拿出一支皺得快要斷了的蝙蝠牌^①，遞給齋藤。

“好極了，好極了，再談一個更精采的吧。”

齋藤用狡猾的眼光，向對方瞥了一眼，笑了一笑，拿烟卷仔細地在手心上搓直，塗上口水，使它濕透了，可以保留得更久一些。

“不，太可惜了，以後慢慢兒再來吧。”他把烟卷攔在耳朵上。

“……快點處理我們吧。”

屋角上有誰自言自語地說。

“唔。”大家聽了這句話，好象心頭被電棒照亮了一樣。

“我是從碼頭上給抓來的，家裡的人不知怎樣在着急，我不干活，老婆孩子就沒有吃的。”

^① 蝙蝠牌是一種廉價烟卷的牌名。

“咱也一样啊。”

“……这种活动，实在够呛，真怕人。”一个很久前就参加工会的工人，带着深切的同情说。

“为什么？”齋藤插进嘴来。

被齋藤一说，那工人就不吭声了。齋藤用显然生气的口气追问了：

“唔？”

“得啦，得啦。”石田眼睛瞅着警察那边，在齋藤身后捅了一下。

这个叫木村的工人，在工会里已经很久了，对外并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他老是嘀咕着——他在仓库里的工作实在太苦。他知道工会是帮助工人改善生活的，所以他参加了工会。可是因此得被警察抓起来，他实在觉得苦恼。他不明白，为什么硬要做这样的“坏事”。他又觉得可怕。他认为工会应该好好工作，不该做这种坏事。他转错了念头，他以为他得找一个机会退出工会才好。他就好象被人家从后面推着，不知不觉地推过来的。只要碰到什么跌撞，就立刻成为从轨道上滚下去的动机。他对工会的工作，从来没有积极过，就跟傀儡一样，做一些分配给他做的事。

总选举的时候，因为撕了敌党候选人的宣传招贴，劳农党必须推出一个人来让警察抓去。渡叫木村去，告诉了他许多应该注意的事情，说：

“说不定会挨几下揍，你得好好忍受。”

“我不干！”

一句话就拒绝了。

渡想不到他会这样回答，“啊？”反应地叫了一声，就默默地

瞅住木村的臉。

“我这样干，給警察关上一兩天，就沒有飯吃了，我不干！”

“你对咱們的运动还不明白呀。”

“你們当干部的，給警察抓去了，就会更加出名，以后声望更大，我可不同呀。”

渡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馬上不言語了。那时在旁边的龙吉觉得“这空气不好”，工会干部不能为“这样的事”跟一个普通会员鬧彘扭。

“那么，叫別人去也可以。”

龙吉只好这样說了。——对于这样的木村，目前这件事，正是最好的“退手”的机会。他下了决心，放出去之后干脆不干。

“不要臉的家伙。”

齋藤想起好久以前的木村那回事，故意别过臉去。

“木村，工会會員就得象一个工会會員，特別碰到这种时候，咱們就得坚强。”

龙吉一边搔着因烤了火發起痒来的大腿，一边說。可是木村沒吭气。龙吉忽然想到，在这样名符其实的战斗的左翼工会里，出乎意外，有大多数是木村这样的人，这可不是一个簡單的問題。

最近由木村介紹入工会的柴田，正抱着两个膝头望着大家。他跟木村睡在一条被头里，因此知道木村已經从心底里消極了。柴田自己开头也有些挺不住，特别是睡在工会里被警察冲进来的时候，就吓得臉無人色。但他在平时已經想过，知道这种事当然是非忍受不可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沒用的人，在这些地方很不够，應該比別人加倍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因此他細心地瞅着渡、工藤、龙吉——那些人的一举一动，一向甚至“过分用心”

地監督着自己。这次事件对各种各样的人是一面严格的篩子，眼看着从篩子眼里一个个掉下去的同志，心里很难受。但这也許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柴田想：我虽然是一个后来的新人，可是，媽的，决不能掉下去呀。

爐边的談話，因这件事打了岔子就沉默下去了。可是一會兒，不知由誰开头，又談起女人来了。

到八点鐘，在席子上鋪开了被头，每两个人盖一床棉被睡下了。“能够睡得着”，睡觉是唯一的乐趣。好些人一齐解帶子，脫袜子，發出索索的声音。

“早点睡着做一个夢吧。”有人这样說。

“拘留所里的夢，可不好受。”

“他媽的。”

对方嗨嗨地笑了，好象远足旅行的学生到了旅館里，不断地吵鬧着。警察一次一次吆喝着“輕点”，“輕点”。

棉被的沿口沾染过几十个人的体污，象墨魚干一样，滑膩膩地碰在臉上很不好受。

“啊啊，簡直到了天堂啦。”被口掩着嘴喃喃地說。

“地獄里的天堂么？”

从相隔很远的地方，有人突然說：“真想做一个好夢。”

“睡吧，睡吧。”

“你常抱着女人睡么？”

“在这种地方，还說这样話。”

“啊，真想抱女人呢。”

“不要胡說了，是誰呀。”

“为什么是胡說……”

“睡吧，睡吧。”

不时地，东一句，西一句，發出这样的對話。調子漸漸松懈下来，間隔的时间也長起来了，約莫过了二十分鐘，偶然听到象說夢話似的聲音。——就完全靜下来了。

練武厅外边，是冷落的漆黑的街道，不大有人行走，可是这會兒，却时时听到木屐吱咯吱咯拖过冰冻的雪路。警察局的院子里有人远远叫喚，听起来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傳来的。

“睡着了么？”

龙吉睡不着，悄悄向睡在一起的齋藤問。齋藤沒有动，睡着了。已經睡着了，这真象齋藤，他独自笑了一笑。龙吉一只手象揉摩似地按着一陣陣从底里發痛(痛得不怎样厉害)的胃，一边想着种种事情。

“喂喂，”听见这声音，心想是誰呀，自己正在讀那么难讀的書，不觉冒起火来。“喂，喂。”有人用力抓住他的肩头。媽的！想轉过身来瞅一瞅，勉强睜开眼睛，人还非常想睡。在这刹那間，象一張照重了的象片一样，他瞪了好一陣眼，分清了夢和現实的境界。对罗，眼面前有一張骯髒的毛胡子的警察的大臉。

“喂，喂，起来提审呀。”

龙吉一惊，不自覺地坐起来了半个身体。

迷迷糊糊地把人拉出去，这是他們的老手段，鑰匙鏘啷鏘啷在寂靜的四周發出不祥的声响，龙吉跟着警察走出去。

約莫过了三十分鐘，工藤被警察帶回来，臉色蒼白得怕人，收拾起留在練武厅里的行李，立刻又被警察催促着走出去了。那时候，他向房子四边大家睡着的地方望了一眼，想說些什么話，可是把身子轉了一圈，就显出結实的背影走出去了！鏘的一声，鎖上了。从走廊上，好久好久傳來两个人的不一致的脚步声。

屋子里，象淤泥里吹臭泡似的發出睡夢中翻身的声音，唉声

嘆气的声音,和含糊的夢囈声。

八

警察局里,一星期工夫,胡七乱八的,象赶猪一般 赶进二百来个工人运动者,工人,和有关系的知識分子,也有跟运动毫無关系的来探监的兄弟,被扣留起来的。挨了打,一个星期还不釋放。但这样的事情,还不过是插話中的百分之一罢了。

审問开始了。

对于渡,即使沒有这次共产党事件,警察局也老早准备“設法”收拾他了。他象楔子似地硬鑽在合法的政党和工会运动里,他們早想把他拔掉。他在那兒,他真正名符其实象豹子似的活躍。現在被他們抓住了,他們很高兴,决定“把这家伙整个半死”。

渡在审問中一句話也不回答,光說:“随你們的便吧。”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司法主任和特务警察 越来越感到辣手了。

“你說什么意思都行。”

“要动刑呀。”

“那也沒有法子。”

“瞧你現在硬裝着天野屋^①的样子,等会兒可別变成龟孙子。”

“想不到你們眼光那么差,你們早該明白,我是不是那种人,挨挨揍,挨个半死就会說的。”

① 天野屋利兵衛是德川时代的义士。

他們“真正”覺得辣手了，知道“渡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發起慌來。因為如果他們從這共产党的“首惡”口里搞不到一點“口供”（他是首惡，又不能隨便把他治死），相反地，自己的前程就難保了。——主要就是為了這個。

渡的衣服給剝光了，突然一句話也不說，用竹板子從後邊打來。這是用力打上來的，竹板子發出呼呼的聲音，每打一下，就向下面彎曲一下。渡嘴里唔唔地哼着，把渾身氣力都使在身體的外部，熬住了疼痛。大概打了三十分鐘的樣子，他就跟被火烤過的烏賊魚一樣，蜷曲着身體倒在地板上。最後的一下竹板子(?)重重地落在他的身上，他象一條中了毒的狗，手腿僵硬地伸向空中，哆嗦地抽搐了一陣，就昏過去了。

渡有過長期受刑的經驗，學會了跟運氣師一樣能夠毫不在乎地用鐵針刺進胳膊，或是用手抓住燒紅的鐵筴。因此一說要受刑，心裡就來了一種緊張——這種緊張也許正是不知不覺中養成的運氣術——越緊張，刑罰對他越沒有效果。

在這兒，石川五右衛門^①、天野屋利兵衛受過的那種殘酷的私刑，並不是幾百年前的老話，而是眼前的事實。當然，文字上是這樣寫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對被告人必須態度溫和，使其有機會陳述有利本身之事實。”(!!)

洒了冷水，呼吸恢復過來了。現在，開始用誘騙的戰術了。

“任你們怎樣揍，也是白費氣力的——我絕對不會說什么的。”

“你的事情我們已經完全知道，你說出來只是減輕你的罪。”

“你們已經知道就行啦，我的罪可不用請你們費心。”

“老渡，你這樣子，可沒有法子呀。”

^① 石川五右衛門是孝臣秀吉時代的義盜，傳說被秀吉逮捕後，用大鐵鍋煮死。

“我也沒有法子呀——我对受刑是免过疫的。”

后面站着三四个拷問員(!)。

“这家伙!”一个拷問員从渡的身后伸出兩条胳膊,勒住了他的脖子。“就是你这家伙一个人,把小樽市鬧得烏烟瘴气。”

这样,渡又第二次昏过去了。

渡每到警察局来一次,心里总要苦笑:就是这些家伙,地方上的居民称他們叫“警察先生”,把他們当作保护“安宁”、“幸福”和“正义”的了不起的人物。資产階級教育的基本方法——就是把“錯覺法”当方法論。他們巧妙地把內容跟外表弄成兩回事,叫人人都相信,一点不落形迹,实在叫人佩服。

“喂,我告訴你,不管对受刑免沒免过疫,东京有指示,必要的时候,揍死个把人也沒有关系呀。”

“这是一个好消息,真的么——給揍死了也沒有关系,如果我給揍死了,無产階級的运动从此消灭,那我倒要考虑一下,可是我們的队伍是越来越大的,这一点,我很放心。”

接着,渡又被赤条条的吊起来,脚趾头离地只有兩三寸。

“喂,滋味如何?”

从下面,一个懂得柔道三段^①的警察,用手背輕輕叩着悬在空中的渡的脚。

“誰跟你談什么滋味。”

“胡說,这回是新式的呀。”

“随你的便吧。”

“唔。”

这一回,渡可有点受不住了。这是用席匠使的粗鉄針刺进

^① 柔道是一种武技,分为九段,第三段是相当高的功夫。

身体里，每刺一針，他就好象触着强烈的电流，身体咕一下跟逗点似的縮住。他扭曲着吊在空中的身体，咬紧了牙齿，大声地吼叫起来：

“杀人啊，杀人啊！！”

这比用竹板子、手掌、铁棒和繩子鞭打更加难受。

渡越是在受刑的时候，越产生一种不需要理論的仇恨，对资本家的火一样的反抗。他觉得拷問正是無产階級从资本家那兒所受的压迫和剝削的最具体的表現。当渡对自己的“战斗意志”特別覺得沒有自信，情緒上有点犹豫不定的时候，他就想起拷問。每次受到非法逮捕，被打得走起道来都头昏眼花地回来，渡就意識到在他的身体中不可抑制地湧起一种“新”的階級仇恨。这种感情，只有渡那样的人才_{●●●}有；那些懂得馬克思、列宁的理論，抱着“正义”感参加运动的知識分子和学生們，是做夢也不能有的。“真正的仇恨是从理論中象虱子一样爬出来的么？”渡和龙吉常常为这个問題引起剧烈的爭論。

铁針每刺一下，渡的身体就向上一蹦。

“媽的！人要長着神經干么呀。”

渡咬紧了牙齿，在意識中模糊地意識到自己的腦袋突然搭拉到胸口上去了。——“好好記着！”这是最后的一句話，渡又第三次死过去了。

第三次回过气来。渡感到自己的身体象紙片一样飄搖不定，意識上仿佛包上一張皮似的模糊不清。人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决心“随便你們去摆布吧”。人的意識变化到这种情况，对于所受的打击就有麻醉剂的效果。

主任拿出警察局編造的共产党組織表来，說“問題都已經弄清楚了”，想湊一湊渡的表情。

“嗨，了不起，果然是……”他象喝醉酒那样地说。

“啊呀，承你这样佩服，还是没有办法呀。”

审问的人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手段都使尽了。

最后，警察又胡乱殴打，用底上钉铁钉子的皮鞋乱踢。这样继续了一小时的样子。渡的身体跟芋头口袋似的任人转弄。他的脸变成“癞蛤蟆”了。结束了连续三小时的拷问，渡跟猪下水一样被撂在拘留房里。他一动不动地哼着，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

接着，工藤被提审了。

工藤用比较直率的态度应付了审问。他能够克制自己，不在这种场合光凭勇气，对不同的场面，灵活运用不同的方式，很好地来适应。

警察对工藤的拷问，大体跟对渡的差不离。只是他赤着脚立在地上，拷问的人从后边用皮鞋猛力地踢到他的脚跟上，踢得他突然往上蹦起来。这一踢，嗡的一下一直刺戟到他的脑顶心。他受了这样的拷问，接连在审问室里旋转了两圈。脚颈以下麻木得跟木杵一样。从脚后跟流出来的血，在地板上画下一个圈圈。工藤发出尖嗓子(他的嗓子一向是尖的)叫嚷着，跟瘦马一样地蹦跳了。最后他精疲力尽地坐在地上。

受完了这个刑罚，警察又把他两只手掌心向上摊开，放在写字台上，用力把铅笔钉在上面。以后就照常常使用的方法，在指缝里夹着铅笔捏紧他的手指。——这样连续使用着这些刑罚，每次所受到的强烈的刺戟，使他的神经陷入极度的疲劳，变成暂时的“痴呆状态”了。弹簧松了劲，失掉了弹性，一切就“听其自然”。警察抓住这个时机，使他供出了他们所需要的供状。

紧接着审問鈴本，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从某种意义說，他受到的是更危险的刑罰。他没有挨打挨踢，只是連續八次（八次！）被扼断了呼吸。从开始一直到完畢，警察医（！）按着他的手腕試脉搏。扣紧他的脖子讓他断气，立刻又使他回过气来，不到一分鐘又重新使他断气，然后再使他苏醒过来，一次又一次……連續了八次。到第八次，鈴本完全跟喝醉酒似的昏头昏腦了。他完全麻木了，不知道自己的腦袋还在不在脖子上。只有司法主任、特高警察、拷問警察、屋子、家具的影子，在他眼睛里忽聚忽散，显出表現派的圖画一样的形式。在这样意識朦朧的情况中，好象被大人抓住肩头搖晃的孩子似的进行了审問。鈴本想到：这好危险。到底他怎样回答一句一句的审問，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佐多被关进去的那間拘留房，有四五个以各种罪名被抓进来的人。这是那排拘留房中最尽头的一間，斜对面不远就是审問室。

他被警察抓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想：我們所以受这样的罪，是因为英勇地担当了偉大的历史使命，企圖以此來說服自己。可是他的精神却完全相反地从心里癱瘓下去了。当他走进拘留房的时候，他感到“此生休矣”的黑暗的感觉。好象汽車疾駛到悬崖的頂边，再也不能操縱，心里啊啞一声，用手掩住臉。他所感到的正是这一刹那間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佔統治地位的情况中，以前讀过的列宁和馬克思的書也都沒有了。“此生休矣，此生休矣。”只有这一句話，象海帶卷一样，一重又一重地卷住了他全部的身心。

再加这个跟垃圾箱一样的拘留房，使他那絕望的心情，加深

了兩倍三倍的黑暗。屋子里沒有日夜早晚的分別，始終是昏暗的，到处發出霉蒸氣，中間鋪着兩張抹布似的席子，如果揭起來，底下一定會爬出大堆的蛆子、昆蟲和腐爛發霉的塵土。空氣凝滯不動，發出廁所的氣味，是一種吸進去好象有渣似的留在肚子里，胸頭會翻騰上來的臭水溝似的空氣。

他因為在公司^①里辦事，雖然沒有出頭露面，却也真正學了一些革命理論，跟大家一起參加了實際工作，可是從各種環境生活的習慣來說，跟處在低生活水平的工人，究竟不能不有所不同。在平時，沒有感到這一點。當然只要他努力，這種事情也決不能成為他參加革命事業的障礙。——拘留所的空氣，不到兩天之中，已經在他高貴的身體上發生了深刻的反應。他不時嘔噁，可是沒有吐出東西來。在家裏的時候，每天早晨上廁所，現在也不上了。食物惡劣和運動不足，立刻在他的身體上引起了變化。第四天早上強制自己到廁所去，可是努力了三十分鐘，只拉出了硬巴巴的老鼠尾巴那樣細細的三段。

在拘留所里他獨自一人象孤島似的離開着別人。他总是不了解：那些人到了這種地方還能夠那麼舒服、高興（看樣子是這樣的），大家談這談那。可是佐多一动不动地呆着，馬上又覺得受不了。他站起來在屋子里毫無目的地踱着。有時偶然靠在板牆上，就那麼一直沉思起來。他想到媽媽一定比自己還傷心。媽媽所說的那種“小康的、幸福的生活”不是已經實現了么。可是自己把它毀了。從此長時期的生活，就只有牢獄和苦鬥！一輩子將永遠過一種沒有休息、栽倒在地下、昏昏迷迷的陰暗的生活。他好象歷歷在目地望見了自己的一生。他甚至想，我正是“枉費

① 原文是銀行，與前述不同。

心机”了。他好象浸透了水的海绵，从心里沉溺在感伤中了。

一个眼光很尖的近六十岁的汉子，据说已当了三十年“小偷”的，对他说了：

“真可憐，这兒可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啊！”

这句话，意外地使他胸头忽然发热，差一点哭出来了。可是他不但克制这种感情，却迷迷糊糊自溺在这种感情中，甚至以此自慰。要不那样他可受不了。

第一次的、而且是突然到来的对他的过于强烈的刺戟，稍微有一点习惯之后，佐多已能够从这种思想中一点点摆脱出来了。我们的运动不可能没有一点牺牲就能成功。有一种人，光是兴奋着，自己什么也不干，单想一脚跨到（一定有人代干了的）革命成功的世界，对于他们，眼前的这种经验，正是最好的警惕。——佐多终于有这样想的余裕了。中间阶级所特有的，认为自己不白费心思去管闲事，就可以过小康日子的意识，总是时时露出头来。工人们干这运动，是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并不是为谁而是为自己。可是象佐多这类人，只要心里放松一下，好象是“为着别人”的那种感情，就跟脱出链子的狗一样，马上自然地跳出来。他知道自己已经开始陷入过去常常想到的、认为危险的陷阱里了。他对自己的糊涂大大地惊心。

但佐多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很有力量的。每天或是一天之中，这两种相反的情绪在他的心里反复交替。每交替一次，他就一会儿变得忧郁，一会儿变得快活。时间长得可怕，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得不老呆在一间屋子里。除了这件事，他没有别的可想了。

晚上，也许已经过了十二点钟，佐多被睡在身边的一个“不良少年”摇醒了。

“喂……喂，你听见么？”在黑暗中，很低很低的声音，就在他身边。

开头佐多不明白是什么事情。

“你静静地听。”

两个人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在耳朵里，耳朵里有一种深夜中常有的嚤然鸣叫的声音。佐多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了。

“听到了么？”

远远地象击剑似的竹板子的声音（确实是竹板子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来了。不但竹板声，其中还夹杂着皮肉声那样的声音，可是不很清楚。

“听，听……听，哪。”那声音每高一次，不良少年就这样提起他的注意。

“这是什么？”佐多低声问他。

“动刑啊。”

“……！？”咽喉里好象突然吞进了一根铁棍。

“你再仔细听啊，对不对，喂，喂，那是受刑的人在叫唤，哪？”

佐多不知道在叫唤什么，可是这是一种悲痛的叫声，只要听过一次，就刺进心里，一辈子也忘不了。当他凝神静听的时候，仿佛半夜里发生火灾，听到悲凉的钟声时一样，身体哆嗦起来了。“牙齿齧”再也合不拢来。他不自觉地一只手抓紧了被口。

“听出来了！好象在叫，杀人啊，杀人啊！”

“是叫‘杀人’么？”

“哪，你仔细听。”

两个人又屏住呼吸倾听。叫声从远处，象提琴的最高音一样又细又尖，针尖似的刺进他们两人的耳鼓。杀人啊，杀人啊！不错，真是这样在叫。

“哪，哪。”

“……………”

佐多双手掩住耳朵，臉埋在汗臭的油膩的棉被上，耳朵和腦髓的深处，却还听见那个叫声。过了一会，这声音停止了。听到审問室的門打开来。兩人把臉湊近小窗子向走廊上望。听到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被拖出来了。瞅見前面有兩個人走过来。电灯很暗，瞅不清是什么人。只听见哼哼的呻吟，和被压抑着的又低又粗的喘声，在靜寂的走廊下傳过来。当兩人走过他們跟前的时候，他們听见警察的声音：

“你这人太倔强了。”

佐多这一夜怎样也睡不着，腦袋一陣陣發痛，终于起来了。

他想到“受刑”，光是想一想，脊梁肉就抽搐發痛，膝头自然地哆嗦起来，甚至想軟塌塌坐在地上，嗓子眼干得难受。

以后又过了兩天，值班的看守把佐多叫起来。他想：来了！站是站起来了，可是他的身体跟木头一样，不是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他想对看守說話，可是他的下頰忽然掉下去，意外地“噢鳴，噢鳴，噢鳴”發出嬰兒一样的声音。

看守不懂他是怎么一回事，把一直在口里噴着的烟圈停下来，問道：“怎么啦？”

龙吉的审問又是另一种情况。当初，他还在学校的时候，曾經被捕过三次。不过，那时候，在他看来，倒是警察方面对他还有点畏懼。他們从不对他称“你”或“你这家伙”，而称他做“您”。他們的态度，倒似乎是向龙吉請教的样子。可是从龙吉离开了学校公开投身运动以来，就漸漸变化了。“你”和“你这家伙”有

时也混用起来，而且过去的态度露骨地改变了。不过对付知识分子的他，跟对渡，铃本，工藤他们不同，究竟是客气得多了，龙吉觉得好笑。渡曾经说过：“小川，你假如在警察局里狠狠地挨过一顿揍，一定会变成更厉害、更有希望的人物。”这种话，渡常常随便说的。

“我的感受性比你敏锐，结果还不是跟你一样。”

到现在为止，他不过碰到个把带威胁性的耳光罢了。可是，这回的案件，他跟渡他们同样受到警察的注意。这样，他就碰到“厉害”了。

审问室屋顶的横梁上装着一个轆轤，轆轤两边挂下两个绳头。龙吉的两脚被拴在绳子的一头上，人就倒吊起来了。然后跟“打夯”一样，把他的脑袋在地板上咚咚地撞。每撞一下，全身的血就跟打破了闸口的急流一样，全涌到脑袋上来，他的头脸成了一个真正的火球。眼睛又红又肿地爆出来。

“救命啊！”他叫了。

做完了这个刑罚之后，又把他的手放在滚水里。

龙吉知道有好些同志，在警察局里受了非刑拷打，结果“遭了杀害”，有的是直接在自己周围的人，有的是在报刊上间接见到的。这些人变成遍体鳞伤的尸体从警察局引渡出来的时候，警察局一定说他们是“自杀”的。明明知道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可是你到哪儿去控告呢？——法院么？不管外表怎样，它跟警察局是串通的。因此在警察局里不管遭到什么，总是没有办法的。这还不是一套把戏么。

“这是这次案子里的大家伙。”拷问员说。他在头脑子里恍恍惚惚听到了这句话。

接着，龙吉被剥光了外衣，用一条三股麻绳抽打。呼的一

下，整个身体缩成一团。鞭子的一头反拨过来用全力卷到他的胸脯上，一直嵌进肉里，这使他更加受不了。他的棉毛衫裂成一条一条的。——当他把大部分失掉感觉的身体，好容易斜靠在警察的肩上，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走回去的时候，他才知道，没有受过“拷问”以前，想到“拷问”，感到残酷，心里害怕，但实际受了“拷问”以后，原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想到自己终于身当其境，受到拷问的滋味，才知道人身中有一种想不到的“抵抗力”。那时嘴里虽然嚷着：杀人啊，杀人啊，实际上在这一刹那间一点也不感到残酷和痛苦，这只是一种“极度”的，是的，一种极度的紧张。“人是不会死的”，这句话果然不错。龙吉心里这样地想。可是当他被送进关着流浪人和乞丐的拘留房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关进屋子里，就突然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龙吉发了高烧。看守他的老警察，用湿手巾按在他的额上给他退烧，他一直说着梦话。过了一天，他醒过来了。那流浪人说：

“你的胡话说得真厉害。”

龙吉吃了一惊，不让对方说完，就着急地问：“说了什么？”他慌张了，是不是在看守的警察跟前，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呢。他从一本什么书里看到过，在外国，甚至有一种混账办法，在审问的时候，注射一种使人说梦话的药水，来盗取口供。

“你说：‘不是那么容易死。’过了一会，又说：‘不是那么容易死。’不知怎地，光说这一句，说了有几十次。”

龙吉浑身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听了这话，才透出了一口大气，立刻不自然地大笑起来。可是笑声震动了伤口，不觉叫起痛来：“啊唷，啊唷……”

在練武厅那边，听说齋藤受过拷問之后，發神經病了。原来齋藤在受审問中，当“照例”准备开始用刑的时候，突然“哇！！”的叫了一声站起来，在屋子里手舞足蹈地乱跑，嘴里大声嚷着：“哇——，哇——，哇——！！”开始，警察們楞住了，跟木头一样站着不动。大家覺得害怕，認為当“拷問”这一个念头傳达到他腦子里的一刹那間，他突然奋昂起来，發起神經病来了，因此誰也沒有动手。

“假裝的，动手啊！”

司法主任倒拿着鉛笔，在記錄紙上旋轉着，冷冰冰地低声說。警察象舞台上笨拙的跑龙套似的，圍住象受惊的馬一样發起瘋来的齋藤——乱打乱揍。一动手打人，大家就回复了平常的“拷問意識”。有一个警察用竹板横扫过去，扫到齋藤的臉中心。鼻血跟火光一样“燦爛”地噴出来，一下子就染紅了齋藤衣服的前襟。他發出“哇——，哇——”的叫声(其中帶着一种奇特的空虛的感覺)跳起来。他的臉染紅了，好像剛从血水中捞出来似的。

“这家伙現在問不出什么来了。”司法主任說。“停止。——以后再审。”

为了毁灭証据，警察沒收了他的血衣。

这样，齋藤有十天沒有再受审。其中三天留在練武厅，后来就移到拘留房去了。可是經過拷問之后，齋藤的神气看来比以前更加精神了。但这种精神飽滿的神气，跟普通不同，有不自然的地方。人家对他說話，他常常發楞。偶然安靜起来，就一个人喃喃地自言自語。

很多工人，連工作服也沒換掉，接連着被抓了进来。每天——接連十天、二十天，繼續着这次的大逮捕。不值班的警

察，沒有例外地每天發五毛錢加班費被派出去抓人。从早晨到夜半，东奔西走，身体累得跟鬼头豆腐^①一样。他們由于疲劳过度，輪到来拘留房当看守的时候，馬上就打起瞌睡来；連对自己亲手抓来的人，也念叨起警察生活的苦經来。那些受警察拷問，并且从各种机会明白警察都是反动的人們，發現了这样的警察，完全出于“意外”。啊，对啦，原来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他們只是被人用种种方法蒙住了眼睛，被催眠术巧妙地迷住罢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誰应该去拿开遮蔽他們眼睛的东西，誰应该讓他們从催眠术中醒过来？——出乎意外地，原来他們不是咱們的敌人。龙吉和其他的人都这样想。

終於，被捕的人們对那些受强迫劳动的警察，不胜同情了。無論怎样恶劣的工厂，也不会这样“剝削”人。

“反正什么都行，只希望快点得出一个結果。”一个头髮稀薄、臉色青蒼、長着許多刺毛的警察对龙吉說。“噯，連孩子的臉也有二十天——嗨，二十天——沒有見了，这不是說着玩的。”

“啊唷，真难为你了。”

“不值班的时候出發——不，給拉出去就是了，五毛錢加班費，吃一頓午飯一頓晚飯就沒有了，結果就是白干。——实际上連飯錢也不够，把人不当人嘛。”

“噯，水戶部先生(龙吉知道他的名字)，对你說这样的话也許不合适，我們干的事情，也都是为了你所說的情形呀。”

水戶部警察馬上放低了嗓子說：“对呀，老实說，你們干的事情，我們心里也明白，不过……”

龙吉故意象开玩笑似地說：“不过，你这个‘不过’实在是可

① 一名蒟蒻，一种有软体塊根的植物。

以用不到的呀。”

“嗯。”警察想了一想，沒有吱声。“……总而言之，这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你是当过教授的人，对你說句体己話。（龙吉苦笑着点一点头）。昨天，無論如何，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在看守的时候不管一切就睡着了。正想：这样也好。却又来了逮捕令，真要命。四个人还是勉勉强强出發了，在路上，有人說：‘咱們也来罢工吧。’”“嚯，警察罢工。”可是警察說得很認真，他就馬上停止了开玩笑。

“这时候就有人說：‘講到罢工，精通这門的先生可多着呢，只要請教一下就行。而且，这回的事件是全国性的，到处都忙得不亦乐乎，罢工来，决不会失敗，保定胜利。’”

龙吉对这談話开始感到很大的兴趣了。

“其中也有人說：‘我呢，只要把局長打倒，伸开手脚，舒舒服服，呼嚕呼嚕睡一个大觉——就是一次也行。’也有人說：‘局長那家伙精神为什么那样好，原来这回的事件，本市的大地主、大資本家都捐了贊助金，把他的荷包裝滿了。’……”

龙吉越听越加注意了。

“越說越了不起了。大家說：‘这活兒够嗆，实在不願意再干。’故意把步子放慢了。有人說：‘咱們到那兒去休息休息。’結果，跑到H派出所聊起天来了。”

“后来呢？”

“就是这样，沒有別的了。”

“……”

“說一句体己話，袒开肚子来看，哪一个警察都是一样。只不过因为自己是警察，在長时期的警察生活中，改变了本性，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办。”

龙吉显然兴奋了。他想：“这实在是重大的事情。”他好象第一次见面一样，重新望了一望水戸部警察。这个警察坐在橘子箱搭成的台子上，面对着走廊，有一个又厚又宽的圆圆的向前微屈的肩头。在龙吉看来，这形象特别有一种亲热的感觉，真想同他紧紧地握一握手。心里热切地感到一种冲动，想拍拍他的落满头皮屑和塵土的、釘着肩章的旧洋服的肩头，叫一声：“不錯呀，老兄。”

九

这是龙吉从練武厅隔离兩三天以前的事。在那一日的四五天前，有一个从前在工会里認識的叫做木下的工人，审問的結果被隔离到一号拘留房去了。大概晚上十点鐘左右，这人同警察一起到練武厅来。两个人动手收拾留在那里的木下的行李。龙吉醒过来了。

“喂。”龙吉低声叫他。

木下向龙吉那边一望，好象把腦袋輕輕地动了一动，低声說：“解到札幌去。”

龙吉嗯了一声，心臟好象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抓了一把。解到札幌去，这句话的意思不能不使他对事情看出了十之八九。

龙吉記得木下离开練武厅的时候，头髮很長，現在發見他已經剪短，露出青青的头皮，就問：“头怎么啦？”

木下臉色陰沉了一下：

“老被抓住头髮不好受，剃光了。”

把行李收拾好，警察催木下走。正要出去的时候，木下遲疑

地向警察說了什麼。警察就走到龍吉跟前，用不耐煩的口气說：“木下說，你有烟卷給他幾支。”

對啦，想起來了。——在工會里，木下也老向大伙一支兩支要去了烟卷，抽得很有滋味。龍吉很高興，對解到札幌去的木下，還可以送幾支烟卷，這真是求之不得。他象發了慌似的，走到自己行李包那兒，連忙拿出蝙蝠牌的盒子。可是，怎麼回事，只有一盒，而且那麼輕！不如意的時候什麼都不如意。三支，盒子里只有三支，他好象無心中干了坏事的孩子一樣。

“朋友，只有三支了。”他滿心不安地說。

“行，行，夠了，謝謝你！”木下好象孩子接到人家的贈品一般，兩手半遮着伸出來。

“一支夠了！”

站在旁邊的警察，一下子就拿走了兩支。在一剎那間，兩個人默然地楞了一楞。

“讓他抽烟，已經過分啦！”

什麼“啦”不“啦”的！龍吉激動得渾身哆嗦了。可是他說：

“對不起，只有三支，木下對烟卷特別……”

警察不讓他說完：“沒有人說只有三支呀。”

木下做出石頭一樣呆木的表情，沒有吱聲。放着只有一支蝙蝠牌的手掌微微顫動。——兩人出去之後，龍吉想象着木下的情緒，心里都想哭出來，把警察交還給他的蝙蝠牌，捏得粉碎。

“嘿，他媽的，他媽的！”

三天，四天，十天過去了，可是日子那麼長，不是這麼計數目那樣簡單，——它好象是無窮無盡的。渡、工藤、鈴木，對於拘留所中的“沉悶”生活，倒有一點習慣了。即使習慣的程度各人不

同，但他們的神經較比龙吉和佐多要粗一些，所以还能够受得住。特别是佐多，他是悲慘地垮台了。

佐多的屋子离渡的地方不远。一到晚上，佐多坐立不安地，悶着声，心里焦躁得象中了毒变成半“白痴”似的糊里糊涂的时候，隔着几道門的对面，听到低低唱歌的声音：

太陽出来又落山，
監獄永远是黑暗；
看守不分晝和夜，
站在我的窗前。

这是渡的歌声。值班的看守，对渡似乎不再去干涉了。

願意監視，你就監視，
反正逃不出牢監；
我多年想望着自由，
掙不脫千斤鎖鏈。

最后“掙不脫千斤鎖鏈”兩句，一听就知道是渡用他特有的深沉有力的嗓子唱出来的，而且單把這兩句，几次几次重复地唱。佐多覺得渡的心情直接傳到了他的胸头。

这是佐多时刻等待着的娱乐。時間每次都在黄昏。从前佐多对于这样的歌，常常用輕蔑的口气称为“通俗艺术”，現在也完全改变了。不但对于歌声，就是外边行人的單調的脚步声，雪地上的木屐声之类的声音，仔細听来，也第一次感到其中包含着复杂的音阶；从不知何处傳来的听不清的喁喁的談話声中，也感到奇怪的音乐美的調子。他一小时、兩小时地傾听雪花落在屋頂上的輕微的窸窣声，引起各色各样的幻想，把自己的心从沉悶中

解救出来。他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声音”。如果要证明他的心还是“活着的”，那也仅仅是每个对“声音”的反应罢了。关在一起的不良少年谈怎样勾引女子，流浪人谈悲惨的生活等等，每次都能引起佐多的兴味，可是，听了两三天，也已经厌倦了。

小樽有一种有名的东西，是专门替商店做广告的人。他们受市内商店的委托，扮成滑稽样子，站在十字街口用滑稽声调念广告词句，还加上打鼓吹笛。有一次，这种做广告的人恰好在拘留所附近。梆子声象震裂了冻结的空气，很响亮地传进来，接着就听见滑稽腔的广告词。

“啊哟哟!!”这真是名符其实的“啊哟哟!!”拘留所里所有的人，象“攻城”一样全都涌到小小的四角的高窗子那儿去，后边的人用力一躍，躍上别人的脊梁，再后边，又有别的人送上来。——对于“声音”的饥渴，可不仅仅是佐多一个人。

晚上，他好几次梦见母亲。特别是母亲来探望的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过去，就梦见了母亲；再睡着，又梦见了母亲……一直到早晨，接连梦见无数次。

“你瘦了，脸色不好呀。”

来探望的母亲，一见他的脸就哽咽着说。

“我每天都求告先人，让你快快出来。”母亲拿出又皱又脏的手绢，掩住了脸。母亲所说的“先人”就是死了的父亲。喜欢干净的母亲，使着这样脏的手绢，他见了心里真难受。可是母亲喋喋不休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他脸冲外站着，这时候母亲伸过手来，弄平他衣襟上的皱褶。他很窘迫地搭拉着脑袋，直接在脸上感到母亲的体味。

回到拘留房里，打开母亲送来的包裹。在别的许多东西中

間，發見一瓶紫色小方瓶的眼藥。佐多在家裏的時候，每晚上睡覺以前有點眼藥的習慣。

“究竟是媽媽呀，來看你的是你媽媽么？”在旁邊看着他打開包裹的不良少年，見了就插進嘴來。“我也有媽媽呀。”

過了四五天，佐多從警察局出去了。

他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外面。——可是，確實，這是外面。不錯，是明亮的雪光“照耀着”的外面。他走到外面，覺得一陣眼花。總之，這是“外面”呀！有某某的家，有××店，有×××橋，什麼都是熟悉的。天空，還有電桿柱子，狗！連狗都真的在那兒。孩子，人，“自由”行路的人們，比什麼都自由！

唉，終於回到這個世界裏來了！

他感到一種衝動，想跑過去對那些走過的人，不論男的、女的、小孩子，談談，笑笑。這是一點沒有誇張的情緒。他的胸頭激動着，抑不住從內心中發出來的歡喜。“終於，終於，終於出來了！”他不禁哭出來了。一哭，眼淚象心跳一樣，畢畢剝剝地接連着流出來了。他也不管行路人停下腳來詫異地望他，却抽抽噎噎地哭出聲來了。他什麼也沒有想，再也想不到自己以外的別的什麼人，什麼事！他沒有那樣的余裕了。

“終於出來了，終於，終於！！”

——佐多出去這件事，一傳二，二傳三，傳到各個拘留房裏去了。

渡對於這件事，沒有引起什麼特別的感觸。他覺得並沒有喜歡關在拘留所裏的必要，出去了也好。他不大熟悉佐多，雖然參加同一的運動，對於公司職員——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總覺得不合脾胃。也不是什麼討厭，就是不關心罷了。

可是工藤却跟龙吉一样，認為这种知識分子，接連地投身到运动里来，就会帶來他們所沒有的各方面的知識，給他們因为沒有經驗，容易急躁冒进，簡單从事的运动，加上了厚度和深度。当然，象佐多那样，虽然有他的許多缺点，可是留在队伍里，只要遇到非他不可的任务时，能够好好地完成就行了。特别是工藤，想到自己在这方面，还有許多應該要做的工作。

审問，在警察們使用瘋狂的方法，創造出在这里写不完的（也許这就可以写成一本書）許多殘酷故事中，接連地进行着。那些“事实”已經确定的人，就解送到札幌的法院去受豫审。

在被押解之前，各个担任审問的司法主任、特高警察就自己掏腰包”（？）請大家吃盖交飯和飯卷^①，自己也陪着吃，立刻象拉关系一般向大家表示亲切。

“总而言之，”談話中用順便（順便？！）輕松的口气說。“总而言之，照在这里审問时候的口供說就行，口供不同，法官就会說你們态度不老实，反而对你們不利……”

以后，就随便閑談着，重新用不在意的口气，反复說同样的話。

“你們这样請客，当不起呀。”渡、工藤、鈴木他們明明知道他們的意思，故意嘲弄他們。

“明白了，明白了，我們什么都不說，就照原来的口供。”半开玩笑地向他們点点头。

齋藤和石田，吃到这样好的东西，开头还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这是特高警察和司法主任的“手段”。因為他們一手造成的

① 日名“寿司”，一种用海苔包卷的飯糰，中間夾入魚肉之类。

“口供紀錄”假使在豫审时全部叫被告給推翻了，就有被撤职的危險，或是給上級留一个不好的印象，对以后的升級和發展大有关系。渡他們完全抓住了这个弱点，就反过来利用它，在去札幌的路上，要押解的特高警察，在車站上买盒子飯^①和饅头請客。

“可憐，不要迫得太厉害呀。”特高警察这样地訴苦了。

到四月二十日为止，拘留在小樽警察局里的全部人犯都被押解到札幌去了。警察局立刻空了。只有牆上的題壁，在無人的屋子里显得特別引人注目。大家住过的屋子的牆上，几乎不約而同地、仔細地刻着：

不要忘記三月十五日！

共产党万岁！

記住三月十五日。

日本共产党万岁！

一九二八，三，一五。

打倒田中反动內閣！

共产党万岁！

劳动农民党万岁！

全世界工人團結起来！

記住三月十五日。

不要忘記三月十五日。

建立工人农民政府。

日本共产党万岁！

1928, 8, 17。

① 日名“辨当”，用木片盒子裝入飯菜，在車站等处出售，可以代餐。

到东俱知安去

——献给“北海道血战记”的作者

本篇原名“东俱知安行”，發表于1930年
“改造”雜誌十二月号，譯文根据 1953 年岩波
文庫本譯出。

到了夜里十一点鐘，大家好容易才能够圍到洋爐子的近旁。外面好象刮着狂風，下着大雪。怒吼的風，襲進二樓的辦公處，猛打着牆角，打的破樓房搖搖晃晃，吱吱嘎嘎。不一時，又聽見沙沙的响声，这是大雪敲打着牆板的声音。

火爐里一向燒的是石头似的煤塊，弄得屋子里煙霧騰騰的。可是自从选举开始以来，爐子天天燒得很旺，發出呼呼的响声。煤箱里亮晶晶黑黝黝的煤，裝得滿滿的。这是从来所沒有过的。

木板牆和破爛的紙隔扇上貼着：

- | | |
|------------|----------|
| 一 捐款一元正 | 一个工人 |
| 一 捐二分郵票十張 | 無名氏 |
| 一 捐鷄蛋七个 | ××工厂的关心者 |
| 一 捐款叁拾元正 | 东京××女士 |
| 一 捐款拾伍元正 | ××××× |
| 一 捐款壹仟元正 | 选举总部 |
| 一 捐三分郵票叁拾張 | 碼頭工人 |
| 一 捐鷄蛋拾叁个 | 無名氏 |
| 一 捐款五角正 | 無名氏 |

一 捐款貳角正	無名氏
.....
.....

在捐獻名單的旁邊，有用圖釘釘着的各地打來的鼓勵的電報。這些電報，多數是慰問候選人的，因為候選人是勉強支持從病中爬起來的。電文是：

“要勝利，要勝利，要徹底勝利！”

“喝着鷄蛋戰下去！”

“注意身體，健康第一！”

“講演要簡捷有力，一針見血，並請注意身體！”

“多喝鷄蛋，死也要獲得勝利！”

屋子里，亂七八糟丟着我們寫壞了的標語、墨盒和寫標語用的大筆，幾乎沒有插腳的地方。牆壁上不管哪兒都貼得滿滿的。其中有講演會的日程表，有拿紅筆在報紙上用粗粗的筆划寫的煽動性的口號，也有畫着又粗又大的胳膊和齒輪、象地獄天堂圖似的五顏六色的標語和宣傳畫等等。

工作告一段落，大家就圍在火爐的四周，無拘無束地高談闊論起來。

有兩三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学生，穿着制服，戴着鴨舌帽，也來到這裡。在公司工作的吉川和新聞記者大島等人，抱着兩腿，用那被墨弄得黑黑的手夾着蝙蝠牌紙煙在吸着。自從選舉開始以來，每天晚上，我們一下班就從公司跑到工會二樓來幫忙。由於職業的關係，我們不可能做那些前台的工作，所以打算把后台的事務盡量包下來自己做，尽可能地使工會會員都上“前綫”。

談論的当然是选举的問題了。島田正策是从东京“进口”的候选人。因此,其他的候选人就印刷了大張的傳單到各处散發,上面写着:“要投票,就投当地的候选人的票”,他們企圖利用民众單純的爱乡心理。再加上島田正策是首次参加竞选的無产階級候选人^①,所以他們就怕得令人感到可笑。他們就大肆宣傳“島正”是共產黨員,是做俄国走狗的“国賊”。特別是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一般民众最容易有这类想法。而且一旦有了,它就侵入骨髓,正象染工的手一样,难以洗掉,甚至就得帶到棺材里去了。——應該拿什么办法来对付它呢?这就成为大家所談論的問題了。每个人都从火爐的四周,紛紛提出意見。

陰暗的楼梯被踩得吱嘎吱嘎的,兩三个工人,脚上穿着膠皮靴,身上穿着破大衣,一只手提着漿糊筒走上楼来了。

“真他媽冷的邪行!”他們的面孔冻得通紅,好像喝了酒似的。

“天气太冷,漿糊不受使喚,真沒办法。”

“受累受累。”我讓开了座位。

工人往火爐子边旁一站,水珠就从眉毛和胡鬚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滴。

那个管傳單和宣傳画的人,在盤着的大腿上攤开了五六冊雜誌,正在照着雜誌画着漫画。

楼下咕咚咕咚地响。大家同时叫了起来:“哪一个,”因为曾經进来过特务,事事都得严加防范。

“資产階級那边的那帮家伙啊,走不多远就跑到酒巴里灌上一杯,是喝着酒往前貼的。冷嘛!咱們呢……”

^① 無产階級政党参加1928年“全国普选”的竞选,是他們历史上第一次竞选。

“咱們哪，”有人开玩笑似地接起話头来，“咱們滿肚子裝着無产阶级的解放酒，高高兴兴地往前走哟！”

“噗”的一声，大家全笑了。

年龄虽只有三十左右，可是头髮全都秃光了的、好發脾气的事务主任，在离爐子稍远一点的桌子上，一边想着，一边拿他那蠢笨的粗指头打着算盤。在他的旁边有个年輕的工会会员，一边裹着“無产者报”，一边翻着名簿，一一写上收报人的住址姓名。他低着头，流着清鼻涕。火爐那边所談的問題，他也插上兩嘴。

“——定——胜——利——！他媽的！”不知道是誰，象劳农党的招貼画似的，把兩個胳膊平行地伸向天棚，連打哈欠，又这么大声喊着。于是，火爐旁边的人也受了傳染，有兩三个打起哈欠来了。

过了十一点，“島正”打来了电报：“听众滿座，欣喜若狂。斗志昂然。”

“島正”一伙人，往黑松內——俱知安方面講演去了。但是，由于日程的关系，这一宣傳队必須分为二队。为了及早补充人員的不足，明天就得有人去。我和吉川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老是在着急我只能做一些不三不四的“后台”的工作。只要把現在的职务放在腦子里，这是沒有办法的。但是，追究起来，我甚至認為这是对我們运动的最“怯懦”的行为。尤其是，这个时代在像流行病一般，要求着这种阶级良心的绝对“純潔性”，这一点更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苛責。結果呢，除了拖下去之外，我还是毫無办法。今天辞掉了差事，明天立即就有吃不上飯的可能。我又不是个可以不管家庭、到处乱跑的次子^①。“一家六

^① 日本家庭中，父母由長子养活，其他兒子另立門戶，或給人家入贅。

口人靠着我的工資活命！”当然，如果你那样說，別人就可以頂你一句：“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需要养活全家老少啊。”以前的先驅甚至說过“把××拋掉！”的話。这个道理我也懂得。个人的利益，必須时时刻刻服从階級利益。尽管如此，还独自去保衛个人的幸福！使我最悲痛的，是这一点；使我最感到恐惧的，也是这一点！

然而，只是悲痛，是無济于事的。因此，自从选举开始、工会人手不足的时候起，虽然我沒有到前台去工作，我是賭着飯碗，天天到工会里来的。因为这件事如被公司知道，只以这一点点的理由，馬上就可以把我开除了。我能做的，已經尽力做了。每天深夜一点多鐘，在那由下边襲来的刺骨的寒夜冷風中走六里多路，才回到郊外自己的家里。在狂風大雪的夜里，有时候会陷入意想不到的雪堆里，有时候半个身子都埋到雪堆里，甚至有时候由于身体的过度疲劳，边走边睡，等重重地撞到垃圾箱上，才一下子惊醒。

在市內，每晚同时有三处举行島田正策的政見講演会。工会和党的干部，全体出动参加那些會議。

一般民众过去听到的尽是那些資產階級和仰他們鼻息的嘍囉們的之乎者也千篇一律的演說，現在一听到这种粗野的、大胆的和一針見血的——一切都是正相反的吼声，就大为惊奇。这种講演，比起其他任何講演会来，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每次講演会，几乎都挤得水洩不通。

市內的这些講演会，我怎么也沒法参加。但是，俱知安那边不是缺人么？我高兴得周身顫动。尽管如此，劳农党是处在警察的严重的監視之下的，他們以停止講演、檢举等等手段，不分青紅皂白，硬要搞你。虽然地点不在O市，可是以飯碗为賭注的

决心不得不比以前更坚定。拿薪水的参加“运动”，实在是不自由的，不三不四的，非常麻烦的！不过，我还是兴奋得象出征军人似的。

我们准备回家了。被炉子烤得暖和和的身体，一到外边，立刻就发冷。沙沙的细雪，从黑黝黝的天空中下个不停。走到店铺的前边（只有这里是亮亮的），纷飞的雪花，看起来特别美丽。我把大衣的领子立起来堵住了鼻子，因为寒气冲得鼻孔直发疼。

路灯照在铺满了白雪的大街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我们横穿过这条宽阔的街道，走进小胡同。是一条稍微倾斜的、窄窄的、暗暗的小胡同。门帘上写着“快菜”的妓院，一连有二三十家。女人们站在那任凭风雪侵袭的过道里，脖子上随随便便地围着披肩，把手袖在袖口里，往外面瞧着。穿着披风的醉汉和船员，象选举时按户访问一样，东倒西歪地从这家窜到那家，调笑几句就走了。

“进来吧，进来吧！哥儿们！”开头有两三家的女人在向我们打招呼，等到看出是时常从门前通过的人，就不再喊了。

“是工会的人，”她们小声地说着。

来到分手的地方，我们两个人站住了。

“那么，是坐明天早晨五点二十的车吧？”

“五点二十。可别贪睡呀！”

吉川打起口哨，吹着一节“红旗歌”，顺着黑暗的道路往上走去。走了不远，走到橱窗的灯光射在路上的地方，他的背影就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走出光线的圈子，就消失了。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兴奋起来了。这种兴奋沉静得出奇，然而使整个身心都振作起来。

走到拐角的地方，我右边的房子突然有一部分明晃晃地亮了起来，彷彿被舞台的投光灯照到了一样。那个光圈，立即向我这边轉来，以后，各式各样的房子、石垣和圍牆，一部分一部分順次地亮了，可是立刻又黑了。接着，射出灯光的汽車拐过来了。当汽車从我的身旁馳过时，一閃之間，我見到微微發亮的車廂里有兩三个妓女和嫖客压在一起。留下了一声刺耳的女人的尖尖的叫声。

二

二月十五日的早晨五点鐘。好象貼身穿着水淋淋的衣服一般，冷得我直打哆嗦。天還沒亮，我的脚趾尖冻得蜷起来，在厨房里刷牙。这时候，靜悄悄的外边路上傳来了嘎吱嘎吱的脚步声。这是做筑港工程的水泥沉樁的小工去上工了。这项工程一开工，在修建期間一定要死几个人。就像用人作“牺牲”^①一样，差不多每隔一天，就有担架从我們門前吱嘎吱嘎地抬过去。

我由于每天睡眠不足，疲乏透了。

郊外筑港用的小火車站，象被丢掉的棺材一样，在严寒中冻得縮着身子，动也不动。打开那厚厚的木門，就發出好象玻璃板破裂般的特別尖利的声音。一个身穿黑呢外套的坐在椅子上的車站服务員，好象被这个响声吓了一跳，把他那显然是剛剛睡醒的目光从行李房的玻璃窗口，轉向这边。接着就懶洋洋地打个

① 日本人从前修桥的时候，把活人投到水里祭神。

哈欠。只有一盞高高悬在候車室的中央一动也不动的电灯，射出了淡淡的白光。各个角落照出冷冷清清的暗影。木椅子上有一个滿身骯髒的乞丐似的家伙，仰面朝天地，張开大嘴睡覺。一看就知道是从苦力棚里被赶出来的。

售票員摆出一張睡眠不足的、傻呆呆的腫脹的面孔，嘴里头不曉得在說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話，显出一种不耐煩的勁兒，从那鑲着玻璃的窗口里，扔出一張車票来。从这个車站上車的只有我一个人。曝露在深夜寒風里的月台，上面有一層小卵石，在那小卵石上行走，發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地上的冰雪都被踏碎了。口里哈出的白气，彷彿吸煙时的白煙一般，好久不散。脚上的鞋子硬得和干松魚一样。稍远一点的道岔子上，停着一台机車，嗤，嗤，嗤——不停地放着气。在冷气襲人中，东方發白了。是个天色好轉的四望無云的晴天。

火車进站了，震得大地發出了声响。雪花被列車冲开，紛飞到月台上來。車上的玻璃窗子，由于車里溫暖，冻成种种亮晶晶的花紋。車廂里面是看不見的。乘客大多数在睡覺。我进到車里，看到睡相各自不同。有的把腿擱在靠背上，盖着毛氈；有的用手托顛，睡得很不舒服。有一个人，听見我的脚步声，微微睜一睜眼，拿他那視綫不定的眼光瞧了一瞧，立刻又把眼睛合上了。在車廂的尽头，响起了把气枕里的空气放出去的声音。到处有人在小声打哈欠，好象在哈嗤哈嗤地吐气似的。也有人在低声講話。汽笛响了。远处發出了嘎噠嘎噠的关门声，接着，从前边順次地响起嘎噠嘎噠的声音，車廂动起来了。

事先約好了，在下一站的小樽車站与吉川和工会执行委員長鈴木相会。車一进站，我立刻就瞧見吉川一个人站在月台上，聚精会神地盯着車窗。

“鈴本先生呢？”

“他還沒來。”

“沒來？那可怎麼辦呢！”鈴本如果不去，光是我們兩個初學乍練的生手，隨你怎么着，也不行。

“昨天以前，一連在夕張礦山搞了幾天，又加上昨天晚上搞得太晚了，不曉得能不能趕到？”

我們兩個人站在那里，眼睛盯着通向月台的樓梯。停車時間是五分鐘。一開頭事情就不順利，我們感到很着急。吉川沉不住气了，再三再四地看表。乘客要上車的都上車了，下車的都過了天橋往那邊走去。月台上，人漸漸地少了，只剩下賣東西的在大聲叫喚着。

“您二位是……？”車站的服務員，手里捧着一只大表，向吉川問道。

“我們在等人。”

“現在已經到點了。”說着就按起身旁柱子上的電鈕。電鈴響起來了。

這時候，我們真是“站也站不穩，坐也坐不安”！電鈴響了一陣，接着，火車的汽笛響了。就在這個時候，拿着皮包和報紙的鈴本同志从天橋的台階上跑下來了。我們急忙跳上車去，把車門打開等着他。

“趕快！趕快！”服務員在喊着。

鈴本好容易趕上了車。

我對鈴本不大了解。常在工會的二樓上碰碰頭，不過也只是碰碰頭而已。留着和關公一樣的長髯，一張輪廓清楚的、顯然是蝦夷族的紅面孔。是一張令人難以接近的怪臉膛。然而在每年的五一勞動節，我看到鈴本站在街頭的高一點的地方，對着從

前边走过的遊行队伍作激烈的講演，我是这样認識鈴本的。在听他的講演的时候，你会感到难以抑制的激动，你周身都会颤动。那时候，鈴本那种凜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压得懦怯的我吐不出气来。这就使得我不敢象和其他工会會員那样地和他交往或交談。我从各方面了解到他的这些情况：O市的資本家，对于鈴本的一举一动都是战战兢兢，怕得要命，尤其在去年發动了总罢工之后，就更加胆战心惊，提防得更加厉害了。

可是，这难道就是他么！我看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可怕的人”的身上并没有什么令人可怕的地方，所以我感到很意外。——他是个老好的“長胡子大叔”，他具备着领导人物所常有的兼容并包与和藹可亲的风格。我渐渐地能够以早就認識的老朋友那样的态度和他談話了。

鈴本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兩三个鮮紅的苹果分給我們。

“吉川！說老实话，方才来的时候，我把老婆打了一頓。”用他那个地方的方言这么一說，大好佬似的，嘴唇颤动着，呵呵呵地笑了。“不过，我也太任性了！把家丢掉三个多星期不管，还打了她！”

斜对面，有一个嬰孩，一边騎在媽媽的膝盖上，摸着奶头玩，一边天真爛漫地“啊——啊——”地叫着，可是往这边一看，立刻奶头也不摸了，叫也不叫了，只是半張着小嘴，紧盯着鈴本的面孔。我一看到那个孩子的举动，就感觉到連这个不会說話的吃奶的孩子，看見这付面孔都会觉得奇怪，不由得心里感到好笑。

“我老婆呀，她說家里什么都沒有了，她要到存煤場去偷燒飯用的煤炭。真弄得我沒有办法。”

后来，我和吉川談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訴我說：鈴本有四

个孩子，由于他把全付精神都放到运动上，家里有上頓沒下頓的，孩子們餓得又瘦又弱。孩子到了學齡，沒有一個能夠上得起學的。電燈，三個月以前就給掐斷了電綫，夜里就是那麼黑黑的。飯呢，有時候大雜院里的人們各家湊一點給他們送來。他的妻子，常常到海岸碼頭街上去當腳夫。……並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有非養活不可的老婆孩子。他這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着非吃飯不可的老婆孩子，而還想要搞這個運動，這絕不是能憑着玩笑、時髦和取樂所搞得了的！

“礦山那邊的情況怎樣？”吉川問道。

“夕張那兒呀，”鈴本一邊用手揪胡子，揪得連肉皮都鼓了起來，一邊講：“夕張那兒，那可太兇啦！你曉得，那地方——當然哪個礦山都是一樣——平日就都雇好了暴力團那樣的流氓壞蛋。而且，就在平日，如果一有可疑的人在夕張一帶徘徊，就立刻趕跑。真要是組織工會，或者搞些其他的名堂，只要露出一點點的跡象，那就完了，那個人一定要被打個半死。資本家——流氓團——外加警察，這三部曲，完整無缺。所以，實在太厲害了！”

“得要豁出命去干呀。”

“一說是勞農黨的講演會，開會前一個多鐘頭，警察、流氓和公司職員就从入口到大路兩旁一排排得有三四百公尺長，真的有三四百公尺長，排成面對面的平行綫。這樣一來，入場的人就得从那平行綫中間走過來。阻碍你入場，把你名字列入公司的黑名單，那不用說了，要是弄得不妙，就要把你開除！有一次，和我一道去的山下——你們認識他吧？他在講演會上，大肆揭發了礦山的內幕，由於他從前在礦山里工作過，所以一下子就击中要害了。聽眾全是礦工，哇的一聲，馬上怒火沖天，殺氣騰騰。

就在那个时候，我也好，不管哪个也好，誰要是喊一声“××××××××”的話，立刻就会一呼百应，一触即發，这一点，矿工們真是了不起！”

来来去去的列車服务員，时常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們。

“接着，可能因为那是第三次的講演会，所有登台講演的，一个連一个，講着講着就被制止了。于是听众異常憤怒，吶喊起来。这时候，劇場的电灯突然停电了。說真的，一停电我就看出来这是流氓坏蛋在搗鬼！心想，糟啦！果然不出所料，流氓坏蛋就趁着四面烏黑，拿着棍棒打进来了。警察呢，当然裝不知道。对这种事就不加‘制止’，奇怪透了！——真是荒謬絕倫！”

“声势相当高漲，五六百票大概不成問題。而且，那里是我們今后的重要据点。”

“不，那里我們是要失敗的！因为，那边还没有建立起組織。这一点是个关键：連开端的地步都还没有能作到！只是声势高漲，也是沒有用。全都会被收买去的。而且，那些家伙，看来还是相当精明的。——竟把投票地点迁移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坐火車还得三十多分鐘呢！你瞧瞧。矿工里边，哪有几个能去得了！現在，他們那兒正在發動抗議运动。你瞧。”

鈴本把弯成耙子似的手指头插进頭髮里，倒着沙拉沙拉地撓了撓。好象晃眼睛似的皺着眉头說：“你曉得嗎？吉川君！老實說，不只是矿山一处，我們的运动，現在全都是剛剛开始呀！这是几世几代的事業呀！”

几世几代的事業！

“你瞧！那根电綫杆子上貼着島正的傳單哪！这样的深山里，不曉得是哪一個貼上的？”吉川高声地喊道。

我們急忙把窗子打开，把头探出去。跑着的火車所帶起来

的寒風，立即扑到我們的臉上了。

“真显眼、真显眼！地方貼得真好。”

我們象小孩子一般高兴起来。

三

車廂里，手上提着里面裝有洗臉用具的橡皮袋，出出进进于洗臉室的人多起来了。有的人，一面刷牙，一面排队等着洗臉；有的人，怕失去重心被火車晃倒，一个一个地抓住坐位的靠背，往回走去。天完全亮了。只是东面的冻着冰的玻璃窗子發亮了，显出一种淡綠色，可是还是看不見外边。

在我們这輛車廂的那一头，坐着二十几个朝鮮人。好象是从北海道的偏僻的矿山或是从苦力棚（“劳工監獄”）回来的。留着髹髹的長長的八字胡鬚，淡淡的兩眉之間隔得很寬。他們不断地講話，話說得很快，是什么意思却听不懂。我上廁所去的时候，路过他們旁边，白色的緞子衣服已經髹得不象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惡臭，被暖气一薰，臭味更大了，直冲鼻子。

春秋兩季和冬天，在北海道的任何一趟列車里，我們都能看到一二十个合在一起的朝鮮人。無产階級是沒有“故乡”的。这种“标本”，就是朝鮮人！此外，再加上民族的歧視，他們的确是沒有“故乡”，有的只是一个“包袱”，經常提着它到处流浪。而且，由于工資比日本工人便宜，所以日本的無产階級大众，不向朝鮮人伸出团結之手，甚至当做“敌人”看待。这和美国工人对待日本的移民一样。

○市的联合工会，拿朝鮮人的团体和日本人的团体没办法，

對他們沒有能夠採取正確的指導，嘗到過徹底失敗的痛苦教訓。這種情況，過去我也聽人說過。這裡有我們必需着手的、然而困難最大的未開墾的處女地。

頭上纏着一條骯髒毛巾的矮個子的朝鮮女人，把腰彎的幾乎折成兩折，在那裡呻吟着。她的旁邊，站着三個高個子的男人，相互間好象在激烈地爭辯着什麼事情。正在這時，一直在捂着臉啼哭的女人，突然高聲喊了兩句就兩肩發抖，全身顫動，吐出很多黃水，弄得滿地都是。吐完之後，她就一邊微弱地“啊——啊——啊——”地呻吟，同時從她那半張着的嘴唇里不斷地流出口水。

列車服務員，在前面走過的時候，只是稍停一下，對那幾個朝鮮的男子一個個地端詳一番，一邊把下一站的站名向客人報告，一邊往後面的車廂走去。坐在旁邊的乘客們堵着鼻子換了坐位。

我一回到坐位，就把朝鮮人的事情講給鈴木听了。他把前次的失敗教訓，詳細地給我分析一番，接着說：

“哎呀，真是件麻煩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又撓一撓頭。

吉川也从廁所回來了。他說：

“那裡站着一個日本人，看樣子是個工頭，象是把朝鮮人押到哪兒去賣的。朝鮮人說的大概是：女人眼見要死了，請給她想個辦法。可是，工頭的回答是這樣的：還能把你們這些東西當人看待麼？別不知自己姓什麼啦！——可憐得很，那個女人已經象蝦米似的，拘攣得都成個團兒了！”

吉川對於朝鮮問題，是有相當尖銳的、深刻的見解的。他把列寧的民族問題和階級鬥爭的相互關係的理論，根據朝鮮的具體情況，對鈴木一一講述一番。鈴木把頭靠在后邊的窗台上，閉

着眼睛，一边听，一边嗯、嗯地应着声。按吉川的话来说，就因为那样，“鈴木才真有領袖的風度。”工会里年輕的同志們对于旁人的言論，动不动就象吵架似的找岔子挑毛病，說这是理論斗争，但是鈴木却大不相同。我看的的确也是这样。

一看表，是八点稍过一点。“八点”这个時間，使我本能地想起“公司”。这是一种紧跟着我們公司職員不放的、威胁着我們的观念。后备軍人一听到小孩吹号的声音，不由得就起立立正；过去当过听差的人，一听见电鈴响，就惊得跳起来。我們的这种观念，和以上的事实，多么相似啊！

我这次是托辞亲戚故去請假的。按平日来说，这时正是上班的时间，而我却坐在火車上，“进行叛逆活动”，想起来很感到意味深長。处在这种立場，就觉得，可以把那些忙忙碌碌、被束縛于公司的職員們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

他們为什么沒有被称为“狗”，我真感到意外。露骨地仰承上司的鼻息，公然拍馬。我和他們相处的时候，对于这种卑劣的行为，感到非常可怕——正彷彿掏毛坑的把粪便的臭气渗透到肌膚里，一生也去不掉一样地可怕。在公司里，“意識、意識”一語特別流行，但是含意不同。这是指着想从听人使喚的小職員，一步登天，富貴荣达，自己也当上“使喚別人”的分行經理的“意識”。下班了。可是不馬上回家，却跑到分行經理的面前，說些廢話，这是升官之道。每月照例一定要到分行經理的公館去問候几趟。这也是必須要做的。他們也懂得，对分行經理——至少对認為于己有利的任何上級——必須經常地叩头禮拜，有如搗蒜。他們給資本家提着提包，卑躬屈节，畢恭畢敬。总之，他們时刻在做着“分行經理”的夢。他們是被“狗食”吸引住的頃刻不離的“狗”！

因此，他們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資本主義的延續和發展上。這太可笑了！他們“不知道”受害的正是他們自己：他們為了開支過多所引起的薪俸水平的降低而痛苦，為了營業規模擴大、需要雇用女辦事員和童工來代替他們所引起的失業而痛苦；他們所做的榮華富貴的“分行經理”的夢，終歸只能是個“夢”而已。不僅如此，他們認為從“西裝革履”一降而為無產階級，那是比“死”還可怕的。因此，無產階級要來打倒他們的寶貝似的資本家，他們就“奮然而起”——“本能地”加以憎恨！

他們是妓女的捧場者、咖啡店的常客和高爾夫狂。每月賺的是那麼有數的兒文錢，偏要按照大資本家那樣的排場，樣樣都搞它一搞。

同事的被開除也好，以極其低微的工資進行勞動也好——他們中間，常有些人在比工人還慘的條件下工作着——一概裝作“不知道”。這是因為，假如為了“多管”“旁人”那種無所謂的閒事因而當不成“分行經理”，那是死也不能瞑目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主義”，在這裡，典型地結成了美妙的果實。在這種意義下，他們就“毫無忌憚地”進行反動活動，而且他們硬裝作是有學問有教養的人，所以他們說的話是帶着一種“可怕的”力量向四周傳播的。

他們絲毫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階級本質，而且拒絕這樣做。本來一隻腳已經明明陷入無底的泥塘，可是他們還光用腦袋想（這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沒那麼回事。”他們只顧陶醉於虛無縹緲的“分行經理”的幻夢中，不知道自己腳底下發生的事。

由於他們的兩面性，所以他們是些無可救藥的寄生蟲……這些事任憑它去好了。火車在慢慢地、拐彎抹角地穿過山峽。雪山一重重地堆在列車的兩旁，緊緊迫近列車，幾乎都擦着

車窗子了。各处的防雪林，只有一面有积雪，弯成弧形。无边无际的原始林，又深又暗，令人害怕。当火车通过那原始林中的新开路时，发出了喃喃的声音，听来是那么响亮深沉，至于从那原始林折回的回声，更是难以形容！

玻璃窗子被暖气薰得模糊不清，我时常用手擦擦再往外边瞧。只见那远离人烟的雪山之间，草棚茅屋的农家，星星点点散在一片迷离的白雪中，彷彿是被丢掉的巧克力糖一样。

四

从火车下来，只见真狩岳在冬日晴朗的天空中耸立着。俱知安这个集镇，就在这广阔无边的山脚上。镇上的房子，都埋在深深的积雪中，只是露出个房顶来。

顺着车站前较宽的大街往前走，就可看到杂货店和绸缎店的玻璃门上，和其他的候选人的传单一道，都贴着这样的传单：

“劳动农民党提名候选人岛田正策政见講演大会。”

在异乡里，看见我们的传单，使我们感到意想不到地亲切。一张，又一张……每看到一张，就象看到什么稀奇的东西似的，脱口而出地喊着。积雪的大街，好象成了连续不断的山峰，在上面行走，两旁的房顶有的甚至还没有我们身子高呢。因此，从窗子往下一看，一眼就看到阴暗的屋里的席子。前一天彷彿下过大风雪，家家户户的北半面都同样地蒙在雪里。在房顶扫雪的人，瞧见我们走来，就和我们谈起来了。

“今天有劳农党的講演会，請帮帮忙吧！”工会里的一个年轻人停了步，彷彿被雪的反光晃了眼睛似的，手搭凉篷，仰望着房

頂上的人这样說了。

在路上，我們一边走，一邊向工会的人打听俱知安的情况。因为这是我們在这里直接需要的講演材料。我們为了充分掌握听众的心理，必須从这些人日常生活的实际經驗中举出实例來說明他們对现实的反应是什么，要求又是什么。如果只是自覺了不起地背誦書本上的馬列主义的教条，那就只有使人“打瞌睡”。在乡下特别是这样。

一走出鎮子，道路直接就和那遍地白雪的廣闊的野地相銜接了。这条疙疙瘩瘩的、人們踏过的骯髒的路，在閃閃發光的銀色世界里，沿着只掛着兩三根电綫的电桿，一直通到真狩岳的山麓。远远的电綫桿子彷彿是排起来的火柴桿兒似的，間隔越远越小。烏鴉在空中飞着，影子斑斑点点地映在雪地上。烏鴉的啼声不知从天空的什么地方不时傳來，感到有些不吉利。我停了一停。

“一片乡下風味吧？”一个退伍軍人在后边說。

我們到办事处去了。办事处就在那个退伍軍人的家里，是个粗点心舖。摆了兩層裝粗点心的盒子，一層三盒。另外，舖面的前边，掛着森永牛奶糖和紙煙零售处等等的招牌，还有成細的草鞋和雪鞋（一种用草做的雪鞋）。退伍軍人把門打开，他妻子就从陰暗的屋里走了出来，衣袖用帶子細着。一只像狗那样大的猫，跟在她后面，屁股撅着，懶洋洋地走了出来。狹小的屋子的地上，摆着一只粗糙的長椅子，上面坐着一位滿面紅光、又矮又胖的农民，手拿玻璃杯，喝着凉酒。猫在那个农民的酒杯——干烏賊旁边轉来轉去。店舖里放着一網傳單和錫鉛合金的帶把的鍋，鍋里滿滿地裝着漿糊。他們把火盆搬到地下，大家圍了一圈。我脫下鞋来，把脚踩在火盆的边上，兩只手揉搓着冻僵了的

脚趾头。

我們的原定計劃突然改变了。有电报来，說是总队要在这里干，叫我們到离此地二十几里的鐵路支綫（所謂山麓）上的东俱知安去。但是，已經沒有火車了。我們連忙托人准备一輛馬拉雪橇。

支部的人，抬头看着高高聳起的真狩岳，說：“怎么样？”

“今天看起来还好，可是……”

“大概許不要紧。”他接着对我說：“这座山就是此地的气象台！”說完就笑了。

鞭子啪的一声，打在馬屁股上。

“走啦。”赶車的农民轉过身子来。

系在馬脖子上的鈴，在晴朗的冬天的天空里“清脆地”响着。

每当馬拉雪橇的腿掉到溝里的时候，我們的身體就失去了平衡，險些兒被抛了出去。銅鈴响得很協調。当地的老乡把脚扎在雪堆里站住，讓开我們的雪橇。他們看到我們就說：“您好！”最初我因为不習慣，急急忙忙地答个礼。

馬拉雪橇很快地就离开了集鎮。右首是广闊的山麓，真狩岳像油画里的富士山一样，高高地聳立着。左首只有老百姓的茅草房散在各地。一望無边的雪的平原，汪洋大海一般，微微地起伏着，向四面八方扩展。我們順着真狩岳的山脚，一直向山里走去。雪逐渐大起来了，兩旁的积雪越来越高，大有在塹壕中奔馳之感。有些地方，只能看見天，而且在这里所看見的天，由于兩旁高高的雪牆的遮掩，是个寬帶子型的天。路上碰到了农村妇女。她們头上包着折成三角形的包袱皮，是从附近的村庄到俱知安去买东西或办事的。还碰到背着东西的、被太陽晒得漆黑的男人。这些人眼睛盯着我們的背影，好像感到很新奇似的。

我們對這些人都宣傳了“島正”的講演會。

走出這段路之後，一下子就來到了風口——一個無遮無掩的高原。這個高原像一個“駱駝背”，大概是因為風口的緣故。趕雪橇的在吸煙。冒出來的煙，繞過他的頭部就散開了。殘煙以各種角度隨風飄動，掠過我們的面前，在後邊消散，留下了一股煙油子味兒。

“噫！山的情況不妙了！”

趕雪橇的舉起煙袋指着真狩岳說。一霎時，像是噴霧器噴出來的一樣，滿山是霧。看着看着，就濃雲密佈了。刮起風來了。以前，無論馬跑得怎樣快，風也沒有這麼厲害；這一回，疾風橫掃，從頰邊吹過時，吹得耳朵直響。

“別處倒都沒什麼，就是這個山腳時常刮暴風，下大雨哪。濃雲和水氣一碰到這個山頭，就發生這種現象。——因此，就常鬧天。一鬧起天來，就大鬧特鬧地沒個完了。”

“今天你瞧怎樣？”

“哎，看樣兒要鬧起來啦。”他一邊說着，一邊用一隻手搖晃着鞭子，在空中大大地搖了兩三圈，照着馬屁股“啪”地抽了一鞭。我們的身体突然一齊往後一倒。馬跑起來了，肥肥大大的馬屁股一顛一顛的，使那銅鈴叮玲叮玲地響個不停。我們漸漸感到寒風刺骨。身上穿的好像是蚊帳，寒風穿透衣裳。我們縮頭縮脖地把身体蜷成一團。腳都凍木了，彷彿木棒似的毫無知覺。

“喂，把草席子披上吧！”

“好。”

從頭到腳蒙上草席子，那個樣子，干脆像個乞丐。草的氣味直沖鼻子。我們的談話一停，就又忽然唱起歌來。我和吉川也

唱了。然而，在那曠野之中，歌声还未出口，就被急風席卷而去，沒有任何回声。鈴本放大了嗓子，唱了“紅旗歌”。

“在這兒唱，難道還有誰來檢舉！”

我們都笑了。

鈴本接着唱起了“太陽出來又落山，監獄永遠是黑暗”這支歌。據說這是他到夕張礦山講演去的時候學會的。鈴本說：從那幾千尺深的礦井——黑暗地獄里傳出來的礦工的歌声，那種淒慘勁兒使人毛骨悚然，而且這不是任何其他地方所能聽見的。

太陽出來又落山，
監獄永遠是黑暗；
看守不分晝和夜，
站在我的窗前。
願意監視，你就監視，
反正逃不出牢監；
我多年想望着自由，
掙不脫千斤鎖鏈。

鈴本，反復不停地唱着最后一句“掙不脫千斤鎖鏈”。“長髯”和關公媲美。鈴本，雖然擺出一副正經的樣子，聳着雙肩，放開嗓子唱着，但卻顯出難以形容的天真和幽默。因此，我更覺得鈴本可親了。我們随心所欲地放聲高歌。風勢強烈，歌声一出馬上就被刮走。但是我們不肯示弱，越唱聲音越大；終於聳着肩膀，拚命地擠出聲音。突然，擠出了“唧——”的尖聲來，嗓子彷彿炸裂一般，沙沙地啞了。

“難道就沒有有一位歌頌我們今天為革命進軍的詩人么！”吉川說。

“遺憾！遺憾！”这的的确确是当时我們的真实心情。

天色漸黑了。紛飛的大雪，箭也似地飛來；風勢浩大，吹得雪花橫飛，和地面成了平行綫。又高又大的真狩岳，彷彿被魔術師“嘆”地吹上一口氣給藏起來了似的，在不知不覺之間就不見了。我們轉過身來，背風坐下，緊緊按住草席，很怕被風吹跑。但是，草席的邊兒叭噠叭噠地飄動着，雪還是毫不容情地竄進來。

“山鳴了！”趕雪橇的頂着風喊道。

隨着風勢的大小，馬的銅鈴，有時候一點也聽不見，有時忽然又清清楚楚地在耳邊叮玲叮玲響着。到處是一片銀白色。這銀白色，只見它上下翻飛，到處狂舞！一霎時，就聽到奇怪的、吓人的響聲，不，怒號聲，有如狂風暴雨時候的淒厲的海嘯一般，就像在搖撼大地似的。凜冽的寒風吹到我們的雪橇上，發出悲鳴，再折回去。馬、雪橇和我們全都變成了同一的顏色——銀白色！鈴本的關公式的胡鬚是不用說了，我們的眉毛和一根根的睫毛，都好像變成了銀針。由於風雪的吹打，鈴本的前額和腮幫子都發紅，簡直變了樣兒了。

雪橇突然翻了，走不了啦。我們全都埋進雪堆里去，一直埋到胸部。

“他媽的，走岔路啦，鑽到這麼個鬼地方了！”

趕雪橇的把上身向後撤一撤，一邊緊緊地勒住韁繩，嘴里在罵，一邊拚命地打馬。

“這個樣子，有走到的希望沒有？”我問了。

“這樣刮，還算好的嘍！總要想辦法趕到的。”

在那一帶來來回回走了好多次，費了五六分鐘的時間，好容易才找到像是正路的道路。這時候，路轍什么的，還不是在海灘

砂子上写的字，一浪就淹沒了！我們除了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馬身上以外，毫無办法。只是盼望馬以动物的本能，順着下边的硬地，不至于迷失方向地拉着我們前进。

鈴，在風雪之中，又响亮地响起来了。

風向变换無常，每隔一分多鐘一变。本来是从前面吹来，忽然間又移到了雪橇的左边；剛剛覺得到了左边，馬上又轉到右边。風向一改，我們就得随着它转变坐位的方向。

面粉般的風雪，密佈寒空。風雪本身就彷彿是一面潔白的大旗，由于風勢的强弱，使雪花时濃时淡，看起来正像翻飞招展的旌旗。在那种景象当中，不时出現高达数十丈的汉白玉的石塔，高聳入云。又看它随着旋風滾滾打轉，横穿过我們的上空，消失了。在那时候，我們伏下身子，用力按紧帽子和草席。只覺得連我們的身上都在飄动，就像掛在風口的布棚一般。草席和大衣正像起飞时的飞鳥翅膀，吧嗒吧嗒地扑个不停。

起初，我們还都是精神飽滿的。心里想，我們在冒着惊天动地的大風雪，坐着馬拉的雪橇，突破真狩岳的平原，就兴奋起来。縱情地高喊着一些煽动性的(所謂过激的)怒火冲天的辞句。后来呢，也并不是誰領的头，漸漸都很少講話了。

“的确，这个运动不是逞英雄开玩笑所能做到的！”只有鈴本半天插了这么一句，之后，再沒有人說什麼話了。

臉皮冻得麻木了，彷彿打伤了似的。感覺到臉皮好像糊上了黏土，往里收縮了。手也是这样；脚早就失去知覺了。我們一个抓着一个，叫着号令，搖晃着身子。但是馬上就累垮了。再也吃不消了，想下去步行。可是，連馬都常被雪沒过肚子，急得用前蹄搔地。雪橇的翹头好像是排雪車，頂起来的雪积得很高，分在兩旁，彷彿排雪車的推子一般。馭者的身体已被雪埋到接

近肩膀了。雪橇通过以后，积雪崩坏，只剩下一道沟，在那什么都没有的、汪洋大海般的雪地里，拖得远远的。看着看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孤寂打动了我的心弦。

是大地，还是天空？——不，根本没有大地，也没有天空，一切都在呜呜悲鸣，阴风怒号！

雪橇的前边，有什么东西斜着飞跑过去，冒起了一道雪烟。接着，又见两个白色的东西，彷彿飞鱼飞躍一般，突然蹦了起来。哦，小兔！

“兔子！”三个人一齐喊了一声。打刚才沉默下去以后，这是第一句话。但是，说了这句，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只有眼睛盯着小兔的踪迹。小兔大概是迷失了方向，在雪里拐来拐去地飞跑着。跑到一个山岗般的雪堆旁边就不见了。

又过了不到两分钟。——我们刚刚觉着雪橇的左腿悬起来了，一瞬间，雪橇就往前一栽，栽了个大翻过儿。于是，我们彷彿竹筍一般，倒栽葱般把脑袋插进雪里去了。雪橇橇底向上，压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朝雪里鏟了一下。我们都被赶雪橇的一个一个拉了出来。马，一边从嘴里吐着肥皂沫似的白沫，一边因为后腿被雪橇横木压住了，连蹬带踢。

“哎呀，哎呀！”

赶雪橇的这么嚷着，同时树桩子似的站在那里了。

我问一句：“怎么的了？”可是声音立即被风刮去，赶雪橇的似乎没有听见。他面对这边，好像在嚷什么，只看见他的嘴不断地在动，可是听不到声音。我用手扒着雪往前走。一只脚往前一迈，雪就没腰了。一拔腿，鞋就要掉了。再加上，要拔腿手又不能着地。除了像跳高似的，鼓着劲往上跳之外，毫无办法。但是，只是身体往前，腿却拔不出来，就这样使劲往前一倒，“吃”起

雪来了。

赶雪橇的站在那里瞧着河。

“这儿有条河。咱们的雪橇顺着这儿走，河理应在左边才对，这么一来，河在咱们的右边了——可不是，刚才这段路走了回头路啦。”

我拿手兜着耳朵听完了他的话，说声“怎么！”就站住了。整个身心都洩气了，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又走回来了？这还像话！

我用冻木了的手掏出表来看了看。体温把表弄得温乎乎的。时间是两点零五分。到四点，时间倒是还有；可是不知道现在到底走了多少路。

我们把雪橇调回头来。然而这一次大家連精神都没有了。顺风一走，马鬃马尾都铺展开了。我们比以前更加缩成一团了，比以前更加打不起精神，更没有话说了。和这次的暴风雪一样，我们的心也暗澹了。

看见了！我比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还高兴，大声喊起来了。是房子！看起来倒是模模糊糊像墨画似的，不过确实看见房子了。

“在哪儿，在哪儿？”

“哪看得见呢？——是你眼花了。”吉川垂头丧气，把挺起来的身子又缩回去了。

由于空中风势的转变无常，一进入浓云密布，风雪蔽天的地方，对面的一切，彷彿一笔勾销似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和被囚孤岛候船来接的俊宽^①一样，心急似火地等待着。但是，还是

^① 俊宽是日本平安朝末期的僧人。曾以叛逆罪与藤原成经、平康赖等被流放于鬼界岛。一年后，其他二人被召还，俊宽望穿秋水未得归还，死于该岛。

看不見！“是眼花了么？”我也洩气了。搞不清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彷彿是扯布的声音里夾杂着好象雷的声音。我过去看过一部“‘默示录’四騎士”的电影。那时候，瞧見在陰慘慘的戰場上，人們刀兵相見，互相厮杀，跨着“白馬”的“死神”凌空穿过。深感到今天这“鬼哭神号”的暴風雪，与当日銀幕上的戰場有同样不祥之兆！只觉得有什么妖魔鬼怪振翅飞翔；不曉得是什么不祥的暗影弥漫云天！

“看見了！”这次喊的是吉川。

象对好了望远鏡的焦点一样，越看越象个村庄了。而且在稍远的地方移动着的电綫桿子，起初是稍微看到一点，漸漸地一根一根看清楚了。

“对了，对了，看見鈎鱗^①商标的杂货店了。再不会迷失了，已經走了一半了。”赶雪橇的也心中有数了。

我們“面部虽無表情却象死里逃生似地”打起精神来了。于是喝了杯酒，暖和暖和。剩下的路尽是山峽，是一条直路。而且，只要是順着电綫桿往前走，閉着眼睛也走不錯了。（赶雪橇的这么說。）

“就是暴風雪再大，也不能这样糊塗啊，哪有光天白日走錯路的呢！旁的地方都好，就是这座大山底下，‘嘍’的一声，这样翻天覆地刮起来，实在是受不了！”

赶雪橇的掄起鞭子打了馬一下，鞭声很响亮。馬踢起来的雪落在我的头上。馬，稍微慢走一陣，又快起来了。热騰騰的馬粪从雪橇底下，两个三个地順次冒出来，瞧着瞧着就被丢在远远的雪海里去，随之就看不見了。

^① 日本旧式商店，常有用一个圖案做标记的，这里的鈎鱗原文是“△”，“∟”代表鈎，“△”代表鱗。

五

事先打了电话，所以有关系的人早在国道进口迎接我们来了。这时候，暴风雪突然停了下来，“象没事一样。”

“因为有高山，天气是没有准儿的。”说话的人，一看就看出来是个老百姓——厚道的样儿，短粗的身材，身穿着象小孩穿的印着风筝的斗篷，面色黄里带黑红。

“够呛吧！”一再地向我们说。

后边就是山麓。火车站彷彿是用小木头块粘起来的玩具，孤零零地佇立在雪地里。站前只有十二三家人家，高高低低地聚在一起。羊肠般的道路从这里弯弯曲曲地越过雪丘。

“村庄就在雪丘的后面。”

风雪乍停以后，在那阴惨惨的、低沉的下过雪的天空之下，这一带显得异常沉寂。也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山里乌鸦的叫声。

我们走进站前的茶馆，把肚子喂饱了。

“岛正先生是坐六点的火车来吧？”

“对，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可以到了。——上行车是七点半，对不？”

茶馆的老太婆插嘴说：“对的，有一趟七点半开的车子。”

“到俱知安是八点十分。——岛正正好又能赶上那边的講演会。”

“原定是那样。”

“这儿就是岛正一个人吗？”

“是的。”

“这一带的农民的情况怎样？”我把话头引到这方面来了。

“别提啦！”据说是中学毕业生的穿着斗篷的人说：“到处都是一样，太惨了！还有，在这地方，比起佃农算是稍微有点土地的人，眼前很困难。只因土地押给××银行了，债务勒住了脖子。——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值钱，而买进来的东西价钱贵，真是吃不消！”

“××银行？！”我和吉川一起脱口而出。接着，吉川“哎”地叫一声，只顾挠头。

“这一位，名字叫吉川。他就在××银行工作！”

我这么一说，穿斗篷的接着就说：“哦——！那么，内幕一定是很熟悉的，务请把它揭发出来。老百姓听到一定会轟然响应的。”

“那是当然要揭露的。喂，您晓得吗？这次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就是这个银行的股东。这可真抓住好材料了！”

吉川肥胖的身体把椅子压得直响。他要是不喝一杯，讲演讲得就不起劲，因此，他叫老太婆烫了一壶“热酒”。

“这一带的自耕农虽是那样困难，可是觉得自己到底还有土地，所以自以为象地主似的；至于佃农呢，他们没有组织起来，还象散沙一般，是完全靠不住的。因此，我以为，一定要借着这次选举的机会，进行组织工作。”

正在吃荞面条的铃本，和平素一样，一边在听大家的谈话，一边点着头。

走出这儿，来到小山顶的时候，一个坐落在高低不平的斜坡上的、歪斜的菱形的村子，展开在眼前。

走在前面的人，这家那家地走到附近的家里去，同时在喊：“不听讲演去吗？”来到当作会场的庙的近旁时，三三两两并肩

走来的人们，和我们混在一道了。这些人里，有的穿着拖拖拉拉的旧的和服外套，有的穿着印着风筝花纹的棉猴；有的穿着褪了色的军人外套；也有穿窄袖的呢子大衣的。

他们非常迟钝，和O市講演会开会前的情况，迥乎不同。因此，不止我一个，大家都立刻注意到了。其中，有的农民穿的是新衣服，一看就知道是压箱底的舍不得穿的东西；其他脖子上围着丝绸围巾的人也不在少数。我心里在想，旧习惯还没有改变哩！

到会时，会还没有开始，可是听众已经上了八成了。庙里的住持说：“来这么多人的講演会，过去几乎是沒有过的哩！——难道你们这边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么？”

瞧见了把大厅坐得满满的群众，我兴奋起来了。——我心里这样假想：我一呐喊，于是群众就应声而起。（真能这样么？）我这么一讲，于是他们就举手高呼说：就那么办！他们“提出要求”。我就问他们：“要求什么？”我告诉他们“怎样做去”才能争取得到。那时候，他们就喊着“对！”“就是那样！”站起来了！（真能那样做到么？）——我象初登台的独奏演员一样，感到心慌。我口干得要命。这时候当地的“老人”正在讲台上大喊大嚷地讲着话。但是，我连一句也没有听。因为下次就轮到我了，这使我象怀里揣着小鬼子，心儿扑扑乱跳。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我想到后廊去，于是走了出来。

外边很冷。可是，冷得抱着肩膀的老百姓还是接连不断地走来。风从那嘎嘎发响的板缝里刮进来。

支部的一个年轻人，在走廊的拐角看见我，带小跑地跑到我的面前。

“现在得请那位老人停止了。”他给我看看表。“这位老先生，如果任凭他讲下去，讲到明天早晨也没有个完。从来都是这样。”

“……写个纸条去……”

“不成，他的眼睛看不见。戴花镜也没有用。看字的时候，一定要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再加上他是个聾子！是个（真龙天子）。”

“多大年岁了？”

“快到七十了吧。”

“……！”

“非常热心，而且是非常活躍的！”

我一向完全没有把七十岁的“老人”考虑在“我們的运动”之中。毫無疑問，这是年輕人干的运动。七十岁和“这种”运动——应当說是毫不相干的。事实不也正是这样么！我一向都是这样想的。因此我感到很意外。——傳来的声音虽是老年人的声音，却是一种响亮有力的、穩重的声音。

“最好的办法是从后边拉拉他的袖子或扯扯他的衣襟。我就这么办了，請你准备吧！”

年輕人跑去了。我一想到“终于……”心就跳了起来。

我登上了講台。和初次登台的人所常犯的毛病一样，喊的声音格外高亢，自己也不曉得講的是什麼，講話的声音是高还是低。我認為，現在非得把这些話对大家說出去不可，于是就拚命地講了。

我曾經讀过一部作品，其中描写了那么一件痛心的事实：当一个几十年来飽嘗种种艰苦生活的工人，头一次（！）登上演說台的时候，仅仅說一句：“諸位，我……”

一下子就暈过去了！那时候，我非常兴奋，在想：我們，只有我們才一定替他們，把这些人所要講而沒有講出来就暈过去的那些事实，大声疾呼地喊出来。

我很了解：农民和工人，虽然自己有了投票的权力，但是其中的“大部分”，还是把选举这件事看做“角力竞赛”，认为是一种赌博。而且总以为选举总是要选那些“伟大的人物”。——就这样，把政治这件事完全从自己的生活分开来看待。（他们把伟大的人物和有錢的人这两句話当作一样的話来使用，并把他們看成一样的东西。）而且，这种想法深入了老百姓的肺腑之中，那种深度又是我們所“不能想象”的。因此，这种人很容易就被穿着燕尾服的有錢人收买了去，就象出去小便一样的不費事。因为在他們看来，这不过是件不費錢的玩耍。我首先必須講这些話。

我在想，我必須簡單明了地講清楚：选举，就是你們的“吃飯”問題。“吃飯和政治”的关系，無論資產階級怎样尽其歪曲欺騙之能事（他們使你們認為选举和吃飯無關，就是为了欺騙你們，以便很巧妙地夺得一票），显然是仅仅用一根綫貫穿起来的。

一瓶醬油——醬油舖——批發商——醬油公司——股東——董事——三井、三菱等等——資產階級政黨（政友會^①、民政黨等）——顛倒過來就是剝削关系的次序。一瓶醬油難道就只能認為是一瓶醬油么，不，这里面，包含着所有的剝削关系和政治关系。

“……諸位應該选哪一个？比諸位了解得更清楚、更确切的是誰呀？那正是在陰暗的悽慘的厨房里，累得腰酸腿疼不成样子的、年年月月啼飢号寒的你們的妻子，那正是你們的白髮蒼蒼的老母亲！”我这样怒吼了。

鼓掌了！

“知道这样，就把老婆帶來啦！”有人說了这样的話。后面的人哄然大笑。

^① 政友会是日本前兩大政黨之一。

我还必須向那長期受凌辱、但連“为什么”和“被誰”欺凌都不明白的老百姓，說出那些“有錢的”偉大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東西，揭露他們的原形。

例如，他們這些了不起的財主們，手裏有××銀行的股票。這個銀行以老百姓的土地當抵押，貸款給老百姓。當然，在銀行和百姓之間，還有種種寄生蟲，二重三重地從中剝削。“老百姓由於非繳出殘酷的重稅不可，過的生活多麼悲慘！把女兒賣掉，把小孩送到工廠去，自己耕種的米，自己吃不到，盡吃芋頭和南瓜。然而他們的血汗金錢都落到銀行之手！之後，就從那里，大量地轉入了股東——所謂偉大的財主的口袋裏了。他們住在四周的圍牆象小城一般的“公館”裏，坐着汽車，跟着歌妓的屁股轉。那麼，他們花的這些錢是“誰”給他們的呢？“誰”為了給他們錢而賣女兒，把兒子抵押給工廠，誰在吃芋頭，吃南瓜，弄得面黃飢瘦？！

再不能受騙了！

象擦掉嘴上的血痕的狐狸精一樣，儘管表面上講的是人道正義，說的是“請你投我神聖的一票”，儘管穿的是禮服，絕對不該再上當了！

這些油頭粉面的東西，正是我們最痛恨的敵人，正是我們必須拿鋤頭和鐮刀把他們一下子都給干掉的敵人！口裏還得罵一句“這個渾蛋王八蛋……！”可是我有点駭怕了，無意中向臨場監視的警察那邊看去。但是，鄉間的警察，腳上穿一雙分趾襪子，拖着一雙草鞋，正把兩隻腳蹺在火盆邊上，彎着腰在那兒喝茶……

吉川講完，鈴木上台了。他以工人的純朴的態度和那不分抑揚頓挫的語調，剛剛講完了十五分鐘左右，“島正”乘五點四十

分的火車来到了。

我进到预备室，他正在向当地人了解情况；转过身子说了一句：“受累，受累！”那时候，痰在喉咙里直响。

“怎么样？”

“哎呀！可不得了！不论哪个地方，到处都是一样！哪里都是满座，挤得水洩不通！”

“嗓子都喊哑了！”

“真吃不消，不只是嗓子哑，我的肚子硬得象板子一样，稍微用力说话，就痛得厉害。”岛正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药瓶，一次又一次地嗽口。

“再说，方才从车站到这里，怎么也走不动了。气上不来，腿摇摇摆摆地走不稳当……这么一来，好象就要阵亡了！”

岛正那窝在高高的颧骨深处、瞳仁黑黑的动人的大眼睛，不时炯炯发光。照吉川的话来说，“岛正之目值千金”。平时，无论谈起什么，他都是热心地参加谈论，一下子就把对方吸引住了（在这一点上，我甚至认为他是不平凡的人物）。现在呢，那种魅力不见了，说话显得非常吃力。完全给瘦垮了。

岛正说：“喂，这篇东西，就是要送到‘改革’杂志的我的‘北海道血战记’！”

我随便挑了几段读着：

“……在雪原，北海道的天地，马拉雪橇，三匹马拉的雪橇奔驰着。鼓起勇气，向雪的北海道进军了。然而，我的身体是一直睡到一月二十日才起床的病后之躯。我感觉到很吃力，行走困难。坐在马拉雪橇上，实在吃不消。

“但是，以工人出身，工人成长的我，是不愿意死于疾病或卧榻之上的。在工人、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迫切要求之下，战死在狂

風大雪、冰天雪地之中，那才是我們的願望。我，我要戰鬥到最後的一口氣。

“雪的战斗——好啊！真快活！”

“……狂風，大雪。火車停止。然而我們無產階級的鬥爭不能夠停止。坐着馬拉雪橇，坐着三匹馬的雪橇，冲向敵人的老營！”

當島正登台的時候，後邊站着很多來晚了的人。他的嗓子完全啞了。力竭聲嘶，扭着身子硬喊。就象他那血淋淋的肝胆，眼看要從喉嚨里一塊塊地跳出來一樣。他那“悲痛”的吼聲，使人有這樣感覺。

我在小樽聽過好多次島正的講演。在市內是分三處——市中心和市的兩端進行的。可是，很奇怪，在市的中心區講演，一定失敗。我們起初不明白，不由得問：“這是什麼緣故？”原因是：市的中心區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銀行行員、公司職員和一般市民；兩端則是工廠街，是工人街。在那裡，會場的空氣是憤怒的，是共鳴的。這次以農民為對象的島正，無可爭辯地，斷然要大放異彩。

“以工人出身，以工人成長……”一切的原因全在這裡。然而，把這句話如此鮮明地講出來，這使“我”有些戰兢恐懼之感！

從總部來的一位姓東的鬥士，有一次他以談諧的語氣說：“我是陰謀家，島正是煽動家，××是組織者。象這樣，三人湊到一起，就可以天下無敵！”我看到他揮起拳頭獵犬般地在台上咬牙切齒地吶喊，我就清楚地想起幾年前搞“米鬥爭”^①的時候（就

① “米鬥爭”是1918年7月至9月間，日本工人農民所發動的要求降低米價的鬥爭，是日本空前的民眾運動，寺內官僚因以下台。

是在他年輕的時候),他那聳起左肩的“叛逆”化身的形象。當時,他口里喊着:“×××,×××!”站在羣眾前面,拿着笞帚,領導羣眾向前走。

老人坐在我和鈴本的旁邊听着。從旁一看,顯得很小,彷彿是一個紙糊的人。瞳仁白白的,很象煮熟的魚眼睛。他的態度象是在聽風的聲音似的。臉上流露出一絲笑容,一看就是個老好人。

六

入夜,天空高高的,藍藍的,萬里無雲。真狩岳山麓的原野,凍得象玻璃板一樣。滿天星斗,寶石似的,閃閃發光。夜里晴朗的野外的天空,一望無際,廣闊無邊。這種景象,在小樽等地,是絕對沒有的。——冷得徹骨。

演講會結束之後,大家都順着一條狹窄的雪道,排成一行,走回去了。我們為了趕火車,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每個人都注意不要踏進馬蹄踩的和馬拉雪橇壓的坑里去。冷冰冰的夜間的雪道在大家的高木屐和普通木屐之下,嘎吱嘎吱地響着。

“這樣生龍活虎的講演會還是第一次呢!”我的後邊有人在說。

我撞一撞走在我前邊的島正。

“嗯,嗯。”彷彿他也聽見了似的,點了點頭。

走出這條直道,一拐彎,是一條稍寬稍亮的大街。街上有雜貨店和賣化粧品的商店等等。我和島正並肩走着。

“向農民講演,實在不好辦,因為很難鼓動他們。——這次

的經驗使我明白了這一點。農民究竟能了解到什麼程度，以不多言不多語、沉着穩重的農民說來，實在是難以判斷的。這和工廠工人以及礦工等等比較，是重大的區別。你以為如何？”

一邊這麼講着，一邊象重病的病人似的，講一句話，喘一口氣，講一句話，喘一口氣。

走過了大街的一排房屋，接着是通到車站的、山崗上的一條黑道。途中也沒有人家。只是沿路隔幾步有根電綫桿子，上面按着一盞不帶燈罩的五燭光的燈泡，僅僅把下邊的一小片地方照亮，顯得冷冷清清的。此外一無所有。我們四五個人順着那個斜坡往上走。

鈴本把夕張和小樽的情況向島正詳細地報告了。

途中碰見個提着燈籠的人。

“您好”，他向我們問個晚安就走過去了。

本來沒有風，可是刺骨的寒氣從下面襲來。空氣寒冷得只要把嘴唇一歪，就僵住了。島正老是被丟在後面。一到山崗上面，就望見在那不很陡的斜坡的那一頭的火車站以及站內的電燈和站前人家的燈光。可是這點東西，在那廣闊的雪的原野、墨黑的屹然聳立的真狩岳以及漫長的羣山之中——那樣的大自然之中，顯得多么可憐和畏縮！有一種支綫終點車站所特有的淒涼味兒。

“這一帶許不會有熊出來吧？”鈴本向當地人問道。

“你倒是很容易被人當做熊的哩。”島正說完就笑了。

“不，還是有的！去年年底，曾經有過這麼一回事：把一個來到田里的老百姓，象揸口袋似的給揸起來，逃到山里頭去了。”

“逃到什麼山里去了？”古川問道。

“羊蹄山。”

“还是有的啊！”

我忽然想起：“啊，吉川！你去年还登过羊蹄山的哩！”

于是，大家都笑了。然而毫無回响，几乎連笑声都一下子就冻上了。

尽管如此，車站的候車室里的人却不算少。似乎是乘火車来听講演来的。大家都在大声地談論着选举問題和品評候选人。我們一进去，大家都把臉轉过来了。——一看見身上穿着破襟破袖的、硬邦邦的、退了色的大衣，嘴上戴着烏鴉般的黑黑的口罩的候选人，大家都偷偷地談論起来了。怎么会有这样和自己毫無不同的、“偉大的”众議院議員候选人呢！这是他們的表情。

支部的人，从各方面，把有关老人的事情介紹給島正了。

“您受累了！老爷爷。”島正向老人行了个礼。

老人呈露着似懂非懂的表情。支部的人，在老人耳朵旁边，大声喊道：“島正先生說，您受累了。”他彷彿听懂了，急忙說“啊，啊，啊，没什么……！”笑容滿面地、一再地鞠躬敬礼。

客車的車廂，是北海道支綫上所常見的，小得象洋火盒。兩边开了好些門，車廂当中只放着一个圓圓的西瓜型的洋爐子。电灯象煙燻过似的黑黑暗暗的，有时候又好象要熄灭似的。火車嘎达嘎达响声很大，对面坐着，如不拿手兜着耳朵，几乎都听不見講話。車也有时搖得很厉害，把人搖得不由得縮头縮脖子地害怕。

和我同坐的支部的人，过了一会兒，把老人的情况，一点一点地講給我听了。

——老人一喝醉，不論在什么地方，就会犯一个老“毛病”。

“我認得幸德秋水^①。——幸德他呀，經常是这样叼着煙卷的。他常常和我說：喂，水澤，你不冷嗎？就因为我老是个穷相，手脚总是很干枯的。”（这么一来我就明白了。我曾經听人說过，俱知安那里有一位幸德秋水时代的社会运动家。）水澤，是老人的名字。他和幸德有什么关系呢？誰也不知道。只是他一喝醉，就一定要反反复复地說这几句話。無論誰問他，他也再不願意說別的。

他从十八岁开始，一直在搞这个运动。而且就在將近七十的今天，“只有这件事”始終未变。第一次在俱知安組織农业工会的时候，老人率先做了發起人。这地方，例如原先的××农場啦、××子爵以及有名的××侯爵的农場啦，都有很多土地是东京有权有势的資本家的。所以，农业工会的組成，給这些地主和資本家以莫大的打击。但是其他的“青年發起人”，有的想要把它組織成一个消極的救济性的工会；在这些青年中，坚决地打算与O市左翼劳动組合取得連絡，而組成“战斗性”的工会的，就是这位如今年近七十的“老人”。

老人有兒子也有女兒。但是，在老人的家里，不是“父与子”之爭，而是經常地惹起“子与父”的冲突。这是任何人未曾在小說中写过的。——这个“模范青年”(!)，忠厚的老人的兒子，認為“父亲是有过激思想的，是崇拜俄国^②的，”所以和他父亲怎么也合不来，于是脫离家庭，另立門戶。他声称有如此不肖之父，实在愧对社会，于是和老人断絕一切关系。老人只有一个女兒，随侍父亲的左右，只有那个曾經在函館的日魯漁業公司里当过女工的女兒，跟着父亲过。以后才了解到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① 幸德秋水(1871—1911)又名幸德傳次郎，日本革命家，1901年与片山潛同时参加日本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組織。1911年經過秘密审訊后被杀害。

② 俄国，指苏联。

“可是这里面是有悲剧的哟！”支部的人这么说了。

老人开了个粗点心舖。但是，那个小市鎮，一有那种傳說，可以说客人几乎就不来了。跟着老人过的女兒就到隣村小工厂里工作去了。路程，坐火車約需十五分鐘。

女兒从函館的日魯公司辞职回来的理由，含含糊糊地說是因为待遇苛刻，实在吃不消了。然而，后来才知道，她在工厂工作的期間，被那个工厂厂長在罐頭倉庫里强姦了。她曾在深夜里，跑到函館的青(森)函(館)連絡綫的天桥上三次，可是不知道什么緣故，沒有死成。然而又不能那么样繼續待下去，这样才离开了日魯公司。之后，就进入日魯的姊妹公司——××××公司去了。很湊巧，工作了一些日子之后，那兒發生了大罢工。她想这可是好机会了，于是站到大罢工的女工的前列活动起来。和她处于同样境遇的女工很多，这些人就都团結起来了。不过，罢工惨遭失敗，于是在女工之中，就首先把她开除了。因此，就轉回家来了。这件事确实使她以后起了很大的变化。

她是个不好說話、态度閑靜的女子。面色較黑，可是那种栗子皮的顏色，却显得很健康。怎么也想不到她能干出那种事情。然而，她在S村的工厂里，却向一些男人卖身賺錢，那更是想象不到的事。

老人靠女兒的錢維持生活，工会的运动也能够全心全意地搞下去了。然而“这个大事件”在小小的村庄里，要它沒有人言物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件事从隣村傳到俱知安来了。大家开始“排斥”她。然而她对这些毫不在乎，和平素一样，仍旧是閑靜寡言的。采取这种态度的，也許是徹头徹尾的白痴，也許是意志坚强、莫测高深的达者。不过，她那些事情，是否傳到老人的耳朵，那就不得而知了。老人这些日子，已經老糊涂了。

“这个姑娘时常到工会里来帮忙。她确是个忠厚老实、不苟言笑的人。”

那个人这样说完之后，又加上了几句：“方才老人不是买了一張到俱知安的車票了么，那張票也还是用那不能輕易使用的錢买的呢！我一边瞧着一边这么想。”

我見到老人縮头縮肩地坐在火爐前面的椅子上，和方才一样，彷彿在听風声似地略微抬起一点头来，臉上的什么地方还是露出老好人的笑容。头上戴着已經走了样的油亮亮的帽子，青筋暴露的脖子从他圍着的又髒又旧的手巾里露了出来。身上穿的是象小学生所穿的印着風箏花样的棉猴。

一打开窗子，真狩岳就像妖魔一样巍然聳立，遮住了眼睛——我一想到我們的运动在这被人遺忘了的，埋沒在雪里的蝦夷族的一个貧穷的村子里，能够像这样極其認真地来展开，不由得就激动得滿眼热泪夺眶而出。

又“聾”又“瞎”的老人，他的講演要是不加劝阻將要一直講下去，沒有个完。——然而，我覺得他那幽默的言詞，的确直接打动了人們的心灵。

（我要老老实实在地說了！的确在这位老人的面前，还敢說什么謊話呢！）“象我这样”小聰明的人，到底有沒有把那不知何年何月才有眉目的“几世几代”的运动坚持下去的真正的魄力呢？！效果大概并不怎样大，又是在大概誰也不会給予我怎样高的“評价”的这么个地方，而且还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我还能具有坚持下去的真正的魄力么？！

——你呀，是“想要”象列宁那样“受崇拜”的呀！

——你呀，只是为了要做个無产階級运动中的“大人物”才拚命干的！

——你呀，如果知道象这样拚命地干了一輩子，而自己就那么無声無臭地埋沒其間，而且这个运动還沒有一点眉目的話，那么你老早就已經背叛了！

——你呀，是为了到中央去，希望能够受到“賞識”才干的。因为你覺得好象这个运动只有在东京才能搞得好。

不容許你否認。因为在你的內心里，不知道哪一部分，一向就尽是这样期待着的。

我要坦白。——我呀，就是那样！

客車里，滿是紙烟的烟霧。烟霧繚繞着电灯的周圍，使灯光慘淡起来。老百姓們都在聊天，說話的声音很大，怕被車声掩盖了。車在途中的車站停了一停，冷得把我們的鼻子尖都冻紅了。有兩三个身体魁偉强壯的老百姓，滿身白霜，上了火車。火車又不均匀地發出嘎噠嘎噠的声音开动了。

我呆呆地瞧着島正和老人。尽管体弱多病，島正还是全国最孚众望的斗士。（这句话是有語病的，不过說起来就是这样。）“我們的島正”——一般都是这么称呼，而且全国一向都是这么称呼他。坐在他的身旁的是那位老人，瞧着瞧着，使我深有感触。不知道什么緣故，我憂郁起来了。

在北国一个寒村里的“島正和老人”——它是具有某种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而且一定是个一生难忘的一幕。我沉湎在这样一种幻想里面。

火車到达俱知安了。

在剪票口那里，和島田一道来到地方的演說队的同志，在等着迎接我們。我們說：“呀，呀！这可不敢当！”

“你們来了？嚇——！”他帶着惊奇的表情說。

“勇往直前嘛！”吉川这么說着笑了。“方才渡君干得很欢！”

来了一千五六百人，会场挤得水洩不通。有三十多人坐了兩輛馬拉雪橇，从三十里之外跑来，可是無論如何也挤不进去，請他們回去了。真对不起他們！”

我和吉川决定坐在三十分鐘以后开往小樽的火車，直接回去。鈴本和島正一道留下，在俱知安講演。我們在車站前分手了。来了两个警察，在旁边轉来轉去。

“老人呢？”我在想。老人腿脚不灵，比我們迟些，搖搖晃晃要跌倒似的出来了。这时候，从他旁边的通往厕所的黑暗的拐角里，走出一个女子。她的年齡約有二十四五，衣著比較整齐。从这边瞧不見她的面孔。她和老人說了几句話就并排走了。老人往四下瞧了瞧。島正他們走得很快，已經轉过弯去瞧不見了。因为講演会在等着他們。

大家都忘掉了这兒还有个老人。

“到东俱知安去”之后一个星期的二月二十一日，即是选举开票的当天，我在选举办事处的二樓上会見了来到小樽的老人。他說：明知道郡部的开票是沒有指望的，可还是急得坐臥不安，于是就跑来了。然而，小樽那边也大勢已定了。

当天晚上，我和吉川叫着：“唏，別管啦，喝酒去！喝酒去！”于是邀了老人，在选举办事处附近的一家偏僻的酒館里喝了酒，喝得酩酊大醉。我們把坐末次火車回去的老人送到車站。老人一边走路一边反来复去地嘮叨“幸德秋水”的事。

“烟卷是这样拿着吸的！”他三番五次地学着給我們看。

“他說呀，水澤，水澤，你不冷么？”——老人醉得厉害，要不是从兩边駕着他的胳膊，連路也走不了。

当我給老人找到一个坐位請他坐下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他

来小樽的車費，还是他女兒賣身所得的錢呢——我那時候的心情，好比是看到了肚子上有紅道的毛虫……我急忙把剩下的五塊鈔票從錢包里取出來，塞進老人襯衣上的口袋里。之後，我就默默地用力握住了老人干枯的手，瞧着瞧着，兩點般的眼淚，就從我的眼睛里流出來了。

“請帶給你那一心等候着你的女兒吧……”

“女兒？”這時候，老人才仰起了酒氣薰人的面孔來。

“我是說，請你在車站買點土產，帶給你那一心盼望着你的女兒。”——我貼着他的耳朵，大聲地說。老人的頭似乎有些支撐不住，向前一墮一墮地動着。之後，彷彿一只被扭斷脖子殺死的小雞一般，忽然間就把頭往前搭拉下去了。

開車的汽笛響了之後，我們才急忙地從車上跳了下來。

1928,9,5.

船 工 蟹

本篇原名“蟹工船”，發表于1929年“战旗”杂志五、六月号，譯文根据1954年岩波文库本譯出。

“喂，到地獄里去呀！”

两个漁工靠在甲板的欄杆上，眺望着像蝸牛伸直背蜿蜒着环抱海港的函館的街市。——一个漁工把已經吸到指边的煙头連口水一起吐出去。煙头很滑稽地翻着各色各样的跟斗，挨着高高的船肚落下去。他滿身發出一股酒味。

有的輪船使勁把紅色的大肚子浮在水上；有的似乎在裝貨，船身很厉害的側向一边，好像有一只袖子被人从海里硬拉下去；黄色的、粗大的煙囪；大鐘似的浮标；跟臭虫一样急急忙忙穿过船縫的汽划子；波浪冷森森地騷动着，面上漂着煙油、面包屑和爛水果，好像一幅別致的花布……煤煙順着風勢擦过水面，送来一股濃濃的煤气。吊車的嘎嘎声，不时从水面上直接傳过来。

在这条蟹工船博光丸紧跟前，有一条油漆剝落的帆船，船头上像牛鼻孔似的地方放下一条錨鍊。帆船的甲板上有两个啣着水手煙斗的外国人，跟机器人似的在同一地方来回踱着。这好像是一条俄国船，大概是監視日本蟹工船的。

“我一个錢也沒了。——媽的，你瞧。”

他这样說着，把身体挪过去，抓起另一个漁工的手，拉到自己腰边，按按工作服底下灯芯絨褲子的口袋，口袋里好像有一只

小小的盒子。

另一个没吭声，望望这个渔工的脸。

“嘻嘻嘻，”他笑着说，“花牌①呀。”

上甲板上，有一个将军模样的船长正在抽着烟散步。从他口里喷出来的烟雾，在鼻尖边突然拐弯，飘散开来。拖着木底草鞋，提着食桶的船员，在靠船头的舱房里急急忙忙进进出出。——一切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开船。

他们走到杂工住的舱口，从上边望下去，看见阴暗的下舱的棚架里，一羣彷彿从窝里探出脸来的小鸟一样唧唧地闹着的，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

“你是哪里人？”

“××町。”大家的回答都一样，全是函馆贫民窟里的孩子。这些孩子挤在一块儿。

“在那边棚架里的呢？”

“南部。”

“这边的呢？”

“秋田。”

这些孩子各自挤在不同的棚架里。

“在秋田什么地方？”

一个拖着黄脓鼻涕，跟扮虎脸②似地眼沿发烂的孩子说了：

“北秋田唄。”

“家里是种庄稼的么？”

“是的。”

空气很闷，有一股烂水果的酸味。紧隔壁就是装着几十桶

① 花牌是一种赌具。

② 孩子自己用手指扳下眼沿和扯起嘴角，扮做虎脸吓人。

醃菜的艙房，因此又有一股大便似的臭味。

“往后老子抱你睡覺吧。”漁工嘩嘩地笑了。

在陰暗的拐角上，一個穿着工服和繫腳褲，頭上用包袱布包成三角形的像是當女苦力的媽媽，正在削蘋果給伏在棚架上的孩子吃，一邊看孩子吃，一邊自己吃削成圈形的果皮。有的嘴里說着什麼，有的一次次打開孩子身邊的小包袱，再重新綑上。這樣有媽媽送行的孩子有七八個。從內地來沒人送行的孩子，不時地向這邊偷偷張望。

一個頭髮和身上都沾着洋灰粉的婦人，從糖果盒里拿出糖來，分給近旁的孩子，每人兩三顆。

“跟咱們健吉一塊兒和和氣氣干活吧。”她這麼說着，她的手又粗又大，跟樹根一樣。

有的在給孩子們抹鼻涕，有的用手巾給孩子擦臉，也有的正在嘰嘰喳喳地說着什麼。

“你那孩子身體挺棒呀。”

那是母親們的談話。

“嗯，還好。”

“咱這孩子，身子就是不結實，想不讓他去，可是沒有法子……”

“大家都一樣呀。”

兩個漁工把臉從艙口退出來，透了一口大氣，馬上心里陰沉地，默默地從雜工的“窩洞”回到靠近船頭那邊的自己的梯子形的“窩窩”里去了。每當錨鍊起落的時候，大家就像給扔在洋灰攪拌機里似地彈起來，互相碰撞。

在陰暗中，漁工們跟豬一樣躺着。這地方也正是一個豬圈，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

“臭死啦，臭死啦。”

“对啦，有咱们这些人馱在这里，当然会发生这种臭味囉。”

一个脑袋像红石臼一样的渔工，把一升瓶的酒直接倒在一只有缺口的饭碗里，一边乱咬着鱿鱼干，一边喝酒。在他旁边，有一个人正仰躺着身体，一边吃苹果，一边看一本封面破碎的“講談”^①杂志。

有四个在围坐着喝酒，另外又挤进一个没喝够的。

“……哼，在海里要漂四个月，往后这玩意儿可不用想了……”

一个身体很结实的渔工这么说着，习惯似的不断地舔着厚厚的下唇，眯着眼睛。

“所以，钱荷包就变成这样了。”

他拿着干瘪得像柿饼一样的薄薄的钱荷包，提到眼前摇晃给别人看。

“那窑姐儿个儿虽小，玩意儿可干得不坏！”

“喂，得啦，得啦！”

“出色，出色，再谈下去。”

对方嘻嘻地笑了。

“瞧人家，真亲热。嗨？”另一个渔工的醉眼恰巧落在对面的棚架下。他用下颏向对面一指。

一个渔工正在把钱交给老婆。

“瞧，瞧，嗨？”

夫妇俩正把摺皱的钞票和银角子摊在一只小箱子上点数。男的嘴里一边润着铅笔头，一边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

^① “講談”是杂志名。講談是日本的一种通俗文学，类似中国的说书。

“你瞧，哼！”

“別瞧咱这样子，也有老婆孩子的。”剛才談審姐的那个漁工忽然生气地說。

相去不远的棚架里，有一个青年漁工，因为隔夜醉酒臉上有些青腫，留平头的腦門上披着長長的头髮。

“我早下过决心，这回再也不上船来了，”他大声地說。“可是給荐行拉来拉去，拉得一个錢也沒了——只好又来受几个月罪。”

一个背冲着这边，大概是同他一起来的汉子，嘖嘖喳喳地正在跟他聊着什么。

艙口伸进来一双镰刀似的脚，一个扛着老式大布口袋的汉子歪歪倒倒地从扶梯上走下来。站在艙板上瞪起眼四处探望了一下，找到个空位子，就爬到棚架上来。

“你們好。”他說着，向身边的人点点头。他的臉好像給什么东西染过似的，油光光地發黑。

“讓我跟你們作伴吧。”

后来知道，这人上船以前，曾在夕張煤矿当过七年矿工。最近一次瓦斯爆炸，險些兒送了性命。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好几次，——經过了这次，却忽然害怕起来离开了矿山。爆炸的时候，他恰巧在那条坑道推轆轤馬^①。轆轤馬上滿裝煤塊，正推到別人的掌子^②里去，忽然感到一剎那間眼前有一百只鎂光灯一齐开亮，在五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內，身体好像紙一样突然飄起来。好多台轆轤馬，受到瓦斯的压力，比空火柴盒还輕地在眼前飞走了，以后便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见自己的呻吟

① 轆轤馬是厂矿工地中所用的手推車，下有輕便鐵道。

② 掌子是每个或每班矿工所担任的开采区，

声，醒过来了。监工和工役，在坑道中打起了火牆，防止爆炸的蔓延。那时候，他清清楚楚听见牆后边有矿工在叫救命，这是一种只要听过一次就会刺进心里，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声音，可是要救还来得及。——他馬上跳起身来，發狂地叫喚着，冲进人羣里去：

“救人呀，救人呀！”（以前他自己也打过火牆，那时他不感觉什么。）

“混賬！火延到这里来，还了得！”

可是救命声漸漸低下去了！他不知想到了什么，揮着胳膊，叫嚷着，在坑道里拚命地跑起来。跌了好几交，額角碰在坑柱上，滿身都是泥和血。路上又被輕便鉄道的枕木絆了一交，像抛球一样抛在鉄軌上，重新昏过去了。

青年漁工听他講了这个故事，就說：

“这兒也差不离呀……”

他那矿工特有的、怕光的、泛黄的、沒有神气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了那漁工，不吭气了。

从秋田、青森、岩手来的“农民漁工”中，有的伸开大腿坐着，把兩手交叠着垫在屁股下面發呆，有的抱着膝盖靠在艙柱上瞧大家快活地喝酒，听大家胡扯。——这些人都是从农村里給撵出来的。他們黑天白日在地里干活，还是不够吃喝。家里只留下一个大兒子，——女的上工厂当女工，二兒子三兒子都出外做工，——还是吃不飽飯。好像在鉄鍋里炒豆子，多余的人从家乡給彈出来，流到城市里去。一心都想“攢点錢”回老家。可是干了一场活，上一次岸，就像小鳥踩在年糕上，在函館和小樽迷住，掙扎不脫了。这样，就搞得跟“出娘胎时”一样一身精光，回不得家乡。要在沒有立脚点的冰雪的北海道“过年”，就“不得不”以鼻涕紙一样的代价，把自己的身体卖掉。——他們这样一次又一次

次，跟功課不好的孩子一樣，到了第二年，又“滿不在乎”(?)地干同樣的事。

提着點心籃在碼頭上做買賣的女子，賣葯的，還有賣日用品的小販，都下船來了。他們在船艙中間像海島一樣划出一塊塊的地方，攤開各自的貨物。大伙從四面棚架上下的床鋪上探出身來，問價錢，說笑話。

“點心好吃么，嗯，阿姐？”

“啊唷，痒死啦！”碼頭上做買賣的女子着急地嚷着，蹦起身來。“这家伙，真討厭啊，摸人家的屁股！”

一個滿口嚼着點心的漢子，瞧見大伙眼睛都向他望，有點難為情地哈哈大笑了。

“這姑娘多可愛啊！”

從廁所里出來一個喝醉的漢子，一只手扶住旁邊的艙壁，好不容易才站穩了脚步，走過那女子的身邊，順便在她又紅又黑的胖臉上摸了一把。

“干么！”

“不要生氣，姑娘，我摟你睡覺吧。”

這麼說着，向女子做了一個怪樣，大伙都笑了。

“喂，饅頭，饅頭！”

遠遠的拐角那兒，有人大聲叫喚。

“來啦……”清脆的女嗓音應聲回答了，在這地方，這樣的嗓音是很難得的，“要幾個？”

“幾個？要有兩個就成怪物啦——肉饅頭①！肉饅頭！”——立刻引起一陣哄笑。②

① 女性生殖器的俗稱，諧音。

② 這下面，由譯者刪去原文對話一節。

說這話的人，是每年冬天在橡膠廠做工的。每到春天沒工做了，就上堪察加去干活。這兩種活計全是“季节性劳动”（北海道的劳动都是季节性的）。橡膠廠一開夜工，工人就得天天熬夜。據說“能够活上三年，就謝天謝地了”。他的皮膚就跟粗橡膠一樣帶着死色。

漁工中間，有的當過“豬仔”賣給北海道中部開墾地和建築鐵道的土工隊，有的是吃盡四方的“流浪漢”，有的是有酒萬事足的酒鬼。也有的是被青森一帶好心的村長們挑選出來的“百事不知，木頭人一尊”的地道鄉巴佬。把這些亂七八糟的人物收在一塊，對雇主是很合適的。（函館的工會組織拚命想搞一些人到去堪察加的蟹工船漁工中做工作，同時跟青森、秋田的工會也有聯繫——資本家對這個比什么都害怕。）

穿着上過漿的白色短制服的侍役忙忙碌碌地跑來跑去，向“后艙”的餐廳端去啤酒、水果和玻璃杯。餐廳里是一羣“公司里的大人物”，船長、監督，還有在堪察加擔任警備的驅逐艦里的大人，水上警察局的局長，海員工會的“挾皮包的”^①。

“媽的，真沒見過，就知道大吃大喝。”侍役氣鼓鼓地嘟囔着。

在漁工們的“窩洞”里，亮着像一朵玫瑰花一樣紅沉沉的電燈。煙霧和人氣把空氣搞得又渾又臭，整個“窩洞”像一口“糞坑”。在划分着的艙棚上蠕動着的人們就好像糞坑里的蛆。——由漁事監督帶頭，后邊跟着船長、廠代表、雜工長，從艙口下來，走進下艙來。船長老用手絹抹上嘴唇，護理他的兩邊翹起的鬍子。走道上亂扔着蘋果皮、香蕉皮、破爛的水襪子、鞋子、粘着飯粒的木紙^②等等，好像一條淤塞的泥溝。監督向這些東西瞥了

① “挾皮包的”是御用工會的辦事員。

② 日本人把木頭鉋成柔軟的薄片，用以包裹食物。

一眼，就啐了一口口水。——來人們都好像喝過酒，臉色紅紅的。

“給你們講幾句話。”監督的身體跟土工的杠棒一樣結實，一隻腳踩在床架的邊沿上，用牙籤在嘴里剔着，不時地把留在牙縫里的東西彈出來，開口說話了。

“有的人也許已經知道，不用多說了，咱們這蟹工船的活兒，不應該光看做公司掙錢的買賣，這是國際上一個大問題。是咱們——咱們日本帝國臣民強呢，還是羅宋人強，這是一場戰爭。萬一，萬一，當然這是絕對不會的，萬一咱們打敗了，兩條大腿間盪着卵袋的日本男兒就只能‘切腹’^①跳堪察加的大海。咱們的小兒雖然矮小，可是決不輸給野蠻的羅宋人。

“還有，咱們在堪察加的漁業，不但蟹肉罐頭跟撒門魚、紅眼魚是世界聞名的，保持着別國比不上的優越地位，而且對於日本人口過剩的問題，糧食不足的問題，也擔負着重大的使命。我說這話，也許你們不懂，但這一點得讓你們知道。一句話，咱們為了日本帝國的重大使命，要拚着命沖到北海的大浪里去。正因為這樣，所以咱們到那里去，帝國的軍艦就來保護咱們。……如果有人想學現在流行的羅宋人的辦法，煽動大家干無法無天的事，這種人，一點不錯，正是出賣日本帝國的賣國賊。當然這樣的事是不會有的，但你們要好好記住……”

監督一連打了幾個醒酒的嚏噴。

那位喝醉了的驅逐艦的大人，像裝着銅絲彈簧的洋娃娃一樣，迈着歪斜的步子，走下吊梯，到停在船邊的汽划子里去。水兵們前簇後擁地抱着這位跟裝滿石塊的麻袋一樣的艦長，險些

① “切腹”是日本的一種自殺方法，用刀子划破肚子。

兒抱不住了。艦長揮着手，舞着腳，嘴里亂叫亂嚷。水兵們的臉上，好幾次被濺上了口沫。

“表面上說得那麼冠冕堂皇，實際上就是這副神氣。”

把艦長送上了汽划子，一個人從吊梯上解下纜索，回頭瞅着艦長那邊，嘴里低聲說：

“干掉這個傢伙！？”

兩個人嚥了一口氣，……齊聲笑起來了。

二

在船的右邊，一片灰色的海霧中，遠遠地，望見祝津的燈塔每一迴轉所發出的剝亮的燈光。當燈光轉向別方面的時候，一道神秘的、又長又遠的銀白色的光芒就伸到幾海里以外去了。

船過留萌洋面，天空下起蒙蒙的細雨來。漁工和雜工們不得不時常把交疊着蟹鉗一樣蜷曲的手揣進懷里，或是把兩手拱成圓形，送到嘴邊呵一會氣，然後繼續干活。——豆豉色的雨絲不斷地落進同樣顏色的渾濁的海水里。開進稚內的時候，雨點大起來了，遼闊的海洋像一面飄拂的旗子，雨下得又細又急。——風吹到桅桿上，發出不吉利的聲音。船身上不知什麼地方，好像松了鉚釘，不斷地發出咕咕聲。開進宗谷海峽的時候，這條將近三千噸的輪船，像打呃似的一下一下震動起來。船身一下子浮到半空，好像有一個大力士把它突然提起來，——忽然又沉到原來的位罝。每次沉下去，船上的人好像乘着電梯往下落，感覺到忍不住小便似的痒呵呵地難受。雜工們都暈船了，臉色萎黃，鼓出兩顆眼珠，噁噁地嘔吐。

被浪沫潑模糊了的圓形的舷窗中，望見樺太島^①上積雪的連山的動盪不定的硬綫條。可是一會兒，一座阿爾卑斯冰山般的巨浪向玻璃外面涌來，又把這山影淹沒了。海面遠遠現出一條陰森的山谷，漸漸移過來，重重地碰在窗上，碰碎了，嘩啦啦！……散成泡沫。然後，擦過窗子，像走馬燈似地向船後邊流去。輪船像孩子般搖晃着身體，發出從棚架上落下東西的聲音，格的一下，什麼東西被折斷的响声，和浪頭潑到船肚上的咕咚聲。——這中間，機器房里的機器，通過各種器具，帶着微微的震動，直接地軋、軋、軋……地响着。輪船不時地掀到浪頂上，推進機打着空轉，輪翼子在水面拍打。

風越刮越猛，兩條桅桿彎得像釣魚竿一樣，發出嗚嗚的哭聲。浪头像暴徒一般從輪船的這一邊涌上來，又從另一邊流出去，跟跨過一條杠棒一樣容易。在這一剎那間，海水流出去的地方就成一幅急瀉的瀑布。

有時候，輪船像孩子的玩具船一樣橫攔在越來越大的浪山的可怕的山坡上，立刻又跟倒下去似的，嘟嘟嘟落到山谷底里，好像馬上就要沉沒了！可是谷底立刻又另外騰起一個浪頭來，蓬的一聲，撞到船肚上。

輪船開進鄂霍茨克海，海水的顏色顯得更灰了。寒氣一陣陣從衣服里刺進來，干活的雜工們都凍紫了嘴唇。天氣越冷，鹽似的干硬的雪粒越是呼呼地吹。這種雪粒像玻璃的碎屑，刺痛爬在甲板上干活的雜工和漁工的手臉。浪頭沖過甲板，立刻結成冰，甲板上變得又溜又滑。大家從甲板的這頭到那頭拉上繩子，每個人得跟孩子的尿布那樣吊在繩子上干活。——監督拿着

^① 日本稱庫頁島為樺太島。

打撒門魚的木棍子，到处大声叫罵。

从函館同时出發的別的蟹工船，不知什么时候各自分散了。可是輪船突然掀到阿尔卑斯山峯頂的时候，間或也远远望見只有兩条搖搖晃晃的桅桿，像落水的人举起的胳膊一般。煤煙像煙卷上的煙霧在水面上飄飄吹散。……浪声和叫嚷声中，好像隱約听到那条輪船在一次一次拉回声。可是过了这一刹那，这条蟹工船又咕咕地像喝水一般，落到浪谷里去了。

蟹工船上裝着八条川崎船^①，船員和漁工为的把这些船紧紧拴住，不讓它們給几千条鯊魚張着白牙齿一样的浪头卷去，不得不“輕易”賭出性命。“你們一兩条性命算什么，丢掉一条川崎船可了不起啊。”——監督用日本語明确地告訴大家。

堪察加的海好像正在等待他們，說一声“来得好”，便張开大嘴，像一头餓透的獅子一样扑过来了。輪船似乎比兔子还柔弱。滿空的雪片，順着風势乱舞，像扯起一面大白旗。天快黑了，可是海上的風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

干完了活，大家挨个兒走进“糞坑”里，手脚冻得跟蘿卜一般，長在身上毫沒感觉。大家跟蚕似的爬进自己的床上，誰也不吭一声，抓住鉄柱子，頹然地躺倒。船身暴躁地蹦跳着，像一匹馬在赶走背上的馬蝇。漁工們茫無目标的視綫，望着薰黄了的白漆天花板，望望几乎沒在海水里的藍黑色的圓窗……其中也有木然地半張着嘴。誰也沒想什么。一种模糊的不安的感觉使大家沉悶着。

有一个漁工臉冲着天，就着瓶子喝威士忌。在昏黄色的模糊的电灯光中，霎出玻璃的反光——威士忌的空瓶子从床架向

① 川崎船是日本东北及北海道地方的一种專門捕魚用的帆船。

走道使勁地扔出去，骨碌碌轉着，瓶上閃爍着兩三道電一般的光。大家轉过头去看瓶子。——拐角上有人在生氣地說話。船外的風雨聲，使這說話的聲音像夢囈一樣。

“離開日本了。”有人用胳膊肘擦着圓窗說。

“糞坑”里的火爐只是煙霧騰騰地燃着。“活”人被當做撒門魚和紅眼魚，丟進“冷氣倉”里。大家都索索地哆嗦。用帆布蓋着的艙口上，潑過大陣的呼嘯的海浪。每潑過一個浪頭，跟大鼓內壁一樣的“糞坑”的鐵板牆上就發出可怕的反響。在漁工們睡着的緊橫頭，常常蓬的一下，像一個大漢把肩膀狠狠地撞過來。——現在，輪船正像一條臨死的巨鯨，在驚濤駭浪中苦悶地掙扎。

“吃飯啦！”炊事夫從門口探出上半身，兩手圍着嘴叫喊。“今天刮風沒有湯。”

“什麼菜？”

“臭咸魚！”說話的臉把脖子縮回去了。

各人慢吞吞爬起身來。吃起飯來，大家呼嚕呼嚕的，都熱心得跟牢里的犯人一樣。

咸魚盆放在兩條伸開的大腿間，一邊吹着熱氣，一邊把熱飯送進嘴里，在舌頭上攪拌着。“第一次”把熱東西送到鼻子跟前，鼻涕水不斷地滴出來，險些兒落到飯碗里。

正在吃飯，監督進來了。

“別跟叫化子一樣狼吞虎嚥吧，這樣干不出活的日子，還放得開肚子吃飯么？”

他瞪着眼睛向床架上下望了一望，把左肩膀向前一晃，走出去了。

“這家伙，他有什么權利說這種話？”一個由於暈船和勞動過

度，驟然瘦起來的學生出身的漁工不平地說了。

“淺川淺川，是蟹工船的淺，還是淺的蟹工船？”

“天皇陛下高高在雲端，跟我們沒有關係，可是這淺，就不那麼簡單了。”

別的一邊有人說了：

“別那麼小器，一兩碗飯算什麼，老子揍你！”是嘟囔着嘴發出來的聲音。

“好傢伙，你把這話當着淺去說，就算英雄了！”

大家沒奈何，心裡還在生氣，臉上卻笑起來了。

已經過了大半夜，監督披着雨衣到雜工們睡覺的地方來了。船震動得厲害，他一手抓着床架的柱子保住身體的平衡，一手拿着提燈，在雜工中間一邊照着一邊走過去。把倒在枕上的南瓜樣的腦袋隨意地翻過來，用提燈照着瞧。這些人睡得跟死了一樣，即使踩了他們，也不會醒過來的。全部照完以後，他站定了啞一啞嘴。——好像沒了辦法。可是，馬上又向後邊的伙房走過去了。扇形的發青的提燈光每搖晃一下，在一部分雜亂的床架上，長統橡膠靴上，掛在柱子上的油布雨衣和工服上，和一部分行李包上，就閃過一亮一暗的光波。——光綫在他的腳邊顫動着，一眨眼又溜掉了，最後，在伙房的門上照上一塊幻燈片一樣的圓光。——第二天早晨，大家知道有一個雜工失蹤了。

大家想起頭一天“劇烈的勞動”，認為“一定是被浪頭卷到海里去了”。心裡就覺得難受。可是雜工們一早就被趕出去干活，對這件事來不及互相談論。

“這樣冷的水，誰高興下去呀！一定是躲起來了，媽的，找出來，揍死他！”

監督像弄玩具一樣轉動着棍子，滿船找。

海上的風雨已經過了頂點，可是輪船冲进面前掀起的大浪里，浪頭跨過外甲板，還是跟跨進自己的院子一樣便當。經過一天一晚的苦鬥，好似遍身都負了傷，船身的什麼地方發出一種瘸子走道似的聲音，向前推進着。在伸手可探的上空，輕煙似的浮雲碰在桅桿上，斜斜地飛掠過去。陰涼的雨點還沒有停。四周一掀起洶涌的浪頭，就清楚地望見打進海里的雨點。比跑進原始森林中遇上大雨更加難受。

麻的纜索都硬幫幫地凍住了，抓住手里跟抓着鐵管一樣。學生出身的那個漁工留意着腳底的滑溜，抓住繩子走過甲板，正跟從扶梯上兩級一步奔上來的侍役打了照面。

“喂！”侍役把他拉到避風的椅角上。“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情。”說着，就講起來了。

——今天天亮前兩點鐘模樣。浪頭一陣一陣一直卷到上甲板，嘩啦啦，嘩，像瀑布一樣流着。浪頭在黑夜中露出白牙齒，時時發出青白的光芒。因為風雨，大家都沒睡覺。正在這個時候，無線電報員慌慌張張地跑進船長室來。

“船長，不好了，S.O.S①！”

“S.O.S？——哪條船？”

“是秩父丸，同咱們的船并行的。”

“那是一條爛船！”淺川還穿着雨衣，張開兩腿坐在椅角上的椅子上。他抖動着一只腳上的靴尖，滿不在乎地笑了。

“當然，每條都是爛船呀。”

“一刻也不能緩呀。”

“嚯，這可不得了。”

① S.O.S，是輪船遇難求救的無線電碼。

船長来不及披外衣，正要打开門到舵樓里去。可是門还没打开，淺川一把抓住船長的右肩。

“你要去繞这些弯子，是誰發的命令？”

誰發的命令？不是“船長”么？——可是船長一下子楞住了，跟一条杠棒一样。但他立刻恢复了自己的立場：

“我是船長。”

“你是船長——啊？”監督跨开兩腿，挡住船長的去路，用尾音提得很高、極端侮辱的腔調說。“嚶，这是誰的船？是公司出錢雇来的。只有公司代表須田先生跟我才能說話。你当船長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值一張廁所里的手紙呢。明白了沒有。——你要多管閒事，一个禮拜就都给糟蹋了！不是說着玩的，你敢耽誤一天路程！而且秩父丸保了很高的險，一条爛船，沉掉了反而有利。”

侍役認為“馬上”就要大吵了，事情决不能这样就了。可是(!)船長好像嗓子里塞了棉花，呆呆地站着不动。侍役从沒有見過这样的船長。船長的話不發生效力？天底下哪有那样的事！可是，終于有那样的事。——侍役就是想不通。

“你要講人道，还能跟外国打仗？”監督狠狠地歪着嘴吐了一口口水。

無線电报房里收报机不断地响着，时时爆出青白色的火花。反正得了解一下情况，大家都上电报房去了。

“瞧，打得这样急——越打越急了。”

电报員回过头来对正在背后注視着的船長和監督說。他們的眼睛紧紧追随着电报員的手指，只見它很灵活地按着各种开关和电鈕，这边那边地动着。不禁感到渾身的緊張，連气也沒有透一口。

每次輪船震动一下，跟一个瘡似的裝在壁上的电灯就暗一

下亮一下。隔着鉄門可以听到潑在船肚上的浪声，和不断地响着的不吉利的汽笛声。汽笛声跟着風勢，一会儿很远，一会儿又好像近在头頂。

唧唧——唧，唧唧——唧，收报机帶着長長的尾音，爆散着火花。突然，声音停止了。在这一刹那間，每个人的心里都受了一下打击。电报員慌忙擰动开关，連連地搖着机器，可是，沒有声音。已經沒有电报發来了。

电报員扭一扭身体，把迴旋椅轉过来。

“沉沒了！……”

从头上摘下耳机，輕声地說：“全船四百二十五人，已临絕境，無得救之望。S.O.S,S.O.S,連續了兩三次，就断电了。”

船長听了这个报告，把手指掏进領圈里，悶悶地搖一搖頭，把脖子伸了一下；用茫然無神的目光向四周不安地扫了一眼；又摸了一下領結，就轉身走到門外去了。——船長的这个样子叫人見了实在难受。

.....

学生出身的漁工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說：“嚯，有这样的事。”——沉鬱地回过头去望海。海上还在翻騰着巨浪。一会儿水平綫好像就在船底下，不到兩三分鐘，又好像从山溝里仰望狹窄的天空一般，沉到海底里去了。

“真沉沒了么！”心里光惦着这件事，不覺自言自語起来。——想到自己也是在一条爛船上。

——所有的蟹工船全是爛船。工人們死在北鄂霍茨克海这样的事，丸之内^①的老闆們是不放在心上的。資本主义追求利潤追到了絕路，利率低落，遊資拥塞，就“名符其实”地什么事都

^① 丸之内是东京的銀行和大公司区域。

干得出来，無論什么地方，都会發瘋似地杀出一条血路。因此，这种憑一条船可以捞到几十万的蟹工船买卖，当然对他們是極有兴趣的。

蟹工船是一种“工船”(工厂船)，不是航船，因此不适用航海法。破破烂烂的跟“害梅毒”一样的輪船，停泊了二十来年，除了沉沒之外別無用处，却不害臊地大大打扮一番，就开到函館来了。在日俄战争中的医院船和运输船，早已“光荣”地成了瘸子，跟魚肚腸一样扔掉，也像鬼影似地出現了。——蒸汽强烈一点，管子就会破裂冒汽。被俄罗斯的監視船一追，加快了速度(这样的事是常常有的)，整个船身就吱吱發响，跟害中風病一样身体直哆嗦，好像馬上就会一片片地散开来。

可是，这都沒有关系，这是一切都应该为日本帝国起来效力的时候呀。——而且，蟹工船完全是一个“工厂”，却又不受工厂法的限制，天下再沒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事情了。

調皮的老闆說这种买卖是“为日本帝国”，可是意想不到的金錢却大把大把地装进口袋里。老闆坐在汽車里想，为了保障这种好买卖，应该亲自出馬去当“議員”。——大概正在同一时候，一分鐘也不差，秩父丸上的工人們，在相去几千公里的北海上，面对着碎玻璃一样尖利的風浪，和死亡战斗着。

……学生出身的漁工走下扶梯到“粪坑”里去，心里想：“这可不是別人的事情呀。”

走下了“粪坑”的扶梯，在正面的牆上瞧見一張別字連篇的佈告，用飯粒代替槳子，凸凸凹凹地貼在那兒：

如有人找到杂工宮口，賞蝙蝠牌烟兩包，手巾一条。

淺川監督

三

蕭蕭的細雨下个不停，迷濛在雨霧中的堪察加的海岸綫像一条滑溜的鰻魚似地伸展着。

博光丸在离岸四海里的地方下了錨，因为离海岸綫三海里以內的洋面是俄罗斯的領海，“按照規定”是不能开进去的。

漁網都收拾好了，做好了各种准备，随时都可以动手捕蟹。堪察加在兩点鐘左右天就放亮了，杂工們穿好了衣服，脚上套着直到大腿的高統橡膠靴，爬进木板箱里，在打瞌睡。

受了荐行的欺騙，被送到船上来的东京学生出身的漁工，嘴里嘟囔着：“真豈有此理呀。”

“說得倒好听，可以单独睡觉！”

“沒說錯呀，这就是单独睡，打瞌睡唄。”

这种学生一共有十七八个。当时說定預借六十塊錢，除了火車票、宿舍錢、氈子、被头之外，还扣去介紹費，結果上船的时候，每个人倒欠了七八塊錢。当他們开始明白的时候，比握在手里的鈔票突然变成枯叶还吃惊。——他們第一次彷彿是被牛头馬面包圍着的亡魂一样，在漁工們中間縮成了一团。

从函館开船后大概第四天起，因为每天吃的是粗米飯和永远同样的湯，学生們的身体就不舒服起来了。爬上床里，大家豎起膝头，互相一次次地用指头按小腿，每次看小腿上的肉按下去有窪沒有窪，他們的心情就跟着忽好忽坏。再用手摸摸小腿，有兩三个人覺得好像触了輕微的电流，有些麻木。把兩腿掛在床沿，用手掌敲膝盖，看脚会不会蹦起来。更坏的是四五天不通

“大便”了。一个学生到医生那里去要通便的藥，回来的时候，气得臉都發青了。——“医生說，他們沒有这种高貴的藥。”

“哼，这就是船医呀。”旁边一个老漁工听了这話，說了。

“哪里的医生都一样，咱們矿里的医生也是这样的。”煤矿里来的那个漁工說了。

当大家躺下的时候，监督进来了：

“大家睡着了么？——听我說：剛收到無線电报，秩父丸沉沒了，死了多少人，还不知道詳細。”歪着嘴唇，呸的吐了一口口水，这是他的習慣。

学生立刻想起侍役給他講的話。他想：亲手害死了四五百个工人的性命，居然还裝着沒事的臉，这种傢伙，把他扔在海洋里还不够。大家一个个抬起头来，馬上鬧闐闐地談論开了。淺川說了这几句話，把左肩向前一搖，走出去了

那个失蹤的杂工，兩天前从鍋爐旁边爬出来被人捉住了。他躲了兩天，可是肚子餓急了，又爬出来。捉住他的是一个已过中年的漁工。青年漁工們生气得很，說要揍这个漁工。

“討厭的傢伙，你是不抽煙卷的，也知道煙卷的滋味么？”拿到兩包蝙蝠牌煙的漁工津津有味地抽着。

那杂工被监督剝去衣服，光剩一件襯衫，关进兩間厕所中的一間，在門上下了鎖。开头，听到隔壁哭叫的声音实在不好受，大家害怕上厕所去。到第二天，声音嘶啞了，只有唏唏的哭声，隔一个时候，才听到一声叫嚷。这天傍晚，漁工們干完活，心里惦记他，馬上跑到厕所里去，已听不見里面打門的声音了。外边敲門探問，也沒有回应。——晚上，撲倒在厕所里，一只手靠着坑板边，腦袋倒在手紙箱里的宮口，被人抬出来了。嘴唇好像塗了藍墨水，样子完全跟死了的一样。

早晨很冷，天虽然亮了，时候还只有三点。漁工們把蜷曲的手揣在怀里，駝着背，起来了。监督到杂工、漁工、水手、火夫的船艙里来巡邏，不管感冒的，害病的，全攆出去干活。

虽然沒有風，可是在甲板上干活，手指头脚趾头就跟木鏈一般失掉知觉。杂工長大声怒罵着，把十四五五个杂工赶进工房里去。他手里的竹鞭头上結着皮条，可以隔着机器架子，从对面毆打那些在工房里不好好干活的人。

“宮口昨晚上剛抬出来，連話还不会說，今天早上就一定要他干活，剛才还用脚踢他呀。”

一个跟学生相好的身体很弱的杂工，一边留心着杂工長的臉，一边把这件事告訴学生。“看看实在不会动了，后来，似乎也只好算了。”

这时候，监督連推帶攆地赶来了一个渾身發抖的杂工。这杂工因为淋着冷雨干活，害了感冒，肋膜有了毛病，就是天气不冷的时候，身体也总在發抖。眉心上打着皺結，不像一个孩子，沒有血色的薄嘴唇異样地歪着，目光中充滿了憎恨。因为熬不住寒冷，他躲在鍋爐間里偷懶，被發見了。

漁工們正用吊車放下川崎船，准备下海捕蟹。他們默默地瞅着监督和發抖的杂工。一个四十来岁的漁工，扭过臉去，彷彿不忍心看，敢怒不敢言地把腦袋慢慢搖了几下。

“花了大錢雇他来，不是叫他来害感冒，来睡懶觉的。——混蛋，不干你的事，瞧什么！”

监督用棍子敲着甲板。

“就是在監獄里，也沒見過比这里更坏的！”

“这样的事，回到內地去說給人家听，說破了嘴也沒有人會相信。”

“对，——天下真有这样的事！”

蒸汽發动的吊車嘎嘎地轉动起来。川崎船吊在半空里搖晃着，一齐开始下海了。水手、火夫也被攆出来了。他們在甲板上怕滑溜，小心地跑来跑去。監督站在他們中間監視着，像一只豎起紅冠的雄鷄。

活兒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学生出身的漁工在貨包后面坐下来避風，矿山来的漁工把兩手拱在嘴边，呵呵地哈着气，从犄角上突然溜过来了。

“簡直是卖命么！”这是从心里發出来的真实的感觉，不由地触动了学生的心。“还是跟煤矿里沒兩样。不豁出一条命，就沒法子吃飯。——瓦斯吓人，海浪也吓人。”

过了正午，天色有点变化了。海面上張起一層薄霧，——顏色很淡，也許不是霧——彷彿用手指撮起攤开的包袱布，掀起無數三色形的波浪。風吹响着桅桿，急急地颳过去。盖貨包的帆布的垂在地面的布边，拍拍地打着甲板。

“兔子跳起来囉——兔子！”有人大声嚷着，跑到右舷的甲板上去。这嚷声被狂風吹散，听起来好像是沒有意思的乱嚷。

洋面上三角波的頂上飞着白沫，彷彿無數的兔子在大平原上飞奔。——这是堪察加颶風的前兆。海底的潮流突然很快地流过来。船身开始打側，剛才在右边望見的堪察加，忽然到左边去了。——留在船上干活的漁工和水手，心里慌張起来。

报警的汽笛在頂头上响起来，大家站住抬头向上望。大概因为正站在煙囪底下，望見煙囪斜向后面，特別粗大，像水桶一样，在一晃一晃地搖动。从煙囪半腰中像德国帽子似的汽笛里發出来的叫声，在狂風中听去特別悲壯。——远离本船出發捕蟹的川崎船，得靠着这个不断叫着的汽笛，冲过風雨回来。

漁工和水手們擠在陰暗的機器房的扶梯口亂嚷嚷。每次船身傾斜着，从上向下一晃，就閃進一道薄光。漁工們的各色各樣的興奮的臉，一下子顯出來，一下子又消失在暗處了。

“怎麼啦？”礦工擠到人堆里來。

“揍死淺川這個混蛋！”人羣中騰起了殺氣。

原來今天早晨，監督已經接到離本船十海里洋面上停泊××丸打來預告颶風的電報，電報上還特地說：要是川崎船已經出發，趕快叫回來。那時候，他說：“這點兒事，也值得大驚小怪，那還特地上堪察加來幹麼。”

電報員洩露了淺川當時的話。

第一個聽到這話的漁工，把電報員當做淺川，劈面就罵：“你想到沒有，這是人命呀！”

“人命？”

“對。”

“可是淺川並沒有把你們當人呀。”

漁工還想說什麼，可是結巴起來了。他氣得滿臉通紅，跑到人堆那邊去了。

大家呆呆地站着，陰沉的臉上現出了無疑是從心底里逐漸發出來的興奮。一個父親乘川崎船出發的雜工，在雜工們聚集着的人堆外邊發楞。汽笛不斷地響。漁工們聽着頭頂上的汽笛聲，心里着急得要命。

快近傍晚的時候，聽見船橋上有人大聲叫嚷。在下艙的人兩腳併做一步從扶梯跑上來。——有兩條川崎船，用纜索連結在一起，開回來了。

川崎船靠近了，可是大浪好像把川崎船跟本船分放在蹺蹺板的兩頭，彼此一高一低地猛烈搖盪。浪頭一陣又一陣湧在小

船和大船之間，把船身搖晃得很厉害。明明已經到了眼前，就是靠不到一起。——叫人看着又急又恨。纜索从甲板上扔下去，沒有扔中，只白白濺起一陣水沫，落到海里，像一条海蛇。人們把纜索拉起来，重新扔下去，这样扔了好几次。大船上大家齐声叫嚷，可是小船上沒有回答。漁工們的臉緊張得像石头一般一动不动，眼睛呆呆地瞪着，好像瞧見了什么。——这种慘不忍睹的情景，深深地印进漁工們的心头。

纜索又扔下去了。开始是螺旋形地——接着像一条鰻魚似地伸下头去，斜斜地打在伸出双手来抓纜索的漁工的脖子上。大家叫一声“啊啲”！那漁工一下子就倒下去了。可是，终于把纜索抓住了！——纜索一伸直，就滴着水点，拉成一条直綫。在大船上望着的漁工，不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汽笛不断地叫，順着風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到了傍晚，除了兩条之外，全部川崎船都回来了。川崎船上的每个漁工一跨上大船的甲板，就都昏迷起来。有一条因为滿船进了水，只好投进鉄錨讓它沉沒，船上的漁工移到别的船上回来。还有一条，連漁工一起失蹤了。

监督非常生气，几次走下漁工的艙房里来，又走上去。大家用恨不得把他燒死的仇恨的眼光，一次一次默默地送他的背影。

第二天，大船移动了，一边搜索川崎船，一边追逐蟹羣。因为“五六条人命沒有关系，可是舍不得一条川崎船”。

从早晨起，机器房忙碌起来。起鉄錨的震动，把背靠着錨房的漁工們像炒豆子似地蹦起来。船边的鉄板都已經腐蝕，一震动就落下碎屑来。——博光丸开到北緯五十一度五分的洋面，搜索抛了錨的第一号川崎船。流动的冰凌时时在搖盪的波浪中

露出头来，跟活的一样。有时候，这儿，那儿，流动着的冰凌匯成望不到边际的一大片，冒出泡沫来，眼見得把輪船困在核心了。冰上冒出一片水蒸汽，彷彿被吹風机吹着一样，襲来一股“寒氣”。船身的各部分突然吱吱地發响，被海水潑湿的甲板和船欄都冻了冰。船肚上，結滿了亮晶晶的霜花，彷彿扑了白粉。水手和漁工掩着兩額，跑过甲板。船向前突进，身后留下長長的水痕，像一条平原上的大路。

川崎船一直沒有找到。

將近九点鐘的时候，在船桥上望見前面飄着一条川崎船。監督知道了这事，在甲板上跑着，很高兴地說：“媽的，好容易找到了，媽的！”立刻把摩托船放下去。可是，这不是那条要搜索的第一号川崎船，它比第一号新得多，打着36的号碼，还帶着一个明明是×××丸的铁浮标。看来是×××丸移动的时候，为了便于找到原来的位置，特地留下的。

淺川用手指头咚咚地敲着川崎船的船身。

“这家伙挺不錯呀。”他嘻嘻地笑了一笑。“把它拉上来。”

把36号川崎船用吊車拉到博光丸的船桥上。川崎船在空中搖晃着，水点滴到甲板上。“發了一票大洋財”。監督大模大样地望着吊起来的川崎船，自言自語地說：

“一票大洋財，一票大洋財！”

漁工們一边收拾漁網，一边瞅着監督：“瞧这只偷食貓，讓鍊子断下来，打碎这混蛋腦袋。”

監督用尖利的目光俯視每个正在干活的漁工，从他們身边走过，然后，急忙粗声大气地呼唤木匠。

木匠从另一边的艙口探出头来：“什么事？”

監督喚錯了方向，回过头来，怒冲冲地說：“什么？——混蛋，

把號碼刨去，鉋子，鉋子。”

木匠还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蠢貨，來啊！”

矮小的木匠腰里插着鋸子，手里拿着鉋子，跟在肩膀寬闊的監督的身后，像癩子似地跨着踉踉蹌蹌的步子走過甲板。——川崎船第36號的“3”字用鉋子刨去，變成“第6號川崎船”了。

“這就行啦，這就行啦。嚯，瞧這樣子！”監督把嘴歪成三角形，伸起身子呵呵地笑了。

船再往北開，看來也沒有找到川崎船的希望了。因此拖起第36號川崎船而停泊的輪船就慢慢轉了一個大圈子，準備回原來的地方。天開晴了，澄清得像用水洗過一樣。堪察加的連峰發出晶瑩的光輝，像明信片上的瑞士羣山。

失蹤的川崎船沒有回來，漁工們從失蹤的漁工留下來的水坑似的空艙位上收拾他們的行李，找他們家屬的地址，準備萬一絕望時可以替他們料理後事。這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漁工們好像被人瞧見自己的傷一樣感到難受。在留下的行李中找出了封皮上寫着同姓女名^①收件人的小包和信件，那是準備有聯絡船來的時候捎回去的。在其中一人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封信，是用舌頭潤着鉛筆寫的，夾雜着草體字母和正體字母。這封信，在漁工們粗魯的手里傳遞着。他們跟揀豆子一樣一個字一個字熱心地唸完之後，像見到了不忍看的東西似地搖一搖頭，遞給第二個人看去。——這是孩子寫來的信。

一個身體魁梧，在北海道內地干過各色各樣行業的漢子，吸

① 日本人的習慣，妻子用丈夫的姓。

了一下鼻涕水，从信上抬起臉来，用沙啞的低音說：“都是淺川的緣故，要是真的死了，就得給爸爸报仇啊。”

“只消一个人就能把这家伙推到海里去。”一个年輕的、肩头聳起的漁工，嗓音更低地說。

“唉，瞧了这封信真难受，叫人回想起往事来了。”

“唉，”第一个說話的又說。“咱們这么糊塗下去，迟早也得被这家伙治死，可不是別人的事情呀。”

一个跪坐在椅角上，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眨着上眼，听大家說話的汉子，这时候嗯、嗯地点着头說：“一切包在我身上，到时候，只消一推我就把他推到海里去。”

大家不言語，——虽然不言語，却透了一口大气。

博光丸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过了三天，突然(1) 那条失蹤的川崎船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他們从船長室回到“粪坑”里馬上被大家包圍起来

——原来他們在“暴風雨”中馬上失掉了駕駛的力量，就跟被人抓住了后領的孩子一样，毫無办法。他們离本船最远，而且遇到頂头風，大家都准备死了。漁工是“習慣了”在随便什么时候“动不动”就准备死的。

可是(1) 一个千載难逢的遭遇，第二天早晨，川崎船灌进了半船水，飄上堪察加的海岸。大家被附近的俄罗斯人救起了。

那俄罗斯人一家四口。对于渴望着有女人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的他們，在那里感到一种說不出来的魔力。而且那人家很亲切，照顧他們很周到。不过，开头的时候，大家碰見那些言語不通、头髮眼睛顏色不同的外国人，心里还是有些彆扭。

可是，馬上就明白了：怎么，还不是跟咱們一样的人么！

村里人知道有遭难船，很多人都来了。这里是离日本漁区

很远的地方。

他們在那里住了兩天，把身体养好，就回来了。“实在不願意回来”。誰願意回到这种地獄里来呢！可是，他們的話还没有完。这里头还藏着“有趣的故事”。

就在回来那天，他們正圍着爐子，一边整行裝一边談話，那时进来了四五个俄罗斯人。——中間还夾着一个中国人。——一个大臉龐、長着很多短短的紅毛鬍子、有点駝背的汉子，忽然大声地指手划脚地講起来。船头^①連忙对他做手势，表示自己不懂俄国話。俄罗斯人講完了一句，旁边望着他說話的那个中国人就用日本話翻譯。这是顛倒凌乱的日本話，一个字、一个字，像喝醉酒的人說出来的一样，断断续续，倒来倒去，反而把听的人头腦弄糊涂了。

“你們，錢，一定沒有吧。”

“对。”

“你們，是穷人。”

“对。”

“这样，你們，就是無产階級。——懂么？”

“嗯。”

俄罗斯人笑着，在旁边走来走去，有时候停步看着他們。

“有錢人，把你們，这个（他学着扼住脖子的样子）。錢越来越多（他用兩手比拟大肚子的样子）。你們，怎么也搞不过他，变成穷人了。——懂么？——日本国，不行。干活的人，这个（他蹙着臉，学着病人的样子）。不干活的人，这个，嗨嗨（他学着大模大样走路的神气）。”

① 每条川崎船上，有一个船头，是管理漁工的。

这些話引起了青年漁工的兴致。說着：“对呀，对呀！”笑起来。

“干活的人，这个。不干活的人，这个（他重复着剛才的动作）。这个不行。干活的人，这个（現在，他反过来做挺胸突肚的姿势）。不干活的人，这个（他学着老年乞丐的样子）。这个就好。——懂么？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国家。只有干活的，干活的，这个（学着挺神气的样子）。俄罗斯，沒有不干活的人，沒有坏蛋，沒有扼人脖子的人。懂么？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那些人，那些人到处造謠。”

他們茫然地想：这就是“可怕的赤化”么？如果这就是“赤化”，那也是很有“道理”的呀；就被这些話有力地吸引住了。

“懂，对的，懂！”

兩三个俄罗斯人自己嘖嘖咕咕地談开了。中国人听了他們的話，又断断续续地，用日本話一个字一个字地說了：

“有的人，不干活，發財。無产階級，永远，这个（学着扼脖子的样子）——这个，不行！無产階級，你們，一个人，兩個人，三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五万个人，十万个人，大家，大家，这个（学着孩子們手拉手的样子）。强大起来了，靠得住（他拍拍胳膊）。不会失敗，不管对誰。懂么？”

“嗯，嗯。”

“不干活的人，逃啦（学着逃跑的样子）。靠得住，真的。干活的人，無产階級，威風啦（他学着昂头闊步的样子）。無产階級，頂頂大。——沒有無产階級，大家，沒有面包。大家餓死。——懂么？”

“嗯，嗯。”

“日本，还，还不行。干活的人，这个（他学着弯腰屈背的样

子)。不干活的人，这个(他学着威风地把人打倒的样子)。这个，都不行！——干活的人，这个(他学着狠狠站起来，昂然扑过去，把对方打倒，踩在脚底下的样子)。不干活的人，这个(学着逃跑的样子)。——日本，只有干活的人，好国家。——無产阶级的国家！懂么？”

“嗯，嗯，懂！”

俄罗斯人發出怪声，踏着跳舞似的步子。

“日本，干活的人，干呀(他站起来，学着揮刀的样子)。快活呀，俄罗斯，大家都快活呀，万岁。——你們，回船上去。你們的船，不干活的人，这个(学着很威风的样子)。你們，無产阶级，这个，干呀(学着打拳的样子——以后又学着 胳膊挽胳膊，向前冲去的样子)。靠得住，胜利！——懂么？”

“懂呀！”青年漁工不由地兴奋起来，突然抓住了中国人的手。“干，一定干！”

船头想：这就是“赤化”，是叫人干恐怖的事情。这个——俄国人就用这个手段騙日本人。

俄罗斯人講完話，又大声地嚷着什么，使勁握他們的手，拥抱他們，把硬毛鬍子的臉擦他們的臉。日本人發窘了，拚命把脖子往后仰，不知道怎样才好……

大家眼睛不时地望望“粪坑”的进口，連連催他們說下去。他們又講了亲眼見到的俄国人的各种事情。这些話，彷彿吸水紙吸墨水，吸进大家的心头。

“喂，談够了吧。”

船头見大家听得那么出神，便推了一下正在使勁談着的青年漁工的肩头。

四

暮靄籠罩下來了。輪船的甲板上，一套嚴格刻板地裝配着的通風管、煙囪、吊車的架子、掛起來的川崎船、船欄杆等等顯出朦朧的輪廓，看起來從沒有感到過這樣親切。柔和清新的空氣拂拂地吹過臉龐。——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晚上。

靠近后艙艙口那兒，吹來一股蟹腥氣。在山一樣堆積着漁網的地方，映出兩個高低不一的影子。

一個因為勞動過度害了心臟病，身體黃腫的漁工，躺在床上聽心跳的聲音總是睡不着覺，就走到甲板上來了。他靠在欄杆上，茫然地望着化成了面湯似的模糊的海水，立刻沉思起來：眼看自己這樣的身体，遲早會被監督折磨死；但是死在這遙遠的堪察加，連陸地也踩不上，實在太淒涼了。^①

.....

電報員收聽別的船發出來的電報，把他們的捕獲量一一報告監督。看了這些報告，知道自己的船好像是輸定了。監督心里着急起來。這件事立刻加重了幾倍分量；反應到漁工和雜工的身上。——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事情，最後總要落到他們身上。監督和雜工長特意使“船員”和“漁工”、“雜工”之間發動工作競賽。

同樣干剝蟹的活，漁工和雜工們認為“輸給船員”是不服氣的（雖然多干活對自己並沒有好處）。監督高興得“拍手”了。今天

^① 此處以下，由譯者刪去原文四十二行。

贏了；今天輸了；今天一定要爭回來——一天又一天連續着狂熱的競賽。同一天的工作量就比過去提高到百分之五六十。可是過了五六天，兩方面都好像有點洩氣了，工作量漸漸降低。一邊干活，腦袋不時就突然搭拉到胸口上。監督一聲不響地動手就揍。他們挨了揍，不禁“啊——”的一聲驚叫起來。——大家好像成了敵人，忘了談話，只是不吭氣地埋著頭干活。活兒是那麼緊張，連談話的“閒工夫”也沒有了。

後來，監督就開始對勝利的一邊發給“獎品”，死灰就重新燃燒起來。

“這些傢伙，要他們怎麼樣就怎麼樣！”監督在船長室里跟船長一起喝啤酒。

船長像胖女人一樣，手背上長着肉渦，拿金頭香煙在桌子上輕輕地敲打，用意義不明的笑臉回答監督。——船長覺得監督在自己面前總是處處搗蛋，心里很不耐煩，光想漁工們也許突然鬧起來，把這傢伙扔到堪察加海里去。

監督除去發“獎品”，又出了佈告，聲言對於干活最少的人要使用“火烙”的刑罰。這是一種把燒紅的鐵棍烙在人身上的刑罰。這種“火烙”的刑罰永遠像影子似地跟住那些干活的人，往哪里也逃不了。工作量又很快地上昇了。

人的身體里到底有多少潛力，這一點，監督比干活的本人知道得更詳細。——大家干完活，像木头一樣倒在艙棚里，就“不知不覺地”嗚嗚起來。

有一個學生，想起小時候祖母帶他上寺院，在一座陰暗的大殿里見過“地獄”圖，就跟這兒完全一樣。那地獄圖使小時候的他聯想到在泥沼里蠕蠕爬行的大蛇之類，現在的活兒正跟大蛇一樣怕人。——過度的勞動反而使人失眠。半夜後，在陰暗的

“粪坑”里，到处發出磨玻璃一样的难受的磨牙齿声、說夢話和發夢魘的惊叫声。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常常有人忽然低声对自己活着的身体說：“真不容易，还活着呢……”真不容易，还活着——他們这样对自己的身体說！

一个学生出身的人特别覺得“受不住”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①，从这里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了。”——这位学生已經好几天沒有拉大便，腦袋上要不是用手巾紧紧紮住，就不能睡覺。

“可不。”跟他說話的那人，把从函館帶來的威士忌酒，像喝藥一样，用舌头尖一点一点地抹着。“到底，这是一件大事業呀。要開發人跡未到之地的富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这蟹工船，現在已經好得多了。开始創办的时代，既不能观测气候和潮流的变化，又不能真正控制地理，不知道沉沒过多少船呢。被俄国船打沉、捉去、杀掉，还是不屈服，前仆后繼，繼續苦斗过来，这大富源才变成了咱們的。……嗨，有什么办法呢。”

“……”

——正如任何时代的历史上写着的一样，事实也許就是这样。可是蟠踞在他心底的一股郁气并不能因此感到輕松。他默默撫摸着自己的薄板一样發硬的肚子。在大拇指边上，好像觸着輕度的电流，感到微微的麻木，心里覺得难受。他把大拇指提到眼前，用另一只手抹了一抹。

——大家吃过晚飯，就圍住裝在“粪坑”中的一只上边有地圖一般縱橫裂紋的破爐子。各人的身体稍稍热一点就冒出水蒸

①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部名叫“死屋手記”的小說，是写西伯利亞的牢獄生活的。

汽来，鼻子里冲来一股蟹腥味。

“不知什么道理，总不愿意叫人折磨死呀。”

“对！”

凝滞在头上的憂郁的气氛，跟雪崩一样向他们压下来。正在被人謀害呀！大家虽沒有明确的对象，可是心里却越来越愤怒了。

“嗨，咱们什、什么也得不着，媽、媽的，就叫人白白折磨死么！”

結巴的漁工，好像責备自己一般，漲紅着臉，急呼呼地大声說了。

一下子，誰都沒有吭声，感到好像有一件什么东西“突然”昇到自己的心头。

“真不想死在堪察加……”

“听电报員說：运输船已經从函館出發了。”

“真想回去。”

“能回去么？”

“听說也有人搭联络船逃跑呢。”

“啊？……那倒不錯。”

“听說也有人假裝出發捕蟹，逃到堪察加陆地上，跟罗宋人一起搞赤化宣傳。”

“……”

“是为日本帝国么，——說得多好听。”——学生解开胸口的衣鈕，露出跟梯級一样的一档一档的胸脯，打着呵欠，簌簌地搔着。干結的体垢像薄云母片一样掉下来。

“哼，光讓公、公司的老板剝、剝削呀。”

一个已过中年的漁工，从牡蠣壳一样打着皺紋的眼皮底下

显出微弱而混濁的目光，茫然地望着爐子，吐了一口口水，落在爐子盖上，一下子就烤成一个圓塊，發出吱吱的响声，像豆子一样彈起来，一会儿变得很小，只剩下像油煙似的一粒小小的渣滓，就消失了。大家用漠然的目光望着这个过程。

“这說不定是真的吧。”

可是，那个船头，一边把水袜子的紅絨里子翻出来在爐子旁边烤着，一边說：“喂，造反可不行呀。”

“……………”

“这是我們的自由，媽的。”結巴的漁工像章魚一样鼓起了嘴唇。

水袜子的橡膠底被火烤热了，發出一股臭味。

“喂，老头兒，橡膠！”

“啊哟，烤焦了！”

海上好像有浪了，船边微微發响，船像搖籃似地搖晃。五支光的电灯像腐敗的酸水，圍在爐边的人們身后，映出各色各样連在一起的影子。——靜寂的夜。爐口的紅紅的火燄，在人們的膝盖下映出閃爍的光。飄然地，完全是飄然地，而且只在一刹那間，使人回忆起自己不幸的經歷——是出奇地靜寂的夜。

“有煙卷么？”

“沒有……”

“沒有？”

“沒有了。”

“媽的。”

“喂，把威士忌拿过来呀。”

对方把方形的玻璃瓶倒过来給人看。

“嚟，不要那么浪費吧。”

“哈，哈，哈。”

“真是豈有此理的地方，可是，大家都来了，咱也来了……”說这话的漁工曾在芝浦^①的工厂里呆过，他就講起工厂里的事情来。北海道的工人都把“工厂”当做难以想像的“好地方”。据这人說：“只要有这里的百分之一的情况，在那边，早就罢工了。”

从这话开头，大家都自然地講起过去干过的活兒。“筑公路的工程”、“水利工程”、“修铁道”、“开港”、“开新矿”、“开荒”、“搬运工人”、“捕紅眼魚”——几乎所有这些活兒全有人干过。

在內地，工人們已經“强大”，非法的剝削行不通了。資本家把市場大部分都開發了，可走的路都已經走尽，就把魔爪伸“到北海道去，到樺太去！”他們在那里跟在朝鮮、台湾等等殖民地一样，可以順順利利地随便“虐待工人”。無論誰也說不出来的事情，却能够明明白白干出来。在“筑公路”、“修铁道”的土工队里，土工被打死，比捏死虱子还容易。受不住“苦役”逃跑的人，給抓回来就縛在木柱子上叫馬蹄踢，或是放在后院里讓狼狗咬，而且还当着大家的面示众。就是那些“非人”的土工，有人听見胸脯里肋骨剝落折断的声音，也禁不住掩住面孔。人昏过去了，用冷水潑醒，这样死去活来好几次。最后，像包袱一样，掛在狼狗的强壯的脖子上被摔死。被人狠狠地扔到空場的角落里，尸体上的肌肉还在抽动。用火筷子狠狠烙在屁股上，用六角棒打得直不起腰，这些都是“家常便飯”。正在吃飯的时候，忽然听見屋后面發出惨厉的叫声，接着就傳來一股燒人肉的臭味。

“不吃了，不吃了。——这种飯还吃得下去么。”

大家把筷子一放，臉色陰沉地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① 芝浦是东京工厂区。

因为强迫劳动的缘故，不知有多少人害脚气病死了。“死了人”，也因为“没工夫”，屍首擱上几天不收殮。有人到屋后面去，常常瞅見暗角落里胡乱用蘆蓆包着的屍体，蓆边露出兩只像小孩一样，干縮得很小的，又黃又黑的死色的脚。

“屍首滿臉蒼蠅，走过旁边，不是一下子哄的都飞起来了么！”

有人用手拍打着額角走进来，这样說。

大伙一早天沒亮就上工地，一直干到十字鑄的尖头砍出青綠的火花，連自己的手都瞧不見的时候。大伙反而羨慕起关在附近監獄里的犯人来了。特别是朝鮮工人，受到隊長和工头的，还受到同干苦工的(日本人的)“踩在脚底下”般的待遇。

駐紮在离那里二三十里地的村子里的警察，常常拿着簿冊跑来調查，有时候傍晚才走，有时在那里过宿。可是从沒有在土工跟前露过一次臉。只在回去的时候，他滿臉通紅，一边走路，一边像救火队放水似的在路当中往四处洒小便，嘴里模糊地自言自語。

在北海道，鉄路上的每条枕木，名符其实条条都是工人的青腫的“屍体”。在开港工事中，害脚气病的土工，就跟“人樁”一样被活活埋在那里。这种北海道的工人，外号叫“章魚”。章魚为了活命吃自己的肢体，他們就跟章魚一样。在那里，可以肆無忌憚地进行“原始的”剝削，而源源不絕地大發其財。而且用开发“国家”富源那样好听的口号，把这种剝削合理化了，一点岔子也不会出。为了“国家”，工人就得“餓肚子”，就得“讓人活活揍死”。

“能够檢一条命回来，真是靠菩薩保佑，謝天謝地！要是在这条船上叫人折磨死，还不是一样嘛。——我禽他媽的！”說这

話的漁工，毫不在乎地大聲哄笑起來了。笑過之後，陰郁地皺皺眉頭，轉過臉去。

在礦山里也一樣。——資本家在新礦山開掘坑道，要調查明白那里會冒出什麼瓦斯，會不會發生意外的變化，以便採取一定的方針，使用乃木軍神所用的方法^①，把比買土撥鼠還便宜的價錢買來的“工人”，一批又一批地趕進去送命，比使鼻涕紙還要隨便！工人的肉片，像魚生片一樣，一層又一層地把坑道的牆壁膠結實了。因為離城市遠，反正沒有人知道，在那里一樣可以干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用駱駝馬運出來的煤塊中，常常夾雜着血淋淋的大拇指和小指頭。連女人和孩子見了這種東西也不會皺眉頭，他們“已經習慣”了，毫無表情地把它推到下一個采煤場去。——這些煤塊就為資本家的“利潤”去發動巨大的機器。

每個礦工都跟長期關在牢里的囚犯一樣，有一張死色的、黃腫的、永遠呆木的臉。陽光不足，煤屑、含毒瓦斯的空氣，以及溫度和氣壓的失常，不知不覺把身體搞壞了。“當上七八年礦工，大概有四五年都是在黑暗的地底下，見不到陽光，四五年呀！”——可是，不管發生了什麼事，資本家要雇用接替的工人，隨便什麼時候可以雇到很多，一到冬天，工人還是源源流進礦山里去，因此對工人的健康就管不得許多了。

此外還有“外來農民”——北海道有一種“移殖農民”。資本家用“開墾北海道”、“獎勵移民、解決人口糧食問題”、日本少年式的“移民暴發戶”等等成功故事的电影，鼓動那些土地快要被人搶去的內地貧農，獎勵移民墾荒，把他們趕到掘下四五寸，底

① 日俄戰爭時，日本陸軍大將乃木希典善用兵，被稱為軍神。他曾以大量犧牲兵士生命的戰術奪取了旅順口。

下就是膠泥的土地上。肥沃的土地，都已插上了界石。一家人埋在雪里，連土豆也吃不上，到第二年春天就餓死，這樣的事情不知發生過多少次。直到融雪的時候，相隔五六里地的“鄰居”跑來，才發現他們的屍首，嘴里還含着嚙了半截的草屑。

極少數的人好容易沒有餓死，在瘠地上掏掘了十來年，剛剛有點像熟地，立刻就變了“別人”的產業。資本家——那些放高利貸的、銀行家、貴族、大富翁，只放出一些騙人的貸款（扔在那裡），荒地就變成胖黑貓的毛皮一般的沃土，百發百中地成為自己的東西了。一些趁機會賺便宜錢眼光銳利的人學着這個榜樣，也都跑到北海道插進來。——無論在這裡、在那裡，農民都被吞沒自己的東西。最後，正如他們在內地時一樣，又變成了“佃農”。到那時候，他們才知道“完蛋了”！

他們原想多少搞點錢回老家，才渡過津輕海峽到冰雪的北海道的。——在蟹工船里，有許多這種從自己的土地上被攆出來的人。

搬運工人也跟蟹工船里的漁工一樣。他們擠在有人監視的小樽的宿夜店里，就被人用船送到樺太和北海道的偏僻地方。只要腳底下稍微一滑溜，就會被從山上隆隆滾下來的大木材壓得比薄煎餅還扁。在水里泡脹了樹皮的大木材，用吊車嘎嘎地吊到船上去。一不小心被它撞着，撞破了腦袋的人，就比一只跳蚤還輕地被打到海里去了。

——在內地，不肯永遠不作聲地叫人殺掉的工人們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反抗了，可是“殖民地”的工人對這種情況是完全“隔絕”的。

受着苦，受着苦，再也受不住了。可是跑來跑去，就跟滾雪球一樣，身上的苦難越滾越大。

“怎么办呢？……”

“叫人杀死，再明白沒有了。”

“……”想說什么，可是說不出来，大家都沒吭声。

“叫、叫、叫人杀死以前，咱們得先杀人。”結巴的漁工气得冒冒失失地說。

浪头一陣一陣地、緩緩地撞到船肚上。上甲板上好像什么地方气管漏了气，不断地、嘶嘶地發出像水壺里沸水似的柔軟的声响。

睡覺以前，漁工們脫下髒得像烏賊干一样油膩膩的汗衫和絨衣，在爐子上張开来。圍爐的人們像在被爐^①上一样兩手提起衣服来烘，等到烘热了，就使勁地抖动。虱子和臭虫落在爐子上，發出滴瀝的响声，有一股燒人肉似的臭味。虱子遇到热气，呆不住了，拚命地动着細毛腿，从衣縫里爬出来。把牠捉起来，像皮膚上的脂肪粒一样，圓滾滾、油滑滑的使身上有悚然的感觉。有的像螳螂似的叫人不愉快的腦袋，胖得一看就知道是虱子。

“喂，把这边拉住。”

叫人把褲子管的一边拉住，就攤开来捉虱子。

漁工把虱子放进嘴里，用門牙剝的一咬，或是用兩只大拇指的指甲扣死。指甲上都染紅了，就跟孩子把髒手在衣服上擦抹一样，在工服上擦一下，又开始捉起来了。——可是仍旧睡不好覺，整夜被虱子、蚤子、臭虫攻击，也不知道是从哪兒爬出来的。不管怎样收拾，还是收拾不干淨。站在陰暗潮湿的艙棚里，馬上

① 原名“炬爐”。是一种放在木框中的火鉢，上边可以烘物，或蓋上被服。

几十只跳蚤蠕蠕地爬到小腿上来。甚至想到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發爛了，發生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好像这身体已經变成被蛆虫和蒼蝇包圍的腐爛的“尸体”。

开头，隔一天洗一次澡，身体又臭又髒，憋得难受。可是过了一星期，改为隔三天洗一次；又过了一个月，变成一星期一次；而且最后，变成一个月兩次了。說是要節約用水。但船長和監督是每天洗澡的，那就不談節約了（！）——身体被蟹沫搞髒了，一連几天不能洗澡，那还有不長虱子、臭虫的道理。

解开褲子，黑漆漆的体垢就索索地掉下来。系褲帶的地方留下一条紅紅的痕跡，在腰里圍繞了一圈，忍不住往这兒搔。在床上睡下后，到处听見簌簌地乱搔身体的声音。身体底下，好像蠕蠕地滾过一个小螺絲——立刻觉得刺痛。每刺一下，漁工們就把身体一縮，翻一个身。可是，一会儿又是一下。这样一直鬧到天亮。皮膚就跟長了癬一样变得很糙。

“讓虱子咬死呀。”

“哼，死了倒好。”

沒奈何地笑起来了。

五

兩三个漁工在甲板上慌慌張張跑过去。

他們在犄角上来不及很快拐弯，几乎跌了一交，連忙用手抓住欄杆。一个木匠正在餐厅外边的甲板上修理什么，抬起腰来望着跑过去的漁工。眼睛被冷風吹出了淚，开头还瞅不清楚。他側过身体狠狠擤了一把鼻涕，鼻涕被風吹起来，画着一条斜綫

飞掉了。

后艏左舷的吊車在嘎嘎地响。这时大家都已出去捕蟹了，吊車怎么会动起来呢。吊車上吊着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在那里摇晃。往下垂着的吊鍊在垂直綫的四周緩緩地晃成一个圓周。“这是什么？”——这时候，木匠吃了一惊。

木匠發慌似地又轉过身子擤了一把鼻涕，因为風向不对，粘膩的稀薄的鼻涕水沾在褲子上了。

“又干起来啦。”木匠用胳膊擦了擦眼淚，把眼睛鼓出来了。

从这边望过去，只見在雨后銀灰色的大海背景上，伸出了吊車的橫架，一个杂工全身被綑起来吊在架子底子，显出一团黑影。橫架一直向吊車的尖頂昇上去。像掛着一团抹布一般，有好一会儿——大概是二十分鐘的样子吧，就这样地吊上去，一会儿又降下来。那杂工蜷縮着身体，样子很痛苦，兩条腿抽搐着，像落在蜘蛛網里的蒼蠅。

一会儿，人的身体被面前的餐厅遮住，望不見了，只有拉成直綫的吊鍊晃得像鞦韆似的。

木匠的眼淚好似流到鼻子里去了，不断地淌出鼻水来，他又擤了一把鼻涕，拿出閒放在工服口袋里的鉄鎚干起活来了。

他忽然側着耳朵听了一听——又回过头来看。吊鍊晃得很厉害，好像有人下面搖动它，从那兒發出格崩格崩的鈍重难听的声响。

吊在吊車上的杂工，臉色完全变了，像死人一般發硬的嘴唇里流出白沫来。木匠下艙去的时候，瞅見杂工長腋下挟着一条木柴，聳起了一边的肩头，样子很彘扭地站在甲板上向海里撒尿。木匠望了一下木柴，心里想：就是拿这家伙揍人的。尿綫被風吹着，嘩嘩地落在甲板上，飞溅起来。

漁工們因為接連幾天的過度勞動，早晨漸漸起不來了。監督在他們枕頭邊敲着煤油箱走過去；他拚命地敲着，一直敲到他們睜開眼睛，從床上起來。一個害腳氣病的，抬起了半個腦袋說了些什麼話（可是監督只裝沒有瞧見，還是敲着空油箱），聽不見聲音，只見嘴唇在動，好像金魚探出水面呼吸空氣一樣。監督敲够了之後，吆喝道：

“怎麼啦，快起來呀！不高興也得起來，這是為國家干活，跟打仗一樣，死也得干！混蛋東西！”

病人都被揭開了被頭，推到甲板上去。害腳氣病的，腳尖在扶梯上一級一級地癩着，一手抓着梯欄，歪斜着身體，一手把自己的腳搬到梯級上去。每跨一步，心臟就好像給人踢一脚似的跳起來。

監督和雜工長對病人像對前娘的兒子一樣狠毒，趕他們去裝“蟹肉罐頭”，趕他們到甲板上“剝蟹腳”。干了一會，又要他們去粘罐頭上的貼紙。在寒颼颼陰森森的工房里，害怕腳下滑溜，小心翼翼地站上一會，膝蓋以下就麻木得跟假腿一樣。一個不小心，膝頭上的關節就好像脫了臼的鉸鍊，不知不覺地軟下來，幾乎坐到地上去。

學生拿剝蟹的髒手背輕輕敲自己的腦殼，突然身子一橫仰倒在地上。堆積在他身邊的罐頭發出轟然的大聲向他身上倒下來，依着船身的斜度，閃着光滾到機器和貨物底下去了。同伴們正慌慌忙忙準備把他抬到艙口去，恰巧碰上監督吹着哨子到工房里來，一眼瞅見，就吆喝道：

“誰撂下活兒不干！”

“誰！……”突然有一個人把肩頭一聳沖過去說。

“誰？混賬，你敢再說！”監督從口袋里拔出手槍，像玩具似

地揚了一揚，然後，把嘴噘成三角形，挺起腰來，晃一晃身體，大聲地笑起來了。

“拿水來！”

監督接過一桶涼水，就向被扔在地上像一段枕木一樣學生的臉上狠狠地潑下去。

“這就行了——瞅什麼，快去干活！”

第二天早晨，雜工們一進工房，就瞅見昨天的那個學生被綁在旋床的鐵柱上，像扭斷了脖子的雞一樣，腦袋搭拉在胸口上，脊梁頂上露出一塊高高鼓起的骨節。胸口掛着一塊跟孩子的圍嘴一樣的紙牌，上邊寫着字，一看就知道是監督的筆跡。

“此人調皮搗蛋，假裝害病，禁止解開繩子。”

伸手去摸他的腦殼，腦袋冰得像鐵一樣。雜工們原是大聲嚷嚷地走進工房裏來的，可是現在誰也不出聲了，聽到背後雜工長到工房來的腳步聲，連忙在綁着學生的機器邊分兩路走開，到自己干活的位置上去了。

捕蟹的活兒一忙，就出了許多事故。有人砸掉了門牙，整夜吐血水；有人勞動過度，在干活中暈倒了；有人眼睛里流了血；有人被狠狠地打了耳光，耳朵聽不見了。大家疲勞過度，跟喝醉了似地糊塗起來。一到停工的時刻，好容易抽一口大氣：“這就好了”，一下子感到頭昏目眩。

大家都收拾起來了。

“今天到九點鐘停工。”監督大聲吆喝着跑過來。“你們這班傢伙，只有停工的時候，手脚才快起來了！”

大家像高速度電影一樣，又慢慢地干起活來，他們已只有這一點氣力了。

“你們知道，這地方不是兩次三次可以重新再來的。什麼時

候捉到蟹是沒有一定的。光顧一天干十小時的活、干十三小時的活，到時候就停工，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失。——活兒的性質不同呀，你們知道，在捉不到蟹的時候，還不是讓你們隨便閒蕩。”監督到“糞坑”里來，說了這些話。“只有羅宋人才那樣，不管魚羣在眼前一羣一羣游過來，一到時間馬上就停工，連一分鐘也不差。所以俄羅斯變成那樣的國家。咱們日本男兒決不學他們的樣！”

“說什麼屁話，你這個騙子！”有些人肚子里這麼嘀咕着，不去聽他的話。可是大部分的人聽監督這樣說，覺得咱們日本人到底了不起。於是，便把自己每天受災受苦當做好像是一種“英雄的行為”，多少給自己一點安慰。

漁工們在甲板上干活的時候，常常望見穿過水平綫向南行駛的艦尾上飄着日本旗的驅逐艦，興奮得眼睛里充滿了淚水，抓起帽子拚命搖晃。——心里想：只有它才是保護咱們的。

“媽的，見了它就忍不住流眼淚。”

他們眼望着軍艦漸漸小起來，小起來，最後被煙霧遮住望不見了。

干完了活，大家累得像抹布似地回到船艙里，都不約而同地，毫無對象地罵一聲“他媽的”。在陰暗中，這種罵聲像充滿了仇狠的公牛的叫声。雖然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罵誰，可是將近兩百來人每天蹲在同一个“糞坑”里，大家胡亂地咕叨着，不知不覺地，想的、說的、干的（縱使慢得跟蝸蟻在地上爬），都漸漸變成一樣。——在同一潮流中，當然也有跟沉淀似地掉隊的人，也有望別的方向走去的，像中年的漁工。可是不管誰，都這樣不知不覺地走過去，又不知在什麼時候，顯然地分化了。

早晨，那個從礦山來的漁工，一邊慢吞吞地跨上扶梯，一邊

說：

“实在受不了啦。”

头一天干活干到快十点鐘，身体累得彷彿破机器似的搖搖晃晃，一边下扶梯，一边打起瞌睡来。后边的人一声吆喝，連忙搬动手脚，一脚沒踩穩，身体就仆倒了。

在动手干活以前，大家走到工房里，都躲到角落里去。每个人的臉全跟泥人一样。

“我不行了，我得磨洋工。”矿工說。

大家都沒言語，只动了一动臉皮。

过了一会，有人說了：

“不怕火烙么？……”

“我不是調皮，我干不了啦。”

矿工把袖子管捋到胳膊肘，把胳膊举到眼前像照透視似地瞅着。

“活不久了——我不是調皮才磨洋工呀。”

“对。”

“……………”

这一天，监督像一只豎起紅冠的斗鷄在工房里来回地走，嘴里連連怒叫：“怎么啦，怎么啦！？”可是慢吞吞干活的人不只有一个两个，这边那边，——几乎全部都是，他就只好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漁工跟船員第一次見到监督这副神气。在上甲板，許多蟹从網里逃出来，爬得滿地沙沙乱响。活兒就像堵塞的下水道，漸漸淤积起来，可是“监督的棍子”沒有用处了。

干完了活，大家拿湿透的手巾擦着脖子，挨次回到“粪坑”里，彼此臉望着臉，禁不住笑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就是覺得好笑。

这情形也傳到船員方面去了。他們明白跟漁工鬧对立，拚命去干活，只不过显得自己傻，就也时时磨起洋工来了。

“昨天干得太累了，今天得磨洋工呀。”

动手干活的时候，有人这样一說，大家就这样做了。不过虽說“磨洋工”，也只是少使一点勁兒罢了。

誰都覺得身体已經受不了啦。事到临头，“沒有法子”只好干，反正一样“保不了命”。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已經忍耐不住了。

“联络船！联络船！”上甲板上有人叫，連下艙也听到了。大家一个一个从“粪坑”的床架上跳下来，連身上的爛褂子也沒換过。

漁工跟船員們想联络船比想“女人”还厉害。只有这种船沒有咸腥味——却發出函館的气味，發出已經几个月、几百天沒有踩到的固定不动的“陆地”的气味。联络船还送来許多發信日期不同的信件、襯衣、褲衩、刊物之类。

他們用蟹腥味的粗硬的手，跟老鷹抓小鷄似地抓着邮包，慌慌忙忙地跑下“粪坑”去。然后在床架上伸腿坐下，在大腿中間打开邮包，拿出各色各样的东西。——有母亲坐在旁边口授，由孩子执笔的字体歪斜的信，有手巾、牙粉、牙刷、手紙、衣服；还找出夾在中間被衣服压平了的意想不到的妻子的来信。他們从这些东西上，努力想嗅到一些在“陆地”上的自己家庭的气味，找寻乳兒的气味和妻子的扑鼻的肉香。①

有人大声地哼着“斯东小調”②。

收不到任何邮件的船員跟漁工，兩条胳膊跟棍子似地插在

① 在这后面，由譯者刪去歌詞一节。

② “斯东小調”是一种流行在关东地方的淫曲。

褲兜里，在旁邊走來走去。

“你不在家，大概找到野男人了。”

大家跟他們逗趣。

也有人把臉冲着陰暗的角落，不管大伙大聲地吵鬧，獨自扳着指頭沉思。——這人從聯絡船送來的信上得到孩子死亡的消息。孩子是兩個月前死的，可是到現在才知道。信上說，因為沒有錢，打不起無線電報。這人一直悶着聲兒，簡直不像一個漁工。

可是，也有跟他完全相反的，在信里送來了一張像水汪汪的小章魚一樣嬰兒的照片。

“就是這個么？”那人發出驚喜的叫聲，笑了起來。

然後說着“怎麼樣，這是剛養的”，特地送去給每個人看，臉上帶着笑容。

在郵包中，也有收到一些東西，雖然不值錢，可是要不是妻子一定關切不到。這時候，誰見了都立刻在心裡鬨鬨地騷動起來。——而且，恨不得一下子就飛回家去。

聯絡船上還來了公司派來的放映隊。把制成的罐頭全部裝上聯絡船的那天晚上，就在船上放映電影。

兩三個裝束一律，微微歪戴着平扁的便帽，打着蝴蝶領結，穿着大腳管褲的青年，扛着累贅的箱子，到船上來了。

“好臭，好臭！”

他們這樣說着，把上衣脫掉，吹着口哨，開始把銀幕掛起來，按照一定的距離，開始架起放映機來。漁工們從這些人身上發生了很大興趣，感到一種不是“海上”的——跟自己不一樣的東西。船員、漁工，大家帶着一種高興的氣味幫他們佈置。

一個看來年齡最大、品格不高、戴着粗金屬邊眼鏡的人，站在一旁擦脖子上的汗水。

“說明員^①先生，你站在那兒，跳蚤會跳到你腿上去的呀！”

“啊啲！”他好像踩在火燒鐵板上一樣跳起來。

在旁邊瞧着的漁工們哄笑起來了。

“你們這地方太糟了！”他沙啞地、嘎嘎地笑了，果然是說明員。

“你大概還不知道，公司到這兒來干這行買賣，你猜猜要掙多少錢呢？大得很呀。六個月五百萬，一年一千萬，在口頭上說是一千萬，就是這些，也已經大得很呀。股東可以拿兩分兩厘半的空前的高額紅利，這樣的公司，在日本也算數一數二。現在聽說總經理要當議員了，那還有什麼說的。——要不是這樣糟，也掙不到那麼多了。”

天黑了。

為了附帶“慶祝完成生產總額一萬箱”，給大家分發了清酒、燒酒、烏賊干、紅燒肉、蝙蝠牌、糖果。

“喂，到老子這邊來。”

雜工們變成了漁工和船員中間扯來扯去的風箏：“我抱着你坐在我膝頭上看吧。”

“危險，危險！到我這兒來。”

這樣地吵鬧了一陣。

坐在前排的四五個人拚命拍起手來，大家不知怎麼回事，也跟着拍起來。監督走到銀幕前來。——他挺起腰，把兩隻手疊在背後。“諸位”，“兄弟”，說出了平常沒有說過的話，又說了“日本男兒”、“國家財富”那種常說的話。大部分的人牽動着太陽穴和顎骨，咬着烏賊干，都沒聽他。

① 默片時代，日本放映電影，均有專職說明員坐在銀幕旁給觀眾講解影片內容，同時摹擬劇中人口吻，代作說白。

“停止，停止！”后边有人大声吆喝。

“用不到你，滾下去！有說明員呀。”

“你还是拿着六角棍去揍人吧！”——大家哄笑起来，吹着口哨，拚命拍手。

监督到底不能在这兒洒威風，漲紅着臉說了几句話(因为鬧得厉害，大家都沒听清)，退下来了。接着，电影开映了。

开头是紀錄片。宮城、松島、江島、京都……咔嚓咔嚓放映过去了。片子常常断掉，忽然兩三幅重叠在一起，把看的人眼睛都搞花了，忽然断了片，变成一張刺眼的白幕。

接着，放映外国片和日本片。片子都有伤痕，“下雨”下得很厉害。又有些地方好像是断片接上去的，人物的影子常常跳动。——但这些都沒有关系，大家全看得出神了。銀幕上一出現外国的健美的女子，就有人吹口哨，像猪似地哼鼻子，有时气得說明員暂时停止了說明。

外国片是美国电影，描写“開發西部的历史”。——開發者遭受着野人的襲击和狂暴的大自然的破坏，依然不屈不撓地把鐵道几丈几丈地修过去。在路上，一个晚上造成的“小鎮市”，像長在鐵路上的瘤一样成長起来。鐵路越伸越远，鎮市一个接一个向前建筑过去。——在这工程中所發生的种种的困难的情境，結合着一个工人和公司經理的女兒的“恋爱故事”，用各种或隐或显的場面表現出来。到了最后，說明員把嗓子提高了：

“由于許多青年的牺牲，他們終于胜利了，几百公里浩浩蕩蕩的鐵路，像長蛇似的經過原野，穿过山脉，昨天还是一片蛮荒的土地，今天已变成国家的財富了。”

后来，那位公司經理的女兒和忽然打扮成紳士模样的工人互相拥抱，影片就完結了。

中間又放映了一個滑稽短片，沒有什麼意義，只是逗人發笑。

日本片的內容，寫一個窮苦的孩子，怎樣從“賣豆豉”、“賣夜報”，經過“擦皮鞋”、進工廠，變成模範工人，後來受到提拔，成為一個大富翁的故事。——說明員說了字幕上沒有的話：“可見勤勞者，成功之母也！”

聽了這話，雜工們認真地拍起手來，可是在漁工和船員之中却有人大聲地說：

“騙人呀，照這麼說，我就得當公司經理啦！”

大家就大笑起來。

後來說明員對他們說，“這是公司特別命令他，要他在這種地方用力反復解說的。”

最後又放映公司所屬各廠和事務所的影片。出現了許多“勤勞”幹活的工人的鏡頭。

電影放完，大家就被慶祝完成生產一萬箱的賞酒醉倒了。

因為好久沒有吃過酒，加以疲勞過度，大家馬上把酒喝光都醉了。在陰暗的電燈光下，煙霧像雲一般凝滯着，空氣又熱又臭。人們都脫掉襯衣，光在腰間圍一條布卷，伸開腿子坐着，連屁股都光赤了，互相大聲地嚷着。——也時時有人打架。

吵鬧一直繼續到十二點以後。

一個害腳氣病，老睡在床上的函館的漁工，叫人替他將枕頭墊高些，望着大家吵鬧。另一個同來的漁工，他的朋友，身子靠在他身邊的柱子上，用火柴梗挑着留在牙縫里的烏賊干的殘渣，發出吱吱的聲音。

過了好一會。——“糞坑”的扶梯上，像滾麻袋似地滾下一個漁工來，他的衣服和右手都是血。

“刀子，刀子！拿刀子来！”他爬在地上叫喊。“浅川这家伙，到哪里去了，他不在，我要杀他。”

这是一个被监督揍过的渔工。——他拿起通爐子的火鈎，眼睛变了色，又跑出去了。誰也沒有攔阻他。

“瞧吧！”函館的漁工抬头望着他的朋友說。“当漁工的人不会永远跟一塊树根子一样傻。有趣的事在后头哪！”

第二天早晨，大家从监督屋子里的玻璃窗里看見写字台上的东西全部都打爛了。只有监督不知到哪里去了，算他运气好，沒有給“打爛”。

六

灰淡的陰空。——到昨天止一直在下着大雨，現在开始停下来了。和陰空同样顏色的雨点在也是同样顏色的海面，不时地打起緩緩的圓圓的波紋。

是过午时候，驅逐艦开过来了。閒着沒事的漁工、杂工和船員們靠在甲板的欄杆上望着，大声談論着驅逐艦，他們覺得挺新奇。

艦上放下一条小艇，乘上一羣軍官，望这边的船开过来了。船長、厂代表、监督、杂工長在斜吊在船边的吊梯下的踏板上等候着。艇子靠攏船边，双方行了举手礼，由船長帶头，一齐走上船来。监督向上边瞅了一眼，把眉毛和嘴角一歪，搖着胳膊示意：“瞧什么，走开，走开！”

“耍什么威風，忘八蛋！”——甲板上，后边的人推着前面的人，挨个兒陸續走下工房去了。一股腥臭的气味留在甲板上。

“好臭，好臭。”一个留着漂亮小鬚子的青年軍官很高雅地皺了一皺眉头。

跟在后边的監督慌忙走上前去，連連地鞠着躬，說了些什麼話。

大家远远望見軍官的帶流苏的短劍，掛在屁股后边，走一步碰一下、跳一下。他們認真地議論着哪个官兒大，終于变成跟吵嘴一样。

“見了那些大官，淺川这种家伙就算不得什么了。”

有人学着監督呵腰哈背的模样，大家都哄笑起来。

这一天因为監督跟杂工長都不在跟前，大家干起活来就舒服多了，有的人唱歌，有的人隔着机器高声談話。

“这样干活，可不坏呀。”

大家干完活，走到上甲板来，經過餐厅跟前，听見里面喝醉了酒的，放肆地高声乱嚷。

侍役从里面跑出来了。餐厅里煙霧騰騰。

侍役們上火的臉上爆出一顆顆的汗珠，兩手捧一大堆空啤酒瓶，用下頰指一指褲子兜里的手絹說：

“帮我擦一下臉。”

漁工帮他拿出手絹来擦了臉，眼望着餐厅問：“他們在干什么？”

“啊唷，不得了，大吃大喝，你說談些什么啊，原来是談女人的那个，这么样呀，那么样呀。倒害得老子来回奔了百来次。农林部的官兒每来一次也醉得差不多从吊梯上滾下去！”

“来干什么的？”

侍役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急忙奔到厨房去了。

漁工們吃飯了，是筷子挾不起的糙米飯，和上边像紙片一般

飄着一点豆瓣的、咸苦的豆豉湯。

“那許多从来沒有吃过、沒有見过的西菜，光送到餐厅里去呀。”

“媽的——”

食桌边的牆头上，貼着字体粗劣、旁边注上草体字母的标語：

一、食厭粗糲者，不能成偉人。

一、粒米皆珍貴，汗血之結晶。

一、須耐勞，須忍苦。

底下的空白处，跟公共毛廁一般乱写着猥褻的字句。

吃完了飯，在临睡前的短時間內，大家圍着爐子。——从驅逐艦談到兵士。漁工中有許多秋田、青森、岩手的农民，因此一談到兵士，就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有好些人是当过兵的。对于当时極其悲慘的兵士生活，現在回忆起来，却覺得恋恋难舍了。

大家一睡靜，餐厅里的鬧声立刻通过甲板和船边，傳到他們的地方来了。有的人偶然醒过来，听到那声音，“还在那兒吵鬧”。——天都快要亮了。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不知是誰——大概是待役吧。果然，一直鬧到天亮。

可是軍官們倒好像已經回到艦上去了，吊梯还在船边吊着。梯級上，接連五六級，級級留下粘膩膩的嘔吐出来的飯粒、蟹肉等等黃沉沉的髒东西。一般腐爛的酒臭冲到鼻子里来，叫人胸口發嘔。

驅逐艦像一只收住翅膀的灰色水鳥，睡意朦朧地，浮在海面上微微晃动着身体。煙囪里冒出一綹輕煙，像煙卷上的煙霧，在無風的空中，毛絲似地向上昇去。

監督跟杂工長他們，到中午还没有起床。

“放肆鬼！”漁工們一边干活，一边嘴里嘀咕着。

廚房的犄角里堆了一大堆还没吃完喝光的空蟹肉罐和空啤酒瓶。到了早晨，连亲手端过这些东西的侍役也大吃一惊，没想到吃喝了那么多。

侍役因为工作关系，跟上級接近，知道許多漁工和船員們沒法知道的船長、監督跟厂代表的赤裸裸的生活。同时他們是下級人員，也很熟悉漁工們的悲慘情况（監督喝醉的时候，就把漁工們叫做“猪仔，猪仔”），能够把兩方面做一个明显的对比。公平地说，上边的人驕傲自大，为了挣錢能够“毫不在乎”地想出种种毒計。漁工跟船員都毫不怀疑地落在他們的圈套里。——这叫
人看了实在难受。

侍役常常想，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他心里有底：一定要出些事情——决不能不出事情。

下午兩点鐘光景，船長跟監督他們穿着大概叠得不好有許多皺紋的衣服，叫兩個船員提了一大捆罐頭，坐上摩托船到驅逐艦去了。在甲板上剝蟹的漁工和杂工們，一边干活，一边像望“送嫁队”似地望着他們。

“干什么去呀，真莫名其妙。”

“咱們做出来的罐頭，簡直跟大便紙一样随便乱送人！”

“可是，”一个快过中年、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的漁工說，“他們特地开到这儿来保护我們，送点礼也应该囉。”

——这天傍晚，驅逐艦的煙囪里忽然冒起濃濃的黑煙，水兵急急忙忙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約莫过了半小时，开始起碇了。風吹着艦尾的旗子，發出霍霍的声音。在蟹工船上，由船長带头，高呼“万岁”。

吃过晚飯，侍役跑到“粪坑”里来了。大家正圍在爐边閒談。有人走到暗淡的电灯底下，捉襯衫上的虱子。有人在灯边走来走去，很大的黑影斜斜地落在塗了漆的，被煤煙薰黑了的艙壁上。

“听軍官、船長、監督他們談，这回准备偷进俄罗斯的領海里去，約定驅逐艦时时刻刻在旁边守护。大概送了^{●●}这个了(他把大拇指跟食指圍成一个圓形)。

“听他們人家說，堪察加和北樺太島，遍地都是黄金，这一帶，眼看就会变成日本的領土。日本的^{●●}那个，不但在中国和滿洲，这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对于这件事咱們的公司好像跟三菱^①一起，和政府勾結得很好。这回，總經理要是当上了議員，这样的事干起来就更加便利呢。

“說是派驅逐艦保护蟹工船，但是目的还不單單为这个，最大的目的是在詳細測量这一帶的海洋，一直到北樺太島和千島附近的地势和气候，以备万一發生了^{●●}那个，可以有个准备。这大概是很机密的話，听說在把砲彈和汽油偷偷运到千島羣島最前面的島上去呢。

“我剛听到很吃惊，原来日本每次的战争，实际上——归根到底，据說都是几个有錢人(大富翁)出的主意，硬找些理由發動起来的。总而言之，他們看上一个^{●●●}有希望的地方，便一心想插进手去，想着种种办法。这些家伙——好危險呀。”

① 三菱是日本的財閥集团。

七

吊車嘎嘎地响着，川崎船吊下来了。下面有四个漁工，因为吊車的橫架短，得有人把吊下来的川崎船往外推，才能落到海里去。——这活兒常常發生危險。旧船上的吊車，像害脚气病的膝头，常常拐来拐去。絞鉄鍊的滑車一出毛病，有时突然只有一边的鍊子像瘸子似地伸下来，川崎船就跟燻青魚一般完全歪着下来，这时候，在下边的漁工，出于不意，常常会受伤。——这天早晨，就發生了那样的事。“啊，危險！”有人这样叫了一声。川崎船从頂上狠狠地撞下来，底下一个漁工，脖子就跟木椿似地夯进胸膛里去了。

漁工們把他抬到船医那里。其中有几个平素仇恨监督的，要求医生出一張“診斷書”，因为监督好像一条披着人皮的毒蛇，他一定要推托自己的責任，將來向他抗議的时候，就得拿一張診斷書做証据。而且船医对漁工和船員們是比較有同情心的。他很惊心：“这条船上，絕大多数受伤和害病的人，都是由于被迫和挨打，不是由于干活事故。”他曾經說过，他要一一記在日記上，將來可以作証据。因此对伤病的漁工和船員們比較还肯照顧。

有一个人提出来，請他写診斷書。

开头，他有点吃惊的样子。

“嗨，診斷書么……”

“請你照这事实写一張就行的。”

那人着急地說：

“这船上規定不許写这样的东西，好像是他們自己規定

的……他們怕以後發生事情。”

一个性急的結巴的漁工在嘴里“啾”了一声。

“上次有一个漁工，被淺川打聾了耳朵，找我来，我随便給写了一張診斷書。这就不得了啦。——对淺川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証据……”

他們从船医的屋子里走出来，到这时候，才想到原来船医并不是自己人。

“真奇怪”，那漁工沒有死。可是他躺在那个連白天都会叫人摔交的暗角落里，整整叫了好几天。

当他漸漸好起来，再不叫喚得使人难受的时候，早先躺倒的那个害脚气病的漁工却断气了。——他剛二十七岁，是从东京日暮里的荐人行里来的，一起同来的有十来个人。监督担心妨碍第二天的工作，只准許不上工的病人給死人“守夜”。

給死人洗身时，將衣服解开来，發出一股令人嘔噁的臭味。又白又扁的可怕的虱子陆陆續續、慌慌張張地爬出来。長着魚鳞似的泥垢的身体，像一段倒在地上的老松树干。胸口露出一条条的肋骨。自从脚气病厉害以后，自己不能行动，大小便好似也躺在床上拉，床鋪里臭得要命。腰布襯衫都变了紫糖色，用手一提，就像洒过硫酸一样，变成一片一片的。泥垢把肚臍眼都填得瞧不見了。肛門旁边像干土一般粘着干結的粪便。

“我不願死在堪察加。”——当他临死以前，好似說过这样的话。可是在他断气的时候，大概旁边一个人也沒有。誰都不願死在堪察加。漁工們想着他断气时候的心情，有人哭出声来了。

到廚房去打洗屍体的开水，廚夫說：“真可憐。多打点去，身体一定很憐了。”

可是开水提到半路上，碰上了监督。

“拿到哪里去？”

“洗屍的。”

“还要那么講究么。”还想說什么，沒有說出就跑过去了。

回来的时候，那提水的漁工說：“那时候，我真想把开水潑到他的腦袋上！”他兴奋得身子直哆嗦。

监督老是跑来，瞧看大家的动静。——可是大家都决定了，不管明天会打瞌睡，不管干活的时候会跌倒，也不管照例的“磨洋工”，都准备大家“守夜”。

到八点钟模样，大致都准备好了，点上香燭，大家坐在死人床前，监督到底沒有来，船長跟船医总算跑来坐了个把鐘头。有一个漁工，断断续续記得一点經文，經不起大家的請求，“反正心到神知”，他就唸起經来。在唸經的时候，四周靜悄悄的，有人哭鼻子了，到快唸完的时候，所有的人全哭鼻子了。

唸完了經，每个人都上了香。以后就散了座，各人东一堆，西一簇，談着这样的話：“瞧見同伴死了，想到自己还活着——可是仔細想想，活着也很危險。”船長跟船医回去以后，那个結巴的漁工走到死人面前那張点着香燭的桌边，說：

“我不会唸經，我不能拿唸經来安慰山田的灵魂。可是我仔細想了一想，我覺得，山田君是不願意死的。——說得明白一点，他是不願意叫人折磨死的。可是，山田君就是被人折磨死了。”

听众像被压迫似地靜寂無声。

“那末，是誰把他折磨死的呢？——不用說就明白了！我不能拿唸經来安慰山田君的灵魂。可是，咱們可以向折磨山田君的人报仇，拿报仇来安慰山田君的灵。——咱們現在，一定要向山田君的灵發誓……”

“对呀！”首先說的，是船員們。

在充滿蟹臭和人气的“粪坑”中，綫香的香气像香水似地纏繞着。到九点鐘，杂工們回去了。有些睏得打瞌睡的人，跟裝石塊的草包一样，站不起来了。过了一会，漁工們也一个两个地睡着了。——海上起浪了，輪船搖晃一下，蠟燭火就像要熄灭了似的細小起来，然后又重新亮起来。盖在死人臉上的白棉布索索地动着，好像要掉下来似的，溜开来了。大家看了这个，觉得毛骨悚然。——船壁上响起了浪声。

第二天早晨，工作到八点多以后，只有监督派定四个船員和漁工到下艙来。由头一天晚上的那个漁工唸了經之后，除了派定的四个人，还有三四个病人，大家动手把尸体裝进麻袋里。有許多新麻袋，可是监督說馬上要扔在海里的，太浪費了，不許使新的。船上綫香也沒有了。

“可憐。——真不願这样的死呀。”

好不容易把殭硬的胳膊叠好，眼淚落进麻袋里。

“不行不行，眼淚落在尸体上就……”

“不能想法子帶回函館去么？……你瞧这臉，好像在說，不願扔到堪察加的冰水里去呀。……扔到海里太無依無靠啦……”

“海里已經够难受，何况是堪察加的海，到了冬天——一过九月，整个都冻起来，連一条船也見不到，是極北地方呀！”

“唔，唔。”有人哭了。“就这样葬在麻袋里，船上有三四百人，却只有咱們六七个人送葬！”

“咱們这种人，死了也不会有待遇的……”

大家要求休半天假，因为头一天捉了許多蟹，不准許。监督說：“不要把私事跟公事混在一起。”

监督在“粪坑”頂上探进臉来問：

“好了沒有？”

沒有办法，他們只好說：“好了。”

“那就扛出來吧。”

“可是在沒扛前，船長還要致悼詞啦。”

“船長？悼詞？——”他嘲笑地說。“傻瓜！還有那麼費事的玩意兒！”

那麼費事的玩意兒不能干，蟹都堆在甲板上，蟹爪子索索地搔着艙板。

於是，哄哄地扛出去，跟裝撒門魚和紅眼魚的蒲包一樣，胡亂地裝上吊在船尾的摩托船里。

“行了么？”

“行了……。”

摩托船軋軋地開動起來，船尾撥弄着海水，泛起了泡沫。

“那就……”

“那……”

“永別了。”

“真淒涼……可是忍着點吧。”有人低聲說。

“那就，拜託你們了！”

本船上的人向搭上摩托船的人說。

“嗯嗯，知道了。”

摩托船向海心駛去了。

“那末，拜託啦……”

“走了。”

“好像聽見死人在麻袋里說，我不願走呀，我不願走呀……”

——漁工們捕蟹回來，聽到了監督的“獨斷”的處置，來不及生氣，就覺得全身一陣發涼，好像自己的身體也變了屍首，給扔

到堪察加的黑暗的海底去了。大家都沒有吭声，挨次走下扶梯去。“知道了，知道了，”嘴里喃喃地唸着，脫下了被鹹水浸透的工作服。

八

外表上什么也沒有显露，只好不被人注意地把干活的手漸漸松下来。不管监督怎样到处乱嚷，跑来跑去打人，大家都不吭气，样子也很“老实”。这种情形一天隔一天地重复着（开头还有些提心吊胆），——“怠工”就这样繼續下去。自从海葬以后，大家的步調更加整齐了。

工作效率眼看着低下去。

那个已过中年的漁工，他身体坏，干活的时候最受不住，可是一說“怠工”就表示不願意，虽然他覺得奇怪，自己暗地里（！）擔憂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但見到“怠工”果然發生了效果，也就听从青年漁工們的話，一起怠工了。

最苦惱的是川崎船的船头們。他們在川崎船上要負全部責任，地位处在监督和一般漁工的中間，每天“捕获量”的多少，由他們直接向监督負責。这使他們非常为难。結果他只有三分之一“沒办法”只好跟漁工站在一边，其余的三分之二却是监督的小小的“代理人”，——小小的尾巴。

“这活兒累死人，不能跟工厂一样干多少活都有一个定規。蟹是活的，它不能照人的意思，来一陣歇一陣，沒有办法只好这样干呀。”——这口气完全是监督的留声机。

有过这样的事。——在“粪坑”里，睡觉以前，大家随便閒談。

有一个船头說話偶然兇了一点，也不是怎样特別兇，可是有一个“普通”漁工就生气了。那普通漁工已經喝了一点酒。

“你說什么？”他突然吆喝了。“你是什么东西，不要那么兇。出漁的时候，我們四五个人把你扔到海里去是很便当的。——說扔就扔了，这里是堪察加，誰会知道你是怎样死的！”

这种話从来沒有人說过，他却大声地說出来了。旁边沒有一个人作声，正在談着別的話的，也不談下去了。

可是这不是順口放出来的空大砲，这是从来只知道“屈服”的漁工，完全出于意外地感到背上有一种大力在那里推动。受了这个推动，他开始还有点懵然，不知道这就是漠然地存在在自己身上的力量。

——咱們真能这样干出来么？当然，咱們能！

大家明白了这一点，就变成一种奇異的誘惑力，在心里滲透了反抗的情緒。因为从来遭受殘酷的劳动的剝削，这种反抗情緒就有了最好的地盤。——只要这样干，还怕什么屁的监督！大家心里开朗了。一旦發生了这样的情緒，好像突然开亮了电棒，清清楚楚地照見了自己的蛆一般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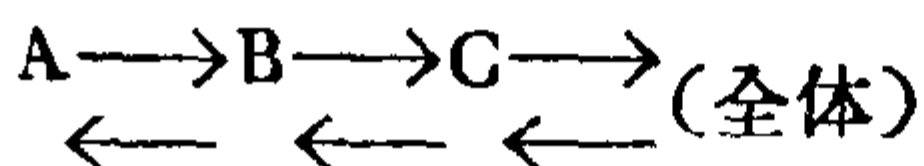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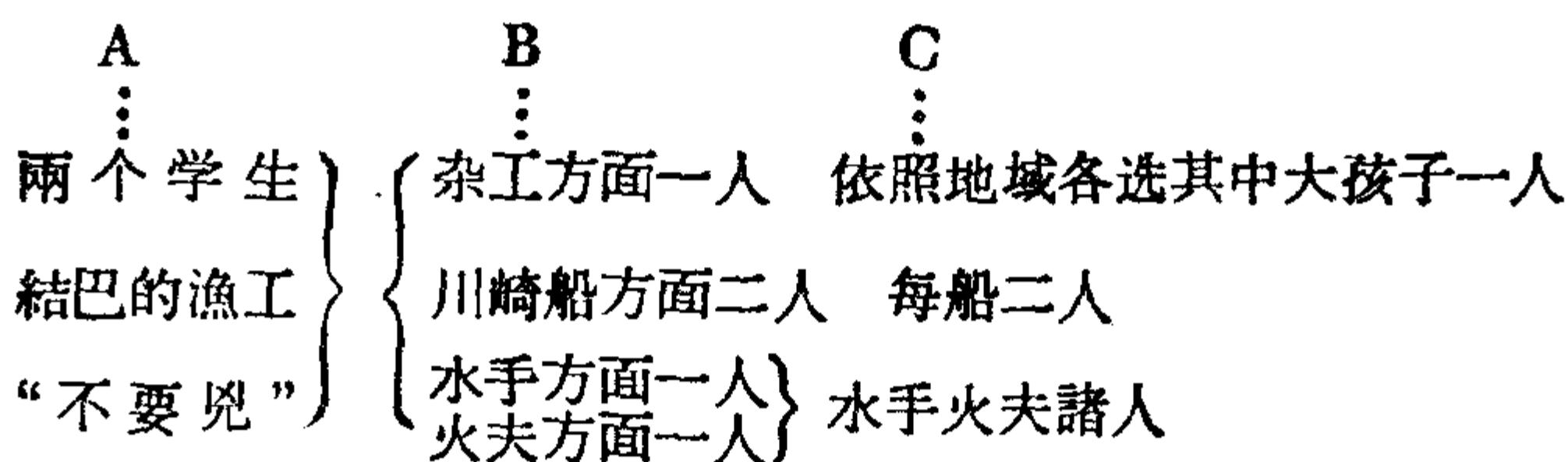
“不要兇，这家伙”，这句話变成了流行的口头禪。动不动就說：“不要兇，这家伙。”碰到別的事情，也立刻用上。——兇的家伙，当然在漁工中是一个也沒有的。

这类事情發生了不止一二次，每次都提高了漁工的“覺悟”。这样一次兩次重复下去，漁工当中就有固定的三四个人，露出头角来了。这三四个人并不是由誰推举出来的，实在也沒有推举过。只是發生了什么事，或是要干什么事，那三四个人的意見总是跟大伙的一致，大伙就照他們的意見行动起来。——这三四个人，两个是学生出身的，一个是結巴的漁工，还有一个是說“不

要兇”的漁工。

學生用嘴潤着鉛筆，仆着身子，在紙上整夜地寫——這是學生擬訂的方案：

方案（責任分配表）



學生自言自語地說，不錯。不管發生什麼事，從A發生，或是從C發生，就能立刻變成“全體的問题”，比電氣還快，絲毫不差。他得意了。於是，就這樣決定了。——雖然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容易。

“不願送命的人團結起來！”——這是那學生的得意的宣傳口號。他引用毛利元就折箭的故事，和在內務部的宣傳畫上見過的“拔河”的例子。①“咱們有四五個人，把一個船頭扔到海里去還不容易，把力量使出來。”

“一個對一個不行，太危險。可是對方從船長起一共不到十個人，而咱們這邊却有四百來個。四百個人團結起來，勝利就是咱們的了。十個對四百個！要摔交，就摔摔看。”於是，最後，就是“不願送命的人團結起來！”——不管怎樣“愚蠢的人”、不管“酒

① 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毛利元就臨終時呼三子至床前，命每人將一枝箭折斷，以後又將三枝箭束成一起，結果三個兒子都不能折斷，就教訓兒子，在自己死后兄弟三人必須團結一致，他人就不能來侵犯。次例“拔河”，也是教人必須合羣的意思。

鬼”，都明白自己过的是被慢性杀害的生活（也明白眼前就有被杀害的同伴）。而且辛辛苦苦举行了的一次一次的“怠工”，又有出于意外的效果，因此，大家都相信学生和结巴的渔工的话。

一星期前发大风暴，摩托船的推进机坏了，杂工长和四五个渔工，一起下船到陆地上去修理。回来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工偷偷捎回了许多用日文印刷的“赤化宣传”的小册子和传单。他说：“有许多日本人在干这个工作。”——大家见上面说到自己的工钱，说到劳动时间过长，公司获得暴利和罢工等等的話，感觉很大的兴趣，就互相阅读着，讨论着。可是其中也有人见到写在上面的文句起了反感，说咱们“日本人”怎么能干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呢。

有的渔工拿了传单到学生那里来问：“我看它说的都对呀？”

“当然对呀，虽然说得过火一点。”

“可是不这么干，浅川的本性是改不过来的，”他笑了。“那些家伙，还要让我们吃更大的苦头，这样干是应该的！”

渔工们说这玩意儿实在出乎意外。大家对这种“赤化运动”发生了兴趣。

跟发风暴的时候一样，海上发大雾的时候，为了招集川崎船，本船上也不断地拉汽笛。粗大的、牛叫样的汽笛声在水一般的浓雾中，一小时两小时地继续响着。——可是有的川崎船还是不能好好回来。那时候，有的人因为干活太苦，故意装做迷失方向，漂流到堪察加去。他们因为常常秘密偷进俄罗斯的领海去捕蟹，预先看定了陆地的方向，所以很容易就漂流到岸上去。这种人也有听到一些“赤化”的道理回来的。

——公司每次招收渔工是很小心的。他们托招收地的村长、警察局长送“模范青年”来。选拔那种完全不关心工会的，“忠诚

老实”的工人。認為这样就可以“百無一失”万事如意了！可是蟹工船的“活計”，終于恰巧相反地把这些工人团結起来——組織起来了。任何“百無一失”的資本家，可沒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發展。这是很滑稽的，好像資本家特意招来那些無組織的工人和不可救葯的“酒鬼”，教育他們怎样团結。

九

監督發慌了。

根据过去漁期的捕蟹量，跟往年同一时期比較，百分比显然地減低了。打听別条漁船的情况，成績似乎都比去年好。有兩千箱落后了。——監督想，照过去那种“阿弥陀佛”的样子可不行了。

本船移动了地位，監督不断地偷收無綫电报，不管是別条船放的漁網，碰到了就叫拉起来。約摸南下了二十海里，第一次拉上的網里滿網都是蟹，蟹爪子在網眼里掙扎，大概是××丸放的網。

“这是你的功劳。”他不像平常那种摆架子的样子，拍拍电报員的肩头①。

有时正在偷人家的網，被人發見了，摩托船就慌忙逃回来。因为見了別条船的網就偷，活兒就跟着忙碌起来。

① 此处原文是“拍拍局長的肩头”，局長是海船上一般对电报員的通称。

如有在工作中稍稍偷懶者，处火刑。
如有結伙怠工者，罰做堪察加体操①。
凡受罰者，扣除工資。
回函館后送警察局。
如有胆敢反抗監督者，格杀勿論。

淺川監督
杂工長

一張大告示貼在工房的进口。監督隨身帶着实彈手枪。有时大家正在干活，突然头上一声枪响，是監督对着飞过的海鷗或是輪船的什么地方在打枪，好像“示威”一样。他瞅見漁工們吃了一惊，便嘻嘻地笑了。这使大家在一刹那間受到好像真被打死了一样的不快的感觉。

水手跟火夫全部被動員起来，讓他随便支使。船長对这件事什么也沒有說，他只要做一塊“招牌”，就算尽了責任。曾經有過这样的事。——他强迫船長把船开进俄罗斯領海里去捕蟹，船長根据国际公法的立場，坚持不能侵犯別国的領海。

“随你的便吧！”“我不求你！”監督这样說着，就自己下命令，把船开进領海里去了。可是被俄罗斯的監視船發現了，追上来，受了訊問，就慌張起来，“卑怯地”躲开，硬要船長去出面：“在船上，这种事情当然應該由船長去答复。”因此这样的招牌也有用处。只要这样就够了。

自从發生过这事以后，船長几次想把船开回函館。可是有一种力量——資本家的力量，还是把船長紧紧抓住了，不讓他这样做。

“全条輪船都是咱們公司的，你明白么！”監督把嘴歪成三

① 把人淹在海水里。

角形，挺起了腰，放肆地哈哈大笑。

——回到“粪坑”里，結巴的漁工仰天翻了一个筋斗，心里懊丧得不得了。漁工們对他和学生們都表示同情，可是大家心灰意懶，一句話也不說。学生所計劃的組織已經等于廢物，沒有用处了。——可是，学生还比較有信心，他說：

“一有机会还是可以动起来的，問題是要好好地抓住机会。”

“还动得起来么！”——說“不要兇”的那个漁工說了。

“么？么什么哟。咱們人数多，咱們怕什么。他們愈是胡鬧，大家的仇恨愈深，这种仇恨填滿大家的心中，比火药还要厉害。——咱們就是依靠这个。”

“准备倒不錯，”說“不要兇”的那个漁工向“粪坑”四周扫了一眼，牢騷似地說。“我看沒有这种角色，誰都……”

“咱們都要發牢騷——那就完蛋了。”

“你瞧，有信心的，只有你一个人。——再鬧起事来，要出人命了。”

学生陰沉着臉說：“对……。”

監督率領着手下人，一夜巡邏三次，一見三四个人聚集在一起，就大声吆喝。这样做还不够，又秘密派自己的心腹睡在“粪坑”里。

——大伙的身上戴上了“鉄鍊子”，只是眼睛瞧不見就是了。每个人走一走、动一动，实际上就有一寸粗的鉄鍊子沉重地拖在脚后面。

“我这条命一定保不住了。”

“嗯，所以，知道反正是活不了的时候，咱們就得干。”

“傻瓜！”芝浦来的那个漁工在旁边吆喝道。“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死？——現在，不是讓你一下子就死，不过是一点一

点的死呀。他們本領可大着呢。隨身帶着手槍，裝做隨時要開槍的樣子，可是他們不會亂開的，這是他們的‘手段’。——你懂麼，他們把咱們打死，對他們並沒有好處。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咱們使勁干活，拴在榨床上讓他們榨，讓他們發財。咱們每天每天，就是這樣地受着榨取。——你瞧，這多麼兇。簡直跟蠶吃桑葉一樣，咱們的命一點一點被他們吃掉。”

“對！”

“還說什麼對不對的。”他在粗厚的手心上彈着煙灰。“好，等着吧，馬上給你顏色看，畜生！”

船開得過于往南了，捕起來的多半是瘦小的雌蟹，便移動位置，重新開回北方去。因此大家都要加鐘點，偶然（很難得的）早一點干完了活。

大家回到“糞坑”里。

“一點氣力也沒有了。”說話的是芝浦。

“你瞧，眼睛瞧着地，腿却是硬幫幫的，連梯級也跨不動了。”

“辛苦，辛苦，可是干得太拼命了呀。”

“你說誰！——沒有法子呀。”

芝浦笑了：“人家要你的命，你也沒有法子麼？”

“……”

“唉，這樣下去，你可活不到四五天了。”

對方听了這話，現出厭惡的樣子，皺了一皺半邊黃腫的臉頰和眼蓋。然後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床鋪上，把小腿吊在床沿下，用手掌敲着關節。

——芝浦在下床揮着手說話，結巴晃着身體附和着他。

“……你想，資本家花本錢造船，假使有了船沒有水手和火夫，能不能動呢。海底下有幾萬萬只蟹，即使資本家花了本錢，做

了許多准备，把船开到这儿来，可是，咱们要是不干，那就一只蟹也不会到他手里去的。你想，咱们在这儿干一个夏天，归根拿到多少钱，可是资本家一条船就可以净赚四五十万。因此，想想钱来源吧，从‘无’中不能生‘有’。——明白么？”一切都靠咱们的力量。——咱们可不能再像过去那么愁眉苦脸垂头丧气了。咱们要更神气地站起来。归根结底，不是胡说，他们怕我们，咱们用不到害怕。

“没有水手跟火夫，船不会动。——没有工人劳动，资本家一个钱也挣不到。刚才说的买船、买工具、做一切准备的钱，也是吸了别的工人的血才挣来的，靠剥削咱们挣来的。——资本家跟咱们，好比儿子跟老子①……”

监督进来了。

大伙装做愣生生的样子，偷偷地溜出去了。

一〇

空气又寒冷又明净，跟玻璃一样，连一颗尘土也没有。——两点钟，天色已经放亮。堪察加的羣峯罩上一层紫金色，离海两三寸高的地平线向南方长长地伸去。海里掀起小小的波浪，早晨的阳光照在浪面上，閃爍出黎明时候的寒冷的光稜。——这些波浪乱閃着，重叠着，又破碎开来，发出刺眼的光芒。听见一声声海鷗的啼叫（不知道在哪里，只听见声音）。——是晴朗的寒冷的天气。盖在货色上的油腻的雨布，被风吹得嘩嘩地响。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

① 此处原文是：“资本家跟咱们，好比老子跟儿子……”

漁工們像稻草人似地把胳膊伸进工作服的袖管里，走上梯級來，从艙口探出脖頸，立刻像彈簧被放鬆了似地叫起來：

“啊，兔子在跑。——馬上會發風暴啦。”

漁工們在堪察加海已經有經驗，海上起了三角波，知道立刻就要起風暴了。

“太危險了，今天停工吧。”

約摸一小時之後。

在降落川崎船的吊車底下，東一堆、西一堆，每堆圍聚着七八個漁工。川崎船都放下一半在空中搖晃。大家搖擺着肩頭望海，互相說着。

過了一會。

“停工！停工！”

“見他媽的鬼！”

大家好像在等候有人首先說這話。

互相擠在一塊兒說：“喂，把川崎船拉上吧！”

“好。”

“好，好呀！”

有一個人眯着眼抬頭望望吊車，“可是不行……，”他躊躇起來了。

另一個人開始走開，把半边肩膀一聳，煽動地嘟囔了一句：“不想活的人，就自个兒去吧！”

大家都緊張地走開了。有人低聲說，“真能不去么。”有兩個人遲疑不決地落在後邊。

在第二架吊車底下，漁工們還站在那裡，他們揪見第二號川崎船的人向自己這邊走過來，就明白了來意。有四五個人搖着胳膊叫嚷：

“停工，停工！”

“对，停工！”

兩队人合成一起，勇气就来了。有兩三个落在后边不知怎样才好的人站定下来，茫然地望着他們。大家走到第五号川崎船旁边，又集合在一起了。落在后边的人見大伙又集合起来了，就在嘴里嘀咕着，从后面走过来了。

結巴漁工回过头来，大声嚷道：“好好兒干呀！”

漁工們的集团跟堆雪人一样堆起来，愈堆愈大。学生、結巴在人堆前后来来去去跑着。“記住，最要紧的是不要掉队。現在靠得住了，現在……”

圍坐在烟囪边修理纜索的水手們，抬起身来問道：

“喂，你們怎么啦？”

大家向他們那边揮手，大声呼喚。水手們从上面望下来，瞧見胳膊搖得像树林一样。

“好啊，不干活了！”

他們把纜索收拾起来：“正等着哩！”

漁工們懂了他們的意思，又一次大声呼喚了。

“先回‘粪坑’去啊，去啊。——好狠的傢伙，明知道要發風暴，还叫出船。——簡直是劊子手嘛！”

“誰願意讓那种傢伙杀死！”

“这回可得叫他們明白明白了！”

差不多全体一个不漏地回到“粪坑”里。其中也有“沒有法子”跟着来的。

——睡在暗角落里的病人听見大伙鬧鬧鬧跑进来。吃了一惊，忙抬起木板似的上半身。別人把原因告訴他，他眼里淌出淚水，連連点头。

結巴漁工和学生走下机器房里的像繩梯般的梯子。又性急，又不慣，几次踩不穩脚，險險地用手攀住。机器房里，由于鍋爐的热气，又热又悶又陰暗。他們立刻全身爆出了汗水。走过汽鍋爐子的鐵格板，又走下下一層的梯子。下面有人在大声說話，發出嗡嗡的反响。——感到一种陰森森的气氛，好像走到离地面几百尺的地獄般的豎坑里了。

“这活兒也够噲的。”

“噲，还要給攆到甲板上去剝蟹，你說受得了么。”

“靠得住，火夫也是咱們自己人！”

“噲，靠得住！”

穿过汽鍋边，又走下再下一層的梯子。

“好热，好热，受不了啦，簡直把人都烤熟了。”

“不簡單呀，这会兒还没有昇火，已經这样热了，要是昇起火来！”

“唔唔，不錯呀。”

“据說过印度洋的时候，每三十分鐘換一次班，还把人烤得一点勁也沒有。大管輪不小心罵了火夫一句，就被人用煤鏟子一頓乱揍，結果給扔在鍋爐里燒成灰了。——这样也难怪呀！”

“唔，难怪……”

鍋爐跟前有一堆退出来的煤渣，好像剛潑过水，騰起了濛濛的煤灰。那旁边有几个半裸体的火夫，嘴上叼着烟卷，正抱着膝头講話。从陰暗中望过去，完全像蹲在那里的大猩猩。煤倉的口子半开着，露出怕人的黑沉沉的内部。

“喂。”結巴招呼了。

“誰？”他們抬起头来望。——“誰？——誰？——誰？”四处發出迴声。

他們就走下去。火夫們見了他倆，其中一個人大聲地說：

“你們走錯了路么？”

“咱們罷工了。”

“白，白什么工？”

“不是白工，是罷工呀。”

“罷了么？”

“好啊，咱們快昇火，開回函館去，多有意思呀。”

結巴想：“成啦！”

“就是說大家團結起來，跟他們去交涉。”

“干得好，干得好！”

“不是干得好，是要大伙干呀。”

學生插嘴了。

“啊，啊，我說錯了。——去干，去干！”火夫搔了搔沾滿煤灰變成白色的腦袋。

大家笑了。

“你們這邊，歸你們全部團結起來。”

“好，明白了，放心好啦。咱們這兒的人全是老早就想干一傢伙的。”

——這樣，火夫方面就聯繫好了。

全部雜工被帶到漁工的地方來了。過了約摸一小時，火夫跟水手也都加入了。大家集合在甲板上。結巴、學生、芝浦、“不要兇”擬定了“要求條件”，準備當大家的面向監督們提出。

監督他們知道漁工們鬧起來了，——就躲着不出來。

“真怪！”

“這才怪呢！”

“這樣一鬧，拿着手槍的也沒有用了。”

結巴漁工跳上高处，大家鼓起掌来。

“各位朋友，时候终于到来了！咱们已经等了好久啦。虽然咱们叫人整得半死，咱们还是等着，只好心里说你们等着瞧！可是现在，这时候终于到来了。

“各位朋友，第一件事，咱们要团结一致，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许可出卖朋友。只要大家团结得好，捏死那些家伙比捏一条虫子还容易。——还有，第二件是什么呢？各位朋友，第二件事也是团结一致，不许可有一个人掉队。不许可有一个叛徒，一个投降的人。咱们一定要明白，假使有一个人投降了，就等于害死三百个人的生命。有一个人投降了……”（“明白了，明白了。”“靠得住。”“放心，干吧。”……）

“咱们这一次交涉，能不能把他们打倒，能不能完成任务，全看咱们大家团结的力量了。”

接着，火夫的代表站起来说了话，水手的代表也站起来说了话。火夫代表说了平时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把自己都愣住了。愣一回涨红一回脸，又拉工作服的大襟，又把手指头探进衣服的破洞里，完全手足无措了。大家见了这神气，都踩着甲板笑起来了。

“……我的话完了。可是，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他说着，走下台来。

大家故意大声鼓掌。

“这一句说得好。”后面有人揶揄着说。大家又哄然大笑了。

火夫身上的汗比夏天在锅边使长鏟子的时候还流得多，两条腿也有些站不稳了。他从台上走下来，向同伴们问：“我说了些什么呀？”

学生拍拍他的肩头，笑着说：“说得好，说得好。”

“就是你不好，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我说……”

“各位，我们一直等着今天的到来，”台上站着—个十五六岁的杂工。“各位都知道，在这条工船上，咱们的朋友在怎样受苦，怎样被人整得半死。晚上，裹在—条薄薄的被服里，咱们想家，常常想得哭。你们问问在这里無論哪个杂工，沒有—个人—夜不哭的，而且沒有—个人身上沒有伤疤的。有—种人，这样的生活只要过三天，就一定活不下去了。——像我们这样年紀的孩子，假使家里稍微有点錢，还不是正在学校里天真地遊玩，可是我们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他的嗓子 啞了，話接不上来，像屏住气—样靜寂了—会）可是，現在好了，靠得住了，大人帮助我们，我们—定能够向那些可恨的、可恨的家伙报仇……”

这些話引起了暴風雨般的掌声。那个已过中年的漁工—面拚命地拍手，—面用粗大的指头偷偷擦眼角。

学生、結巴把写上了大家名字的宣誓書拿出来，請大家蓋印。

當場决定：两个学生、結巴、“不要兇”、芝浦、三个火夫、三个水手拿着“要求条件”和“宣誓書”到船長室去，大伙在外边示威。———切进行得很順利，出于意外的順利，不像在陆地上那样住得四散，而且基础很穩固。

“真奇怪，那惡鬼不露臉啦。”

“他还想跳出来开他那得意的手枪么？”

由結巴帶头，三百个人—齐叫了三次“罢工万岁”。学生笑着說：“监督那家伙，听見了这声音—定会發抖吧！”——大家拥到了船長室。

监督—只手握着手枪，迎接了代表。

船長、杂工長、厂代表……等等都出来迎接代表，看样子剛

才已經商量過了。監督很鎮定。

代表們走進去。

“果然来啦。”監督冷笑着。

外边，三百个人挤成一团，大声叫嚷着，躁着脚。監督低声說：“鬧死人啦。”代表們好像沒注意，兴奋地說了一通，他听完之言，形式地把“要求条件”和“宣誓書”看了一眼，然后叫人失望似的慢条斯理地說：“不会后悔么？”

“混賬！”結巴突然冲着監督的臉怒喝了。

“囉，好吧。——不会后悔吧。”

他这样說着，換了声調：“好，听着，这样好不好，明天早晨以前，給你們滿意的答复。”——可說时迟，那时快，芝浦打掉監督的手枪，一拳打在他的臉上。監督一惊，忙用手去掩臉，結巴提起菌子形的圓凳子，望他腿上扫过去。監督身体望桌子上一仆，毫無抵抗地倒下去了。桌子四脚朝天翻倒在他身上。

“什么滿意的答复？混賬，誰給你鬧着玩兒！是死活的問題呀！”

芝浦激昂地顫动着寬大的肩膀。水手、火夫、学生把他們兩個攔住。船長室的窗子嚻啷一声打破了。就在这一刹那間，，宰了他！”“揍死他！”“揍，揍死这家伙！”外边的叫声立刻高起来，听得清清楚楚。——船長、杂工長、厂代表早已躲到角落里去，挤在一堆，像杠棒似地站着，臉上沒有一点血色。

門打破了，漁工、水手、火夫像潮水一样湧进来。

过了中午，海上起風暴了。到快近傍晚的时候，才漸漸平靜下来。

“打倒監督！”一向認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現在

就用自己的“手”打倒了監督。連平常拿來吓人的手槍也沒有開。大家激動地吵鬧着。——代表們聚在一起，商量進一步的行動。要是沒有“滿意的答复”，就得叫他們“看顏色”。

天色昏暗的時候，在艙口守望着的漁工望見驅逐艦開過來了。——慌忙跑進“糞坑”里來。

“糟啦！”一個學生像彈簧似地蹦起來，臉上突然失了血色。

“你不要想錯呀，”結巴笑了。“咱們把咱們的情況、立場和提出的要求，詳細向軍官們說明，請求他們援助，這會使咱們的罷工得到有利的解決，這是很明白的。”

“對，對！”別的人也同意這個意見。

“咱們帝國的軍艦，當然是幫助咱們老百姓的。”

“不，不……”學生搖搖手，他好似受了很大的刺戟，嘴唇直發抖，說不出話來了。

“幫助老百姓？……不，不……”

“你真傻！——帝國的軍艦還有不幫助老百姓的，有這種道理嗎？”

“驅逐艦來了！”“驅逐艦來了！”大伙興奮的情緒把學生的話有力地壓倒了。

大伙鬧闐闐地從“糞坑”跑上甲板，突然齊聲地叫喚“帝國軍艦萬歲”。

在吊梯口上，結巴、芝浦、“不要兇”、學生、水手、火夫們，跟手臉都紮着繃帶的監督和船長，面對面地站着。昏暗中，看得不十分清楚，驅逐艦上放下三條汽划子，橫靠到船邊。划子上滿滿地裝着十五六個水兵，一下子都從吊梯上來了。

瞧！水兵一齊在槍頭上了刺刀！把帽帶扣在額下！

“糟啦！”結巴心里暗暗叫了一聲。

第二条汽划子又是十五六个水兵。最后一条汽划子，也是枪头上了刺刀、帽带扣在颞下的水兵！他们跟冲上海盗船一样，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渔工、水手、火夫们包围住了。

“糟啦！妈的，干得好呀！”

芝浦、水手、火夫的代表也叫起来了。

“这回该瞧见了！”——说话的是监督。罢工开始以后监督的暧昧态度开始明白了。可是，已经迟了。

不讓申辯一句話，痛罵了一頓：“搗乱分子”、“叛賊”、“学罗宋人样的卖国賊”。便用刺刀迫住九个代表，押送到驅逐艦上去了。大家莫名其妙，茫然失措地望着，在一个短促的时间內，連一句申辯的話也不讓說。——好像看着一張報紙被火燒掉，沒有一點抵抗的办法。

——事情簡單地“結束了”。

“現在明白过来了，除了咱們自己，再也沒有人幫助咱們的了。”

“帝国軍艦，叫得倒好听，原来是資本家的走狗。帮助老百姓？真可笑，見他媽的鬼！”

水兵为了防备意外，在船上駐紮了三天。这期间，軍官們每晚在餐厅里跟监督他們一起喝酒。——“就是这样的家伙呀。”

不管漁工們多么愚蠢，这一回，憑着切身的體驗，到底也明白了“誰是敌人”，而且这些敌人(完全出乎意外地)是怎样勾結在一起的。

每年，照例在漁期快要終了的时候，就特制“进貢”天皇的蟹肉罐頭。可是很“不恭”地，特制的时候，从来不特地齋戒沐浴，平时漁工們都認為监督这样干是很不敬的。——可是，这一次

却没有这种想法了。

“是用咱们的血肉做的，哼，吃起来大概特别鲜吧。吃了可不要肚子痛呀。”

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情绪做的。

“放点石头进去！——管它的！”

“除了咱们自己，再没有帮助咱们的人了。”

这句话深深地、深深地印进大家的心底。——“等着瞧吧！”

可是说一百次“等着瞧”又有什么用呢。——自从罢工失败以后，工作更加紧了。“妈的，这回可明白了吧。”在过去的残酷上，再加上监督的报复，变得更加残酷了。残酷到超过了限度。——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错了，咱们那样办可错了，不该让九个人全部出头露面，好像告诉他们，这九个就是咱们的头儿。咱们大家应该一起出头。那么，监督就不会给驱逐舰打无线电报，到底他不能把咱们全体都抓走呀。全体都抓走，就没有人干活了。”

“对！”

“对！现在这样干活，咱们可真正活不成了。咱们大家一起‘怠工’，不让有一个人牺牲，用以前一样的方法。结巴不是说过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什么事都能干，应该早已明白的。”

“假使他们叫驱逐舰来，大伙儿——就团结起来，叫他们把全体都抓去！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也许是这样。你想想，这样一来，在公司面前，第一个惊慌的是监督。从函馆再派工人来可来不及了，生产量一定少得不成话……好好儿干，一定靠得住。”

“靠得住，大家心里都有了一股仇恨，誰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害怕了。”

“說老實話，結果怎樣咱們現在不去管它。——這是眼前死活的問題呀”。

“好，再來一次！”

這樣，他們起來了。——再來一次！

附 記

這裡再附記幾件後事：

甲 第二次全體“怠工”完全成功了。滿以為不會來第二次的監督，張張惶惶地跑到電報房去。可是他在門口楞住了，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乙 漁期完畢回到函館的時候，才知道鬧“怠工”、罷工的船原來不止博光丸一條。有幾條船上還發現了“宣傳赤化”的小冊子。

丙 公司因為監督和雜工長們在漁期中惹起罷工之類的不幸事件，使生產受了很大的影響，就很“無情”地把這些忠實的走狗開除了，連一個撫恤錢也不給（比漁工還悲慘）。最有趣的是那監督，他叫嚷了：“啊，啊，真懊悔！媽的，我一向被公司欺騙了！”

丁 還有，漁工和年輕的雜工們第一次接受了“組織”“鬥爭”——這個偉大的經驗，他們從警察局的大門口走出來，就深入到各種勞動部門里去了。

——這是“資本主義侵入殖民地史”的一頁。

1929, 3, 30。

不在地主

本篇原名“不在地主”，發表于1929年
“中央公論”杂志十一月号，譯文根据1953年
岩波文庫本譯出。

第一章

一 “出出，出！”

土牆上裂了許多縫，像地圖一樣。人靠上去，就簌簌地往下掉土。——由三哭喪着臉，動手擦洋燈罩子。他用手掌抵住燈罩子的一端，哈的往里呵一口氣進去，里面就像煙一樣蒙起來了。接着，他把舊報紙捏成一團，擦着罩子的內面，反復擦了好幾次，手上就沾着煤油味，老是掉不了。

從向前傾的草屋頂的縫隙里，從歪斜的窗戶洞里，都冒出了煙。出來的煙在靜悄悄陰沉沉的天空里不能一直向高空昇上去，被濕空氣壓住了，慢慢地挨着地面，往四周擴大起來。

由三最討厭每天擦燈罩子，討厭得了不得。“唉，臭老婆子，這玩藝兒，摔掉了得啦！”他想了想又唏噓地哭着。他的背擠得土牆簌簌地往下掉土。不知什麼地方的牛粗聲粗氣地叫着，附近就有別的牛仿佛回話似地也叫了起來。——天上下着霧一樣的冷毛毛雨。

“由！老在那里磨蹭些什麼！”娘在屋里大聲喊了。

“就來啦！”

娘蹲在灶前潮濕的土地上，把臉貼着灶口吹火；煙鑽進了眼

睛就用圍裙擦擦。因为每天下雨，劈柴都湿了。她的半边臉給灶里的火弄得一会儿紅紅地發亮，一会儿又变黑了。

“赶快，点灯！”

滿屋子都是烟，好像在灶里面一样，沒有地方可以睜眼。由三用手摸索着，从厨櫃子上取下了洋灯台。

“娘，油沒啦！”

“什么？”娘猛地站起来了。“沒啦？……沒有，就上鈎鱗^①去打呀！”

“錢呢？”

“沒有錢，去賒来呀！”

由三拿着洋灯台，在娘的背后打轉轉。

“叫你去，就去！这个膿包。”

“錢啲！”他把背貼着厨櫃子。“他們已經不肯賒了呀。”

“賒也罷，不賒也罷，錢是沒有的。”

“不行，不行——不行！……”

“叫你去，就去！”

由三以为娘要打他，連忙往后退，習慣地用手遮着头。他还有一只本屐沒穿上，就慌忙往后門外跑了。“唉，臭老婆子！”

由三站在門檻上，观望了一下屋里的情况，偷偷地跑到厨房土地上，拿出了另一只木屐；一股湿土的霉味直扑进鼻来。

他抄着小路走到大路上去。小路兩旁雨淋湿了的草触着他的小腿，怪难受的。在大路旁边，隔着一定的距离，躺着許多三刀兩斧削去了木节、發出新木香味的电綫桿。——这个村子不久就要安电灯。电灯工人每天从“有車站的市鎮”搬来了器材。电

① 鈎鱗指商店，見第96頁註。

纜桿一根一根地安到村子边来了。小孩們一天到晚站在工人們干活的地方瞧着，每天从头数着今天安了几根，互相談論着：还有几根就要安进村子。

“你們里面誰有姐姐？”

小孩們羞怯怯地笑着，互相推挤着身子。

“他家里有。”一个小孩这样說，“对吧！”

“嗯，嗯。”

“是嗎？漂亮嗎？——去跟你姐姐說，我晚上要来玩兒呢。听见了嗎？”

工人这样一說，大家鬨笑起来了。——小孩們就喜欢这样逗着玩。到了太陽快要下山，大家才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用棍子接連地把路旁的草扒倒，順着村路回到村子里来……

由三的和尙头和两个肩头淋着萧萧的細雨，在大路上大約跑了半里地，来到兩旁有杂货店、邮局、理髮館、农具店、种籽店、文具店等二三十家商店的市街区。

房簷下圍着三、四个孩子，在玩洋画片。由三拿着洋灯台，湊到旁边去。

“出出，出！”

“出出，出！”

“中校嗎？——我贏了！我的是少將呀。”

对方用舌头舔舔上唇，說了一声：“你瞧怎么着！”

“出出，出！”

“出出，啊，等一等。”这孩子不知想起了什么，骨碌往后一轉，整理了一下手里紙片的順序。

“出出，出！”

“出出，出！”

“中將！”

“我的是元帥！——怎麼樣！”贏了的孩子馬上手舞足蹈地歡叫起來。

“啊，你的中將給人家拿去了嗎？……”旁邊的孩子偷看着輸了的人手里的牌。“你還剩下些什麼牌呀？”

“別作聲！……輸得了嗎？”

“喂，由，不入伙嗎？”贏了的孩子叫道。

“讓你加入嘛。行啦。”

由三很想玩，可是從來就沒有人給他買過洋畫片。——他不吭聲了。

“沒有畫片嗎？”

“由家的姐姐這回說是要到札幌去哪。”

有一個孩子把上衣的前襟卷到肚子邊，從房簷下向正在下雨的路上撒了一泡尿。

“誰說的？”

“誰都在說。是的，說是去當娼哪！”

“是嗎？當娼嗎！”

“當娼嗎！是嗎？”大家嚷嚷起來了。

由三不很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雖然不明白，可是好像猛然給人擰了一把似的，滿臉都發紅了。

“晚霞紅，紅半邊，太陽下了山……”遠遠傳來了三、四個女孩子大聲歌唱的聲音。

由三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別哭啊，得了，這個哭鬼！”

給人家使勁一推，洋燈台就掉到地上去了。剩下的一丁點兒煤油，在給雨淋濕了的地上慢慢地現出了紫色的波紋，擴展開

来。——大家都不作声，愣住了。

“啊——啊，不是我哪，不是我哪。”有个孩子稍微往后退了退说。

“也不是我哪。”

“不，是你——不是你吗？”

“不是我呀。”

“也不是我哪。啊——啊。”

“告诉娘去！”由三一面大声哭，一面开始在路上跑。

他在半路上脱下一只木屐，拿在手里；一面跑，一面反复地叨唠了好几次：“告诉娘去！”

母亲正抱着最小的孩子，在屋子紧后面的青菜地边上把尿。鸡迈过了菜地的壟沟，慌慌忙忙地在找食。

“喂，小鸡呀——来呀，小鸡，这里这里来呀——嘿，宝宝撒呀，撒呀，妈妈喜欢你哩……”她接着“唏——唏——唏——”地说起来。

孩子使劲地蹬着脚，嚷着：“啊——啊——阿妈，妈，妈，妈……啊——啊——”

“好啦，好啦，噯，撒尿，尿尿，尿泡尿。”

母亲按住了啪啦啪啦地蹬着的两条腿。

这时候，由三一拐一拐地晃着身子，一只手拿着木屐，顺着田塍跑回来了。他跑到屋子后面，跑出了娘的视线，立刻在土间的门槛上絆了一跤，彷彿跌得很厉害，只听见酒桶和铅桶嘩啦啦地从架子的板上掉了下来，同时也听见由三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该死的东西！又打架来啦……嘿，尿完了吗？”

孩子的像小拇指般粗的小鸡头，露水似地湿了。

“好啦，好啦，乖宝宝，乖宝宝。”

由三仰着躺在陰暗潮濕的土地上，瞧見娘進來了，就猛然發出大聲，在地上滾着號哭起來。

二 S 村

由三一面用筷子敲着空飯碗，一面鼓起嘴唇嘟囔：“哥哥還沒有回來哩……”

他哥哥健在地里干完了活，大約就一直上市街區的“青年訓練所”去了，晚飯的時候還沒有回家來。

健今年要受征兵檢查。家里現在已經沒有飯吃，萬一他被軍隊拉了去，那更是不得了。聽人說如果上了“青年訓練所”，起碼也可以縮短當兵年限。他就指望着這一點，所以勞累了的身體也不休息一下，就到“所”里去受訓。

娘把光身的孩子貼肉背在背上，一搖一晃地到門外去望。——孩子在背上活動着細得發麻的手足，柔軟的皮膚觸在娘的背脊上，痒痒的很是可愛。

“好寶貝，好寶貝。”娘搖動着身子。——有一次，孩子在這樣背着的時候，曾往下嗤溜一滑，整個兒都滑到了庄稼地里去了……

野外暮色蒼茫，逐漸黑下來了。天氣寒冷得使人背上起了雞皮疙瘩。

阿健一家人住的這個 S 村，是在風吹雨打的石狩平原上。

全村約有一百來戶人家，但都是三家兩戶、三家兩戶地分散着，一條村路直通到“有車站的市鎮”。這些人家就好像繩子上打的結子，或是聚集在路的兩旁，或是離開了村路深入到庄稼地里。就在這些人家的中心有一個“市街區”。那里大約有五十米

家人家，夾着村道結聚在兩旁。

刮过平原来的風，跳进了市街区，就震动得窗戶咯嗒咯嗒地响，吹得飞沙走石，塵土滿天，然后又往平原那边刮去了。——人在田野里或地塍上干活的时候，只看見塵土高高地飞揚着，順着村道一直向前飞去，好像要飞到天尽头去一样。

無論你朝哪一边看，什么东西也看不見。極目望去，只是一片茫漠。到了冬天更是厉害。平原上只有一排电綫桿子，無休無止地繼續下去，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去都成了一排排的火柴棍子；一直到它远得瞧不見了，过去仍旧还是平原，沒有一些挡住視綫的东西。只是間或有些地方像荅帚似地排立着白楊树的“防雪林”，在摇晃着树干；还有些地方有些杂木林，就好像包袱上的折皺一般匍匐在平原上。

从S村的尽头走过半里^①，有一小塊土地，略为朝石狩川上流方面傾斜下去。这塊地的近河一帶就是农民們种南瓜和老玉米的庄稼地了。但是庄稼地的田畦和田畦之間，却有許多大石塊、紅土和砂子等在地面上裸露着；原来石狩川每年五月要發一次大水，發了水，这一帶就变成了一个大沼澤，水一退，石塊砂子就都留下来。——这塊庄稼地的尽头，又是腰帶^②寬的一条还没有开垦的杂草地，从那里下去就是河堤。孩子們常常晃着釣竿，分开齐腰的杂草，走下河边去釣魚。

河的对面是沙堤，堤下是分成各种形狀的庄稼地，仿佛是打了补釘的包袱一样地展开着。堤后面也和这边一样，稀稀疎疎地出現了一些农家的歪歪斜斜的屋頂。

① 一日里等于六华里，这里的半里，等于三华里。

② 腰帶約一、二尺寬。

三 “移民指南”

在內地的各府县里，現在已經很不容易租到一塊耕种的地，更不用說要找一塊自耕地了，但是北海道的情形剛好相反。如果移住到那里去，政府可以租給你特定的土地。若是你在五年中間开垦了全部租地的六成以上，那末全部租地都免費送給，你立刻就成为五町步^①至十町步的地主。如果你还有充分的資金，只消出八百塊錢，就可以买到二十町步的荒地。因此，移住去以后，只要是勤劳的人，一般生活都不会發生困难……

——“北海道移民指南”，北海道厅拓殖部編

……經過数年，当开垦事業業已完成之后，谷类蔬菜均有丰收，生活也富裕了，以前的草房改成了木房^②，院內的果树也結了果实等等，諸如此类的事，是叫人非常感到愉快的。这样的土地正是子子孙孙、代代相傳的东西。后代的人就会指着說：“这是我祖先开垦的土地，这是我祖先种的树。”那末，你的功蹟还可以流傳百世哩

——“开垦及耕作指导”，北海道厅拓殖部編

……老实說，在我国人口和粮食問題已經到了山穷水尽的今天，我認为北海道、樺太的开垦乃是我們当前的急务。因此，我們必須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以战时士卒相共的心情来从事于国家急需的事業——开垦，以增加国富，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点愚見。

——某先生就职辞

① 一町步約等于中国一頃地。

② 原文作“桤”屋，“桤”是中国的“杜仲”，北海道多产之，普通用作建筑木材。

那些被“扣押田稻”^①、“禁止下地”^②、“要求退租地”、“苛虐的佃租”等束縛得动都动不了的內地农民，能够对于这些宣傳置之不理嗎？——这些說法正好打中了农民的心。

S村自开垦以来，已經將近三十年了。S村的农民是不是都成了五町步以至十町步的地主了呢？他們的草房都改成了木房了沒有呢？

四 “不要在路上碰見什么人才好哪！”

阿健的这一家也是讀过了“移民指南”，因此才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来的。他們留着作为一家人的粮食的存米，也是被扣押了的；他們也是眼看着米就堆在房簷下，却动也不敢动它一絲一毫的“佃农”。

健还朦朧地記得跟着父母离开本村的那一天。那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那天，他背着很重的妹妹玩了回来，就感到家里有些異样。健的胸前綁着十字形的帶子，好像小烏龟似的只能不自由地伸着脖子。

“娘，行了吧？”他說。

娘手里拿着麻繩，不高兴地在屋子里打轉轉。爹寬松地盤着腿坐在那里吸烟，眼睛望着別处。——娘瞧見了健，臉上就現出从来沒有的可怕的样子：

“再到外面去一会！”

爹沒有作声。

① “扣押田稻”是佃农交不起佃租时，地主叫法院在田里立下“扣押田稻”牌子，不許佃农下地收割。

② “禁止下地”是地主叫法院夺取佃农的土地，不許佃农下地耕种。

健把快要溜下去的妹妹往上顛了一顛，再顛了一下，就又出去了。——他快要哭出来了。等他大概过了一个多鐘头再回到家里来时，屋子里已經空空洞洞，只見屋中間放着打好了的行李和大包裹。爹和娘一声不响，坐在沒有一点火星兒的、佔了很大面积的地爐^①旁边。在变成了紅褐色的陰暗的电灯光下，爹兩頰显得深深地凹了进去。

“天快点黑吧……”爹自言自語似地喃咕着。

天黑了之后，他們才背着行李出門。迈过山头的时候，健回头望了一望，村里的灯光就好像是在脚底下一样。他半睡半醒地給爹牽着走。下面又黑又深的谷底里好像在刮風，發出陰慘慘的地獄里一样的叫号。——直到現在，健還很清楚地記得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小时候听見过的可怕的童話一样。

“不要在路上碰見什么人才好哪！”爹每次还没有走滿十步路，就反复地重說着。

將近五十岁的爹的怀里，就放着一本“移民指南”。

道厅說的“开垦了全部租地的六成以上……全部租地都免費送給”的那塊垦地，离开火車站还有二三十里。即使从那里能产出什么谷物，單只是加上运到車站去的費用，怎样就也得超过市場上的售价。而且在北海道的腹地，一到了冬天，那就比魯濱遜还更沒有办法。有的人因为得不到粮食，又沒有預先貯备一冬食用的余裕，到了第二年春天，一家就只好在积雪之下活活餓死。——至于石狩、上川、空知等地質肥沃的土地，都被道厅借了籌备“开拓資金”的名义，差不多等于是白送地把几百町步几百

① 日本农家切开地板，裝入大方形地爐，貯火取暖，由天棚懸自在鈎，掛壺燒水或掛鍋煮食物。

町步的地卖给华族^①和各大财主了。对于“下地农民——移住农民”，给的就只是釧路、根室等地方的泥炭地的土地，这种土地是送给人也没有人要的。

政府答应给的三百来圆的“开垦补助费”是发下来了，可是除去一家人的旅费，剩下来的顶多只够开垦一年的费用。结果呢，只好借“低利资金”来艰苦地弥补下去。——等到花了五年或者六年的工夫，荒地好容易开成了庄稼地或稻田的时候，满身的债务已经把农民紧紧地绑住了。

那些买得了几千町步土地的大地主，就叫佃农来替他们干活，答应开垦好以后把一半垦地免费送给他们。可是到了真要给土地时，就欺诈骗哄，并不履行。

健的爹只干了两年活就放下了。“移民指南”中神话似的美梦，在他眼前就这样垮了下来。爹没有办法，只好到岸野农场里去当佃农。

爹说：“我没有去打短工，总还算是运气。”

五 村里没有地主

无论哪一个乡村都毫无例外，在佃农们快要倒塌的小草屋中间，只有地主漂亮的粉墙显得特别耀眼，仿佛像鸡群里的一只鹤一样。因此，在那里穷人和有钱的人的分别很明显。可是，这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北海道的农村没有地主——地主并不在这里住。这里的农村既全然没有文化的享受，又到处是肥料和马粪的臭气，住的尽

^① 华族是日本近代实际上的统治阶级，他们是旧封建大地主、大财阀、学阀、官僚、军阀所构成，由政府给予公、侯、伯、子、男爵位。

是些弯腰驼背的骯髒农民。像这样的地方，地主們是沒有必要特意住下来的。北海道就沒有这种死心眼的、古板的地主。——可是地主虽然不在，他們却在村里安置得有“农場管理人”。他們只消住在东京、小樽、札幌等地方計算收益就够了。——S村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村。

在岸野农場大門的入口处，只有一家鉄皮屋頂的木板屋子，这就是管理人吉本的家。管理人吉本穿了一件头上套下去的毛絨衫，上面披一件西服，老是穿着一条馬褲走路。

“在这个村子里，必須把我当地主看。”

他初来的时候就召集了佃农們这样說了。

S村——土地所有分布表：

二百町步——S村所有田

百五十町步——大学所有田——“学田”

百二十町步——吉岡(旭川)

五百町步——岸野(小樽)

二百町步——馬場(函館)

二百十町步——片山子爵(东京)

三百町步——高桥是善(东京)

此外，自耕农五戶——共計一百五十町步。

六 “巡警”和“鈎鱗老板”

市街区里設有S村“青年团”和S村“处女会”；小学校的隔壁設有一个“修养俱乐部”，在这里举行各种集会和演戏。俱乐部会长由校長兼任。副会长是現任“在乡軍人分会長”的鈎鱗杂

貨店的老板。干事里面还有巡警。岸野农場的主人是名誉顧問。健那些人上的“青年訓練所”就設在这个“修养俱樂部”里，每天晚上七点鐘开始上課。

每隔一日，巡警就騎着自行車上“有車站的H鎮”去。他是一个老实的青年，在佃农間也很有人望。他常常在半路上把自行車扔在路旁，不解佩刀就在那里小解，在田里干活的佃农們都看見他这样干。一有时间，他就上佃农家里去聊天。可是有一次，岸野的佃农們为了佃租的事情，曾上鎮長那里去請願。自从这件事發生以后，他就一直不再到佃农那里去談話了，因此發生了很多謠傳說：“他大概得了岸野的錢啦。”

以前和他特別要好的健的娘，对这些話很是着惱，她說：

“人真是势利呀！石田是决不会有‘謠言’所說那樣的事的。”

但是在这以后，人們就看見巡警石田和鈎鱗的老板、管理人吉本等人并肩在村路上走着了。

無論哪个佃农都在鈎鱗的杂货店里賒过賬。

一年到头，除了在一定的时候之外就不会有現金收入的农民，是怎么也不得不賒賬的。因为結賬都是一年兩回，店老板就利用了这一点。本来卖現錢是五角而且賺头已經够多的东西，要賒賬就得卖五角七八分。随便哪样貨物都是一样。佃农們明明知道这一点，可是有什么办法也沒有，还是非在鈎鱗店里买不可。因此不到三年，鈎鱗的店很快就發起財来了。

鈎鱗的店仿佛像一个蜘蛛的網，哪一个农民都得給它黏得牢牢的，讓它漸漸地拉近嘴边，吞吃下去。

自从村子里开办了“信用供銷合作社”之后，佃农們和鈎鱗

之間就發生了問題。因為可以買到和以前不能相比的便宜東西，他們一個個都轉到合作社來了；這樣一來，鈎鱗就不能不作聲。他公開地說：“如果有這種忘恩負義的人要轉到合作社去，那就得把欠賬還清。”老實的佃農們給他這樣一說，都覺得以前在他那里隨便賒賬，現在却另走一家，果然是忘恩負義了。

鈎鱗老板曾說過：“佃農們如果沒有錢還賬，用米和雜糧來還也行。”他以糧食行莊的市價收進農民們的米谷，這樣，他一方面收回了借款，同時把米谷再賣出去，又可以拿一次利潤——賺了兩重的錢。

佃農們都希望能夠做到有着“在鄉軍人分會長”、“衛生部長”、“學務”……什麼什麼等等頭銜的鈎鱗老板這樣的人物，他成了佃農們的“理想”。他們在路上遇見了鈎鱗老板，就立刻讓路致敬，比遇見村長和校長還要恭敬些。

在“青年訓練所”里，鈎鱗老板擔任“修養講話”。

七 夜 路

健這些人上完將校訓練，一到鈎鱗老板的“修養講話”時，由於困倦都開始打起瞌睡來。他講的那套一成不變的老話，什麼“青年的任務”、“思想善導”、“農民的矜誇”等等，等等，已經誰也不願意听了。

健他們下課後走到門外，寒氣就往沒有睡夠的身上刺骨似地襲來。細雨已經停了，路上滿是泥，皮靴踏在上面，就吱漬吱漬地陷下去。天空暗得什麼也瞧不見，卻低得好像壓著頭。給雨打濕了的草叢，不知怎麼時而閃閃地發著光。

“第一遍草已經鋤了嗎？”七之助在後面向健說。

健实在想睡：“沒有呢，还没有鋤。沒有人手啦。”

不知誰故意大声地打了一个呵欠。

“老健，征兵怎么样啦？”

“嗯，也許不去啦……可是也拿不定。”

“你那种身体是去不了的。你就不来青訓所也不要紧。”

这时，原来不作声的武田插嘴了：“要是为了縮短征兵的期限来受青訓，那就大大地想錯了！”

“又来了。”七之助心里想，觉得有些可笑。

“是呀，他們認為去当兵的人要受各种各样的訓練，不去的人却安閑自在，这样做是不成的，所以才搞了那么一个东西出来。不去当兵的人也有必要来受一次集体紀律的訓練。”

“而况現在的农村青年很輕佻浮薄，对嗎……”

七之助一边解手，一边嘲笑着。好像一直忍到現在的小便，有勁地在草叶子上打得噠啦噠啦地响。

“嗯。”武田認真地点了点头。

农民們早晨比任何工人都起得早，一天到晚弯着腰干活，他們过的生活却比窩在都市郊外的朝鮮人还要凄惨。难道还能說农村青年是“輕佻浮薄”的嗎？

“这样的劳动还不够，究竟要怎样呢。”健心里想，“別胡說八道了。”

“老七，你去小樽还早嗎？”

“嗯，就要去了。”

“就要去嗎？”

健覺得和七之助也非要分手不可，心里感到淒涼。健所爱的阿絹已經到札幌去了。她是給制麻工場招去当女工的。可是还不到一年，就有“在飯店当了女招待”的謠言傳到健的耳朵里来了。

話頭一斷，就只有在泥濘里踏着的地步聲傳到耳朵里來。稻田的水面就像陰暗的玻璃板一樣發着光。

七之助一面不停地用口哨吹着各種歌曲的調子，一面走着。七之助也在想什麼心事。

“三吾田里的稻子長得不好哪。”七之助蹲下來，摘下一根稻莖。

“三吾也老是倒霉。”

三吾為了想把不屬於自己的泥炭地設法變成普通的稻田，每天過分地拚着命干，因此受了“村公所”和北海道廳兩次表揚，被評為“勤勞力行，足為農民模範”。這個表揚是岸野向北海道廳請求的。

自從把這個裝着表揚狀的鏡框子掛在沒有頂棚、被烟薰黑了的屋子裡起，不到兩個月的工夫，三吾就患了連睡覺時翻身都翻不轉的神經痛。他一躺下就痛，一直要痛到天亮。三吾的身體已經干癟得像沙啦沙啦響的稻草束一樣，動都動不得了。他每天只是瞧着“表揚狀”。

可是，這種情形，還不單是三吾如此。那在東三綫^①住的伊藤的老婆，由於在北海道的冰涼的田裡泡得太久，腰痛了三個月。好了以後，她的腰老是挺不住勁，走起路來，像癱得很厲害似的直搖晃。

佃農們有時為了一些事，聚集在管理人吉本的家裡，他們一個個都是筋骨結實、有着厚厚的手掌的，可是每一個人的腰不是很難看地歪扭着，就是往前彎曲着——總是帶一點殘廢。大家都是這樣。

① 東三綫是街名。

武田在市街区的尽头和大伙分手之后，就走上了田塍。

“老健，武田那混蛋果然也是和鈎鳞混在一起的呢。”

七之助停住了口哨，立刻这样說。

“是嗎……”

“还有，岸野特意从小樽到这里来，很替青訓所和青年团卖力，你不知道嗎？”

“是嗎？”

“阿部和伴都这样說。——一定有什么企圖。”

“嗯？”健不十分明白是什么企圖，可是覺得也有点明白了。

八 “燙呀，燙呀，燙呀！”

健繞到后面去洗脚，屋里泥地上的湿土黏着他的脚板。听见这个响声，娘在屋里喊了：

“是健嗎——？”

“嗯。”健一边嘴里回答，一边卷起衣服下摆，坐在踏脚板上。馬圈里，發着垫草的蒸悶的气味。

由三在洋灯底下爬伏着，兩只脚叭嗒叭嗒地上下搖动，正在用指头蘸着口水，一張一張地翻看只剩了五六頁的破爛的小人書。

“姐姐，給念念这里。”

他把坐在爐边做針綫的姐姐的胳膊拉了一下。

“混蛋！”

姐姐顫动了一下，把拿着針綫活的手放到嘴边，一个指头塞进嘴里去吸。“你这混蛋！針刺了我的手啦！”

由三把脖子一縮，望了望姐姐的臉：“喏，姐姐，这条狗要怎

么啦？”

“姐姐不知道！”

“哦——”

“討厭！”

“喲——要你說！——不說我就鬧！”

健把兩腿盤得寬寬地坐在爐邊，伸開五指呱啦呱啦地搔着頭皮。

家里整年都在燒火，所以不管頂棚、板壁，都黑得發光。架在房頂上的房梁和圓木椽上吊着一串串的灰塵，下面燒火的热气一燻，和外面的風一吹，就都搖擺起來。屋子當中只吊了一盞洋燈。洋燈的圓影投射在屋頂裸露的梁木上，映成一個光圈。洋燈只要一動，圓影就跟着晃蕩晃蕩地搖。人打洋燈旁邊走過時，那在窗戶檔上斜映出來的黑影就把窗子橫遮去一大塊。洋燈不斷地發出吱吱的聲音吸取着煤油。燈光往往剛一明亮，馬上就好像給吸墨紙吸了去似的，瞧着就暗了下去。

“剛才阿部和伴來過了。”

“嗯——來干嗎？”

“嘿，哥哥，狗和狼哪一個兇？——是狗吧？”

“馬路的事哪。今年村費還是拿不出來。”

“今年還是拿不出來嗎——為什麼叫做村費馬路呢。簡直拿人開心。那末，到秋天又得花一筆大錢運米了……”

“哥哥，是狗兇些吧！”

“那末，他們來說怎麼辦？”

“他們說沒有別的法子，只好佃農們找點閑空，大家動手去修，因為村子沒有錢。”

“是狗哪，哥哥……”

“討厭！”健猛然喝了一聲，“又來敲詐佃農啦！鑽咱們的空子！那些傢伙們以為放着不管，不方便的還是佃農。這樣一來，佃農們就會自己出錢來修。那些傢伙們就等待着這一着。——什麼村會議員，都是地主。他們愛怎么做就怎么做。”

以前，S村的佃農們曾經對村公所發生過爭議。北海道各村鎮都有好些土地，這些地就租給佃農種，因此常常發生佃農對村的鬥爭。可是由於S村的村會議員全是地主，他們一來為了以後着想，二來也怕同樣的火就要燒到自己身上，所以一直頑強地和佃農們對抗下來，佃農們因而淒慘地遭到了失敗。

“他們說明天在吉本那里集合，大家商量一下。”

娘說着，在她剝脫了黑齒鐵漿^①、排列不齊的牙齒中間露出了殘留的白飯粒。

“……………”

健把鹹鱈魚片急急忙忙地在火上吱吱唧唧地烤着，又往黑麥飯里倒些熱水，唏哩呼嚕地吃完了。

外面仿佛起了風，洋燈輕輕地擺動着。背後土牆上映着的大伙兒的大影子，隨着洋燈的擺動，好像給什麼東西操縱着一樣，一下伸得長長的，一下又縮小了。

由三豎起兩腳靠着爐火，半睡半醒地坐着。

“娘，巫是什麼？她今天上山利家來了，把山利爹的魂關了來。說是他爹在陰間給火燒得好苦呢。”

“真的嗎？”

“巫是個老婆子，叫做巫女婆婆。山利家做了些油炸豆腐，說是給巫女婆婆上供的。”

^① 明治維新前，日本女子往往用酒浸鐵漿汁把牙齒染成黑色，作為裝飾。

“是狐仙^①吧。”

“狐仙就是狐狸吧。可不是嗎！”由三忽然大声嚷嚷起来了。

“嗯。”

“可不是嗎，吶！”他独自断定地唠叨着，“阿胜家的阿芳把狗帶到山利家去玩啦，巫女婆婆很生她的气。”

“是啲——真是罪过！”

“山利的娘心痛阿爹，說是把眼睛都哭紅啦。”

“是嘛，是嘛，可憐啊！”

“喏，哥哥，狐狸……”剛說到这里，爐里的火噼啪噼啪地猛然一炸，火星飞到了由三小葫蘆形的小鷄头上。

“燙呀，燙呀，燙呀！……”

由三立刻將小人書一扔，往后一仰，把前面的衣服叭叭地抖着，哭起来了：“燙呀，燙呀！”

“嘿，瞧吧！你把那东西对着火露出来，火神爷在罰你！傻蛋！”

姐姐阿惠一边用尺子搔着自己的背，一边嘲笑他說：“把尖兒燒掉了，那才好呢。”

“呸，屁！姐姐卖娼的！”

由三一边撇着嘴，一边向姐姐罵起来。大家一听见这句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髒話，都不知不觉地望着由三。

娘立刻用手掌啪嗒啪嗒地打着由三小而硬的腦袋。

“哥哥，由这一向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光說这种話！”

阿惠还没有把插在背上的尺子放下来，忽然变了臉色，瞧着瞧着，越变越可怕了。

① 原文作“稻荷神”，原是田神，他的使者是神狐，后来混在一起，等于狐仙了。相傳他喜吃油炸豆腐，故民間多以此作供。

接着，阿惠突然拿起尺子打由三，一边咯咯地咬着牙，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打。每打一下，尺子就劈着风呼呼地响。然后，她就哇地一声哭了……

健明天三点半钟要到田里去，得把比别人迟了一步的第一遍草锄完。可是，他却睡不着。大门外有人发出蹑蹑的脚步声走了过去。健爬起来，在灭了灯的黑屋子土地上用脚尖摸索着走到厨房里，用手从水缸里捧着水，骨嘟骨嘟地喝了一些。马圈里传来马用尾巴拍着身体的簌簌的声音。

他又躺下来，把大棉被一盖，不久，就听见松了螺丝的不准确的挂钟，一下一下地慢慢打了七下。

第二章

一 “S互助会”成立典礼

会场正面高一点的地方挂着天皇陛下的像。

“修养俱乐部”的墙上，还挂了些“乃木大将”、“西乡大先生”^①、“日俄战争”、“血染的破团旗”等等照片，都装着镜框子。讲台左边摆设着从官厅领来的三支破枪，架在一块。关于乃木大将的故事，农民们是百听不厌的。

讲台上贴了“S互助会”成立典礼的开会程序单。程序单两旁不远，贴着这个会的宗旨的标语。

开拓人的心田，比开拓海、田、山林更重要！

^① 西乡大先生即西乡隆盛，是西乡从道之兄，故称为“大先生”。明治维新运动中的主要军人，侵略朝鲜的激进论者。

养成强韧的独立心，服从的美德，和合作的精神！

大家预先都得到通知，说是会后有酒喝，因此到会的农民比那个时候都要多。住在有车站的H镇的老爷们也来了。佃农们大概都借过市街区的老爷们和H镇的老爷们一年或二年的债，所以得在会场上绕一圈，给老爷们逐一招呼一下。

佃农过来打招呼时，粮食行的老板大模大样地点着头，问道：

“今年怎样？”

“还好，从现在的样子看来，还好，托您的福……”

佃农们弯着腰，说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这样子，在阿部和健他们坐的地方看得很清楚。健也是借了债的，在这种时候去招呼一下，倒也很方便。而且，如果今年被征了去当了兵，家里就只剩下患病的爹和女人们了，一切事情终归要靠他们照顾的。健就装作偶然在旁边走过的样子，给他们打了招呼。可是他打了招呼之后，自己的脸又羞得通红了。他是个“模范佃农”，连钩鳞老爷也慇懃地回礼。

会场里，各个农场的人自然而然地各自坐在一起，一堆一堆地大家坐成一个圈，互相谈论着。佃农们很不容易有这样坐在一块的机会。他们粗大的、给太阳晒黑了的手和脖子，和那只是偶然穿穿的作客衣服很不相称，特别叫人注目。他们在开着裂口的粗硬手掌里转动着香烟头，谈着媳妇的事、稻子出得齐不齐的事、青豌豆、红豆、天气、过日子、老爷的事……等等，无论什么事都谈。

那些认为开这样会的时候，最好是抽香烟的佃农们，就警警扭扭地拿着蝙蝠牌香烟抽起来。

那些晚上骑了自行车上街去玩的，或者老是和村子里的姑

娘兒們鬧戀愛的小伙子們，又另外聚集成一堆，占據在屋子的一角。他們旁若無人地拉開嗓子，不停地笑着，談論娘兒們的事。大家都修修飾飾，有的戴着眼鏡，有的圍上黑綢圍巾。每當青年團有什麼工作或者籌備“賽神開廟”的時候，這批人因為可以和娘兒們在一塊廝混，因此都爭先恐後一股勁兒地干。

小孩們到處亂跑，捉迷藏。他們有的繞過大人們，猛地撲到他爹懷里去——有的又把坐着的大人好像推開樹叢似地扒開，一齊在忘其所以地亂鬧。大人們不時大聲地呵斥他們，可是，不久他們又嘻嘻哈哈地跑起來了。……香烟的煙停留在屋里天棚中間，好像一層雲霧似地瀰漫着。

二 阿 部

“我決定上小樽去啦。”

和阿部坐在一塊的七之助瞧見了健就說。

“我到工場里作工去。小樽還有我的姑媽在……可是老健，我雖是上小樽去，並不是不願意做農民，也不是想發跡，我沒有那樣的打算。剛才也和阿部談得很清楚，我自己有我的原因……”

“嗯……”健是明白他的原因的。

“離開了村子，反而更明白村子里的事哪。”

阿部用他慣常的低緩的聲調說了。在這個農場里，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從生孩子、死了人這類事起，一直到調停佃農、佃租的交涉為止，大家都一定要拜托阿部，請他跑跑腿的。他今年四十出頭一兩歲，是一個既沒有粗暴的動作，也不大聲嚷嚷，溫和得叫人着急的人。

他說話的時候，經常是連嘴唇都不動的。

“阿部要是坐在屋角落里，包管一整天也沒有人會注意，他也会一聲不響地坐着。”七之助常常這樣取笑。

村子里，靠一雙手干活來养活一家四五口的四五十歲的佃農們，他們那種要活下去的心情，比那些貪玩好耍、消消閑閑的小伙子們要強烈得多了。當佃農向地主鬥爭的時候，除了在農民協會里工作的小伙子們外，無論哪里，站在頂前面的都是這些上了歲數的佃農。阿部就是其中的一個。

阿部剛從田里上來，腳也不洗，就拿起旭川農民協會送來的“協會新聞”和“無產者報”，跪着腿爬近那切低了地板裝的洋爐子旁邊去念。一張報紙要費好几天的工夫，仔細地，好像揀豆子似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着。只有在這時候，他才戴上那付壞了的、用綫綁起來的眼鏡。

他常常戴一頂變成紅褐色的、帽沿已經歪了的麥稈帽子，略微有點彎了腰，在田塍上一跳一跳地走着。看着他的這副樣兒，不單是管理人吉本，無論誰也不會想到“這樣的傢伙竟會反抗起來！”

三 模範青年

“瞧，武田這野小子，胸前掛着紅布條，正在得意揚揚地干着呢，干着呢！”

七之助用下顎向講台那面一指。阿部不出聲地笑了。

“哪，老健，什麼青年同盟哪，互助會哪，偏是武田這種小鬼和那些油頭滑臉的浪子們，掛起一個紅布條到處跑來跑去，不是很可笑嗎？這些事要像老健這種模範青年來干就好了。”

健臉上有点不高兴的神气。

“我是說着玩兒的，說着玩兒的！哈哈！”

健曾經被村公所表彰为一村的模范青年。当时他爹身体还很健康，拿到了表揚狀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屋子里到处打轉。这情形健現在还記得。那时候，他也覺得自己的努力畢竟有了报酬，心里很喜欢。

可是过了不久，一个在村公所工作的小学同班朋友把情形对健說了。原来那时候岸野和吉岡正好在村子里，有一天，他們在村公所里商量：“近来农村里的青年动不动就染上‘过激’思想，使得有成百町步土地的地主們沒有办法。”这些话恰巧給当侍役的那位朋友听見了。

吉岡就說：“来点表揚吧！从感情上把他們控制住，使他們很高兴地干活，否則真要不堪設想的。”

“稍微花点錢，發一張描金的漂亮的表揚狀，授与典礼也故意隆隆重重，不怕麻煩地干它一下，我想那些乡下佬是很容易就范的。”这是岸野說的話。

“未必吧！”

健平常很相信校長，他馬上就把这事去对校長說了。

“哪里来的这种糊塗的、沒有道理的話？这次表揚你，是因为你是个孝子，又比別人加倍地拚命干活的緣故。”校長解釋着。健自己也覺得确是这样。

只有阿部說：“这是地主和他們的走狗公所搞的極其巧妙的詭計。”又說：

“再过几时，到了沒有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模范青年是个什么东西了。”

“大家都在妒忌我！”当时，健对阿部都曾經这样猜疑过。

可是过后，健的爹身体坏了下来，活也减了，無論怎样拚着老命（即使是歉收的年头也是一样！）谷子还是一点不剩，都給地主拿了去。健看見这个样子，从前好像并不觉得，可是这回却奇怪地感到不起劲，心寒起来。心里想这是沒有完的。“模范青年算什么东西！”他才想到阿部当初說的話是对的。

从此以后，一有誰說他是“模范青年”，他的臉就会通紅起来。

四 武 田

开会了。

武田出来致开会辞。他在講台上，真和他的为人相似，就像玩偶的大兵一样直立着，仿佛是在作講演似地声調又板又硬。滿嘴都是沒有听慣的、麻煩而罗嗦的术语，就像釘子尖兒似地刺着农民們的耳朵。

“……面临着目前的危机，我們大家要同心协力，外要和过激思想、都市頹風作战，內要养成剛毅互助的气質，以此圖謀我S村健全的發展，这就是我的一点微意。

“……又，这次蒙旭川师团派遣渡边大尉光临，农場主人方面又有吉岡几三郎先生的代表松山省一先生出席，佃农方面由鄙人代表，我們在这里协力一致，以求得到全村美滿的結果。”

七之助一边听，一边在那里滑稽地譏笑武田的話，寻找他的錯誤。

“武田作也了不起啦。虽然原来是个無賴。”

有一位坐在健前面的佃农說：“他很用了些功吧！”

七之助听见“用功”二字，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用功得很哩。連鈎鱗老板和地主們都喜欢。真是美滿美滿，天下太平。”

七之助和健不同，早先就有这样的作風，他爱說俏皮話，爱諷刺人，不像是个农民，說起来又是那样叫人痛快的尖利。

五 地主代表

地主代表松山說話时，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的細，叫人意想不到。他一边說，一边还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到鼻子底下去。这个动作使得农民很瞧不起他。七之助又在一旁数着：“瞧，七下了。瞧，十一下了。瞧，又来啦……”弄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一般說，地主和佃农是‘父与子’的关系，但并不是那样互相分开的，而是紧密得像‘头腦和手’一样地联系着；彼此若不是密切地合作，就不能够生产养活我們全日本的重要的大米。在別的地方，近来时常發生‘佃农爭議’之类的不幸事件，希望我們这个农村务必不要發生这样的事，仅在这个意义上，也很希望这个新成立的互助会大大地發揮作用……”地主代表常常中途断了綫索，慌慌張張地这样說着。

“明白啦，既是这样，好不好請地主們把佃租再稍微减少一些……”

不知是誰滑稽地說了这么一句。大家都回过头去哄然大笑起来。

六 佐佐老头

每逢开这样的会，就可以叨光喝上“一杯”。东三綫北四号

那个爱酒的佐佐老头，每次就都是专为这个目的来的。这时候，他正在嘟嘟囔囔地诉着苦。

“真叫人讨厌死。好不好快点拿酒来？”

“对啦，对啦！嘿，佐佐老爷子。”七之助觉得很有趣。

“讨厌死了！”

佐佐老头常把冷酒倒进缺了口的汤碗里，一边嚼着干玉米豆，一边喝着酒。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他喝醉了，就用沉静而特别响亮的声音，哼着曲子里猥亵的段落，歪歪倒倒地顺着笔直的基线道路回家。只要佐佐老头到了哪家，哪家就得拿出酒来。如果碰巧没有酒，佐佐老头就会像小孩子一样脸上明显地表示出失望的神气，无可奈何地摇晃着肩膀回家。

有时候，佐佐老头晚上一出去，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回家。这种时候，他经常都是喝醉了，像一根腐烂的木桩似的埋在田里，一动不动地在睡觉。去找他的人把他拉了起来，他还睡得很香。

“看他那样子，仿佛是鑽在妓女的被窝里睡觉一样！”

可是，佐佐老头却是村子里第一名通晓政治的人。这里订阅东京“朝日新闻”和“北海时报”的，除了市街区的人外，就只有这个佐佐老头了。他对濱口、田中、床次、鳩山^①等人，比对自己的街坊还要清楚一些。这回床次怎样作，于是，田中就也这样作。他好像非常熟悉似地到处嘟囔着。他本人是拥护政友会^②的。

① 濱口即濱口雄幸，民政党总裁，1929年日本内閣总理大臣。田中即田中义一，陆军大將，政友会总裁，1927年任内閣总理大臣。床次即床次竹二郎，政友会总裁，曾任遞信大臣。鳩山即鳩山和夫，政友会头目之一。

“老爷子，你为什么喜欢政友会呢？”阿部这样問他。

“不論怎么說，我总喜欢政友会。而且就只有政友会。农民只有靠政友会。要是政友会上台，市面也好了，活也多啦。”他这样說。

“这个会如果支持政友会，那么老爷子你也得加一把勁支援支援哪。”

七之助和他开玩笑。

“支持政友会？要是这样的话，当然要加勁地干。当然罗！”

七 “必須广泛地渗透到农村里去。”

接下去是渡边大尉講話。

他胳膊底下挟着軍帽，脚上穿着亮光光的齐膝長統皮靴，馬刺嘎嘎地响着走上了講台。鬧轟轟的声音仿佛像压住了似的一下子靜下来了。可是不一会，重又哇啦哇啦鬧起来。小孩們开始談論他肩章上星星的数目和佩刀，彼此起了爭执。农民們呢，每逢軍人路过，也是会忘記了庄稼活，老向着他們看的。一說起軍队，大人完全和小孩的心理一样。

“农村中軍人的精神”——这是渡边大尉的講題，他把軍队里严格的秩序、严正的規律、服从的关系等，用种种例子來說明；这种精神正是造成日本軍队具有从不受外国欺侮的强大力量的原因。这种精神不但要保存在軍队之内，并且必須广泛地渗透到农村里去。特别是在外来的坏思想很容易抓住有前途的青年、破坏現有的宝贵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健全的軍人精神更是农村里必需的要求。——这是他講演的大意。

武田等人迫不及待地在那里等着他講完；話一完就首先鼓

起掌来。

“阿部！”

一个佃农在背后喊他：“刚才說的外来的什么思想，那是什么呀？打开头起，大家都在講着呢。”

“这个……”阿部稍微想了一想。“咱们这村子里大概不会有那样的东西吧……”

接着，他仿佛是談另一件事似的，开玩笑地說：“可是，假使老是减租减租的，要求得太过火了，地主老爷們生起气来，也許就会說你是中了过激思想的毒啦。”他說完之后，自己在嘴里面笑了一笑。

武田又上去，說明了会的性質、目的、入会条件、事業等。跟着就是游艺，有薩摩琵琶^①，說笑話^②；还有“小樽新聞”社派来的老記者作了修养講話——“一日談”——最后，拿出酒来了。

“真他媽的叫人等够啦！”

“咱们又不是狗，对嗎！”

給太陽晒黑了的农民們一想起滾燙的酒在胃里慢慢慢慢地鑽的勁兒，嗓子眼里就嘎嘎地响起来。他們平常是不会有酒喝的。

“听說今天沒有年輕姑娘們来斟酒。”

“是嗎？”

“又是武田在假裝正經！”

話虽是这样說，但当妇女們和胸前帶花的干事們拿了酒进来时，大家立刻就兴高彩烈起来了。

① 在薩摩地方發达起来的一种琵琶及其曲調，音調悲壯，乐器及彈法与一般琵琶不同。

② 原文作“落語”，是一种滑稽、諧謔的笑話。

武田搬了一架梯子来，在大家都瞧得見的高牆上貼上一張布告。

为了庆祝本会成立，下列各位先生慨贈礼品：

酒 壹斗

校長先生

現金 叁拾圓正

岸野老爷

啤酒 壹打

鈎鱗老爷

啤酒 壹打

吉岡老爷

手巾 壹佰条

H 鎮鎮長老爷

現金 拾圓正

相馬老爷

謹

謝

干事

“哦——！”

“真闊气。到底不錯。”

“真难得。”

酒杯和酒壺紛紛互相碰着，發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干事、来宾和講演的人們都退席上管理人吉本家里去了，在那里开始他們沒有外人参加的“酒筵”。由H鎮用汽車接来了七八个侑酒的姑娘。大家一直鬧到將近天亮，侑酒的姑娘那晚上都沒有回去……

阿部和健他們先走了。大門外，高空里滿天星斗，一顆一顆地閃爍着。在离門口稍远一点的暗处，有兩三个人并排着在撒長尿。他們剛从傍边走过，只听見有哇啦哇啦的声音在喊道：

“喂，是阿部嗎！”

原来这是伴。健和七之助就低下了头。

他湊过来对着阿部压低了声音說：“怎么样？他們这个陰謀！請你馬上給那边通个信。”

健一声不响，跟在大家后面走着，心里一边却在想：总之，在这几天里找阿部去谈谈。

第三章

一 阿节的悲哀

“是吗？……”

“……”

阿节一句话也没有说。

健也不作声，就这么默默地走着。

怪难受的热风从白天晒热了的田里吹来，呼呼地打着他们的两颊，往后面刮去。他们一走到哪里，那里的蛙声就立刻停住，等到他们走过后，就又从后面顺次地叫起来。

“怎么啦？”

“……”

“嗯？”

“……”

阿节还是不作声。健向她瞟了一眼，只见黑暗中低俯着一个粉脸。

“上河那边去走走吧。”

“……”

他往河那边一拐，她就跟着来了。健开玩笑地稍微撞她一撞，她每次都把身体碰回来，嘻嘻地笑着，可是总拉长了下巴，假装正经的样子。只要女的不开口，男的就没有办法了。他们走过

的地方，家家戶戶都打開着窗戶在燻蚊子。還有一個只圍了一條圍布的女人，赤裸裸地在席子上翻騰。這是一個酷熱的夜晚。

兩人分開了通往河堤的雜草走去；細長的草葉刺得臉上發痛。不知什麼地方傳來了唧唧噥噥的談話聲音。這樣的大概有兩三對。大家拔完了第二遍草，所以暫時都有點閑工夫。

他們走上河堤，就聽見腳底下有人在大聲說話，和唏哩呼嚕大概在洗馬的聲音。兩人踏着難走的砂土，繞過河堤的盡頭，只見河灘上正在燒野火。釣晚魚的人大約是在把魚招引過來，不時地把燒着的殘枝扔到河中間去。這些殘枝啪啦啪啦地散發着火花，在黑暗中畫出一道很鮮明的紅色弧綫，一落到河面上，就嗤地一聲滅了。水里面也映了出來。

“真好看哪。”

這回是健不作聲了。他們互相沉默了一會。

“生氣了嗎？……”阿節說了。

究竟還是阿節。在這短短的話里，她的全部心情都透露出來了。健忽然覺得她可愛起來，他裝作生氣似的，一把把女的肩膀使勁地拖過去，立刻把她抱住。他這一用力，腳底下的砂子也跟着嗞嗞地陷了下去。

阿節像平常一樣，把閉得緊緊的嘴唇稍稍地湊了過來。她的嘴唇上微微發出煮魚的腥味。

“你吃了什麼哪。擦擦嘴吧。”

阿節還是一本正經的樣子，象小孩似的連忙用袖子擦了擦嘴……

他們就把草弄倒下來做墊子，在上面坐下。河灘上的野火照射着對岸的雜樹林，樹影清楚地顯現着暗紅色。

“健哥，你喜歡阿部嗎？”

“……你是想叫我少上阿部家去吧？”

“……………”

“一定是的。可是你也去跟阿部和伴这些人談談看。起初我也覺得……”

“他們倆都是好人。可是……为了上次的会，他們見人就送一張傳單。就是这件事……”

傳單的標題是“佃農們，不要受騙！”上面写着建立“互助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背后的人有誰和誰，表面上虽然裝得很有道理，骨子里却是黑幕重重等話。

“……有人生气了，說那样替咱們帮忙，还要發傳單，真是忘恩負义。”

“誰說的？”

“……………”

“你也說了吧？——是嗎？”

“……大家都在說。”

“糊塗！”

他們兩人都僵了，誰也不開口說話。

“呐，阿节。”健的声調緩和下来，“阿节是这样想的吧。我还是当模范青年的好。”

健有时叫阿节做“你”，有时叫“阿节”。叫“阿节”的时候，一定是心里有什么正經的事。这点阿节是知道的。

“因为健哥是和別人不同的，我总想不会胡来。可是我也很难过呀……一想到大家都在說把健哥看走了眼了，把健哥看走了眼了……”

“阿节，話虽是那么說，可是在岸野的农場里，誰也沒有說阿部和伴的閑話呀。”

“那是沒有的。因为都是好人嘛。……可是人家总不肯亲近阿部呢。”

“这些人都不是佃农，可是咱们是佃农呀。”

“真大不相同了咧……”

“是不是想不到会从模范青年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健反过来嘲笑自己了：“模范青年！模范青年！”

阿节忽然抬起头来。

篝火一灭，四周顿时黑暗，变得沉静起来。不时听见河面上发出啪啦——啪啦的水的响声。大概是鱼在蹦上来。

“不久就会明白的……夜深了，回去吧？嗯？”

健伸起腰，向前一挺。湿草的气味扑进鼻孔里来。阿节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嗯？”他又催了一遍，姑娘好不容易才抬起腰来。

“回去嗎？”

健撥开杂草，向前走去。

对面，有人吹着口哨：“这里远离祖国几百里……”在那里走路。

“吹口哨的該不是武田吧？拐弯吧。被人家瞧见了，那才真是好模范青年呢。”健說着，縱声大笑起来。

“請你別再說什么模范青年，模范青年啦。”阿节發着悲痛的声音說。

阿节心里感到很悲哀。每次她和健見面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期待，心里很是高高兴兴。可是分手时却又老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什么地方还不满足。她觉得健好像什么地方有些冷淡，因此，她心里很难受。

他們一拐过村子犄角上的竹叢，就听见对面黑暗里，有一个女人被誰呵着痒似的憋着气在嘻嘻地傻笑。可是，两个人的脚

步一响，笑声就立刻停止了，接着就听见搬开草的声音。

“嘿，阿节，近来大家都这样胡闹，你知道警察为什么不作声？”

别的人夜里在一块，为什么觉得那样有趣呢？这个情形现在给她瞧见了，一阵悲哀拥上了阿节的心头。

“那是地主们叮嘱警察别管得太严了啊。”

“这人真是麻木，他究竟在想什么！”阿节并没有听健说的话。

“既没有电影，又没有面馆，又没有窑子，他们觉得年轻人怪可怜的，是不是？”健说着，独自呵呵呵呵地笑起来，“真是难得的地主啊……”

“可是，阿部说——我一提阿部，你就做出这副嘴脸来啦——阿部说，他在小樽工场的时候，工人只要擦了掉在工场角落里的一根纱头儿拿出去，马上就得被开除。可是，随便他们一个个把女工们的肚子弄大了，却没有谁作声。”

“不见得吧？……”

“别作声，听着——那是因为这样一个理由，如果禁止这种事，大家就会乱闹起……”健还没有说完，阿节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混蛋！”

健闭口不说了。可是，不久又说了：

“噯，工作是很苦的，所以只要有一点事立刻就拿到工会里去。为了不使他们那样做才这么办的。”

“啊哟，想得真周到哩。既然这样，那么管理人出头主办的处女会又是怎么回事呢？”

健回过头来，猛然大声地嚷起来：

“是呀，这叫做計中有計啊。表面上是要做得体体面面，表揚什么孝子呀，节妇呀，借此就把人民抑制住了。妙就妙在这里。”

“我可不明白。”

一輛旧汽車，車篷嘎噠嘎噠响着，長長地搖晃着兩条触角似的蒼白色的車灯光，从有車站的H鎮那边一直由村路开到市街区来了。它进了街口，就連續响着喇叭招呼乘客。喇叭声响遍了整个沉靜的市街区。从鈎鱗杂货店里，不知是誰嘎啦嘎啦地拉开了店門，跳到街上来。

他們避开了市街区，走上田塍。

“將來也不能老是这样蹣跚了。”

分別的时候，健这样說。

阿节沒有作声，只是咬着嘴唇。

健回到了家，就鑽进被窩里去。正快要迷迷糊糊的时候，只听见街門吱吱地响着，有人进来。

“阿惠嗎？又出去瘋了回来啦……在哪兒串到这会兒才来呀？”

娘热得还没有睡着，这时候睜开眼睛嚷了。阿惠一声不响地上了床。黑暗中只听见被窩旁边咻咻地解帶子的声音。

第 四 章

— “撒 謊！”

同是一条石狩川，这里却是它上游的一段，为了运输大米和

杂粮，偶尔也有汽船發出嘮嘮的聲音駛了上來。在有些日子裏，發動機的聲音很遠很遠都聽得見。“喂，汽船來啦。”無論哪裏的佃農都會伸直腰板來聽一聽。

由三在村路上拚命地跑着。腰帶的結子移到旁邊，前面敞開着，露出濺着泥的骯髒的肚子，一心一意地只顧跑。原來他是聽見了汽船的聲音了。別的孩子也順着田塍跑着，他們看來都只有一丁點兒大。不一會，都在村路上合在一起，一塊兒跑了去。

大家都並排地坐在河堤凸出的尖端上，搖搖晃晃地擺動着腳。河水彎來曲去，一點聲音也沒有，也瞧不見它“流”，但是它却在流着。水太深了。

聲音雖然聽見了，但船卻很久還沒看見影子。忽然間——完全是忽然間，那藍油漆的船身出現了；一個一個透明的煙圈，嘮——嘮——地吹在藍色的天空中。船身微微地搖擺着，似進非進地駛了上來。船後面還拖了一條小駁船。孩子們一見都伸出了手脚向它揮舞，小麻雀似的齊聲大喊：

“萬歲！”

船員們在駕駛室里和機器房里晃動着帽子，在說些什麼。大家都非常高興，又叫了一聲：“萬歲！”

“哪，那個吧嗒吧嗒的響聲。”由三抓住身邊一個小孩的手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哪，我的胸口在卜卜地跳吧，那響聲就和這個一樣。那是船的心臟，我姐姐說的。”

“是嗎——？”

“撒謊！”另一個孩子伸過頭來說，“那叫做發動機。”

“發動機？發動機不是那個把水打到灌溉溝里去的東西嗎？”

噯——噯，不对，別裝懂啦！”由三不服气地說。

“是的，是的！”第一个孩子同意了。

孩子們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爭論。

突然，S 村里打起了烟火。

在盛夏高朗的青空中，爽快地傳来了兩三个回声，响遍了四周。

“呀——！”由三一伙人扯起了尖嗓子，大叫一声跳起来。

“喂，慢了就不行哪！”

大伙都順着原先来的路跑开了。落在后面的孩子在半道上脫下了木屐。

岸野农場的主人要帶着太太和小姐来瞧瞧农場，今天就来。

住在东京的那些有爵位的大地主們，有时也到北海道来，把佃农和村子里的人們当作他們的“僕人”，打狗熊玩。

在S 村里，从村長起，鈎鱗的老板和校長他們就好像来了部長似的忙乱着。

二 地主、太太、小姐

兩輛汽車沿着笔直的村路疾馳而来，車后像烟幕似的揚起了茫漠的塵土。岸野农場大門口兩旁站了一百十七八个佃农在那里等候。連到鎮上去作一兩天短工的人都歇了工，一塊兒出来迎接。

天气很热，大家都不停地用腰間挂着的土布手巾擦臉。

“再过几天，在咱們忙的时候来就好啦。”

“要是咱們正在干活的时候来看就好啦。”

“嗯，嗯，是哟。”

“听說太太还是女人的大学畢業的呢。”

“大学？——女人的？哼——！”

“听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呢。”

“女人，大学畢業？別撒謊啦，哪里有什么女人的大学？……胡說，难道还真有女人进……”

“是呀，再多么了不起也不会的！”

人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各自談論着不同的事。

“哪，要是老爷再稍微好一些，咱們就会拚命地干的。”

“他沒有干过活，不懂得。”

“这回太倉促，来不及了。这种时候要这样干才对：大家都要預先商量好，再去請求就行了。”

阿部在听着大家說話。管理人故意把地主这回来看农場的事一直留到头天晚上才告訴大家。他的这个陰謀，阿部是清清楚楚地知道的。大約兩年以前，管理人就因为通知得太早，失敗了。大家預先知道岸野老爷要来，所以都把平常的苦衷收集起来，到了他来的时候，一齐向他申訴。几乎因此鬧出大乱子。所以这回就給管理人耍了花样了。

四五个穿草鞋的孩子吧嗒吧嗒地在汽車背后的塵土里追着玩。汽車开慢的时候，大家都鈴串似的在汽車背后挂着。汽車到了农場大門口管理人家的門前，就放出一陣汽油味，停了下来。

太太輕輕地斂着袖子，提起衣服前面的下裾，态度非常雍容，輕飄飄地跳了下来。

“啊，这車子坐得真难受極了！”她高雅地只把眉头皺了皺。

跟着下来的就是农場的主人，个兒很高，手里拿着平頂麦稈帽子，身上穿着白底起花的長衣，黑罗外套。再后面，是穿着淡黄

色洋服的小姐。后面那部汽車里是去迎接他們的村長、校長、管理人和H鎮的警察署長。

佃農們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向他們彎腰鞠躬。

“哈，哈，您身體好……”

佐佐老头用手巾擦擦臉，一次又一次地彎了好幾次腰。他滿身散發着酒氣。每逢有什麼集會，這老头不喝酒就說不出話來。

“你們也都好，好極了。噯，還是請大家加勁干吧。”

他每說一句話，大家就哈一次腰。佐佐老头的小紅臉詔笑着，就好像緊捏着的拳頭似地現出了很多皺紋。

“真叫大家受累了。”

太太望着廣闊無邊的田地，輕輕地吸了一口氣。

佃農的老婆和女兒們只是對着太太和小姐呆看。她們在后面緊跟着互相談論太太和小姐穿的是什麼。可是，那些東西都是呆在北海道鄉村里的佃農的娘兒們從來沒有瞧見過、從來沒有摸過的。衣料的花樣也是這樣。她們除了在陳舊破爛的婦人雜誌上看見過照片以外，對這些人是從來也不知道的。可是，不管怎樣，看到“自己的太太”竟是這樣的體面，她們都覺得有點得意起來了。

“傻瓜，你怎么也看呆了嗎？”

伴撞一下自己的老婆。

岸野蹲在田塍上，一邊擰着稻穗，一邊問管理人吉本：

“今年的收成怎麼樣？”他和以前的地主不同，對於庄稼的事是很生疎的。除了每年可以收多少租子之外，別的就一點不知道了。

“噯，只能說是平平常常吧。拔第二次草的時候還非常好，

可是到了这个月初就开始鬧虫子了。特別因为去年不行，所以今年再怎么好，佃农也是辛苦的——都衰疲得很了——”

“嗯……那末，看情形呢……？”

“噯，現在这时候……还要到了秋天才……”

兩人說話的声音低下去了。

“你得好好地当心哪。”

“那——您不用吩咐！”

“嗯。”

老实說，岸野感到一种好像胁迫似的恐怖，他刻刻都在担心着会不会有人突然从后面把他推到田里去。一有点什么动静，他就惊慌起来，这样已經不知有好几次了。还没有走一町来远，他渾身就都是汗了，然而表面上他却不得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該不会像上次那样又来提請願書吧。”

“这一点您放心好了，这回不会有那样的事了。”

“嗯。”这就安心了。——可是底下这句话他却沒有說出来，只是大模大样地点点头。他把手里拿的稻穗向田里一扔，稻莖激起了小小的波紋，互相重叠着，扩大开去。

“农民們經常都在这水里干活的吧！”

“是的，小姐。”

隔着兩三塊水田的地方，有一个和她同年龄的姑娘用手巾裹着头臉，戴着斗笠，穿条束脚褲，正站在齐膝盖的水里干活。臉上濺着了泥，就用袖子去擦。

“这样干活，手呀脚呀——全身都受得了嗎！”

“噯，噯——那没有什么。”吉本諛笑着。

“我想要兩三根稻子，帶回学校去作参考……”

妇女們一听见要稻子，就都爭先去拔。管理人吉本觉得这表

現很不錯。

“無論怎麼樣，總是了不起的。”

婦女們恭敬地哈着腰，把稻子送了過去。小姐說了一聲“謝謝”，無意中看見了婦女們伸出來的手。手？可是，那是手嗎！小姐叫了一聲“噯呀！”不知不覺拿手背掩住了嘴。

他們把田地巡視了一番之後，就帶着“很是滿意”的樣子，回到管理人家里去了。

三 伴

晚上，佃農們全喝了“一杯”，大家都心滿意足地、三三兩兩地各自回到家里。

“嘿，阿部！出了汗吧。”

伴用哇啦哇啦的聲音，一点也不像个农民的樣子率直地說了。

阿部跟平素一樣不作聲地笑着。健板着臉，在稍微後面一點的地方跟着走。此外還有四五个經常跟伴和阿部在一塊的人。跟在他們後面走的人們正在高聲地談論地主和太太們的事。

“那些傢伙穿的漂亮衣服，都是咱們給他們穿的，這一點道理，現在總應該明白了吧。”

走在頭里的佃農回過頭來，

“碰着老伴可真是受不了呀。”

伴也跟着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伴不管什麼事都愛隨口就說，因此地主頂“討厭”他。管理人經常繞着圈子，想客客氣氣地把他攆走，說願意用多少錢一坪①

① 一坪約等于六平方尺。

的价錢来买他的佃耕权。另一方面又向他利誘，說只要他稍微老实一些，就可以給他做一个管理人。可是每次都給伴毫無忌憚地“哈哈哈哈哈”挡回去了。

“嘿，唉——胜見呀，你再这样糊塗的話，連下身的毛都会給人家拔了去的。”

他对前面的人大声說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对方也“哈哈哈哈哈”笑起来了。

一直不作声的阿部說：“伴，你晚上到管理人家去的时候，順便到我家来繞一轉，好嗎？”

“嗯，嗯。”

伴卷起衣服，露出棍棒一样給太陽晒黑了的毛蓬蓬的脛骨，兩只脚一面胡蹣跚，一面踢着石子走着。

四 野 源

“怎么样，老健。”高个兒的野边源在后面叫，“随便哪一个都成，只要能抱着睡一晚的話。”

“什么話，你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事嗎？”健开始生气地說了。

“那样的人世上还有嗎？”野边源笑迷迷地說。

S 村的佃农們都害怕高个兒的野边源，比害怕常常下山来的熊还要厉害。他只要喝了酒，就什么事都不怕；一拿出了傻勁，哪个佃农也对付不了他。有一回，大家想制止他的胡鬧，結果是五六个人都給他扔到田里去了。他还調戏过妇女。

酒一醒，他就拿手巾綁着头，睡一整天。

“我什么也沒有干呀。我啊——只有我啊，什么也沒有干。”

嘴里还一定要这么說，一面哼个不停。

他和健可很奇怪，非常要好。健心里这样想：每天过的这种單調生活，这样辛苦的工作，無論到哪儿去都只好过穷日子，随便哪一个年輕人都会成为野边源的。即使你不想变成这样的人也不成。每一个人的心坎深处都多少有一点野边源的成分的。因此，他对于野边源就不像別人那样，没有什么惡感。無論哪一个村里，都曾有过，而且应该有像这样的二流子。

但是，健近来又这样想：老是三反四复养成了一些二流子，又怎么办呢？不是二流子不好，成为二流子也有它的根源，可是誰也不知道这根源是什么。

“嘿，噯，好呀。今晚上可以喝了。”

“老源，酒的……”

野边源連忙搖搖腦袋仿佛說：“我明白啦，我明白啦。”伴就譏笑似地說：“怎么啦。”

“碰到了模范青年哪。”野边源搔搔头皮，迷着眼睛說。

“誰是模范青年？”

健不高兴地问了一句，他就不作声了。

阿部只是在嘴里笑了一下。

五 “野地里的羊羣”

娘兒們为了預备酒席，三点鐘起就到管理人家里去了。每逢娶新媳妇的时候，或是做齋打醮的时候，或是有什么庆賀的时候，阿惠这一帮人就都互相邀着，很高兴地去参加。今天，管理人厨房的烟囱特別冒着蒙蒙的黑烟。女人們用帶子挽起了大袖子，露出粗壯的胳膊，有的抱了簸籬，有的拿了葱，匆匆忙忙地

在后門出出进进。

小姐有点輕微的头痛。她在火車窗里看見过，也从各种小說里讀到过，滿以为农民們那巧克力色的茅屋，一定是令人沉醉的、牧歌式的美丽的地方！可是实际是怎么样的呢？她在外面偷看了兩三家农民的小屋。黑暗的屋子里，冲出陣陣腐爛了的馬糞的臭味，一羣金蠅噉地一声从暗地里飞了上来，撒豆似地打在小姐臉上。吓得小姐“噯哟——”地大叫了一声。一个肚子鼓得很高、瞪着骨溜溜的眼睛的小孩，手里正抓了一把火爐里的灰往嘴里塞。踏脚板上放着吃了还没有洗的飯碗，吃剩下的咸鱸魚碟子上黑压压地聚滿了蒼蠅。雞在角落里胡乱堆置着的被窩枕头上咯咯地叫着，一边向四周張望，一边走了下来。……小姐回到管理人家里，立刻用湿手絹按在腦瓜子上，暂时躺下了。

到晚上，屋里点上了灯。小姐第一次看見真正的洋灯。她看慣了都市里耀眼的电灯光，觉得洋灯一点也不亮，暗極了。可是点着洋灯的这种气氛使她喜欢起来。

“好極啦！”

她想：这回写明信片給小樽和东京的朋友們的时候，一定得把洋灯的事告訴她們。

太陽剛要下山的时候，佃农們就慢慢地集攏来了。在屋內土地上鋪上席子，預备了好几盞吊在竿子上的灯籠。佃农們一看见小姐，就都坐正身子，恭恭敬敬地行礼。这在进过教会的小姐看来，农民們就像“野地里的羊羣”一样的真純，她觉得农民們和她父亲的小樽S工厂里傲慢的工人們是截然不同的。

六 “那么一下子就完了”

武田和两三个伙伴一道到得稍微早些。他去见了岸野，对他說：为了报答地主老爷平常的种种照顾，打算开一次摔跤大会，請他賞臉。岸野听了之后，現出少見的笑容，非常快活。

这一夜，岸野高兴極了。他站在院內稍微高些的地方，向佃农們簡單地訓話，然后就进屋里去了。吉本告訴他非这样作不可。

“主人說，按照順序，叫你們一个一个到屋里去見一面。”他对大家說。

大伙当中，伴就抬起腰来喊道：

“吉本先生，吉本先生！”

“我們有好些事要对他講，也有好些事要請他告訴大家，請地主先生务必到这里来……”

“那不成。”

大家一听，立刻嘍嘍咕咕地說开了。

“啊，你們这怎么成。……請安靜一下！”

吉本拚命地制住了大家的話說：“他这次来，不是打算談什么的，有話留在別的机会再說吧。請大家原諒。”

“是呀，是呀，老伴，还有酒席哩。”佃农們里也有人这样說了。

“瞧！老健，你明白了吧？”很少动感情的阿部也兴奋起来了。

“上了他媽的当啦。阿部，等到見面的时候再說吧。”

“見面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地見面的时候嗎？不行，不行！那就分散了力量啦。”

„……………”

健有点不服气。所謂見面，只是瞧見了臉，說一声：“唔，請你多加一把勁干活吧。”但是健想：那末，就抓住这个机会。

地主安然自在地盤腿坐在兩個重叠着的座墊上。健覺得這和他在外面看見的完全是兩個人。他感到岸野的存在充滿了整個屋子，有一種力量在威脅着他。地主一瞧見健，就輕輕地把下巴，而且只是把下巴尖兒，几乎看不見似地動了一動。

“這是田口健。”吉本介紹說。

“唔——是這個嗎？”

他看了管理人一眼，然後朝坐在旁邊的太太小姐說：“這就是咱們農場里的第一個模範青年哪。”

“唔，請你多加一把勁干活吧。往後我依靠的首先就是你們哪……好啦，好啦。”

他說着，又把下巴尖動了一動。管理人已經叫下面的人來了。

就只是這麼一下子，只是這麼一下子，會見就完了。

健渾身都濕透了汗。他沒有臉去見阿部。他突然一下子面紅耳赤起來，恨不得把這個膽小的、沒有出息的自己，像破紙片似地拚命踏個稀爛。

野邊源已經喝醉了，瞪着兩眼到處看，想找一個對手。

“老健，老健，老健呀！”

健不理睬他。

“老健呀，干麼這樣喪氣呀？”

健一句話也不說，就跑到黑暗的門外去了。

第五章

一 土工

大陸上的太陽慢慢地、可是毫不放鬆地烘烤着赤裸裸的地面。陽光好像白熱的火焰一樣在大地上搖晃。胡亂鋪設起來的推土車的小鐵軌，看來好像鱧魚似地彎彎扭扭地躺着。土上的熱氣反冒了出來。

土工們都只系了一條丁字褲又在干活。全身被太陽晒得比挖出來的土塊還要黑，在沾着泥土的背脊上，汗水一條一條地流成了許多條。土工們里面有一百多人是朝鮮人。

推土車一來到急轉彎的地方，外側就離開鐵軌猛然往上翹了起來，車輪在空中打轉。健他們五六個人在假期^①前，也到這里干活來了。工作是很危險的。

這工程是開一條蜿蜒二十幾里的大灌溉渠，從空知川把水引到江別、石狩一帶。這條渠開成以後，連它的分支綫在內，就可以得到幾千町步良田。這樣，北海道的產米量就會直綫上漲了。

為了這項工程，有關的大地主們組織了一個“土功協會”，拿村長做招牌，地主們就是職員。他們借此向北海道廳取得了“補助金”和“低利資金”。拓殖銀行又用特別低利給與“逐年償還”

^① 此處原文為“藪入”，每年陰曆正月16日及7月16日，一般勞動人民都許可回家休息一天。

的借款，說是为了北海道的開發。至于实际的工作，就叫“猪仔館”^①包办。因为用普通土工，每一个人一天要花三四元，而这里只要五六十錢就够了，还要受二重三重的剋扣。

大地主用等于白給的代价，可以得到比代价多几十倍的新垦田。只要能开成新田，“低利資金”等貸款光用佃租的收益就可以順利地还清了。

这是健也明白的。單看这一点，这些負担結局是落在誰的身上呢？結局还不是落在佃农和土工們的身上！他觉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啊哟——”有人喊了一声。

推土車揚起一大股烟塵，翻倒了。車底朝天，四个輪子还在嘎啦嘎啦地轉动。車上的土工們都給压翻在土底下，可是，誰也不去过問他們。只有作临时工的健这几个人，不觉憋着气呆住了。

“后面的推土車也一样，要是有人看不过去，稍微頓了一下，工头就会大声叫着：別停，別停！”

S村附近有陸軍演習，健这批人的家里，各家都分住了若干兵士。

“咱們不能丟臉，得給兵士們吃白米飯。”

給母亲几次三番地这样叨嘮，健只好出来干这个活了。可是同村的人誰也沒有繼續三天，就都中途停了下来。

“噯，咱們倒还可以中途不干，可是那些土工們怎么办……”

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全身都作痛。肩膀也腫了，出了膿。

“土工不是人哪。不是还有一首歌唱着土工和人打架的事

^① “猪仔館”，原文作“監獄部屋”，是等于監獄的土工工人招募所。

嗎……”

“佐佐老头也說过，开垦北海道不用土工是不成的！”

“是嗎？”

“別胡說八道。”

健有点生气了。

“說是进伙房^①去的时候，都要把衣服脫光。还要在进門的地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地数。一切窗戶全部用釘子釘上。”

健决心从明天起不干了。兵士也好，就跟咱們一样吃黑飯吧，誰管得了这許多？要那种不必要的面子干什么呢。

第二天早晨三点多鐘，伙伴們到門外来喊。

“我不去了。”

他觉得要去还是可以的，可是一睜开眼睛，渾身就痛得爬也不能爬了。

“你說什么？”母亲猛地抬起头来問。

健什么也不說，又把被子蒙了头睡了。

“健——喂，健呀，再忍耐兩天吧，喂，只有兩天了！”

“干不下去了。渾身痛呀，痛呀！”

他只說了这句話，就不再作声。他受不了，而且还想睡覺。

可是母亲还不死心，老在枕头边叨嘮叨嘮地說。他觉得母亲的話非常討厭，一边听，一边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二 “哈，大兵哪！”

由三蹲在屋后庄稼地旁边。

① 伙房是土工或矿工的宿舍。

“日本胜啦，日本胜啦，俄国打败啦……”

“日本胜啦，日本胜啦，俄国打败啦……”

他用断树枝在捅蚂蚁窝。

“赤蚁是老俄，黑蚁是日本。这个兔崽子，打算杀日本蚁哪。这个混蛋，这个混蛋！”

由三生气了。他用树枝的尖儿捅出蚂蚁来。

“嘿，嘿——嘿！”

远处枪响了。由三不觉哆嗦一下，抬起头来。枪声接着又响了。由三就扔下断树枝，猛地瞪起两只眼睛，朝街门外跑去了。

“哈，大兵哪！”

三 “干什么！稻子，稻子！”

中午的时候，军人和村公所的人跑来决定每家分住兵士的人数。健这些人为了见习，由“青年训练所”派去参加了一天。据说这是为了养成与军人共甘苦、能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健觉得真危险，真危险，他现在已经没有想去的意思了。他觉得这只是表面上说得好听。“克服困难”，克服什么困难呢？请看看“里面”吧！什么演习，不过是要佃农们不管怎么没有吃都得老老实实地呆着的演习罢了。

从早晨起，枪声就在远方响。飞机在晴朗的高空中发出轰轰的声音飞过。飞机翅膀向着阳光，发出闪闪的银色的光。佃农们到处都停下工作，拿手遮住前额，仰望天空。孩子们都入迷了。

由三逼着健到门外去看。太阳晒得难受。即使呆着不动，腋下也是汗粘得怪难受。由三吹着好容易刚学会的口哨，一会

兒吊在健的胳膊上，一會兒又纏在健的身上，獨個兒吵鬧着。

一進市街區，看見有一匹毛道兒很整齊的軍馬系在郵局面前。一個腰間掛着小皮包的兵士正在電報紙上寫什麼。

“真是好馬。和我家的馬比起來！”

由三不離馬的左右，有時走到前面，有時繞到後面，蹲下來仔細地看。

“哥哥，你明年去當兵，就可以騎馬啦，真好呀！”

街上每一家的家門口都貼上了分住兵士的紙條。走出市街區，就瞧見三個肩上扛槍、胸前解着兩個扣子、帽子下面墊塊手絹的兵士，慢悠悠地走了過來，皮靴底下的鐵釘噠啦噠啦地響着。

“S村就是這裡嗎？”一個兵士一手拿了地圖，指着市街區問。

由三不等健開口，就慌忙搶着回答：

“是的。”

由三只說了這一句，可是已經覺得是了不起的光榮。

槍聲從東邊響起來了，他們由基綫道路拐進星殖區七號綫道路。稍走幾步，就看見路上各處都落得有不一樣的馬糞。

“那兒！那兒！那兒！嘿！”

由三瘋狂似地喊起來。他瞧見田地那邊，遠遠有七八個一隊騎兵，時隱時現地走着。由三已經出了神啦。兩人走到河堤上來時，已經有二三十個村里的人聚在一起瞧熱鬧。由三撒開健的手跑到前面去。只見他鑽進了人的胳膊窩底下，一順溜分開人羣，跑到最前面去了。

那里有一百來人的隊伍，架着槍在休息。熱皮革和汗的氣味飄散到大伙兒站立的地方。有兩三個兵士在太陽的陰影底

下，脫掉了上衣仰面躺着。其余的兵士們，都是头垂在胸口，有的就躺在地下，大家都显得疲倦非常。只是臉上仿佛很兴奋似的，奇怪地發着紅色。大家对这点都有些奇怪。他們的汗透过了上衣，湿得背后現出了整个凸出的脊梁的形狀。

“怎么一回事呀？”

“給人家追下来的嘛。看哪，正沒有办法哩！”

忽然間，不远的地方枪声响了。一羣鳥好像被什么东西吹起了的一样，从杂树林子里飞出来，跟着又是枪响。这回，一个長官模样的人从队伍里走出来，向兵士發出什么号令，就听见鉄器的声音叮叮当地响。可是，兵士們都疲倦得什么也作不成了。

“快点！不許慢吞吞的！”

長官嚷着嗓子喊。

“到底是队伍，真好呀。只要一听见喇叭的声音，背上就嗖嗖地紧张起来了。”

站在健旁边的人这样说。他是一个“在乡軍人”，右手在青島受过伤不能动，活也干不了，一直过着一半是叫花子一样的生活。

“打仗并不像心里想象的，或者眼睛看见的那样可怕。只要一声叫喊向前冲去的话，無論怎样……”

他存心提高嗓門，叫大家都听得見。

队伍現出一副泥人似的狼狽相，开始在难走的砂地上嚓嚓地走着。他們一声也不响，眼珠子呆呆地老是瞪着前面一定的地方，仿佛不是自动，而是有什么外力强迫他們走一样。長官硬叫病人站起来，令人在兩旁架着他的肩膀，使他在中間走。病人昏昏迷迷地吊在两个伙伴之間，他的腦袋一点勁都沒有，每走一

步就摇晃一下。队伍慢慢地从堤上退下来。就在那时候，杂树林里突然哄地一声呐喊起来。另一支帽子颜色不同的队伍，上了刺刀，“哇，哇”地呐喊着，马上朝这一支队伍的后侧面扑来。先前那一支队伍出其不意，来都来不及整顿队形，立刻就溃乱了，慌忙向旁边逃走，都往正在秀穗的稻田里叭喳叭喳窜进去。眼看着稻子在皮靴底下压坏了。

“噯呀，噯——呀，噯呀，噯呀！”

在田地对面聚在一堆看热闹的佃农们，挥动着手拚命向这边跑来。健那些人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跑。农民们看见这种事，就好像是在他们的前面，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扭掉了手脚一样的痛心。

“你们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稻子！稻子！”

可是农民们的叫声在队伍的“哇，哇”的声音里面，完全被压得听不见了。长官是知道的，但并不停止他的号令。农民们除了像木椿一样呆着之外，什么办法也没有。

好容易休战喇叭响了。

兵士们可是还竭力避免踏着稻子，在田里一跳一跳跑出来。

长官一边擦汗，一边气冲冲地说：

“军需官过一会儿就来了，你们向他申告吧。”

那是谁都知道的！可是农民如果把受的损失申告了，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你是想借口来赚一笔钱。”“一个日本国民，受了这一点小小损失还要申告吗？”或者是：“老百姓里也有甘愿为帝国军人牺牲，而不来申告的人呀。”这种情形，叫贫穷的、老实的佃农怎样才好？到了要交纳佃租的时候，地主却是一点也不考虑这些情形的。

兵士們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怪难过地听着这番話。健猜想：这里面也許有佃农們的兒子吧。

鄰近农場的一个佃农，跑进踏坏了的田里去，仿佛拼修砸破了的磁器一样，开始把倒下了的稻莖扶起来。健不忍看下去了。

四 “也許是預演”

队伍住在家里的第二天早晨，由三起床比誰都早。他吃惊似地睜开眼睛，看了看屋子四周，就骨碌一下爬了起来。他走去坐在头天晚上擦好了架在那里的槍、刺刀和背包前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悄悄地摸弄着，好像魚兒在接近餌食时一样。

娘起床了。她大吃一惊，連忙拉着由三的耳朵，拉他站起来。

“嘿！这是人家頂重要的东西，你敢去动！”

健睜着眼睛，还睡在被窝里。头天黄昏，他正在堆房里取劈柴的时候，听見了旁边用井水在洗脚的兵士們的談話：

“这家人家太不行啦……”

“嗯，噯，沒有好飯菜吃哪——”

“不过……”

后面的話沒有听得很清楚，只听見他們憋着气在笑。

“長得美嘛。”

“并且呀……有些風騷哩。”

“那个嗎！乡下很少有……”

“……想調济一下嗎？”

大家都齐声笑起来了。

健在黑暗的堆房里，气得滿臉通紅。

健想起阿惠打昨天起的那种沉不住气的，忙乱的样兒，心里

非常不高兴。

兵士們一起床，由三就一会儿在銅盆里給他們倒水，一会儿又給他們排齐木屐，奔忙得事事很机灵。阿惠在太陽晒黑了的臉上、脖子上塗上水粉，可是塗得白一塊、黑一塊的。

吃飯時，由阿惠在旁邊給兵士們盛飯。不久，由三就尖着嘴說：“娘兒們伺候兵士是不行的哪。我來吧，姐姐走開些！”

兵士們都苦笑起來。

娘又照昨晚那樣，反復叨嘮說沒有辦什麼菜。

過了中午，天上下了傾盆大雨。六點多鐘，兵士們渾身成了泥蛋跑回來了。他們累得一句話也不說，只要稍微絆一下，立刻就會倒下來。娘看見這個光景，心裡難受得快要哭起來。她馬上聯想到健也許要給隊伍征去的事。

這天晚上是最后一夜，可以從容一些，娘就叫健在屋後宰了一隻母雞。又到鈎鱗那裡，說是“給隊伍喝的”，好容易賒來了一升酒。

兵士們喝醉了，就談起兵營裡各種有趣的話來。由三聽得出神，老是說：“不困呀，不困呀，”擦擦眼皮一直坐在那裡。

“哥兒呀，你大了當兵去嗎？哈哈哈哈哈。”

“我也是農民哩。”一個兵士說，“我的堂兄弟在內地團部的時候，他的村莊裡發生了佃農鬥爭，過後鬧成了大事啦。消防鐘也敲起來了，鑼也打起來了，幾千個佃農全部都……噯，就算是暴動吧，鬧起來了。弄得地主們毫無辦法，他們去請求官廳，官廳又去請求團部，終於弄到派遣軍隊來鎮壓的地步。可是，兵士們的父母、兄弟、親戚就在那個農村裡住着，並且他們在農村裡的時候，每天每天也都在吃地主的苦頭，所以怎麼也沒有辦法，聽說真是苦極了……”

“噯，噯——”母亲莫名其妙，点了一点头說。

“因为太叨扰你們了，我才想起了这件事来。我想別說是叨扰，說不定彼此还是敌人哩。”

說着，他就大声笑了起笑：“你这一帶怎么样？像我們那里，每年都有佃农的斗争發生。現在無論哪里，农村都很困难，而且也只有越来越困难。噯，說不定什么时候，我們也許会插上刺刀，發出喊声，冲进这个村子来呢……”

“該不会吧！”大家都不覺笑了起来。

后来，健偶然把这件事告訴了阿部。

“这話可不是說笑。”阿部深思熟虑地說，“内地到处都發生农民騷动，真是太多了，就拿这回的演習來說，也許就是对付农民的預演哩……”

第二天中午，听見了喇叭声音响，大家都跑到村路上去了。

阿惠把头髮梳得很漂亮，領着由三出門，他們就像在田塍上跳繩时那样，一跳一跳地急急地走着。

队伍走出村子时的喇叭声，奇怪地使得大家非常兴奋。一听見这声音，就好像胸口給什么塞滿了。整齐的步伐嚓嚓地在地上响，塵土跟着飞揚起来。兵士們虽然只住了兩天，可是大家瞧見他們走过去的时候，都搖手招呼。

“瞧，瞧，那一个是在我們家住过的兵士！”

眼快的由三發見了那个兵士，就扯着姐姐的手喊。

那个兵士稍微把头向这边一轉，臉上現出了笑容。阿惠看見了，就連耳根都紅了。她举起手来，可是，只不过举到胸口近旁……

不久，喇叭的声音走远了。

队伍也走了。

大家还待在队伍遗留下来的皮革气味和塵土里，老是站在那兒目送着。

第六章

一 “有兩張嘴的狗豆子”

“上我家來喝茶嗎？旭川有人要來，另外還有兩三個人。”

健早就知道伴和阿部家里常有四五個人集會，但他却是初次參加。

健干完活後，脫去沾着稻草屑的衣服，另換上了一件出去了。由三一個人自言自語地在壁上用手映着狗和狐狸的影子玩，一瞧見健要出門就問：

“哥哥，上哪兒去？我也要去。”

他一直跟到門口，糾纏着。

時令已經快到秋天。星星在晚空中閃耀，散出清水般的涼意。田里，穗兒秀得不飽滿的稻子簌簌地輕輕响着。

市場上，預料政府要收購米糧，年頭也可能歉收，所以米價一直在往上漲。可是哪怕是一点点好處也落不到農民的头上来。現在誰手裡有米呢？只是農民沒有。他們都在米價最便宜的十一二月里，把米連底子都賣完了。無論哪一個農民都明白，政府收購米對他們是屁大的好處也沒有的。

“可是，政府做的事，還是有它很深的用意！”

佐佐老头聽見健在憤然挖苦政府購米的話，就用手敲敲手

里拿着的报纸說：

“唉，唉，唉，你連東京的報紙一点也不看，懂得什么！像你这样的家伙，憑那一点小小乡下佬的腦袋，懂得什么？这是比你有能耐、有學問好几千倍的東京人，經過慎重考虑之后才决定的呀。你看看東京報紙吧！看了東京報紙之后再來說話。懂嗎！”他把鼻子眼皺蹙着。

要是今后再下雨，今年的收成就成問題了。

突然，阿部家門前黑暗的地方，一只狗叫了起来，就聽見屋里不知是誰在喊狗的名字，接着一个大影子橫过小小的窗戶，街門馬上就打开，阿部伸出头来了。

旭川的人还没有来。

屋里聚集了八个人。年輕的只有健一个，其余的全是农場里有家室的老实的中年佃农。健很觉得意外，他原以为全是些年輕人。可是，一看见这些人，他想到这才是真的。他觉得眼睛虽看不见，但在农場里的最深处，已經有一个茁壯結实的根牢牢地扎在那里了。

大家也談起了今年的庄稼。

佃农們無論怎样請管理人吉本来看庄稼，央告他，他也决不照实告訴岸野。佃农們背后都不叫他“吉本”，只管着他叫“蛇吉，蛇吉”。誰家要是有什么丧事，他就尅扣地主送来的“奠敬”，私自重新写过一个封套，然后送到佃农家去。大家因为他是管理人，誰也不敢作声。每逢要修建道路或者灌溉溝渠，他一方面叫地主付出临时工的工資，一方面却叫佃农們白干，把全部工資放进自己的腰包。他有时又吓唬佃农說：要重新規定佃租，借此随便割人家一坪稻子来作为估計的标准。其实这全是瞎話，只是給自己家养的几百只雞、鵝和火雞掠奪飼料做幌子罢了。

这个蛇吉又包了H鎮一家飯館的娼妓，等于是他的小老婆一样，时常往来。

佃农們里面有人这样說：

“他比地主还厉害。地主倒还没有那样坏，最坏的就是吉本，那个蛇吉！”

“那个家伙簡直是个狗豆子。”

“有两張嘴的狗豆子。”健面紅耳赤地說，“他一張嘴吸地主的血；还有一張嘴吸佃农們的血。”

“嗯。”

“地主是有血可吸的……”

伴不讓健說完，就哇啦哇啦地大声嚷起来：“对，对呀，正是这一点最重要啦。”

“要是有什么事的話，首先解决他。”

二 “血 書”

“老健呀，当兵很不錯哩，真是了不起的好事呀。”說話的是健附近的佃农，他一边把紙捻通到烟管里去，一边說：“石山家的阿信給征兵征了去啦。”

“嗯，嗯，真可憐哪。”

“可是，阿信可高兴得很。他說：当了兵，每天就可以不光吃芋头和南瓜，工作也不会比这个种地的活更苦，还是索性去了的好……”

“不見得吧……”

“話虽是那样說，家里却少了一个干活的人了，所以他爹說，要是做得到，父子倆都想去哩。”

“專是征农民去当兵嘛，听說最多的就是咱們庄稼人。”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阿部說，“我可听說有这样的事。咱們村長在去受征兵檢查的人里面，叫还不一定录取的人悄悄写下血書，借此替村子出出名……”

大家暫時都不作声，只听得有人說：“哼！”

“是嗎？”

“不見得吧。”

“我想可能有的。”阿部照平常的老習慣，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尖，在屋角落里慢吞吞地說，“这还不是村長一个人的主意，后面有操縱的人呢。他們說什么农村青年的思想惡化，臉都吓白啦，正在那里拚命动腦筋。你們沒看見近来‘北海时报’和‘小樽新聞’的农村欄里登的东西嗎？都在大鑼大鼓地搞什么农村美談哪，表揚某某村的节妇哪，孝子哪，又是某某青年团的美举哪，又是什么紀念事業哪等等，家伙們正在不要命地掙扎哩。可是，实际上农村怎样了？那些家伙們为了使农民們乖乖地听話，勤勤恳恳地干活，無論是报纸也好，杂志也好，紀元节^①啦，征兵檢查啦，青年訓練所啦，机动演習^②啦，学校啦，一切的一切都利用尽了。他們做得可是很巧妙，不讓人家一眼瞧出来，所以秘密得很，真是滴水不漏。什么都不知道的农民很容易就鑽进他們的圈套。”

“真是麻煩！”伴夸張地皺起他那給太陽晒黑了的臉。“厉害，厉害。”

“尽管再着急下去，咱們的力量也只有豆粒那么大，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發展呢。”

① 紀元节是日本的国庆节。

② 机动演習是日本旧陆軍的秋季野外演習。

“無論怎样，一个人总是太單薄的。”掉了牙的老茂說。他是一个住在四号的佃农，是除了庄稼以外什么事也不知道的人。

三 农民協會的荒川

狗又在街門口叫了。

“荒川同志来了吧。”——阿部站起来出去開門。

“呀，对不起，对不起。”

荒川說着，嘖咚一声扔下了一只帆布書包。他是一个个子瘦瘦的、左肩有些聳起来的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留着長头髮。

“叫你受累啦。”

“不累，不累。”

荒川走进屋里，向大伙說一声“你們好”，很有精神地点了点头。然后用髒得發黑的手巾嚟嚟地擦了擦臉和脖子。

“庄稼不好哩。今年可要成大問題啦。”

“岸野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就象开玩笑似地說：

“那——呀，只要在岸野农場里干过十年的佃农，就都明白他会怎么办的，对吧！”

大家都笑了。

荒川用爽快明白的說法，有时也夾着一些使人發笑的語句，給大家談了各样的事。

秋田有一种卖青苗的办法，那是剛想出来的新战术。佃农覺得有吃地主“扣押田稻”和“禁止下地”等危險的时候，就先下手，在夏天預先估計一下收成，就在青苗的时候卖給商人。只要

把它变成了錢拿在手里,那就是自己的东西。“你們怎么样? 想不想也这么試試看?”他开玩笑似地說。

只要在附近各农村走走,就会明白农村的生活水准在逐漸降低,越来越低。村長和警察署長無論怎样抬出“农村美風”,怎样認真宣傳,要是飯都沒得吃,佃农們就怎样也要和地主對抗的。

并且这样一来,不但貧穷的农民們受苦,就是有十町步二十町步田地的地主們也沒有好处,就按段^①來說吧,每段的灌溉費、排水費、地方田地附加稅,以及其他賦稅及生活費用等加起来,从地里收到的六七斗佃租是不合算的。他如果想稍微提高一些收益,整頓培养一下田地,就怎样也得把田地抵押給拓殖銀行,申請“分年償还”的借款。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更加不上算了。大地主的存在是在慢慢地、毫不容情地压迫着小地主的。小地主的景况比佃农还要苦些。可是,“我是地主”的意識却怎样也消滅不了。他們無論怎样沒有办法,总觉得和佃农同等待遇是受不了的。

和健家隔河相对、从越后搬来的广瀨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經滿身是債,土地也不是自己的了;可是却不喜歡自己的孩子和由三他們在一塊兒玩,常常說:“再怎么穷也……”

荒川喝着給水里的硫磺質弄成墨水一样的黑茶,又談到內地农民的生活。在內地,佃农們斗爭的时候,就把地主捉来打“秋千”。他們把地主倒吊起来,把他浸在灌溉溝水里,一会儿按下,一会儿提上来。可惜的是北海道的地主沒有和佃农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因此沒法使用打秋千的这个方法。

① 一段等于十亩。

“要是我們捉到了岸野，怎么办？”一个人頑皮地說。

“岸野嗎？这个……”

“用这种強硬的办法，岸野再凶也……”

荒川不作声地听着。

“那家伙是不容易听話的。”

“那样一副嘴臉嘛！”

“哪有的事……瞎說……”

“岸野再凶，咱們人数終归是多的啊。”

“哈哈哈哈哈，这回有的是試驗的时候啦。”

荒川愉快地笑了。

荒川常常被警察“釘梢”，也不知有多少次被关到監獄里去，他作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工作。这是健也听說过的，可是他怎么还能这样滿不在乎，这样愉快呢。这一点健可不明白了。

他又說到了俄国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农民們，生活起了些什么变化，它是怎样密切地符合农民本身的願望。健听了这些話就明白了許多在自己实际生活里所發生的、可是誰也沒有去留心的人事。

健因为第二天早晨要早起，并且家也离得远些，就中途离开了。

“我去小便。”

阿部也跟着出来。

“阿部，我也要好好干，有什么事，叫我干吧。”

健極力抑制住兴奋的情緒，眼睛避开阿部的臉說。他說的虽然只是这几句話，可是声音禁不住顫抖着。

“是嗎，是嗎，好吧，就請你多帮忙！”

健的兴奋的臉接触着夜晚的凉气,感到非常爽快。已經是秋天了。他一边走,一边想叫喊些什么。

“等着吧,等着吧! 我也是……”

他自言自語地說了好几次。

四 寡妇阿胜

一拐过馬路,就是寡妇阿胜的家。一間草房,因为久經風雨,已經弄得破破爛爛,腐朽得东倒西歪。風一刮大了就有危險,所以屋子背后撐着兩三根木柱。自从四五年前丈夫死了之后,她就独自一个人干着活。可是以后,一年一个,連生了三个面貌一点不同的孩子。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父亲是誰。各种各样的男子經常偷偷地上她家里来,阿胜就靠这个生活。村里的姑娘們一到十七八岁(例如阿絹她們)就上札幌、小樽去了。她們不願意像自己的母亲那样一輩子过混身是泥的、貧苦的农民生活。因此,村子里的年輕小伙子們到老也不容易弄到媳婦;可是,他們又不能身上帶着許多錢,特意上H鎮去玩。像这类的人,天一黑就上阿胜家来了。

健無意中看見一个男子从阿胜家里出来。門里射出来的灯光正好照着他的半边身体,健瞧得清清楚楚,原来是武田! 这家伙老說漂亮話! 健瞧見武田在这种地方,覺得非常愉快。

瞧着吧! 鬼崽子!

第七章

一 七之助的信

健剛由地里回来，母亲就怒气冲冲地说：

“你看啊，这封信说是邮票没有贴足。家里没有钱，又给罚去了六分钱啦。”

信是由七之助寄来的。健就脚也不洗，一直走到火爐旁边，躺着打开信来：

我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六点钟上工厂去。戴一顶给油腻弄得冰凉的、已经不成样儿的帽子。出门时总是弓着背，腰里挂着饭盒。我的前后左右，都是和我一样的人，没精打彩地忙着去上班。工厂里可又是一点也大意不得。从早晨六点钟起，到晚上五点钟止，简直就像绷紧了的弓弦似地紧张。

我来了之后，已经有两个年轻的伙伴给机器吞吃了。他们给压成了肉饼，像大抹布似的从辊子里吐出来。其中一个人的老婆听说后来就只好靠卖淫来养活孩子。还有一个据说是青森的佃农的第三个儿子。我一想这些事，背上就发冷。

工厂里轟隆轟隆地只听见大机器旋转的声音。起初一个星期，我回到家里后，耳朵和头都在嗡嗡地响，身体摇摇晃晃的，连报纸都瞧不下去。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将来说不定要变成傻子的。现在却惯了。

前几天，我见着阿絹了。她在岸野经营的大饭店里干活。岸野在这里经营着杂粮、海产、肥料、饭店、××工厂、精米股份有限公司。他又是交易所所员，拓殖银行及其他银行的股东，商业会议所①议员，市议

① 商业会议所是工商业的公会。

會議員。此外还有几千町步的农場和牧場。

岸野有一批鯀渣餅^①，因为是过了年的貨底子，檢驗时沒有通得过，他無法处置，就送到咱們农場里来，用檢驗合格品同等的价格卖给咱們，这事想来你都知道了。像岸野那样的家伙，做这类的事只不过是家常便飯。

听阿絹說：她們那个飯店里有將近二十个女招待。岸野每个星期要去兩次，每次都要叫女招待到他屋子里去給他揉肩膀。她們除了坐着等輪到自己的班而外，是什么办法也沒有的。你不願意嗎，那就請出去。然而她們要是有点錢能够說走就走的話，压根兒就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了。大家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从农村出来的。說起来，就和咱們是一样的。她們里面有的人也沉着气，整理一下头髮，从房門里走出来。可是大都一出門外，就哇地一声哭起来了。那光景据說教人看都不忍看。岸野每来一次，就一定有这么一回。

岸野到底在做些什么，农民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到这里来了之后才明白了。阿部介紹来的人們，都在这里研究些劳动問題。我什么也不知道，給他們一劝就加入了。还是加入了的好，我在里面懂得了不少东西。

他們特別給我講了些农民的問題。現在我明白了农民这种人在現今这个世界里，無論到哪里去，总是越来越苦的。

农民要是自己有土地，不用交納佃租，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自己动手制作，既不卖，也不买，这样，他們也許会幸福的。可是这样的农民在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这是十分明白的。

有一件事是我一进都市就明白了，那就是大工厂源源不絕地制造出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就好像洪水一般流进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样一来，农民在泥地房里吊着洋灯編繩子，織布，已經赶不上了。这是絕對追不上的。就拿北海道來說，無論在哪里，除了出門干活以外，冬天的家庭副業不是已經沒有了嗎？

① 鯀渣餅是鯀魚榨油后剩下的渣滓，可作肥料。

因此，农民什么东西都非买不可啦。要买就得要有钱。农民们弄钱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出卖自己地里长的东西。可是，世上最不善于卖东西的人就是农民了。

老健，你也許知道吧，农村里哪里会有这样的农民：他知道都市的商品市场是怎样变化的，知道那样变，他就那样卖，或是不卖；到了秋天，他会预计到市价的变化卖出他的农产品。怎么会有这样的农民呢？可是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

三年前，青豌豆的市价曾经无止境地飞涨过。你大概是知道的。那时候大家都说，因为荷兰歉收，伦敦来了大批的订货。可是，这回到了小樽来一打听，却满不是这么回事。那样的事有是有过的。那是小樽的大批发行、大贸易商行钩龙^①为了把大批买进的货物高价卖出，所以那样宣传的。住在山里的农民哪会知道这些内幕呢？

到第二年，农民因此都种上青豌豆。大家都种青豌豆了，预备辛苦一年，来发一笔大财。可是，到了秋天，情形怎么样了？价钱跌得一塌糊涂！这回又说是在荷兰大丰收啦。实际呢，这也有七分的谎。大批发商让它尽量地落价，然后非常廉价地大批买进。其中的投机取巧是不容易知道的。那年就不知道有多少农民因此上吊，或是连夜逃亡了。这就是说，都市掌握了控制一切的权力。

在这样的世界里，农民要走出来，是一步也走不通的。他们住在山里面，哪里会知道什么市场的情况呢？工厂呢，昨天买进原料，明天就造成可以卖到市场上去的商品了。工厂一年到头都可以这样毫不间断地继续生产。它可以按照市场销售的情况，自由地在当天调节产量。可是，农民怎样呢？农民买进一次原料，等他作出第一批产品来，就需要一年。这是多么的刻板啊！只要看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了。

进工厂来一看，叫人吃惊的是机器。一个男人假使每日每夜地干活，需要作一年的，机器只要作一天就够了。工厂就是机器做成的。咱们工人只是站在机器旁边，动一动手就行。用工厂生产的眼光来看，农

^① 钩龙，原文作“辰”。

村簡直慢得要打瞌睡，還是那麼不慌不忙的古代遺風！這哪能趕得上呢！

因此，就連住在都市里的地主，在這個忙得眼睛都轉不過來的社會里，單靠作一個地主也趕不上了。所以他們只要從農民身上盡量把佃租剝削到手就行，別的事一概不管，騰出身子來作別的工作。正像岸野那樣。打个比方來說，就像一條“人魚”。

他們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是資本家。而且下半身的資本家正一步一步進一步地向上半身的地主侵蝕上去。所以現在的地主，哪里還管得了佃農們可憐的生活，或者稍微改良一下，使他們適合于現在的社會等等的事。反之，連自己的地位都有些靠不住，他們想的就是盡量多剝削佃農。

佃農如果還期望地主老爺會給他們想點什麼辦法，那麼，就是再等一百年也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研究會的人談到農村的時候，他們說，要是不變更現今的社會組織——制度的話，農民無論作什麼事也是不行的。當然羅，農民們也可以用別的方法，使他們適合于這個紛忙的社会制度。例如說，農民分散地干活，怎麼樣也是吃虧的，因此為了不使狡猾的商人從中牟利，他們就可以組織互助小組，共同耕種，共同經營。可是，這樣做也只是程度上的問題，不能徹底解決的。所以，無論如何都得盡量發動佃農鬥爭，把佃農的生活水準提高，此外別無方法。總之，如果不像俄國那樣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農民手里的話，結局是不行的。大家都是這個意見。給這麼一說，豈不是句句都打動了人的心坎嗎。

農村能成爲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中心嗎？農村能成爲娛樂、外交、時尚、藝術的中心嗎？單是這樣地想，都是很滑稽的。以前只不過是五個六個都市，在很短的期間怎麼會急劇地增加了呢？就由人口來說，已經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都市里。只消看這一點也就夠明白了。可是，都市和農村到哪裡也不會對立的，這只是現存的社會秩序使它成了這樣，使它看來好像是對立的罷了。

关于岸野的事，他們談得很有趣。假定从 S 村 他一年有五千圓的收入，他首先就拿来存入拓殖銀行里。（銀行这东西，架子是那么多高貴，假裝老百姓的痛苦好像与它無关的样子，其实它正是勒着农民脖子的凶手的总头兒。可是农民中究竟有誰能看清这点呢？）之后，又从拓殖銀行作为农业資金用分年偿还的借款方式把它借出来。直接借这种款的不是自耕农就是鈎鱗之类的商人。你知道鈎鱗为什么常常上 H 鎮去嗎？他就是上銀行里去借年利一成的貸款的。然后他把这笔錢再用月利三分乃至四分的利息借給穷苦的佃农。所以，鈎鱗只是把別人的錢从右手借进，左手借出，算月利三分，一年就是三成六分，他一个錢不花，憑空賺了年利二成六分（二成六分哪！），这笔款子就是岸野在 S 村从佃农身上剝削来的佃租。这样，佃农就被剝削了两次。

此外，岸野还要分到拓殖銀行股票的紅利。这笔款子不是从別的地方，也是从农民身上搜括来的。这样，农民就受了三重剝削！他又用款子的一部分（例如）投資到咱們工厂来，尽量苛刻地使用咱們，却把那产品用高价卖給 S 村，这时，又加上一重剝削。因此一个佃农实际上要受好几重剝削。他們干的事就像这样，都是互相有关联的。

并且，他們干这样的好事又配上了那样好的方法。岸野当上了商業會議所的議員，又当上了市議會議員，必要的时候，跟警察和道厅全有很好的联系。他們掌握了那样的职权，反过来，又可以利用来使自己的事業得到很大的利益。

假定說，S 村的收入有些靠不住，那末，岸野就煽动自己党派的議員，叫公家在 S 村架設鐵路，修建車站。这样一来，鐵路附近的地价就漲了。只要把它們都作为住宅地基出售，一年的收入就有很大的差别。大概的情形就是这样。

农民們还不知道这各种各样的黑幕。

我想你还不很明白吧。可是，老健哪，無論怎样困难，無論需要怎样長的时期，咱們如果不首先站起来，干下去，就沒有誰能干了。听見阿部說，咱們村子里也有旭川农民协会的人来开过会。我想，阿健如

果也能參加，互相呼應着做，該有多麼好呢。

阿絹說她要回S村去了。她的事我不很明白，據她說恐怕是不得不回去呢。我再仔細追問，才知道她也可憐得很。這不是她一個人不好，農民的生活就是這樣。今後S村若是一天一天地更加衰落下去，像阿絹這樣的女子就會越來越增加。

她很想知道你——老健的近況，因為似乎和阿節有關，所以我沒有告訴她。

小樽和S村——單只是從表面上看來，也可以明白前面所說的那些話了。那里有的是制罐工廠、拓殖大樓、第一流銀行、××工廠、運河、倉庫、公園、大第宅、汽車、輪船、碼頭……等等，仿佛大漩渦似的惊心动魄地紛擾着，叫喚着。在那雜沓的街頭上走的時候，會使人懷疑，世界上什麼地方會有那滿身是泥、彎着腰的農民呢？草、山、稻、河、肥料——只有這才是農村！可是，說不定小樽的人的眼睛里，真正的農民就連一次都沒有瞧見過。

不多說了。

只是咱們別老是“農民”“農民”的給人家欺騙到底，這是最重要的。請你替我向大家問候。

以上就是信上面所寫的大意。健一面吃飯，一面仔細地再讀了一遍。之後，他拿着那封信到阿部家去了。

第八章

一 農民做厭了

雨繼續下了兩個多星期。

起初下的是玻璃管似的大雨。雷聲不時像爆炸一般地响

着。連平常黑暗的屋角落，也因为雨水的反光看来觉得很亮。

可是雨并没有停，就这样落着，变成了长期的霖雨。大家指着云会散开一点，但是总不散开，每天都是叫人听腻了的老调子，一连继续下了三四天。到了第五天，佃农们心里着慌了。他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哪家的屋檐底下都有农民站着，望着那已经湿烂了的、泡着水的田野。

“庄稼人真是太可怜啦。”

佐佐老头已经读腻了东京的报纸。他也不管自己是在妨碍着年轻人的手脚，只是在屋里闲躺着。“可怜哪，没有办法。真心焦，真心焦！”

这正是稻子开始秀穗，最要紧的时候，却下了二十来天的雨。佃农们一家一家分散在各处的屋子，就像扔在野地里没人管的垃圾箱一样，死气沉沉地楞在那里。

一次买进的原料到造成产品为止，需要一年。这在七之助看来已经很惊讶了。可是，还不仅是这样！一年后好容易快要成熟的稻子，还不是就这样完了吗？照这样子，农村是要落在那眼花缭乱的都市的各种产业工业后面的，农村必然要被都市捏着脖子，衰落下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农民做厌了。”健对集合来的朋友这样说。

大家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在纸上画棋盘下军棋。娘把皱得像包袱似的干瘪乳房塞在孩子嘴里含着，呆呆地，在小窗户洞里望着正下雨的屋外。她用手按住太阳穴说：“啊——啊，听见雨声头都痛了。”

“S村佃农们上吊的时候来了，像晒干的青鱼似的一排一排地挂着，那才好看呢。”

可是，谁也没有笑。

有五六个人打着伞，到附近的田里去看。不知是誰提議，順便到“蛇吉”家里去瞧瞧；也許向他談一談，会有点什么用处。大家都覺得要是特意去，人家都会怀疑，为什么要上那样的管理人家里去呢。

吉本开着紙門，坐在那里，露出了他那帶黃色的發腫的大臉。他一看見來的是佃農們，馬上現出討厭的樣子。

“有什么事嗎？”

（甜言蜜語的聲音哪！）

“嗯，不為別的……”

有客人在那里。是H鎮的警察署長。健他們看見是他，不由得感到畏縮起來。可是吉本却好像有些慌張。

“有事嗎？現在我有点……以后不行嗎？”

“不，現在……這樣老下雨，噯，我們……剛從田里看了來……”

“嗯……這場雨，我也在考慮——以后再說吧。”

“稻子傷得太厲害了……請預先到岸野先生那里說一下……”

健還沒有說完，吉本就不耐煩地“嗯，嗯，嗯”地說着，把他的話制住。

“我不是聽你們指揮的。知道啦。”

健在回家的路上有些擔心——警察署長和管理人！有什么事吧——S村里還常有人送新上市的芋頭、蘿卜、鷄給派出所的巡警和校長。可是，那些了不起的老爺們暗地里却同村子里有錢有勢力的人勾結在一起。這種事，健和佃農們無論怎樣說，誰也不聽。

一到晚上，彼此接近的佃農們就常常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

“一个人老呆在家里，怪闷的。”

“怎么办才好呀。”

“岸野先生会怎样对付呢。”

也有些自暴自弃的佃农，在这时就喝得烂醉。一个人滔滔不绝地独自乱七八糟说了一阵。

二 “那样说的就是狗！”

佃农们有些牵了马上三井公司砂川煤矿去拖运煤车，有些上只嶺去当筑路工人，又有些人上灌溉渠去作挖土的临时工人，还有一些也牵了马到山林里去作夏季搬运木料的人……这些人一过了九月中旬，就全回家了。

谷子虽然霉黑了，还是得收割进来，把它做成白米。从他们回家后大约一个月间，大家都是早晨三点钟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收成只有往年的五成。

五成的收成！那末，佃农们到底是为什么来干活的呢？

健给扎嗓子的谷子灰弄得满身成了个土蛋。

“不干了，不干了！”他愤愤地把活一扔，坐在屋里的脚踏板上。

“阿惠，踩一踩！”

阿惠瞧见哥哥生气的样子，无可奈何似地站了起来。娘在厨房里没有作声。

“只有一半——真行哪。累了一年只收到一半，刚好是佃租。把它完全送给岸野还不够。农民辛苦了一年，如果有一升，仅仅只要一升可以自由自在地送到自己嘴里去，也不会天诛地灭的吧……”

“去年也是这样。岸野怎么说也不会知道的。”

娘吸着鼻子说：“不单是你，庄稼人就是这样干了五十多年来啦！”

“总会有好日子过的，这回才是好日子来了。大家都这样指望，结果呢，对不起，就是这样的好日子。真好！”

母亲不作声，嗤嗤地吸着鼻子。

他们把田里收来的稻子，弄成一粒一粒的大米。可是却一粒不剩地全要拿到岸野家去。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这么回事。知道是知道了，但是还要拼命地把那黑谷去掉糠，去掉谷子，舂成白米。农民真是好心眼的大傻瓜呀！

武田突然来了。

“干得真有劲！”

“什么呀。你瞧，这些糠谷！”母亲抓起一把堆在席子上的糠谷，在手掌上梭梭地磨给他看。

“我们正在说要造反呢。”

武田假装着大声笑了。

“嘿，老健，有点事要和你商量，干完了活，上我家里去走一走吧。”

健不作声。

“今年庄稼不好，看样子大家会闹起事来的。这样咱们村子也不体面，互助会方面也下不去……”

“你家收了多少呢？”健冷冷地说着别的事。

“刚够一半嘛。”

“要是交了租呢？”

“嗯——就没有吃的了。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对付下去。”

健心里想，这家伙是受了吉本的指使来的。

健諷刺地說：“伴說了这样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說是蛇吉說的：明年春天，H鎮議員选举的时候，岸野先生要出馬，为了使他的地盤不受破坏，今年这一年要把佃农們对付下去才行。是嗎？咱們有吃沒有吃，因为选举的关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

“……”武田沉默了一会說：“不見得吧。”

武田忙把話岔开，就回去了。他为了隱藏自己的尷尬样子，就在黑暗的街門外說了一声：

“明天也是好天气啊。”

“那样說的就是狗！”——狗东西！

别的农場已經减了租，或是正要减哪，这些消息立刻傳到岸野农場里来，每次都使大家起了一阵波动。

伴、佐佐老头、武田等几个常任交涉委員，上管理人吉本家里去了好几次。

“蛇吉这混蛋明明知道得清清楚楚，还要完全給岸野撐腰。这回他挟在中間，鬼崽子，胡掙乱蹬起来了。”

交涉委員在回家的路上，順便到健家里溜了一下，伴当着佐佐老头和武田的面，痛痛快快地这样說了。

現在只等岸野的回信就可以决定——只等他的回信就行了。

三 是的，已經过了十年！

夜長起来了。

健在厨房里用手捧水喝，水有些冰牙。因为長时期过度的

劳累，他那硬邦邦的腰板这回也酸痛起来。娘答应给由三钱，哄他去给健捶腰。夜里很静。娘一下在炉灰里煨土豆，一下又用盐煮了来。健一边吃，一边扑爬在床铺上，和大家聊天。由三也鑽到大伙里来，眼睛睁得大大地张望着，用手捧着脸蛋在旁边听。他喜欢听。娘对从前的事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健睡在被窝里，身体还是痛得睡不着，一直到天亮，老是翻身。他回想起生活中种种过去的事。从前就没有想到会久住在这个北海道。当初大家只是想来北海道干一干，赚了钱就回内地去，过舒服的生活。那时大家都想顶多呆上个三两年，因此，就渡过津轻海峡到这里来了。可是一晃已经十年。日子过到了这步田地，再来重新看一看自己的周围，是啊，已经过了十年了！是吗？那末别的不说，死总得死在内地的农村里呀！

只要一听见有人要回到内地的村子里去，同乡们就集拢了来，托他带信给留在本村的亲戚朋友，或者托他带点东西去，或者托他打听本村的情况。大家都老是想着，总有一天要回内地去。以前出来的时候，仿佛是被赶出来一样，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又感到了一种奇怪的依恋。

夜一长，一晚上就要起来小便好几次。睡得昏昏沉沉地打开门来，身子就冷得抖抖战战地缩成一团。深秋的冷清清的野外一片寂寥，苍茫清澄的天空中，月亮像冰盘一样高高地挂着。就连年轻的女人也只好蹲在家门口，啐啐地撒尿。

四 大碗酒

农村里收割刚完，只要是天晴，每天都有各种行商来做买卖，想赚农民的钱。有的是背上驮着一只挂了好些照片的佛龕，

手里搖着鈴走來站在門口的老人。有的是拿綢緞布疋來賣的行商。也有越中、富山地方賣藥的商人，打開了好些小抽屜的桐木箱子，一個人在那里叨叨地說，老是不動，他把畫着馬匹、帶有藥味的廣告傳單送給小孩，不管人家要不要，硬把一些藥粉袋放下就走了。可是，農民想到了北海道漫長的冬天就在眼前，輕易連作內衣的布也買不起。

佃農們為了要過一個稍微像是正月的正月，也有人又出去干活。姑娘們每天早晨天還沒亮，就把蘿卜、土豆、老玉米等裝上大車，在大路上咯噠咯噠地趕往H鎮去。她們坐在車上，燈籠吊在車旁。嗓子好的女人還唱着流行歌曲。到了H鎮後天才剛好發亮。

上早市賣菜的人就上早市去，上各家後門口去問“太太今天要什麼？”的人，就上各家去問。到了中午，又坐了空大車，嘻嘻哈哈地互相打趣着回來了。她們把賣菜賺的錢買料子做內衣或圍腰布，有時候也到糕餅鋪買些餡餅什么的吃了回家來。

野邊源在H鎮賣菜，只要手里抓到了錢，他就把馬系在電綫桿上，跑到車站前的雜貨鋪去，一邊撕着干魚，一邊用玻璃杯喝大碗酒。

大多數的農民在回家的路上，都要給大碗酒纏住的。雜貨店門前拴着好些農民們的大車。這些大多數是母馬。只要有公馬偶爾在面前走過，就立刻叫喚着，前腳站起來，又跳又鬧。這時，喝紅了臉的農民連忙從雜貨鋪里跑出來，把母馬牽到旁邊去。

野邊源在這裡喝得爛醉了，馬上就到有娼妓的“面鋪”里去。那里的女人們都知道野邊源，並且很討厭他。他一喝醉，就用柱子那麼粗的手打她們。有時候，女人給打得擠開紙隔扇的下

脚^①，打翻了餐案，踢倒了紙門，从楼梯上好像芋头似地滾着跌下来。

野边源的馬在冷清清的街上拴着，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人管。

五 来 生

照例每年要从小樽叫个“高僧”来，在S村龙德寺講經，講上四五天。龙德寺大門口立着的“芳名牌”上，岸野和吉岡等大地主，鈎鱗和吉本等人的捐款牌子一排一排地掛在那里。岸野捐了“壹仟圓正”——由小樽請和尚来的事主要也是岸野想出来的。

老年人等着这件事，比小孩等待节日还要盼望得厉害。

到了那天，老年人穿上收藏在箱子里的硬帮帮的、家織布做的衣服，由孙女兒牽着走去赴会，在田塍上仿佛是生了锈的弯鉄釘一样慢慢地走着。健的母亲也是从来没有不到的。

“……現世是苦痛的——充滿了討厭的事，悲哀的事，令人涕泣的事，悽涼的事。可是，这都是前世注定了的，什么事都是因果报应，大家得要这样的想，好好地忍受着。——我佛釋迦这样說了的。”

和尚这样說。老人們每当他說一句，就念一声“南無阿弥陀佛”。

“……可是，到了弥陀佛面前，就能够得到極乐世界的好处了。佛爷会告訴你：啊——啊，你活在人世的时候是辛苦的，可是你什么事情都遵守佛爷的教訓，不說一句不平的話，好好地忍受

^① 紙隔扇是紙糊的門。日本風俗，侍女都跪在門边，所以会挤开紙隔扇的下脚。

过来了。你就再不受苦了。嘿，合起掌来吧，这样合着掌，只要念一声‘南無阿弥陀佛’，这样念一声佛，就可以得到大安心，就可以坐上蓮台……”

“真是难得的话。”

“真——真难得，真难得！”

“南無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南無阿弥陀佛。”

农民们也莫名其妙地在心里想着“来生”的事。他们很久很久地过着痛苦的生活，他们的痛苦無論到什么时候都是没有办法解脱的，因此想，只要到那个世界去就好了。他们一上了年纪，就只有这一个想法。

“無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得安心，安——心忍耐！”

和尚重复地说了一遍。

六 阿 絹

有人告诉健说，阿絹回来了。

“到底小樽是好地方，瞧她那个样儿！簡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嘛。乡下的狗沒有看惯，都汪汪地向她叫啦。村里的青年团也要乱起来了。”

健听了这话，一点也不笑。

阿絹的事并没有在他的脑子里。回来了又怎么样？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从前了。

“阿絹回来了啦……？”

阿节向健只说到这里，就结巴起来了。她在观察健的脸色。

“傻瓜！”

健用手指头弹了一下阿节的嘴唇。

阿节沉默了一会……說：

“是嗎？嘿，我真高兴！”

她立刻像跳繩一样跳起来，跑走了。一下也沒有回头看。

兩三天后，健听見了一个討厭的消息。阿絹怀了孕，据說对方是个大学生什么的。因为这样，她在飯店里呆不住，悄悄地回来了。

她父亲气得不讓阿絹进屋。他把阿絹踢倒在地下，可是她伏在潮湿的泥地上，磕头向父亲哀求，讓她留下来，說：“就是堆間的角落里也好。”

还有其他种种的話也傳到了健的耳朵里。

阿絹捧着大肚子，勉强地干活。那种白嫩纖細的手，在农家只是个妨碍。她亲手做好了飯，摆上桌来，就一动不动地坐在屋角落里。要等大家都吃完了，还有剩下的，她才悄悄地吃。这些話，健听了也觉得难受。

一天很晚，健从伴家里回来，看見娘臉色都变了。

“阿絹上吊啦！叫你快点去！”

健来不及說話就跑了出去。

他一跑到外面，心里就想：“真干啦！”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以前和阿絹种种的事情閃电似地在他头腦里掠过。

阿絹是在堆間里吊死的。健去的时候，已經有七八个人提着灯笼在那里了。听說是她父亲去找她的时候，無意中發現她吊在那里的。阿絹的身子现在还吊着，微微地在摆动。用灯笼的火光一照，看見了就觉得有一股凉气很快地傳遍全身。

“唉，这丢尽了全村的臉的家伙，好容易了結了——”

她父亲面無血色地說，在屋里走动着。

健心里想，阿絹是为了什么緣故死的呢？这不是阿絹一个人的事。而且問題还不仅是这一个，他觉得还有种种的事和这关联着。

S村和小樽，这正是阿絹这件事引起来令人思考的問題。

第九章

— “喂，大娘們啊！”

岸野来了回信。

吉本派人到伴家里把他叫去了。健在給阿絹送殯去的半路上碰見了他。

“不用問也可以知道。”伴說。

“岸野会有好事嗎？——我回头再上你家去。”

阿胜家的屋門前，那些異父同母的兄弟們正把田里的灌溉水堰住了，在那里撈鯽魚。他們滿身都給泥水弄湿了，濺在肚臍上的泥已經干成了白色。

“爱子呀。”男孩喊了一声。

“什——么？”

“爱子爱呀，爱呀爱呀，騃里騃气，騃巴巴槪子！”

女孩也不服气：“源——源呀，源呀源呀，軟里軟气，軟巴巴槪子。”

終于来了！健覺得怪害怕的，好像心臟附近被人在搔着一样。

管理人吉本瞧見了伴的臉，就說：

“看吧！”他把信扔到伴的眼前。“因为你们唠叨了那些话，瞧，反而使他警扭起来了。所以我說你们都是傻小子。”

“老狐狸！鬼才相信你会照着我們所說的話老老实实地写了去！你始終固执自己的立場，总是說佃农們在乱搞，胡說八道地捏造些無踪無影的事。我們按手續办事，把你这家伙挟在中间！”

伴心里想，把信放到怀里，連招呼也沒对吉本打就出来了。

“要鬧就要吃亏，明白了嗎？嗯？”

临出門的时候，吉本这样說。伴不理睬他。

这一来，吉本可就要窘了，活該！

有五六个人在伴家里集会。健也在。健遇見了伴以后，覺得現在不是去送殯的时候，只到她家去了一趟，立刻就上这里来了。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变了，他想，阿絹会原諒他的。

大家正在等着的时候，伴回来了。大家都望着他。

一瞬間，大家都感到一种尖銳的緊張强烈地向心上压来。

“哈哈哈哈哈。”

伴站在門口，也不先表示什么，就大声笑起来，然后从怀里拿出信来把它晃了一晃，仿佛在示意大家“請上这里来看”。

“不成了！”他断然地說。

大家都被牽着似的跟着說：“不成嗎！”“还是不成么！”“是嗎？”“不成嗎！”一个个都感到好像力气从肩膀上洩了出去。

“那么，不用看了，现在就談第二步吧。”

伴走到大伙兒当中，舒舒服服地盤着腿坐了下来。

阿部拿出眼鏡戴上，慢慢地念信。

“第二步：咱們选出代表，上小樽去，直接和岸野詳細面談。現在和他爭还早呢。往后再說，放心吧。”

“对的，老伴，你先来和他鬧一鬧就好了。”一个老佃农开玩笑似地说。

伴用两只手誇張地抱着脑袋，哈哈地大笑起来了。

“那样做是对的，好啊。”

“好啊。”

“可是，像老伴这种马上就要打架的人当代表是不行的。”

“說到要討价还价，我也是很在行的。”伴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要这样繞多余的弯子呢，”健独自在心里想。“問題豈不是很清楚嗎？”

“要是爭吵起来，也要立刻考虑到和他吵或不吵的問題。我們必須把一切能做到的事都做到了才成。”連阿部也这样說了。

为这件事担心的妇女們，有的怀里抱着孩子在餵乳，有的就把孩子背在背上，也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这样那样地交談着。孩子們叫喚着，在背上蹬着娘的屁股。大家都在街門口鬧成一片。

这样聚集在一起来看，佃农們的老婆都是很髒的。她們就像从地里拔出来的牛蒡子一样漆黑，渾身泥土气。可是，臉上的表情却都是一个样子：“有得吃嗎？”沒得吃嗎？”每張臉都在抽动着。

“喂，大娘們啊！”

伴說一句話，就伸一伸脖子。他跟平日一样，說話时老是閉着眼睛。“你們听听：这一年来，咱們竟也沒有睡好，日夜拚命地干。沾了这点光，真是难得的光，現在却到了有吃沒有吃都不知道的地步了。咱們恳求他的只是叫咱們有法子活下去。可是結果怎样呢？請看看这封信吧。罵咱們是混蛋啦，發瘋啦，要送咱們去坐牢啦。还說什么佃农和地主是子与父的关系呢？簡直

是胡說。難道不是胡說嗎？像这样，还有什么父子关系呀。”

“噯。”

“噯啾，噯啾！”

娘兒們只能說這一句話。

孩子忽然大声哭起来了。母亲立刻伸开手掌啪啪地打着土豆一样的孩子的头。“不許哭！你这个餓鬼！”她認真地生气了。

佐佐老头和武田为了岸野的回信，突然走来了。佐佐老头晃着东京报纸說：

“怎么啦？怎么啦？嘿，怎么啦？”

他用干巴巴的嗓子拚命吼起来。

二 “想要我的命嗎？”

交涉委員上小樽去了三天之后，就寄回一張明信片来。是阿部写的：

……他一点也沒有誠意想和我們見面。早晨七点鐘，我們到他那从头門到二門有山有水的大公館去时，叫我們等了三十多分鐘才回說他上店里去了。从他家到店里，走都要走四五十分鐘。到了那里又等了二十分鐘之后，看門的又大模大样地說他上工厂了。我們照着指引的路走去，可又走錯了，繞来繞去，走过了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工厂。工厂虽是找到了，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进去，怎样进去，也不知道要怎么說才能会面。我們見着人就問，見着人就求。每問一次我們农民就流一次冷汗。回答的話都是一样的。“上飯店去了！”

上飯店去找他，又說到商業會議所去了。叫人真想哭出来呢。好不容易晚上十一点多鐘，在家里找着了，他剛坐着毫無响声的汽車，喝醉

了回来。

“你們打算要我的命嗎？一天到晚跟着走！”他一开口就嚷了。

佐佐老头完全不行。他只会說：“老爷說得是，嘿，笨头笨腦的农民就是这样不講道理的……”等等，簡直不知在說些什么。

“你們再要在小樽磨蹭着，就送你們到警察署去！”最后他說了。

第二天又見到了他，居然談了三个多鐘头。

“这件事不止是你們，后面还有搗乱分子，所以不能听你們的要求。”

所謂“搗乱分子”，似乎指的是农民协会。

終于不成了。簡直不成話。既是不行，我們不久就要回来。

健当初受了伴的囑托，到各佃农家里走了一遍。这件事的結果已經是一定了，为了不要有一个人掉队，所以各家都要去走一遍。健走了一遍之后，就累得了不得。

“嗯，嗯，嗯。”有些佃农說。

他隔壁的一个，听了健的話，臉上只現出“干什么来的呀”的表情。

“困难是困难的，这样干也不妥当吧。結果是可怕的可。”也有人这样說。

“岸野嗎，應該結結實實地干他一回。”

可是，無論走到哪里，人家都覺得奇怪：“嘿，老健，你也做起这样的事来了嗎？”

健每次听見这种話，就連耳根都紅了起来，显得很狼狽。

可是，他虽只是做了那一丁点兒的事，却覺得自己仿佛已經獲得了很大的自信力。

三 “堆間里有嗎？”

一天傍晚，健正在后門口摘取晚上要吃的老玉米。

“健！健！”娘在屋子里大声喊了。

声音很是紧急，健立刻感到一定出了什么大事，他觉得好像有人在使劲抓住他的脖子。

他連忙跑进屋子里去，跑进去——一看：

吉本管理人！佩刀！警察！公所人員！皮包！一样样像閃电似的立刻把他的眼睛冲昏了。

“对不住，小樽有命令来，我們要扣押佃租米。”

吉本朝站在門口的健，用安靜得叫人憎恨的态度从容地放低声音說。

健一声不响，繞到屋背后去了。大家都慢慢地跟了来。娘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向走在前面的吉本和一个特别要好的巡警翻来复去地訴說。

“老大娘，沒有法子呀。”巡警討厭似地回答說。

第十章

一 佃农調停裁判

又按照順序！

这一来，健也有些不耐煩起来了。原来这回是申請“佃农調停裁判”。

“分明知道是多余的路，为什么要走呢。”健很明确地有这个感想。他甚至于觉得：不管怎样，阿部和伴究竟上了年纪啦。

可是，这次究竟和以前不同，总之，是“表面化”了。所谓有社会地位的人，是很不愿意表面化的，所以有抓住这个弱点进行攻击的必要。阿部和伴都这样想。

佃农们被扣押租米以后，也变了样。“还有什么父子关系呢。”连顶老实的佃农都说。

佃农们连每天吃饭的米都发生困难了。在他们的堆间里可堆积着一包包的米。堆间里堆积着好几十包的米，可是却吃不上饭。

“只要稍微动一动，就是犯法啊。”

巡警常常走来巡视，把这话告诉佃农们，简直就像替岸野来传话一样。佃农们一听见是犯法，就吓得背上寒毛都立起来了。

从H镇回家的路上，娘和由三趁着天色发暗，在别人地里偷了些芋头老玉米来。她一放开围裙的边沿，许多芋头、老玉米、萝卜等就咚咚地一下子掉到地板上。

“不许给哥哥和阿惠知道！”

母亲一进屋里，到底也感到浑身都失掉了力气。她心里想，终于做贼了。

“……可是叫咱们做贼的是岸野啊……好哇，好哇……哼……”

她横着身子一坐，好半天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呆着。

“娘，我每天放学回来，都拿一些来行吗？拿多少都成，我有法子不叫人瞧见。”

“胡说！”母亲立刻骂了一声。

没有吃的佃农们，虽然没有人叫他们，也自动轮番地上伴家

里来集会。因此，佃农调停这件事比预想的还快，就谈妥了。

武田和佐佐老头老是嘀咕着：“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想一个别的办法吧……”

伴和另一位代表到村长那里去，口头申请了佃农调停裁判。村长也马上提到旭川地方法院去。法院受理了，佃租米的扣押也立刻解除了。佃农们好像不知怎样一下子解开了“铁索”似的，感到十分轻松。

“好了，好了！”

佃租米马上存入了H镇的农业仓库，变成“仓货证券”。这证券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换成现款。

二 佃农官

道厅里派来了佃农官。他挟着黑色文件包的左肩微微往上抬着，摇晃着另一只肩头走着。他到了伴的家里，一心惦记着垫席上的灰土和他西服裤子的膝盖，很拘谨地坐着。他一边听，一边抽着“朝日”牌香烟。他接连抽了不知有多少支，不一会，烟屁股就好像粉笔条似的栽在炉灰里了。

阿部代替伴，把事件经过按照顺序从头讲了一遍。

“嗯，那末，岸野先生稍微——有些不对啦。”

“什么是稍微——啊！”

佃农官走后，伴学着他说话的神气，逗得大家都笑了。“那样软里软气的、能懂得什么农民的事吗！”

“通晓实情”的当地的“名人”选出来作调停委员了。那就是相马农场的老管理人、H镇镇长、S村小学校长等等。

调停主任是法院的推事。

“真糟心，里面一个了解佃农們真正心情的人也沒有……”

健到各佃农家去走动的时候，这样一說，就听见有人說：

“可是，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呀，总可以給咱們想办法的。”

健听了很是失望。

第一次出庭的傳票来了。

因为要上法院，伴穿起不常穿的衣服来。

“一点也不合适哪。怎么样，合适嗎？”

“很像狗熊穿衣服呢。”

“像狗熊？真可憐！哈哈哈哈哈！”

“說起来，农民就沒有穿过好衣服嘛，当然不会合适的。”

临出門的时候，伴說：

“这回再弄不好，那就是最后一着！”

三 誰和誰有联系呢

“岸野在法院里把咱們痛罵了一頓：‘忘恩負义的狗东西！居然到这种地方来丢我的臉。随你們怎么干吧！’

“‘你們就試試看，我要揍得你們站都站不起来！’就算他是地主，这是对佃农說的話嗎？我活了四十三岁，給人家当面这样說还是第一次哩。

“三天之內，会了五次面，每次都被他罵得狗血噴头。我們不是为挨罵上旭川来的，是为請求調停来的呀。

“可是，你以为‘調停委員’調停了些什么嗎？‘噯，噯，岸野先生！’他們就是这样調停的。如果这算是調停的話，誰都能調停的哪。

“后来，农民协会的律师講話了：

“‘調停裁判’这东西，不过是名称好听罢了，归根結蒂，它是保护地主的法律。以后佃农斗争只会越来越多，为了要冠冕堂皇地压制这些斗争，在沒有扩大之前把它消灭，所以才設了这么一个‘調停裁判’。可是，因为表面上好听，什么也不懂的农民人太好了，就以为真是一个难得的办法，十分高兴。这一点，他們又作得多么巧妙呀。

“是啊，是啊。这回可全都明白了。今年全北海道都歉收。到处可能發生佃农爭議。所以無論哪里要是点着了火，那就鬧大了。同时，別的地主也都願意这里能有什么办法把事件蒙混过去，因此他們也都悄悄地跟在調停委員的后面。

“佃农官也說：‘要是你們不把这事件鬧开，岸野先生願意給你們一些慰劳金。这样办，对社会方面來說，也是好的。’

“听見了沒有？他們都是一个帮口。

“剩下来的只有咱們哪。这一来，大家想想吧！要么就俯首帖耳，一声不响准备上吊，横豎咱們已經連一天的粮都沒有了；而且，岸野还要用强力来强夺咱們的最后那一点点哩。要么，如果不願意死，那就和他干到底。咱們已經到了兩条道路只能走一条的时候了。走哪一条呢？”

是的，兩条道路走哪一条呢？

伴說着，自己也哭起来了。

接着，农民协会的荒川向大家建議，現在得組織爭議团，即刻作战斗的准备。“打鉄趁热啦！”

外面下着寒雨。已經快到冬天了。不知不觉之間寒雨变成了雪珠。就連(在健看来确是“就連”)佃农們的臉上都分明現出了兴奋的颜色。

“真要打架嗎！狗東西！”

大家都冒着雨回去了。在大門口一撐開傘，立刻就聽到雨聲嘩啦嘩啦地響着。有的人頭上只頂了一塊坐墊，讓肩膀淋着雨。大家用蓋過雨聲的大嗓音談論着走回家。

阿部，伴，健，荒川，還有其他三個佃農以及農會的两个會員，為了組織“岸野佃農爭議團”，到處奔走，兩天只睡三個鐘頭。他們有的寫傳單，有的寫蠟版，有的油印。健因為初次參加工作，獲得了許多的體驗，感到很興奮。

人數已經湊攏了。他以前跑過的那些仿佛白跑的冤枉路，現在發生了意外的作用。

健去訪問佐佐老頭和武田。他們劈面發了一陣莫名其妙的議論。他們不明白爭議團是什麼，到了辯無可辯的時候，就嘲笑說：

“打算用這樣的東西來和地主抗爭嗎？”

有人報告說，武田和管理人吉本商量好了，在破壞佃農們的隊伍。

荒川用鐵筆沙沙地搔著頭皮說：

“既然這樣，咱們對佐佐老頭，武田，還有野邊源這些人，不能不多多注意了。這些傢伙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

寡婦阿勝叫孩子背着芋頭和老玉米到伴家裏來。

“……………？！”

健怎麼也禁不住心裏的感動。

“再怎樣叫人流眼淚，我們還是不能收的。”

阿部也說：“明白啦，只要有這意思就夠了！”他和平日兩樣，有些慌張地辭退了她拿來的東西。

對於什麼事都易于激動的伴，老是抽搐著鼻子。

“嘿，怎么样？阿部，咱们非胜利不可啦！”

“真没想到！照道理，应该由这里给她送东西去的，可是反而是她向这边送东西来了！果然不错，这样一来，真正的心不说也都可以明白了哪。”

健兴奋得全身皮肤都起了鸡皮疙瘩。

伴家里，伴的妻子和阿部的妻子都出马了。她们爽爽利利地做完家里一切琐事，一有功夫，就到各佃农家去串门子，“妇女团结妇女”，把妇女们也结合起来。

死了的阿绢的妹妹自动地来帮忙。她和伴的妻子很投合，工作很爽快。她也帮忙着写传单。她的面貌很像阿绢，可是老是不太爱理人似的。健一看见她心里就想：她这样算什么呢。所以不喜欢她。他又想，这时候阿节要是肯来，那该多么好呀。他心里说不出的寂寞，可是，当他听见心爱的阿节正在那里替他祈祷，希望他早日回复到以前的健的时候，他就对她感到非常失望了。

佃农们进入了佃农争议之后，钩鳞老板就宣称今后对参加争议的佃农决不赊账，这就等于是说绝对不卖东西给佃农们了。他并且还威胁他们，要他们立刻还清多少年间的欠账。

“你们作了社会主义者的尾巴，简直是玷污了日本宝贵遗风的叛徒！”老板在店门口大声地嚷骂。

“凡是在乡军人的佃农们，如果参加了争议，就是对不起天皇！玷污了军人的面目。”

他把同样的话也对“青年团”和“青年训练所”的人们说了。

“可是，钩鳞老板，我们没有吃的，真是没办法呀……像你们这些人，也许用不着这样。”

然而有些佃农给钩鳞一说，还是有些躊躇起来。可是不管

怎样，总都是没法活下去了。

健却不知道鈎鱗老板虽是表面上說那样漂亮的話，其实是和吉本管理人确实有勾結的。他知道，为了爭議的事，他們曾在H鎮的飯館子里聚会过。

“可怕的家伙哪。”

“真是可怕的家伙嘛。單听他表面上說的話，單看他表面上做的事，是不明白他們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联系的。”荒川听了健說的話就这样說。“要是跟着这根綫找去，就会發見：似乎毫無关系的人，其实都是在一起的。”

由三他們在学校里，也受到了市街区的小孩們的欺負。

那位“溫厚長者”的校長先生，(健特別覺得他是个長者!)一有机会就告訴學生們說佃农爭議是“不祥事件”，“不祥事件”：“若是你們的父兄有参加那样的坏事的，就应该拚命地劝他們不要参加。”

由三一向不論什么事都非常相信先生，一回到家，就对着健哭。

由三因为上学校去就要受人家欺負，所以常常缺課。他不上学，就到健这里来，給他們送信，發傳單。

“比上学校去强得多啦。”

阿惠常和头髮搽得亮油油的时髦男子在一塊兒蹓躑。

“大家都說哥哥是了不起的哩。”

当健回家得很晚的时候，她爬在席上，一边讀着小說書，也不掉过臉来，就輕飄飄地說。

“不要臉的东西！”健这样罵。

“所以才是了不起嘛。”

健不作声了。

他因为自己的妹妹和娘，觉得在阿部和伴面前很不光彩。

第十一章

一 “开一千次会吧！”

第一次“岸野佃农爭議講演会”是在鎮上的小电影院开的。靠各农場为生的市民們，以及其他农場的佃农們都从远道提着灯笼赶了来。

屋里挤都挤不下了。

健是初次登上講台。他一走上講台，就突然兴奋起来，說到半路上，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么；一忘記了自己說的話，就弄得十分慌張。他只零零碎碎地記得时时有人鼓掌，有人喊：“知道了！”“不用說了！”“說得对！”他下了講台到了台后，阿絹的妹妹說：

“很不錯啊，健哥！”

講演会發生了很大的影响。会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其他农場为了防止發生爭議，就把佃租（虽然只是敷衍地减一点点）减了。

可是，岸野的回答却是：“你們即使开一千次講演会，对我比給蚤子咬一口还不觉得痛痒。再起勁些，再多开几次会吧。”

吉本帶着一副“瞧你們活該”的嘴臉，把岸野的信帶了来。

講演会开了三次。但是“抱歉得很”，無論开多少次都沒有具体的結果，必須想办法才行。事实上，荒川和阿部都感到事情僵了下来，有些着急了。

二 轉換方向

健不但难得提笔,而且从来也没有写过信,忽然他想起給七之助写了一封信,告訴他这次爭議的經過。

七之助馬上来了回信:

……我把这事向小樽工会談过了。他們叫你們上小樽来。地主是住在小樽的。你們在那里再怎样鬧,在岸野看来,比离开一百里地看火燒还要不在乎哩。要是沒有都市工会的支援,大家一塊兒搞的話,你們的爭議是决不能胜利的。这話是他們說的。赶快叫爭議团上这里来談吧。

仅仅一張明信片,意外地給了成为僵局的爭議一个很大的方向轉換。

“是呀,只有这样办!我們簡直沒有想到。”

因此爭議团重新活躍起来。来了一次新的整編。

他們决定成立“小樽派遣委员会”和留在农場的“联络委员会”。决定这次爭議不單限于岸野农場,也要动員其他农場一齐团结起来,因此要不懈地加以宣傳,鼓动。决定主要由农民协会S村支会,随着小樽爭議时时刻刻發展的情况,举行报告会,示威游行,糾彈演說会。

健很想上小樽去,但是又得留在S村作联络委員。他的工作立刻忙起来了。

大家决定,把存在“农业倉庫”的大米用“倉貨証券”卖出去,作为爭議資金。

伴、阿部及其他等人一共十五个爭議团小樽派遣委員，由佃农們打着协会会旗和紅旗送上火車。吉本和武田听見爭議团要上小樽，就慌慌張張地兜着圈子說了些要調停一类的話。

四五天前就已經下起雪来了。滿目荒涼的石狩平原上，刮着玻璃碎碴似的尖銳的風，把地面上干冻的雪吹卷起来。

第十二章

一 互相握起手来！

情报一：

为了和吸血鬼地主岸野斗争，S村岸野农场佃农代表十五名，老远来到了小樽。

“农民协会联合会”、“爭議团”和“小樽联合工会”立即共同組織了“工农爭議联合委员会”，在工人与农民紧密团结的基础上，来担当这一次斗争。

只有都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使农民們从过去封建的农奴生活中解放出来，走向光明燦爛的未来社会。

农民們来到都市，和都市工人們紧密地組織了“工农爭議联合委员会”，用这个形式来和地主作斗争的佃农爭議，在日本全国是以这次岸野的佃农爭議为第一次。目前正是农民运动的方向轉換的时候，并且又是随着資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起的“地主资产阶级化”，“住在都市的地主”——即所謂“不在地主”逐渐成为普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次斗争不能不說是具有極其重大的意义的。

情报二：

三日晚六时，佃农代表十五人来到小樽。“小樽联合工会”约有二百名委员在车站迎接。下车后，立即去岸野的店铺、工场、饭店、商业会议所等举行示威游行。精神焕发。

(七之助来信：——约有二百名工人往车站热烈欢迎佃农代表，阿部和伴都似乎很惊讶，他们眼里含着眼泪。到底是农民有趣，工会的人也这样说。工人们极其热烈地哇——哇——呐喊着，可是佃农们却一声不响。他们是不高兴吗？好像又不是的。工人们说十句话，佃农们只叫人着急地慢慢说上三句。就连老伴那哇啦哇啦的声音和哈哈哈哈哈的笑声也没有了，他们大家都恭恭敬敬地跪坐在工会二楼的角落里。有一位工会会员打趣地说：要是有人问佃农是怎么样的，那末就可以回说：那些恭恭敬敬地紧挨着角落、跪坐在工会二楼地板屋里的人就是。逗得大家都笑了。)

情报三：

佃农们每天挂着红布条上岸野的店铺前面去游行，单是这一点，小樽的市民已经没有人不认得岸野佃农的脸了。

六日，散了“告市民书”一万张，诉说到现在为止的详细经过情形。

农民辛辛苦苦地干，每年还要借好几百圆债。写得很详细的传单，在市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且扩展开来了。

七日，开了“第一次真相报告演讲会”，演讲人接连地被“中止”，随即给抓了去，被捕送进警察局的有五个人。可是到会的人一直挤得满到会场外面，到处发生格斗骚扰——市民同情了。

(七之助来信：——老伴还没搞惯什么“中止”，什么“注意”，他给喊了“中止”之后，还继续说了两三句，因此立刻被拖下讲台。

工会的竹畑被捕了。太田书记长刚提出抗议，就被警察大骂：“什么东西！混蛋！”当场挨了一顿乱揍。回来后，伴和阿部都仿佛有些消沉。这也是奇怪的。

伴说：“喂，老七，照这样子下去，将来会怎样呢！”

工会的人说，他们因为初次看到干得这样“泼辣”，所以都害怕起来了。

“虽是这样，喂，大家却还没有停住不干。”伴似乎还没有明白工会的人们的力量。）

小樽发来了指令，叫赶快组织争议团的“青年部”和“妇女部”。“妇女部”由伴的妻子、阿部的妻子和阿绢的妹妹带头干了起来。

开了第一次“形势报告”的讲演会。健对于这麻烦的工作渐渐有了自信。

“为什么不叫阿节也来工作呢？”

阿绢的妹妹说了这样的话。

情报四：

岸野的住宅、店铺以及其他地方，急剧地增加了看家狗。它们都戴着帽子，挂着佩刀。

这样一来，事情已经很清楚。跟着佃农代表去交涉的工会会员武藤给狗咬着，立刻被捕。

岸野始终拒绝正式交涉，不承认交涉代表。

副警佐对武藤明白地说：“警察确是像你们所说的，是资本

家的走狗，你就这样看好了。”

一天开两次联合委员会会议，对于时刻发生的情况，讨论对付的方法。

情报五：

各处捐赠如下：

白米五包 (日本农民协会××支会外三处)

我们不能来，请以工农团结的胜利昭示天下！

(大阪农民协会本会电)

彻底打倒岸野剥削鬼！

(日农××支会电)

伍圆捌角

市内运输工人四十一人

贰分邮票四十张

某工人

鷄子柒个

某工人

(阿部来信：——请速展开捐助支援经费运动，多少不拘，有了就请寄来。这样，对于工会和农民协会联合会的同志们都可以说得过去，同时又可以更为振奋争取团结人们的精神，请和大家商量后，赶快办。)

(七之助来信：——阿部含着眼泪告诉我：他还不明白为什么和咱们农民毫无关系的小樽工人们〔且不說工会会员〕，即便是放下自己的工作，给抓到警察局去，或者挨了打，也还要支援咱们。大家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为什么每天都有捐款给咱们，这也是十分奇怪的。

“因为都是穷人的缘故嘛。咱们到底和地主资本家不同，同样都是受有钱人的剥削的。”

“那是对的。可是……像这样……”还是很不容易明白。

总之，工人们这样拚命地斗争，连我都很惊讶。这正是证明工人和农民根本上是血脉相通的。

村里来信说这次争议也许要拖延下去，所以送来了五草包土豆，工会会员们都哭了。送来的不是大米，是土豆！工会会员们虽是饿一顿饱一顿地干着，但是就没有用土豆当饭吃的。可见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苦，并且就连这样，也还是不得不忍饥挨饿！

武藤他们说：单只是土豆这件事，我们也非坚决地斗争到底不可。）

情报六：

到小樽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争议团里面的佃农曾有好些人初时还观望不前。可是经过每天的交涉，集体的锻炼，以及劳农党员主办的“社会问题讲座”的宣传（这也是在百忙的空隙中举行的，有了很显著的效果），渐渐地都锻炼成自觉的、有阶级意识的斗士，能够积极地动员起来，去作散发传单以及其他的各种活动了。

争议团已议派了两名委员参加了“工农联合委员会”，此外，“交涉”、“访问”、“文书”、“会计”等各部门里面，也都派人参加，从事有组织的活动。

健根据情报和个人寄来的详细信件，以及每天早晨的报纸，大致知道了争议是怎样进行的。可是那里无论每天发生怎样可怕的事件（据阿部的来信说，我们起初老是吓得忐忑忐忑的，给拚命斗争着的工会同志们带着干。从争议发动以来，大家的身

体都很快地消瘦了。完全不是在S村所想像的那个样子),健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在那里受这种鍛鍊,是十分遺憾的事。

情报七:

根据爭議發動以前所申請的佃农調停,旭川法院傳了伴及其他代表一人在十五日那天出庭。

(出庭人員:佃农官胜見,推事,調停申請人伴及代表一人,地主岸野。)

推事:你們是想誠心誠意、規規矩矩地解决呢,还是打算用騷扰来解决呢?

伴:我們没有什么不誠心誠意的地方,不誠心誠意的是地主。

推事:为什么要在小樽一帶举行講演会?如果硬要打算吵鬧的話,你們就撤消調停好了。

佃农官:要是你們鬧贏了,那全体佃农都要不听话了,你們这样干,实在不好办。你們說沒有錢,沒有吃的,为什么又能上小樽来呢?

伴——协会支会支援我們的。

这是一字一句都沒有修改过的紀录,并且只抄了一部分。

讀一讀这記录,就可以知道調停裁判的本質是什么。

全北海道都組織了“地主協議会”,在暗地里援助岸野。他們也联合起来了。××支厅长給管区内“有势力的人們”發下了“不可使佃农們胜利”的严密的指令。这指令被协会支会的某一个佃农弄到手了。

既是这样,好吧!我們就要更加紧密地团結起来。

情报八:

每次会面，岸野都支吾其辞，叫代理人作不負責任的会见，毫無誠意。

他明目張胆地說：“要是佃农們放肆起来，不好好地干活的話，这对于北海道的开拓就有很大的損害。因此，我不是从我个人的利益着想，而是从北海道的开拓的大問題上来說，断乎不能答允你們的要求。”

他提出了“为北海道的开拓”这个大題目来，可是在那題紙背后，却写着“因为我的利潤要减少的緣故”。

几乎每天都散發向市民申訴的傳單。市民們很明显地对佃农表示同情。現在，已經在發展成为一个“社会問題”，已經快要超过“岸野——佃农的問題”的界綫了。

我們必須自觉地、勇猛地努力向这个方向进行。

决 議

此次岸野佃农远道来樽，請求減免佃租，鑒于前年以来的歉收，不能認為不当。他們此来，旨在催請迅速予以解决。

台端如不表示誠意，迟予解决，我等立即坚决拒絕搬运台端所有物資上陆，并在台端工厂內实行罢工，对于台端所發卖的商品实行不买同盟。

以上决議。此致

岸野先生

全小樽陆产业劳动者會議

这个决議大大地挫折了岸野的威風。

七之助来信說，工厂也开始行动了。

情报九：

二十四日“糾彈官方講演会”的夜里，官方現出了瘋狂似的丑态！会场內外布置了佩刀挂得低低的（以备万一，立即拔

出!)警察一百來名。會場周圍的各交通要道都圍上了繩子,遮斷交通(這不是妨礙交通是什麼!),到會的聽眾都一一要被查問姓名,搜查身體,借此使人心感到恐慌。

又派了密探上印刷所去,妨礙傳單的印刷。又上各會場管理處去,威脅他們說:“如果借給他們會場,會場就有被破壞的危險。”這明明是迫害商人“營業”。

然而正是因為這些彈壓,反而使我們的鬥爭益發堅強,團結越加鞏固。

在一塊兒搞工作時,健被“不愛理人”的女子吸引住了。

“阿節哪,她說健哥着了魔了,心裡怪難受的呢。”

阿絹的妹妹嘻嘻哈哈地笑着說。她不甘人後,爽爽利利地作了自己的工作。

第十三章

一 婦女同情婦女

向地主太太請願!

五個背着孩子的佃農妻女昨天到達小樽!

“小樽新聞”用大標題登了出來:“岸野農場的佃農十餘名,自三日來樽後,經過了一系列的苦鬥。留在家裡的婦女們也不能安心過日子,她們想到‘婦女同情婦女’,打算向地主太太請求協助解決,因此有五名佃農的妻女丟下老人和小孩在家,離開了農村,穿著硬幫幫的粗布衣服,滿是灰土的鞋子,腿上打着紅毡

子裹腿，背着幼兒到小樽來了……”云云。

另一個聯絡委員接了健的班，他比婦女們遲一步也到小樽來了。

你們有什麼臉來！

混蛋！

婦女們挨了痛罵，但會見太太決不回家。

(小樽新聞)怀着悲痛的決心來樽的妻子們，立即到岸野家求見太太。太太因病拒絕了。妻子們最初請求在岸野家裏不論何處找個睡覺之處，寧願每天等候見面。但過後仍只好回到爭議團本部去。孩子們隔了許久，一見到他們的父親，就爸爸、爸爸地叫着。爸爸也伸手抱起他們，展開了一幅戲劇的場面。

二十一日妻子們又到岸野家求見太太。

婦女爭議團員之一，伴的妻子告訴記者說：“我們是想面見岸野太太，詳細談一談開墾農場當年的情況，以及現在佃農們是過着怎樣悲慘的生活的。可是，岸野農場的主人却對我們說：‘你們是覺得小樽好玩才跑來的嗎？你們有什麼臉到小樽來？’‘變成了真正的人再來吧。’‘變成真正的人’，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一點也不明白。

“可是，我們想婦女同情婦女，以為我們的苦況太太一定會了解的。好容易和太太見了面，向她談了。結果怎樣呢！

“‘我不願看你們的嘴臉！’她立刻大聲叫罵。

“這真是意外。我們離開家的时候，曾向大家說，一定要帶了太太的溫暖的話回來。

“‘為了你們，我這几十天來連覺都睡不好。你們這伙忘恩負義的東西！’

“我們說：‘不，太太，您說晚上睡不好覺，那不過是睡不着罷了。可是，我們是每天活得了活不了的問題，是有关生命的問題呢。’

“可是，她终于说了：‘我再也不见你们的面了，也不再管你们说什么了，随便你们好啦！’”伴的妻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这样说。

岸野佃农争议越来越深刻地发展成为社会问题了。

第十四章

一 “解散！解散！”

講演会开始了。健和工会的人们，以及阿部、伴等一起由剧场后门进去。在会场进门处，巡警对于来开会的人们逐一检查了身上和袖子。

“行了。”说着就把背一推。

“什么行了！”健生起气来。

“辛苦啦！”工会会员用嘲笑的口吻不客气地回敬一句，然后大踏步走进会场。

从会场的楼上往下一看，在弧光灯眩目的、冰一般的冷光底下，积雪的广场冻得发亮。巡警用帽带兜着下巴，如临大敌似地排成一列，正在拦住来不及进去的群众。从上面看去，只看见帽子的圆顶，各处走动着的黑制服群在雪地里显得格外分明。到处有小小的斗殴发生；一有了斗殴，就立刻骚动起来，群众就往外面涌去。巡警按着佩刀，纷纷往骚扰的地方跑去。

会场外面还有将近二千人，他们也不回去，就在会场外面挤着。

“不许站住。”

“不许聚在一堆！”

“嗨！嗨！”

巡警在各处用同样的話喊着。

羣众嚷的声音，呐喊的声音，仿佛溶成了一片。常常有特別尖銳的声音从晃动的人海中發出来。

“謝謝！謝謝！謝謝！”健不知不觉反复地說着。

天气冷極了。廣場上咚咚地响着——大家都不停地在踏着脚步。在木屐底下面，發出了仿佛有东西裂开似的声音。

講演会一开头就是杀气騰騰的。

“那橫暴至極的官方……”

“中止！”

立刻就換了一个人講。

“資本家的看家狗……”

“中止！”

誰也說不到兩分鐘，每一个講的人都吃了“中止”。

阿部和伴都会講演了。听众不是都給阿部和伴的硬帮帮的一言一語从心底里搖动起来了嗎？健的眼角上逐渐堆积起眼淚来。他觉得这不成，睜开眼睛一看，会场好像是在海底下似的一片模糊。

伴的妻子也站在講台上了。那給太陽晒黑了的、梳着紧鬘髮^①的农妇一站上了講台，單是这点就够大家如雷地鼓起掌来。接着又好像被压了下去似的靜默了。听众們聚精会神，生怕从开头起听漏了一字一句。

伴的妻子由于兴奋而哭起来了；为了說話不帶哭声，她拚命抑制着。这样地說出来的話，打进了每一个听众的心坎。到处

① “紧鬘髮”，“鬘”即髮朶，是日本妇女髮髻后方拖出的部分。

都聽見鼻子在唏噓的聲音。

“……像這樣，還能說我們的話不對嗎？可是岸野，他却說我們比畜生還不如。”

就像要她再來一次似地，掌聲長久地繼續着。有人提高嗓子叫了一句：

“他胡說！”

工會的人敲敲健的肩膀，馬上又走了。

“他胡說！”

其次講的是工會的武藤，他只說了三句，就被“中止”，馬上逮捕。

巡警穿着長統皮靴，咕嚕咕嚕地跑上講台。武藤隔着講桌和巡警對峙了一下，立刻跳進全都站起來的工會會員們中間去了。人的漩渦就在那里鬧成一團，聽眾們也全都站起來了——武藤不見了。

“解散！解散！”高等主任提高嗓子喊着。

聽眾蜂擁地一下子都往大門口擠去。健使勁擠了出來的時候，看見武藤已被七八個巡警抓住，像包芋頭的草包一樣仰着臉往雪橇上（捕人用的）一拋，馬上給細麻繩像捆草包似的捆在雪橇上。他仰面躺在雪橇上大罵巡警。轉眼間，雪橇被拖走了。大約有一百多個工人聚在一塊，為了奪還武藤，一面和巡警們打着，一面跟在雪橇的後面追去。

會場前面，那些沒有進去的羣眾還站在那里，他們和出來的羣眾合在一起大聲吶喊。大家擠滿街頭，匯成一條寬長的黑色的人流，都向警察署奔去。健知道是工會的人在指揮着那條洪流。

健從後面分開羣眾，搖搖晃晃地、東碰西撞地往前，往前突

进。他已經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了。

他不知不觉地右手紧紧捏着拳头。

第十五章

一 事情起了变化

事情起了变化。

看到差不多全社会都对地主起了反感，秘密成立的“地主协会”里面逐渐有些人考虑到：要再像这样一直坚持下去，“将会成为很大的问题”。这些地主就劝岸野妥协。

岸野的工厂里快要发生罢工。七之助为了这个事在拚命地活动着。工会会员已经鑽进工厂里来了。一千多名工人开始进入了怠工状态，这狠狠地打击了岸野。

争議团为了把这次斗争更加扩大，成为全社会的问题，叫学校里的佃农的孩子全都罢课，想法子要叫他们上小樽来。这消息给报纸登出来了。爱面子的H鎮和小樽的教育会开始活动，请求岸野“设法防范这种不祥事件于未然”。

凡是有工会会员在里面工作的工厂，和港口、码头的搬运夫們，都显明地现出要发生“同情罢工”的趋势。

过去一直在暗地里支持岸野的其他资本家，也开始劝告岸野“要想点办法”。

事情立刻起了变化。

调停委员会组织起来了：市会议员五名，警察署长，律师，工会代表，农民协会代表，佃农代表，有势力的新闻记者，岸野方面的人——一次调停不成功，又进行第二次，这样，反复继续谈了

三四次。

最后，佃农們到小樽来，經過三十七天的苦斗之后，地主岸野终于屈服了。那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午后九点四十八分。

那天的傳單由工会會員散發給了都市工人，由全北海道农民协会散發給了佃农。

.....
現在已經証实：佃农們由以前沒有生存权的农奴成为战斗的工人階級的真实同盟者了。

为反对封建剝削而斗争！

为确立耕作权而斗争！

加入日本农民协会！

工人們和农民們团结起来！

工农合作爭議大胜利，万岁！

二 只有五站——

爭議团在小樽工人們的欢送下，离开了一个多月来“賭着生命”斗争的小樽。（伴时常說：“后来回想起来，真叫人發抖。真是經過了一番艰苦的斗争。”）

以后只有九站就到 H 車站！——只有七站，——只有五站，——四站，——三站，大家都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情緒。越是离家近，佃农們越是沉默着不响。

伴那又厚又大的肩膀忽然激烈地摇晃起来，他哇地一声哭了。被雪晒成了赭黑色的臉上，長滿了許久沒有剃过的胡子。伴把臉按着自己的胳膊肘，抑制住哭声。

高兴！真高兴！高兴得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妇女們也不知不觉地用圍裙掩住了臉。

第十六章

——“每天每天，想了一个月啦。”

“我說，健哥……”阿节仿佛很难啓齿。“……爸爸呀，他說了：我要是不馬上結婚，就得上都市里干活去……”她終于这样說了出来。

“我……我不能跟你在一塊。”健是很痛苦的。

“……………!?”

天色虽然很暗，可是健已經感觉到阿节的臉立刻像化石一样僵住了。

“……我有我的打算。从小樽回来之后一直在想，每天每天，想了一个月啦……想到后来，終于下了决心……我打算上旭川去!”

“……去干么?”

“嗯?”

“去干么呀?”

“以后就知道啦……”

“……………”

阿节繞在健背后的手，不知在什么时候縮回来了。

健抱着坚定的决心到旭川去了。走时阿絹的妹妹来給他送行。

从此他就在农民协会工作了。

1929, 9, 29.

暴风警报

—困难的下半期—

本篇原名“暴風警戒報”，發表于1930年
“新潮”雜誌二月號，譯文根據1953年岩波
文庫本譯出。

这个港口第二期筑港工程的填埋计划，被当作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码头一带根本用不着开凿“运河”，却挖成了一把梳子的形状。

运河的水臭了。河水被煤烟弄得又黑又浑，臭得象鼻炎病人的鼻涕一般。船舶运送公司、轮船公司、搬运工人停留场、連絡仓库、煤厂和木材装卸厂，一齐张开嘴，把夹在海风里的运河臭气吸进去。扁平的驳船上，整整齐齐地，堆积着干大头星鱼、咸大马哈鱼、面粉和麻包。这些船，一排排地靠着岸。港口那里，汽笛鸣了。铜锣响了。起重机的长腕一转，铁链就嘎啦啦地叫起来。煤炭从运输机煤斗的出煤门，向下边距离几十尺的汽船的船仓里倾泻。那种惊人的声浪，越过海面，直奔耳鼓。海关院子里的暴风警报的旗帜，凌空飘扬，象小孩子的手掌一样小。

这里是市的“生产部分”。——只有这一部分，是它的大动脉，经常激烈地跳动着。

市街是建设在临海的山坡上的。它沿着起伏的山坡，一阶一阶伸向山顶。在沿海街道上面的一条街里，大公司、大批发庄、第一流银行和高楼大厦，交错在柏油马路的上空，直入云霄。这条街的上边一条是五光十色、灯光耀眼的游览街，骯髒的工人

一次也未曾在这兒走过。这条街的上边是公园。从那兒一瞧，全市的風光尽在眼底。最上一条是林木成蔭、靜悄悄的“住宅区”。

但是，市的兩头就大不相同了。泥濘夾杂着糞便、煤烟，有东倒西歪长达三十間的貧民住宅，娼家、糞夫住的廉价夜店……黑漆漆的。

“工人”是住在这兒的。

“岩城大厦”，正蹲在这条烏黑的“臭街”的街口，探出它那又歪又大的肢体，令人感到不舒服。大家都叫它“岩城大厦”。不过，不是“大厦”，实际是“公寓”。“公寓”！若用这么时髦的名詞称呼它的話，这个其大無比的特号的“垃圾箱”，就要格外自慚形穢了！——杂七杂八的骯髒的“住戶”，象臭虫一般鑽在里面，它真是个不可收拾的“垃圾箱”。

野口和島田就住在“岩城大厦”。兩個人都在“H·S煉鋼厂”工作。

二

兩只疲憊無力的脚，順着吱吱响的楼梯，一阶、兩阶，慢騰騰地走上来。

“索尼亞”^①，住在野口斜对过的公司職員寺田这样称呼这个年輕的、瘦長的女子。她和她“姐姐”兩個人，在三楼的一角，各住一个房間。她的名字叫瀧子。

① 索尼亞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与罰”中的女主角。

“在家么？”她在寺田房間的門前站住了。稍微有些气喘。
房間就在樓梯口上。

阿瀧进屋后，斜着臉低着头坐下了。神色显得很疲倦。

“客人走了啊，玩的时间可真不短！”

“……………”

“我在这个房間里，聚精会神地听着你把客人領来，又把客人送走，心里头到底不是滋味兒……”

“我也不是沒有想到！是多么……”

“索尼亞”把每样有五六粒的巧克力和水果糖，混在一起包在紙里，放下就走。“索尼亞”还作过这样的事：

寺田在讀着雜誌“一周間”。（他干过左翼文艺运动。）当他翻过几頁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一張紙条。

希望你努力學習， 將來做个了不起的人物。 道夫先生。（我在你名字上接了吻。） 你的“索尼亞”上
--

“道夫先生”，只有这几个字叫她給吻湿了。

在寺田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好象她就偷偷地进来过。据说她一有凄凉的伤心事，就跑到寺田的房間里，哭个沒有完。虽然同住在一幢楼房里，阿瀧却寄信給寺田。她特地把信送到二三百公尺远的信筒里去。这样，第二天早晨，那封信就寄到寺田的手里了。——她还不到十九岁呢。

阿瀧临走的时候，从腰帶里掏出一張疊成四折的紙来，她說：

“忘掉了。——在街上拾来一張号外。”

这是“田中内閣总辞职”的一張号外。号外上的字，排得大小不齐，显出来印得特別紧急。寺田連鉛字上的新鮮的油气味都聞到了。

“噢……？可不得了，好家伙！”寺田大声說。

“不知道野口和島田曉得不！”

三

疊成四折的号外，皺紋全都給展平了，三个人挤挤压压地挨着头看。这是在野口的房間里。牆上象片里的列宁，眼睛朝这边看着。

野口是个矮工，短短的脖子，四方臉兒。島田說他是个腦子不能够馬上轉过弯兒的、感觉迟鈍的人。他不好講話，可是眼睛很有神气。因此“岩城大厦”里沒有人爱他。但是理由还不止此，实际是因为大家都說野口是个“馬克思主义者”。他父亲在內地乡村里做佃农。

“打倒田中軍閥内閣”，野口他們为这个一直斗争了兩年多的岁月了。所以今天舒展开了他那天天板着的四方臉，露出了笑容。这是很少見的事。

“可是，这一下子，我就猜不透啦！”这是野口用他那一貫小心謹慎的表情講的話。

“怎么？”

“你說清楚点！——这話我不懂。”

“这次奉命組閣的，准是濱口。如果是他，咱們今后多少总会好搞一些的吧。”

“为什么？”

野口气哼哼地回答说：“就冲着他曾把田中内阁打得落花流水这一点，他这次上台不管怎样也得带着不少自由主义因素。咱们就抓他这个。——巧妙地抓住他这个地方，咱们的运动是完全可以搞得通的。”

“你说得对。”野口不耐烦地说着。突然又冒出一句：“我说猜不透，就是指这一点说的。”

“……………！”

岛田心里说：“又犯了毛病了！”岛田心想：那种难以形容的讨厌劲儿，就是从他那短短的小脖子里冒出来的。

“大概你们都记得吧。当报纸登载英国工党组阁的时候，工厂里的弟兄们兴奋得了不得。”

“噢——？”

寺田开腔了：“英国工党的事情，对北海道的职工们还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咱们也能搞起来！瞧着吧！大家都这么说来着。兴奋得几乎一整天都干不下活儿了。那时候，你不是也含着眼泪，跟着大家屁股后头转的么？”

四

“你呀！真是死脑筋！——在那种时候，难道还得固守着顽固的脑筋，愁眉苦脸的么？难道又要讲什么所谓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么？”

“这家伙真会支吾搪塞！”

“工人对于政治的要求和关心，比起那些劣等的高商畢業的和大学畢業的銀行職員或公司職員們強得多了。就連我也和你們一樣，流了好些淚呀！所以，所以我更得說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勞動黨，對於工人是最可怕的鴉片！我在羣眾面前把它一一揭發的時候，你干什么去了？——真了不起！還說什麼工人也是真了不起！你想怎麼着，你說，你說！……”

“算了吧，算了吧！你這家伙，說說你就當真了！——我認輸了。”

“怎麼？認輸就算沒有事兒了么？這麼重要的事情。——這是你的壞毛病！”

“那麼，你說濱口和勞動黨中間還會有什麼勾結不成？”

島田覺得不是對手，想找台階下台了。

“那誰曉得呢！”

於是，島田和寺田兩個人一齊都笑起來了。“真洩氣！”

被煤煙薰得好象一幅世界地圖似的天花板上邊，有了腳步聲了。那是笨重的男人的腳步聲。寺田突然抬起頭來，望望那個天花板。因為“索尼亞”的房間正在上邊。

“只要看看我們周圍無論任何地方，就可以知道：在最近的將來，早晚是要發生第二次大規模的大戰的；並且，無論怎樣鎮壓，左翼運動是會越來越猛烈的。在這樣的時候，元老重臣的樞密院難道發瘋了么，怎麼會叫這個軍事內閣辭職呢？莫名其妙之處，就在這兒呀！”

“野口老是喜歡胡思亂想！”

“那麼，”島田插嘴說：“那麼英國不也是這樣的么？當世界情勢這樣緊張的時候，為什麼讓麥克唐納^①組織內閣呢？雖說他是個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可是他不是還帶着一個工黨的头

街么！”

“是的，的确，說穿了就是这样！”

野口坐在窗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又把煙噴出来了。往楼下一看，只見“光明街”和“臭街”的交叉点上，卷起了新鮮的、生气勃勃的人流的旋渦。已是夜晚了。尽管天是黑了，这兒还是很亮。伸出了“触角”的电車，在轉过陡弯兒的时候，下边的車輪咯噔咯噔地响着，象打嗝兒似地一顛一顛的；上边的电綫，發出火花。多少部的汽車，灯光交錯。工人雄健的双肩，碼頭苦力的小襖，照亮了，一會兒又消失了。

突然間，坐在窗台上的野口，从那行人如織的、形形色色的、人声嘈噪的人羣中，一眼盯住了一个穿着条布衣服的“小肉瘤子”。她帶着一身使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那个”的打扮，走法和熙熙攘攘的行人非常不同。她往前走走，又回头走过来。彷彿在寻找什么似的。——这是和“索尼亞”在一起的玉枝。

五

有兩個人交叉地站在人行道上。于是这条人流，在那兒受阻了，停滯了，之后，又从兩旁流过去。一个醉薰薰的、小鼻子的、一臉横肉的男人，突然举起沉重的膀子攔住玉枝的脖子：

“三塊錢干不干？”

“可以。”

① 麥克唐納(1866—1937)是英国反动政客，工党創建人和領袖之一。1924年和1929—1931年任工党政府首相。他于1931—35年主持了所謂“国民政府”，而在其中起領導作用的是保守党。

玉枝走在前头領着他，這就算成交了。

玉枝領着客人走上“岩城大厦”的楼梯。烏賊爪似的，一塊塊蹺起來的地板，吱吱嘎嘎地踩得直响，一蹬一蹬地往上走。一樓，二樓。女的，挺着胸，冷冰冰的臉直對前方，往上走去。楼梯兩旁的房間，漸漸向下移動。三樓。陰暗的燈光，把二人各種不同的斜影，大大地照在牆上。

由于年年高漲的羣眾的壓力，和終於走上大眾化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力量，國內的工人運動眼看就越過了官方許可的政黨運動的範圍，這時候統治階級就掄起了屠刀。——野口把因為“三·一五事件”入獄的一位女同志的故事講給玉枝聽。

“信仰社會主義的女人，要是是一個日本人，簡直不如一條狗，要是狗的話，做什麼事情不是還沒人干涉么！”

拷問的特務，扯破已經失去反抗力的女同志的褲叉，加以凌辱，並且這樣嘲笑她：“懊悔不？不懊悔吧。要感到懊悔，還算是個人。”

這件事被監牢里的同志們知道了。你聽到過男人放聲大哭么？大家全都放聲大哭了！但是，那時候，這位女同志像羅莎·盧森堡一樣，目光炯炯地高呼起來了：

“同志們！不要發愁，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但是，在我們還未得到勝利之前，我們要忍受一切！”這是她在法庭所講的話。

“你懂嗎？這是列寧所說的話。——但是，當我們還未得到勝利之前！這句話里，不是隱藏着無限的意義么？明白嗎？”

野口興奮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這是很少有的現象。和她“同性”的玉枝聽完，却板起那鉄石般的面孔，气得咬牙切齒。

“那麼，我也就不再自找煩惱啦！”玉枝過了一會兒，明確地

說了。

从那以后，她就認為自己是个出卖“性交劳动力”的劳动者。这种認識，使玉枝把那种操皮肉生涯的女人所有的旧意識的慘痛，像破鞋一样丢掉了。

玉枝正讀着“复活”这类書籍。寺田給阿瀧起个名字叫“索尼亞”，那么寺田就該說是“聶赫留朶夫”^①了：“好甜蜜，好甜蜜！”玉枝說了。“寺田同志不像个写那样小說的人，他对女人多情。”

于是，玉枝就像以“每小时三塊錢”的工資被雇佣的女工一样，摆出一付冷冰冰的面孔，开开了自己房間的門。

六

“三月党员回来了！”

門框又歪又斜，很不好拉，一拉就吱吱地响。島田用勁把門拉开，嚷着跑进来了。

“三月党员？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們的三·一五党员呀！——其中有两个人被宣判無罪，回来了。”

野口把書本合上了，鉛笔还在里面夾着。他正在讀着列宁的“論工会”。

“是那么一回事兒呀，那可太好啦！”

当前的紧急任务，就是如何恢复“四·一六”的創伤。

① 聶赫留朶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說“复活”中的男主角。

“三·一五”以后，日本的工人运动抓住了正确的方向。日本的革命运动，也才进展到能够以世界的規模来考虑了。——“無产阶级的政党，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共产党。”“合法的斗争，只有与巩固的地下組織相结合，才能有力量。”“我們要严格規定：無产阶级大众是專指工厂工人而言的。工厂就是堡壘。我們必須清算那些浮动于街头的、經不起鎮压的、不过一眼看去又像是堂皇的組織。”于是清算了。然而大規模的“冒險盲动”，是負担过重了！因此，秘密的、沉着苦干、不务虛荣的地下建筑，却成了“外行人做的事”了。“四·一六”事件就把它連根挖掉了。

又流了第二次的“血”。

因此，当前的紧急任务，就是恢复“四·一六”的創伤。

“喂，我們就要建筑共产主义的学校囉！因为这是基本建設。而且三月党员也回来了。”

对面的寺田，听到島田說了这句话之后，以一种莫名其妙的面孔，轉过身来。“喂，喂，又發瘋了是怎么的？”

“哪一个發瘋了！工会就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列宁說过。”說完这话，哈哈大笑起来了。

“好小子！”寺田也笑起来了，杵着島田的肩膀說，“不要大吹大擂了！”

“越来越忙了，你也要加足馬力呀！正是人手不足的时候。”

以前，寺田在工会里，是負責写“新聞稿”和“标語”的。也写小說。不过，更擅長繪画。

他們每天回来很晚。因为正在組織“工会創立筹备会”。由于疲劳过度，进屋之后，立刻就攤开手脚，仰面朝天地躺下了。

人們發出了重新建立全國範圍的、巩固的“左翼工會”的呼聲，因為工會是黨和羣眾的匯合處，黨的大眾化，必須在這裡找到具體的貯水池。脫離羣眾是不行的，因為孤立的黨是不能存在的。

這個市的鬥爭，也就是沿着這條路綫進行的。

七

一九二八年末，“新黨籌備會”放棄了以合法政黨的形式組織政黨，急遽地轉變了方向，組織了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一個“鬥爭團”。但是，日本的運動直到現在為止，無論在明確的方法上，在實踐上，都是在對真實的革命的組織運動沒有具體的理解的情況下過來的。因此，在這急遽的“轉折點”，日本的運動就離開了重心，而搖擺不定了。——革命分子都張皇失措地(!)轉入地下去了。這是提心吊膽的、危險的過渡期。直到今天，野口回顧“四·一六”的情況，還是歷歷在目！

的確，是轉入地下去了。但是，由於喜歡出頭露面、“好虛榮”的毛病未能去掉；儘管轉入了地下，可是沒有能夠輕易地在水底下抓住牢固的“岩石”。不時還有露出水面的現象。這就不能不被那些用砲口對着水面、目不轉睛地看着的壞蛋們發覺。

本市(和其他城市一樣)也是這樣。掛牌子的辦事處不好用了。不能不離開“壞蛋們”的目標，秘密移動，多多準備幾處。這個辦法，就使那些地下活動的分子，“表面上看來是脫離了”工會會員羣眾。工廠每月只能調動一個人。因此幹部們就“失掉了會員羣眾的支持”。這麼一來，老得到處躲藏，偷偷地去搞。壞

蛋們立刻就能看出那种动态来。而且用日本話不是說得很明白嗎：“工农同盟”是由“党”所領導的。——所以手到擒来，一切都給敌人准备好了！——“四·一六”事件注定是要發生的。这个市七个領導者都被“一網打尽”了。（按坏蛋們的說法是这样。）

因为沒有羣众基础，所以經不起鎮压。

沒有能够“深入”羣众。

“不要重犯錯誤！”

因此，應該深入到羣众中去。

喂，就看这回了！

这个市的基础，也要蒸蒸日上地發展囉！瞧这一回的吧！迟早是要加以反击的！回来得很晚，野口非常兴奋。

八

这个角落象陰云密佈一般，白天也是暗無天日的。

突然，从二楼的碼頭苦力的房間里，發出了男女毆打和尖銳的叫罵声。这么一来，这座又歪又斜的垃圾箱——“岩城大厦”里，打人的声音惊动人心地傳遍了一楼、二楼和三楼。“岩城大厦”厭煩地搖动着它那蠢笨的身体。

“来，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嚟呀，打死我吧！”

刺耳的喊叫声，每叫一次就震得窗戶紙直响。这是妻子。男人呼呼地喘着嚷着，粗暴的声音和女的叫声混在一起，句句像用大棍子打下去一样。每个房間的人都在探着头瞧。

“又打起来了！”

紙門的中腰鼓得越来越厉害。門座突然离槽，倒了！打成一团的兩口子压在門上，随門一起倒在走廊里。大家都跑出来了。空酒瓶子順着走廊直滾，从楼梯滾下去，咚咚地發出响声。

☉ 雨已經下了十天了。这时候，濱口內閣作为执行“金解禁”^①的第一步，先打出了“精减政策”的招牌。港口的活兒突然减少了，已經开工的活兒停工了，市的“心臟”患了麻痺病了。“金解禁”政策，明明是为壟断資本家的利潤服务的。它將要在無产階級中燃起憤怒之火的。而且这必然要把中小工商業引向悲慘的沒落境地。因此，这就得来一个笑里藏刀的应急之策。“精减政策”就是他們所使的一着。那就是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巧妙地，把它打扮成复兴国家財政的姿態。

这个碼头的脚夫，已經有十天找不到工作了。可是，在这十天之間，虽然找不到活兒干，脚夫本人，他的老婆，他的两个孩子却在無恥地“白吃飯”！然而，这不是实情。說老實話，大家都沒吃上飯！可是不吃飯又是不行的。那么，怎么办呢！

結果，弄得夫妇吵架。丈夫是个“沒有活干的混蛋”，妻子是个“不知自量的、光会穷嘴咕的賤貨”。兩人对打起来了。殊不知，兩个人都把打架的对象搞錯了。

誰是打架的真正对象呢？这一点，野口他們早就清楚了。

同住的一来劝架，脚夫一甩身就出去了。妻子面色蒼白，用手巾包着头，眼睛瞪得怕人。孩子从旁边兒“媽呀！媽呀！”地纏上来，但她怔怔的，理也不理。妻子一向也是在干着市政府的修路和打夯的活。

第二天天亮，“岩城大厦”的人們，听見有人拚命地敲大門，

① “金解禁”即解除禁止黃金出口政策。

被水泡得腫腫的三具屍體——妻子和孩子的，用門板給抬回來了。

野口很痛心地說：“這種死法錯了！”

九

“索尼亞”露出淒慘的面孔。“和這樣活着的我比起來，到底誰幸福一些呢？”

她是和投河自殺的女人比的。

“我也討厭這種生活了！——真是討厭極了！所以，我倒是很羨慕她的……”

“喔，你是在想如果能夠死的話，最好是死掉，是么？”

“是。”

“那麼，和你一樣悲慘的別的人怎麼辦呢？”

“……………！”

“索尼亞”忽然轉過臉來，瞧着寺田。寺田看出來，在她那西洋葡萄似的圓圓的眼睛里，浮出了無限的悲痛。他這樣想：悲痛過甚的她也“可能自尋短見”。

“經你这么一說，我要活下去。——這樣，就和她恰恰相反啦。”

野口聽說了“索尼亞”的事，就講了下面這番話。

有兩個從同一個地方來的女人，住在三樓。她們是在“橡膠廠”做工的。屋子里弥漫着橡膠的白灰，成天在那里工作，把人弄得頭暈眼花。老是站在機器旁邊，喉嚨被白灰弄得粘粘的，象吃了黃泥似的。下工的時候，剛走出車間，頭就一陣昏眩，只覺

得对过的楼房朝这边倒。她一手抓住了同伴的肩膀。

“很想赶快改变一下。”

野口打算在“橡膠厂”里搞个組織，因而和她们常有接触。

“你說想改变一下，那是什么意思？”

“苦得要命呀！我想赶快脱离苦海，怎么样？”

另外一个女人說，阿娟正在和工头要好呢！大概这就叫“脱离苦海”。

“那么，和你同样的 别的伙伴怎么办？”問的話是一样的。

但是，回答的話和“索尼亞”不一样。

“不过，大家拚命干，难道不是为了有点出息么？”

寺田和島田都感到很沮喪。

“但是，绝对用不着悲观！”野口說。他认为和阿娟同住的那个女子是个“爭取对象”。

“事态正在往最坏的情况發展。現在就是这样。而到了最后关头，就会分成两类。”

一〇

野口說过“驕傲自大”的話。他說过：对三月党员的教育是重要的。这句话倒没有什么。但他說：“这些人們对于今后怎样把馬克思主义运用到日本的革命运动中去，以及社会情势如何演变，还是沒能十分搞清楚。糟糕的就是根本不想搞清楚。听別人講的时候，点头称是，似乎是懂了；其实不然，他們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毫無疑問，都一一存在着过去的老毛病。——那是劳农党鼎盛时代的老毛病。那是解党派的老毛病。原来它是

三月黨員所不能忘掉的搖籃，怪不得象塊狗皮膏藥，貼上就扒不下來。可是……”

“可是什麼？”

“那是必須斷然加以清算的！”

“清算三月黨員的思想意識！是嗎？但是，因為他們是革命的老前輩，有點兒……”

“這句話的意思是：不但不該給‘三·一五’的前輩以過高的評價，而且還必須提高警惕！——這和尊敬前輩，必須嚴格地分開來看待的。”

好一個目空一切的家伙！島田幾乎要說出口來了。

“現在看來也許是微不足道的事，可是，一旦出了什麼事，那就危險了！”

即將重新產生的工會，決心一脚踢開幹部們的計劃。在這緊接着“四·一六”之後的大鎮壓的情況下，能有這麼多的勞動者積極地參加，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呀！幹部們都這麼說。

“三·一五”、“四·一六”，這兩次事件，把那“獵犬”般的革命的先鋒，從工人中間奪走了。資本家開始“抬頭”了。一向受斥責的資本家，象俗語所說的那樣“老貓不在家，耗子成精了”。碼頭工人曾經用總罷工所獲得的條件，全都被他們復仇般地搞垮了。——可是結果怎麼樣？還是無可如何！

重新組織工會，在當時，這倒打動了工人們的心。這件事使他們回想起昔日的回声。於是，他們就好像快淹死的人抓着浮草似的，浮到水面上來。“三月黨員”喊道：“你們瞧瞧！我們要再搞一次轟轟烈烈的鬥爭給你們瞧瞧！”

這些革命的前輩，在將近一年有半的長期間，嚐盡了“未判犯監房”之苦！野口在當時對於他們感到無上的畏敬。

大工厂在本市里，还没有能成为统治的产业形态。因为他們的主要形式，是小工厂以及“現場制度”。小工厂多半是采取封建式的作業法，象棋子兒一般地分散着；“現場制度”就使那碼頭上的運輸工人們，一羣一羣地分散开了。但是——不，所以——如果一旦有事，这些工人們，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然而，决不准忘記的（三月党员同志們！决不准忘記的）是在行动之后，这些工人們又会象散沙一般恢复原狀的問題！露面也不該过早！無情的鎮压，將要把它毫不費勁兒地打得落花流水！

为什么？就因为主体不是“工厂”。这地方，在旧劳农党时代，曾被称为左翼全盛的地区。这件事，在野口回想起来，很有兴趣。可是，拥有大工厂的鄰市——S市，为什么未能成为“左翼全盛之地”呢？而且，列宁这样說过：“工厂是我們的唯一的堡壘。”这就是“万宝囊”！

“別再受第二次的打击了！”虽說工人容易招集，容易行动起来，然而对于那些沒有在工厂扎根的、漂浮着的工人，不能盲目乐观、得意忘形。

打进工厂是最困难的。但是，必須在工厂（只有工厂）扎根！

三月党员一受到羣众的支持，就高兴起来了；可是，所謂“羣众”，到底是誰呢？——在馬列主义中，所說的羣众，除了“工厂工人”，另外还有誰呢？自由劳动者、貧民、小市民、貧农……各式各样的人，不能籠統地混为一談。

在这样殘酷鎮压的时候，而且越来越殘酷的时候，这个問題，就得严格地規定。这不是因为別的，是因为，只有工厂，才是能在“地下斗争”中忍受任何鎮压的唯一的堡壘。

“三·一五”以及“四·一六”以后，直到現在，工人們是在沒有自己的“工会”的情况下干过来的。于是要求重建工会的呼声，

响起来了。这么一来，他們反而慌慌張張找不到綫索了。

“我們又犯了同样的錯誤，又被迫陷入了同样的泥塘里了！”野口眼睛瞧着集合来的工人的面孔，大吃一惊地想。“要是不能立即行动，費它五年的时间也無妨，总之，要在工厂里建立組織！——这样一来可顧不得清算三月黨員了。”



“你吃过咸的牛奶巧克力糖嗎？”“索尼亞”用她那細細的指尖，剝下了銀紙。

“真是感伤主义者！”寺田有点兒不好意思。

“这是昨天晚上的客人丢下的。——我和客人一齐含着巧克力，一齐笑着……可是，在喉嚨里边，用咸的眼淚溶化了巧克力糖。这种事，你想过么？”

“……”

“在屋么？”門一下子开了。

露出了野口的苦痛的臉。“到底是真的啲！——提案已經提出来了。”

“噢，提出来了！”

小冊子丢在膝盖前边了。“組織新党提案”。

“大山郁夫^①的背叛是真的。他終於蛻化了！——不在工

① 大山郁夫(1880—1955)是日本著名的进步社会活动家。1926年为日本劳农党的創始人之一。1928年3月15日劳农党被日本反动政府解散。1929年重新建党，大山郁夫为委員長，新劳动党有改良主义傾向，起了分裂左翼陣營的作用，因而受到日本共产党的攻击。1930年新劳农党自动解散。1951年大山郁夫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獎金。

厂里的这种东西是不会理解共产党的！因为他们只从字面上来理解。”

寺田从野口的話里，体会到只有真正参加“运动”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沉重的打击。

“而且据说河上肇^①也贊成了。”

“河上！就是那个——”

“运动正盛的时期，誰都会追随馬后的。——但是，过去关于無产者解放运动的定义，沒有十分清楚。自己隱姓埋名，不求聞达；从工厂里边，一个月找到一个同志，两个月找到两个，这种細致的工作，才真正是無产者解放运动，除此以外，是沒有的。但是，过去的日本的革命运动，因为处于官准立案的变态情况下，無論何时何地，动輒立即跑上講台，不是講：同志們我們要奋起斗争；就是喊：我們要去的地方是战场，是坟墓！大显身手，嘩众取寵，使人拍案叫絕。之后，气势汹汹地叫囂：要遊行示威，要遊行示威！过去一直認為这才是革命运动。

“在俄国有过这种事情。有一位同志在地下室里印刷秘密文件，这一件工作，一直繼續了四年、五年、六年之久。而且，他只把印好的东西，拿到地下室的門口就行，在門口还有另一个同志，把那些东西送到上边兒的門口去。——就只做这件事。到了第六年，不然是第七年，地下室的那位同志，一边把印刷品送到門口去，一边兒問道：‘同志，我們党的情势怎样了？’門口的同志回答說：‘我也不清楚。我的偉大的任务，就是把 这个可說是党的生命的印刷品，送到門口。而我在七年之間，沒有出过一

① 河上肇(1877—1946)是日本的經濟学家，在日本第一个以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和教导政治經濟学的人。1928年被京都大学开除，从此積極参加劳农党和日本共产党的运动。

次錯誤。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这就够了。’

“我們的运动形式，也要到达了这般地步。这才是我們运动的唯一形式。——我倒是想問一問大山，有沒有这样的决心，只是当一个送印刷品的人？”

野口兴奋得臉都發青了。

“既然如此，为了进行运动，我們已經不需要那种有才学的学者、名士和講演家，也不需要沽名釣誉的教授——什么早大教授，帝大教授，法学博士和律师这号人物了。”

“对的，是这样！”

“我們要清算無产階級运动中的‘名士’！”

寺田也更加認清楚了：搞革命运动的只限于“工厂工人”。

能够坚持到底，能够与敌对階級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的，也只有工厂工人。

“我們要和昨天的委員長，毅然决然地划清敌我界限！”

一二

“到了最后关头，还是会分成兩类。——由于‘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無产階級政党的領導力量被削弱了。因此，为無产階級政党所領導的斗争团——工农联盟的力量被削弱了，时时刻刻所發生的問題，都未能随时解决。这是事实。所以——这个所以分兩个方面：一个是，所以更加要为無产階級政党的重建和加强而努力；另一个是，所以要在这种情况下，另外建立合法的政党。但是，無論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沒有無产階級的政党——共产党，而能有無产階級的解放，这是絕對沒有的。因为这不是

玩魔术，可以根据客观的情势一会儿要共产党，一会儿不要共产党。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的，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一事实。既然如此，哪一面是正确的，向哪一方向努力是正确的，这是非常清楚的。

“这当然是不易作的困难的工作。这是一个必须默默地、認真刻苦地做一辈子的工作；为了作这一工作，也许要不得不在监狱里呻吟一生。——然而，如果認定了除此以外別無他途，除此以外別無正道，那么，我們不是只有向这条道路迈进么？”

寺田在听野口谈话之間，漸漸觉得过去未能徹底了解的，今天了解了。他所屬的左翼艺术团体，会勇敢地对“大山派的背叛”进行抗爭了。自从这件事發生以后，該杂志的讀者就有些畏畏縮縮的。想搞点什么事，也招集不起来。当寺田向野口透露这件事时，野口問道：“那是些什么样的家伙？”接着說：“过去認为只要把形形色色的成分不加选择乱七八糟地湊到一起，那就真做到了無产階級文艺的大众化。这种錯誤观点，今天應該揚棄了！——这种困难的情势，將要把那些家伙，粪土般地拋棄了。只有在困难的关头，才能看得出誰是敌人，誰是朋友，誰是忠实的同志！——即使十个人中剩下两个，也無須發愁，只要这两个人是工厂工人的話！”

野口又在工会里听到一个交通工人和他說：“工农联盟提出的意見，不是只适用于工厂嗎？”

“对！唯一的堡壘，就是工厂。”

“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工厂工人和我們貧困的打零工的不同，他們过着的，是令人羨慕的富裕的生活。——因此，总希望你们先給我們解决解决问题。”——这个工人說的不是謊話。大山之流的意見，其所以在地方或农村的某一阶層里还有市場，就

因为这些烏七八糟的杂牌分子！这里边，是隐藏着危险的魅力的。——并不是一叫做穷人，就都是工人阶级。问题必须这样提：和资产阶级真正对抗的，是谁？那就是资本主义生出来的真正的亲生子！（不是前妻之子和它的兄弟姐妹之子）纯粹的基本的阶级是什么呢？“那就是工厂工人！”

一三

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执政党的議員人数比在野党少。这种现象，是由于君主專政势力老巢的樞密院，迫令政友会总辞职所产生的。在这本质上“議會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極其令人难以想象的。这里边一定包藏着鬼胎。

野口在想：战争临近了。无产阶级由于日甚一日地贫穷，越發走向革命。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露骨地掛起反动的招牌，对于这个政党是大大不利的。英国的“工党内閣”为什么能够上台？就因为时势所迫，有绝对必要伪装成工人的朋友。虽然是“議會政治”（也不去听听他們所谓的民意），却迫令刺刀内閣辞职，而使伪装自由主义的民政党上台。这和英国是如出一轍的。起桥梁作用的人物，正是当时“駕临我国”的某一位英国皇亲国戚！如果只是“問候拜訪”，誰肯特地从英国不远“千里”而来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裁軍會議，不是裁减軍备的會議，不是停止战争的會議，而是为了討論“你的武力”和“我的武力”如何加强。然而，它的結果，是使那些承担战争中最殘酷的負担的无产阶级产生錯覺：战争是不会这么容易爆發的。（可是，請你瞧瞧！H·S煉鋼厂，

在这不景气的时候，不是已经从一千名职工增加到二千了么？这是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

再者，情势越迫切，他们就越发公开地（或者是偷偷地）优待左、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有一个特点——既像工人的伙伴，又最容易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日本的大山郁夫就是赶这个世界的浪头的！这位委员长先生，就如此这般地，把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一齐出卖给资产阶级了！是出卖了么？是彻头彻尾地出卖了！

过去没有被这些家伙们发现因而能够自由活动的同志，由于大山的背叛，都暴露在猎人的弓矢之下了！所以反对“组织新党”的，只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党的拥护者”，另外还有旁人么？摇身一变叛党投敌的小子——郁夫，已经这个共产主义者，那个是共产主义者，指名道姓，一个一个都向特务“告密”了，把党员出卖了！

玉枝从三楼的窗户往下看。窗槛把市面格成斜方形，如梭的行人出现了，随之又消逝了。隔了一会儿，她突然发现有一个家伙在仰着头死盯着窗子，于是急忙跑到野口的房间里去。

“有个面相可疑的小子在下边儿……！”

“知道了。——这么一来，恐怕我们短时间内，是难以会面的了！……”

玉枝若有所思。

“是嘛……要说是违法，彼此都是违法哪。我把客人勾来，一直到早晨，也不敢合上眼，提心吊胆的就象共产党员似的。”

野口大声地笑着说：“‘象共产党员似的’，这句话说得真好！”

这个人为什么能够这么样地哈哈大笑呢！

一四

登上石阶，夜都市一眼在望。因为那座山正在市的中心。阿絹的手被工头牵着，一阶一阶地往上走去。气喘了。也许是肺被橡胶粉给搞坏了。从上边下来的人，走过阿絹身边的时候，盯着她看，她脸红了，可是很高兴。山顶上有个草绿色的油漆长凳，往上一坐凉冰冰的。阿絹拿手帕掩着嘴。

从这儿往下看这个市的夜景，她还是第一次。灯火象是无边无际的海洋，一起一伏地飘流着。停泊的船只上面的红绿电灯，在黑漆漆的海面上映出曲折的倒影。阿絹微微地发出一声“哎！”

男人的柔软的细细的手，在阿絹的膝盖上滑来滑去——这是在摸阿絹的手。船上响起的钟声，越过市里成排的房屋，传到这个山头。阿絹不知不觉就陶醉了……

分手的时候，年轻的工头对她说：“下次再来好么？”接着用另外一种语气，讲了几句话：“近来，工厂里是非也多起来了。——坏思想甚至都渗透到女工中间来了。我倒是和社长谈过了，希望你能够把这一类的情况，详细地调查一下，不晓得……”

工头和“社长”是亲戚。阿絹首先就从那个男人的嘴里打听到了这件事。因为这对阿絹是最重要的事。

“还不是为的你！”

“谢谢您！”

“还说些什么谢不谢的……！”

“啊，我的錯。”

走到分手的地方了。兩旁的大樹成行，道兒很黑，阿絹站下了，緊張地等待着他……

剩下一個人，阿絹立刻就疲倦了，四肢無力了。然而幸福的感覺從心里再再涌出，使得她周身都是快活的。她扶着重重的乳房，走近了燈光耀眼的櫥窗。

在走到“岩城大廈”之前，阿絹一直在回味着嘴唇上男人口中的微微的余香。

“在嗎？”

開門一看，只見哪兒也沒去的阿惠，把薄薄的書本合在桌上，轉過頭來。隨後，又急忙把那本書藏在身底下了。

一五

行人拖着長長的斜影；重重人影使漫長的街道熱鬧起來。這正是下班的時候。

“不過，還是值得考慮的！象這樣一次又一次地給搞垮了。這麼一來，簡直就是赤手空拳地投到他們誇口為世界第一的羅網里去。”這是島田。“我並不是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我想難道就不能再少被他們發現些而且能夠安心地工作麼？”

島田講出這種話來，野口沒作聲。——作為一個工人，連寺田都不如！

“到工會來的一個工人（雖然是一個碼頭工人）這麼說：‘如果發動大罷工，毆打廠長，或者干掉特務，被警察捉去，那倒可以干出名堂來給他們瞧瞧，可是，什麼也沒有干，咳，隨便搞了一下

就被認為是共產黨員，關個三年四年的，那可吃不消。只要不是這樣，倒可以大干一番……’象這樣的人，還不只是一個兩個哪！”

野口露骨地說出了不耐煩的話來。“第一，這個運動不是在涅瓦大街^①搞的；第二，先輩並沒有把一生精力投入運動，貫徹到底！——因此，扼要地說來，就是不得再蹈前人的覆轍；必須以畢生精力貫徹到底。只有這個辦法，別無妙策！”就說了這幾句話，再不作聲了。你這小子也要作一個廢物么！

無線電收音機的舖子前邊，貼着一張畫着紅邊框的招貼畫，前面圍着一羣人。

“小川前鐵道大臣，到底下獄了！”

羣眾看了這句話興奮得渾身搖晃。也有聳聳肩膀表示不高興的，那是政友會派！

現在，議員人數少的民政黨，以未曾有的毒辣手段，接二連三地給政友會以致命的打擊。下次會議一定要解散國會。而且，民政黨非勝利不可。因此，我們有必要“徹底地”揭發政友會的漏洞！前“賞勳局長”由於“買勳事件”，大禮服的上邊被套上了囚服。政友會系統里用錢買得“勳三等”的資本家，象佛珠一樣一連串地被關進拘留所去了，由於“私營鐵路收買事件”，大臣也被捉進去了。而且他還是政友會的副總裁！此外還有，又是“下賣山林事件”，又是什么什么事件……

“到底輪到民政黨的天下了。”

對，不過，且慢！——這並不是單純地互相打擊一通，事情並不那麼簡單。那樣看問題，是碰不到問題的本質的。資產階級

^① 涅瓦大街在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勒）。

在过去，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对立或矛盾，往往把政党（他們的“首腦”必然是一个的政党）分为两个或者三个。这种办法（采取輪流上台的方式），可以收到騙取“人民”些許信賴的效果。但是，当资本主义發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进入壟断資本的形态的时候，在鼎足而立的资产阶级内部就要發生統一化，即是壟断資本統治。于是，跟这同时，就和無产阶级“不可調和地”、“完全地”对立起来。通过这两种过程就消除了资产阶级政党間的看来似乎对立的彼此不同的地方。然后再拿他們的总合的力量，和無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明确地”、“决然地”对立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他們就沒有“明确地”、“决然地”相对立的政党，認為另外还有的人，只是大山和山川而已！）

英国怎样呢？自由党和保守党已經早就失去了对立的根据，沒有对立的必要。所以相互合作了。今天的日本，也正在一方面保持着日本固有的种种的特殊“摩擦”，同时踏上这一“过程”了。問題必須这样去观察。

“这样看来，对我們的鎮压，必然是更要加倍厉害的！到这时候，假面具已經不需要了。把希望寄託在濱口身上的大山，他懂得个什么？！誰是誰非，再等一些时候就可以知道了。”

一六

“得斯維达尼亞。”^①

把水泥地上的椅子往后一推，客人就站起来了。

① “得斯維达尼亞”是俄語“再見”的譯音。

白俄的女子用日本話怪腔怪調地說：“再會，請您有工夫來玩！”同時稍微施了一禮。

這個客人一走，店里就只剩下野口和學生兩個人了。學生手里拿着一個貼着“西伯利亞咖啡店”商標的小洋火盒，翻來復去地擺弄着玩，同時在听野口那像生了鏽的釘子一樣慢吞吞的談話。

“一查‘四·一六’各位同志的檔案，就可以看到這件事情寫得明明白白。據說從中央來的領導者，對那位同志說了：在這個市里，精通理論又能在實際活動中領導各項工作的知識分子是很多的。過去，也曾從那些人里挑選過優秀的同志。但是，向知識分子方面爭取黨員的工作，必須降到第十位才行。學生也包括在內。

“和我們一道工作的、相當知名的、那位左翼藝術家寺田也算上，你們的研究會里沒有一個黨員。可是，太出意料的是：按你們的說法，偏偏從那連馬克思的‘馬’字都不知道的職工中，產生出黨員來了。關於這一點，你恐怕大感驚異吧？固然。‘四·一六’事件里，也有一位知識分子。可是，要說出那個原由，就更有意思了。發展他做黨員，是因為種種文書工作和連絡工作，如果讓工人去做，容易被人注目，對事情不利。據說就是為的這點方便，才那麼做的。——而且，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這些話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過，這件事就是意味着我們的方向，越發具體地、明確地、正式地轉到工廠這方面來了。而且，和工廠直接間接有關的人們也都跟着這麼做了。

“此外，這種基本方向的決定，同時意味着清算過去一向對知識分子和學生評價過高的方向，而重新決定了政策。——這自

然不是單純地對他們加以否定；不過，你也清楚，因‘三·一五’事件而被捕的同志中，知識分子出身的，他們是干了多么严重的叛党行动呀！有的称赞解党派，有的轉变成‘爱国社会主义者’而取保釋放。这些混蛋，都是知識分子咧！这是巨大的过渡期，任何方面都是这样。”

学生在呆呆地沉思着。于是，野口改变了話头。

“西伯利亞咖啡店”的女子，坐在离开他們一点的椅子上，在讀哈尔滨發行的白俄机关报“霞光”。——本市的苏联領事，对于住在这里的白俄，詳細地加以調查，然后彙报給本国。兩人在談着不知从哪兒听来的这件事。兩人大声地笑了：他們覺得很有意思，白俄的情形和他們目前的情形恰恰相反。中俄兩國絕交的时候，“西伯利亞咖啡店”的大兒子跑到哈尔滨去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請把报纸給我看看！”学生說。

上面印着一排排的战争照片。

“这是什么？”

白俄的女人，握着双手，聳着兩肩。“哈哈，这是布尔什維克被宰了，是叫中国兵給宰了！”

学生加以解釋說：“俄国人最高兴的时候，就作出那样的表情。”

一七

陰雨連綿，秋天到了。开进碼頭旁边的岔道的貨車，从远处运来了青豌豆、白小豆、白云豆和大豆。于是，这个港彷彿將死

的人打上了强心剂一般，心臟又开始跳动起来。装卸归来的朝鲜人再用不着穿着骯髒的肥褲子、張着嘴打瞌睡了。白天，屋里沒有人了。这是很少有的現象。

“索尼亞”靠着窗戶，想起来一件事，剛剛說了：“我呀……”就不往下說了，呆呆地盯着前面。

她，前一天到新搬来的食品店去买牛肉罐頭，發現老板是曾經来她这兒住过的客人。那个男人，已經結婚了，太太又年輕又漂亮。所以，这个男人神色凶惡，好象瞪一只偷东西吃的小猫一样，拿眼睛瞪着她。她想講出这些話来，但又停住了。

过了三天，“索尼亞”来到寺田那里，把門开了一半，就站在那兒，沒有进去。

“怎么啦？”

“我要离开这兒啦……”

到了搬走那天，搬家的車，在下边等着。有人在楼下高声地呼喚。这么一来，她就不能不走了。“索尼亞”手里提着一个包袱，从三楼自己的屋里走了出来。她是搬到一个深山僻处的矿区去的。寺田和玉枝默默無言地在后边跟了下来。这是又窄又陡，一走三响的楼梯。下楼之后，看到搬家的站在街上，点了点头，然后掉过臉去擤一把鼻涕。

“你瞧怎么样？只拿着一个小包兒到处流浪，这不是和朝鮮人一样么！——好淒涼呀！”对寺田講完話之后，就轉过身去。

服务站的破車，一走一嘎噠地响着。“索尼亞”跟在后面，冷清清地走了。玉枝不出声地流着眼淚。

寺田急忙地一步迈兩級，跑上二楼。二楼的窗子开了，心想她一定往上瞧着。（果然！）“索尼亞”只是勉强地笑了一笑，咧开嘴就哭了。她轉过弯去，就看不見了。

一八

“白蟻”^①被會議通過了。新成立的工会拥护新党去了。由于有能力的干部的退却和追随落后的运输工人的緣故，眼睁睁地受了騙。

“这正是工会的领导权未能为工厂工人所掌握的一个大証据！”野口很懊悔。

参加吧！这是支部。因为“白蟻”已經被會議通過了。

从形式上看，野口他們是离开了工会。“野口只是說大話，除了出席过‘創立筹备会’以外，工会的工作，不是一点兒也沒有做么？”工会的干部这样說。

野口能够回答么？——你回答呀！受到这样責問的，可不只是野口一人。合法主义者在說：“你們回答，对于‘工会協議会’和‘工农同盟’，你們干什么了？——到街上去过么？講过演么？撒过傳單么？”

是方向錯了！难道你們的意思是要把“轉入地下”的工作，公开出来么？警察厅的特务不是說过和这一样的話么？而且不是把回答“是”的人，說成“当上特务”了么？但是，不是这样。当上走狗的大山之輩，明知道答不出来，可是故意喊回答呀，回答呀！之后，又說：“怎样，回答不出来吧！”

野口很“危險”。但是，在那以前，必須在“H.S 煉鋼厂”准备好后继者。

^① “白蟻”指党組織。

報紙上登出了警察对“共产党”的“論功行賞”。当天的晚报上有一張漫画，画着警察手里拿个領賞的錢口袋，向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三拜九叩。标题是：“这么一来，共产党是老爷啦！共产党是活佛啦！”于是警察全体感激，大家發誓，更要为完成任务而奋斗。

•“內定批准大山等組織新党。是根据对思想改善有所裨益的見地决定的。”

•島田看到，把嘴一撇，讀完“提案”之后，开始动搖了。

•在橡膠工厂，有的女工暗地里所說的話，一句不差地都傳到工头的耳朵里去了。沒人接近阿絹了。她輕易就做了工头的玩物。这样的話傳开了。阿惠隔三四天左右，就到野口那里借小冊子去。

•寺田决心和野口一道繼續“孤軍奋斗”。他說：“我們要去的方，是戰場，是坟墓。这些話，大山之輩，是不配担当的。这不恰好是“我們的前程”么？

•玉枝常給野口送去一兩元錢，說：“用它做点什么吧。”因为她希望使她当时的生活能有助于野口他們的工作。

秋深了。是暴風雨頻繁的季节了。“大厦”里的朝鮮人又張着嘴打瞌睡了。

一九

野口漫步在碼头上。港口里波浪在翻騰着。裝船卸貨的工作找不到了。碼头景象萧条了。暗暗的海水淒淒涼涼地叫号着。廢紙片和苹果皮随風飞舞。

在碼頭上行走的時候，人顯得小了。因為露出紅色船幫的汽船，大得必須仰着脖子看。海關的守望台上，紅色的旗幟指示着風向，在高處飄揚。那是“暴風警報”！

野口溜到“保稅倉庫”那兒，又返回來了。為的是會見那位帶有特殊標記的人。那個人，是從東京來的。“黨，又站起來了！”

大山他們的“組織政黨大會”會期臨近了。在過去，那種會場，曾經被“警察”給搞“垮”過；可是今天不同了，那個會場，要由警察來“保護”了！“工農同盟”的鬥士們，他們和過去國家舉行某次大典之前所嘗過的事先逮捕一樣，為了使大會平安度過，一個接一個地被逮捕了！

二〇

秋深了。是到了暴風雨頻繁的季節了。

1929, 11, 3。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小林多喜二选集第一卷

作者 = 舒畅 李克异等译

页数 = 3 4 7

SS号 = 1 0 4 7 7 1 1 7

出版日期 = 1 9 5 8 年 1 2 月 第 1 版